文一百一十九　重九百一十

0456

旻

旻

癸旻爵 〈1820〉 「癸旻作考戊」

方濬益曰「說文部首旻舉目使人也从攴从目讀若颭」（綴遺卷二十二、十八頁癸旻爵）

吳大澂曰「从目从攴之字許書所無」（愙齋二十三冊四頁癸罦作考戊爵）

吳大澂曰「罦从四从攴說文無此字癸罦爵」（古籀補附録二十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引云，罒叏說文所無，粗偏殊甚，說文逮首目攴，舉目使人也，从攴目，讀若颳，曼字从之，小篆縱目者，古文皆作橫目，此為恆例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三四頁）

目 象形

爲目父癸爵 〈1802〉 爲目 父癸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𡇢古文目此解非是字元作□象形而首即□字之省變也目固屬于首系□省作□又竪以爲目變以爲目目亦晩出古文而説文古文作𡇢必係轉寫之誤耳禮記郊特牲目者氣之清明者也此爲本義』

（古籀篇四十七第一頁）

高鴻縉曰『説文目人眼也象形从二重童子也𡇢古文目莫六切

按字原象人目形不見重童子』（字例二篇九〇至九一頁）

眡

員鼎 〈0613〉「王獸(狩)于𥄎敝」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眡眂皃从目氏聲爾雅眂視也銘即用為地名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五頁)

a 柯昌濟曰『𥄎古文視字見周禮說文……𥄎字當从氏聲殆即氐羌氐字之假借』(韡華四六頁員鼎)

楊樹達曰『𥄎字上从氏下从目說文四篇上目部云「眂視皃也从目氏聲」承旨切 此𥄎數地名……𥄎數何地不知所在左傳昭公十二年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家語作支宮支與祇古音同从氏作祇者誤也穆天子傳注引紀年云「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豈南鄭有祇林祇宮則因地而為名歟』(積微八〇至八一頁

鼎鼎跋）參3159數

盱

盱 林代畫盱我室家

〈2830〉 盱我室家

高田忠周曰、說文、盱張目也、从目于聲、易盱豫悔、王肅注大也、轉義、莊子寓言而睢睢而盱盱、注跋扈之皃、然盱之言于也、舒于而開張也、其義存于于聲、古字省文段借、唯當以于為之、別義、說文一曰朝鮮謂盧童子曰盱、朱駿聲云段借為忓、詩都人士云何盱矣、箋病也、爾雅盱憂也、又重言形況字、廣雅盱盱元氣也。(古籀篇四十七第六頁)

郭沫若曰、盱与訏通、但此當訓為大、詩溱洧洵訏且樂、毛傳云、訏大也、爾雅釋詁同、漢書地理志下引作恂盱且樂、師古注亦云、盱大也。(兩攷二二八頁杕氏壺)

郭沫若曰「⿱目亏字當即是盱字、漢書地理志下引詩溱洧洵訏且樂作恂盱且樂、師古注云、盱、大也、毛傳及尔雅均訓訏為大、凡从于聲之字多含大義。」（金攷四〇五頁至四〇六頁杕氏壺）

a 瞏 瞏卣

<2717>「王姜令(命)乍冊瞏△安尸(夷)白(伯)，夷伯賓(儐)瞏△貝布」

b 瞏簋

<1120>「瞏△乍寶殷」

c d 伯瞏卣

<2673>「白(伯)瞏△乍氒室寶尊彝」(A·B)

e 瞏小器

<3037>「豐井一瞏△」

k 番生簋 玉環 孳乳為環

<1387>「玉瞏△(環)玉瑹」

<2137>「君令余作冊瞏△安夷伯」

c, d 徐同柏曰「古文面象人面形，是文象面有囟有眉目有口有耳形，面之左从人，廼古文偭，偭＝鄉也，通作面，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說文引作偭室宗室五器之數」(从古卷十三．二十六頁 周伯偭卣)

C,哀

潘祖蔭曰『周孟伯說南宮中鼎有□字宣和博古圖釋作懷此銘□形頗相近疑亦褱之變體也蓋鼎變四作目而茲變小作曰耳

胡石查說說文褱俠也从衣眔聲徐鉉曰眔非聲未詳據此銘字中作□析之為眉目口蓋象子在褱抱之形說文孕字注云褱子也是知褱子為褱字最初之義得此□字古文可以補鼎臣所未詳其衣字下方作十字形者非義文古衣前有結此為祖衣故結弛於外正以足褱字之義

張孝達說胡釋甚辯詳思之仍當是睘字即還環積古遽伯睘敦正如此作』(攀古一冊二八頁伯□卣)

方濬益曰『石查司馬張孝達尚書均有釋文石查說曰說文褱俠也从衣眔聲徐鉉曰眔非聲未詳據此銘字中作□析之為

眉目口盖象子在褱抱之形說文孚字注云褱子也是知褱子為褱字最初之義得此晋字古文可以補鼎臣所未詳其衣字下方作十字形者古衣前有結此為袒衣故結弛於外正以足褱字之義孝達尚書曰胡釋甚辯詳思之仍當是褱字即還環積古遽伯睘敦正如此潘盖按古人於名字每多意造或變易點畫此字介睘褱之閒以眉目口形在衣中言之則釋褱較塙男孝傑曰衣之下方作十字形者乃又字蓋又者手也母之褱子身在衣內僅露其面褱正象以衣褱子露面之形又所以抱之也」（綴遺卷十二、十八頁伯褱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睘目驚視也从目袁聲詩曰獨行睘睘素問診要經絡論目睘絕系注謂直視如驚見此為本義」（古籀篇

四十七第六頁

b 高田忠周曰「按睘訓目驚視也，从目袁聲，此作睘其省形而。下作ヨ又即手也，然則此篆當釋作擐，說文擐貫也，从手睘聲，古文又即手也，此睘即擐古文無疑矣，但擐亦應段借為睘」（古籀篇五十五第一六頁）

f 郭沫若曰「玉環字毛公鼎作瞏，番生段作瞏，余謂瞏即玉環之初文，象衣之當胸處有環也，从目，亦人首所在之處，小篆誤作瞏，說文云目驚視也，从目袁聲，義非其本，字形亦失。」（金攷二一九頁釋共）

c,d 馬叙倫曰「倫謂瞏是擐字，見說文，此蓋文也，器文作瞏，其乂即手也，上入與乙為衣字，非入獨為一字而為冂之異文也，

睘從袁得聲、袁從𠦒得聲、此丫亦當與○連而為𡆧者𡆧之省變也、金甲文作書、位置每易常軌、非審字之冓造不易抉定耳、」(刻詞一三九頁白攖卣)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睘、目驚也、从目袁聲、詩曰獨行睘睘」金文睘作𡆧、袁作𢍜克鼎遠字所从、睘袁兩字並从○聲、說文謂袁从衣叀省聲、然未見有从叀不省之古字、故許說不可信、郭沫若謂睘象衣當胸有環、从目示人所在處、睘字所从衣中之○、郭釋為玉器是也、馭方鼎王親易馭方玉五𣪍、𣪍字不从玉而从○、作𣪍亦以○為玉、玗字𠭯霝卣作玗亦从○、然以字為會意則非、㒸實乃檴之初文、說文失收、爾雅釋器云「佩衿謂之檴」、注「佩玉之帶上屬」、說文云「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从玉爰聲」爾雅

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相引之説段氏亦曰未聞瑗環同為佩飾因肉好不同而別瑗為玉故从玉爰聲褑為佩玉之帶故从衣爰聲其初文則象衣當胸有瑗睘袁並从之得聲說文謂袁長衣皃此非其歘誼睘袁一字睘目驚也左昭二十年傳「無所還忌」注「猶顧也」周語「視無還」注「睛轉復反為還」還即睘示目之動作故从目袁獨行也故从止（从止之字譌類似少者金文屢見）獨行無依徬徨驚顧也師遽方彝「環」从袁作瞏此睘袁一字之証也圜字或作寰其証二也 伯睘卣睘字所从目移於衣中此變體也方濬益从胡石查釋寰徐同柏釋面馬敍倫釋擐馬氏更謂罒之丫當與○連為叀之省變睘非从袁聲已見上説而馬氏強為砌辭附會未可信也

(一)名詞人名「睘乍寶毀」(睘毀)

孳乳為環。璧也「玉䍰玉瑹」。(番生毁)

a 眔 眔 靜簋
〈1366〉 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

b 眔 吳方彝
〈2444〉 王乎史戊冊令(命)吳嗣旃眔叔金

c 眔 井侯簋
〈1378〉 王令(命)燮眔內史曰

d 眔 矢方彝
〈2446〉 眔卿旋寮眔者(諸)尹眔里居(君)眔百工眔者(諸)侯

諸侯 令我隹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e 眔 小臣趚簋
〈1357〉 小臣趚蔑曆眔易(錫)貝

f 眔 矢尊
〈2152〉 眔卿事寮眔者(諸)尹眔里居(君)眔百工眔者(諸)侯
令我隹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g 眔 𩰫簋
〈1354〉 令(命)女(汝)嗣成周里眔者(諸)侯大亞

h 眔 寰鼎
〈0641〉 谦公令(命)寰眔史旗曰以師氏眔有嗣司達或(國)逆伐䐶

i 眔 毛公旅鼎
〈0627〉 我用𩛥厚眔我友

j 眔 令鼎
〈0660〉 有嗣眔師氏小子卿(御)令(合)

射「全眔奮先」
馬達「全眔奮」

k 買王卣

<2606> 「買王眔障彝」(盖)
「買王眔匕障彝」(器)

l 臣辰卣

<2730> 「王令士上眔史」

寅毁于成周」
「眔賁肖卷」

m 萮簋

<1341> 「王命萮眔叔肄父」
歸吳姬飴器)

n 才盨

<2893> 「周萬」
季冏

楚侯眔
乎才」

o 免簋二

<1359> 「𤔲奠還𣞤
眔吳虞眔牧」

p 𠬝鼎

<0679> 「迺𩦎又䛢
眔趞金」

q 縣妃簋

<1364> 「我不能不眔
㮚白萬年保」

r

s 𢼸編鐘

<0037> 「好賓𢼸眔癸姬」
Ⓐ「𢼸眔Ⓑ

t 揚簋

<1375> 「眔𤔲空」庤
「眔𤔲寇」
「眔𤔲芻誓」
「眔𤔲工司事」

u 弔𢦏簋

<1322> 「眔仲氏
萬年」

v 師晨鼎

<0672> 「眔奠人善
大官守友」

w 䍙生盨

<1495> 「䍙生眔
大嬇」

x 鬲比盨

〈1497〉「其邑級眔司商兄眔䧹」

〈0036〉「𠭯眔蔡姬永寶」〈0046〉「𡉚父其眔口口萬季」〈0581〉「錫眔口口口口口口休」

〈0633〉「眔多倗友」〈1289〉「渚司土逘眔啚作厥考尊彝」〈1343〉「督眔厥子子孫永寶」

〈388〉「令命女汝嗣乃且祖舊官小輔眔鼓鐘」〈1944〉「用萬季用楚保眔帀叔牛」

〈1951〉「王令命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眔賁賞卣鬯貝」

〈2151〉「王令盠曰攝嗣六𠂤眔八𠂤埶」〈2445〉「王令盠曰𩑋嗣六𠂤眔八𠂤埶」

b 阮元曰「眔及也。即遝字之省。方言曰遝及也。關之東西曰遝。」（積古卷五、三十五頁吳彝）

方濬益曰「眔即遝字說文遝迨也」（綴遺卷一、二十五頁𠭯鐘）

吳大澂曰眔及也說文眔目相及也从目从逮省今經典通用逮爾雅釋言逮遝也漢碑文逮字多作遝如石經公羊殘碑祖之所遝聞劉寬碑未遝誅討陳球碑遝完祖齊漢時去古未遠古文本義未盡泯也（愙齋二册十一頁虘鐘）

劉心源曰眔說文目部云相及也从目隶省聲徒合切音沓案小徐本作讀若与隶同是也褱字从眔得聲不得作徒合切說文又云隶及也又从尾省又逮下云唐逮及也隸下云及也皆通用經史亦用暨洎息（奇觚卷二、五十二頁毛公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眔目相及也从目隶省按小者尾省目見尾將及之也古作眔毛公敦 說文云息眔詞與也从㐺自聲虞書曰息咎繇 古文息按古言及多用眔諸彝器言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厥僕靜敦 小輔眔鼓鐘師嫠敦 僕令眔奮諆田鼎 是也虞書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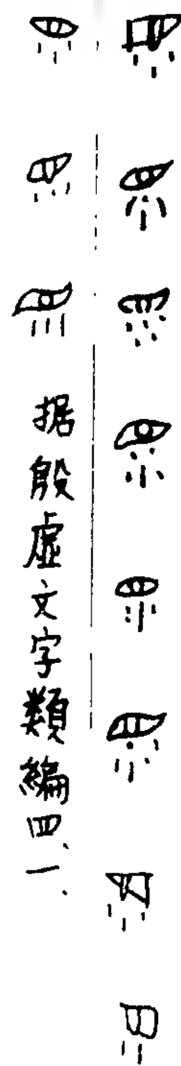
皆錄𥄳必眔字。眔从目，與自形近。或作𥄳（𥄳鐘𣪕）亦與作𥄳者相類。蓋隸譌爲[illegible]則依隸制篆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眔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隶及也。相及者相隶，手曰隶，目曰眔。兩字音義皆近。然此等篆文下形似水，自異，亦尾毛𣬛形也。隶字多作𣬛，而或作隶，隶亦同』（古籀篇四十七第八頁）

徐中舒曰『眔說文作𥄳，說解云從𣬛自聲。古文作𥄳，三字石經作𥄳，均爲眔之譌體。春秋作暨，又別出諸聲字』（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三頁𨕖敦考釋）

郭沫若曰『眔字卜辭及彝銘習見，均用爲接續詞，其義如及、如與。說文目部有此字，曰眔目相及也，从目隶省，讀若与隶同也。从

部復有眔字、曰眔、眾詞、與也、从众自聲、虞書曰眔咎繇、㮚古文眔、案此二者本係一字、自乃目之譌、从乃水之譌、而水亦非隶省、眔於甲骨文字有左列諸形、



據殷虛文字類編四、一

字之不从隶者甚顯而易見、金文亦有異形、如免簠作眔（周金文存三、一二）周公毁作眔（見上揭釋文）買王眔卣作眔（貞松堂八、一九）亦斷非隶省、由此等殷周古字形以推測之、余謂此當係涕之古字、象目垂涕之形、更由音而言、許云、讀若與隶同、隶涕古本同音字、而从眔聲之字、如褱在脂部、鰥在文部、与脂部為對轉、譌字之眔从自聲者亦在脂部、是則眔聲本在脂部、逮假為及与字、遂襲取及音而轉入緝部、与後起之涕字分

雝，更形變為臮，眔臮遂判而為二。新出魏三字石經皋陶謨殘字暨（益奏庶鮮食）暨字古文作臮，隸書作臮，从自从水，从自雖已形變，从水尚不失古意。然此又用洎為暨之所從出矣。書無逸爰暨小人，鄭玄詩譜引作爰洎小人，要之眔寔古文涕，用此本義者于古器銘中有一例，令鼎是也。其文云王大耤農于諆田餳（陽），王射，有嗣眔小子師氏卿射，王歸自諆田，王馭溓仲僕（仆），令眔（涕）奮先馬走。王曰：令眔奮，乃克至，余其舍女（汝）臣十家。此兩令眔奮句前人均釋為令与奮二人，辭不可通，蓋未知眔之本義也。」（金孜三二六頁至三二七頁臣辰盉銘考釋）

吳闓生曰：「眔字金文習見，即洎暨字，及也。說文作眔或讀沓者非。」此字在金文从目从水，與說文不合，故學者疑為遝之省

文不知說文象古文眔即眔形之譌變也說文眔目相及也从四隶省當云隶省聲與象本一字後人讀他合切乃為音切者之誤加也說文音切時有誤加不可不辨』(古文卷一第一四頁藉田鼎)

周萼生曰『眔字說文眔目相及也(隶及也漢石經公羊傳祖之所遝聞也今本作逮中庸所以逮賤釋文作遝此眔與隶音義俱同之證)周礼秋官司隶掌五隶之法前漢百官公卿表司隶校尉周官司眔或為司隶』(文參一九五七第八期五二頁郿縣周代銅器銘文初釋)

高鴻縉曰『按眔字原倚目畫其流淚形由物生意故為眼淚之初文名詞商周時借用為接續詞甲金文均如此意如及與

秦漢乃另造淚字淚行而眔廢其借為及與者形或譌變作[illegible]

說文臮眔詞與也从乑自聲虞書曰臮咎繇[illegible]古文臮其冀切

今按堯典作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繇史記作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可見眔之本意漢時已亡而其用為借意與者形復譌誤說文解字詁林後編六八四五頁補淚篆丁福保曰案說文無淚字慧林一切經音義二卷二頁淚注引說文涕也从水戾聲又八卷十一頁引作淚涕泣也从水戾聲許書原本當有淚篆今逸據補今按自目曰淚自鼻曰涕(涕或作洟)王褒童約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淚涕二字分用與今同」(字例二篇二三三頁)

陳夢家曰『卜辭和西周金文多以「眔」用為名詞與名詞之間的連詞所以沓司土逘逘眔圖乍厥考隮彝應是康侯與沓之司

徒兄弟所作文王的祠器．

此器若認為二人所作則應名為「康侯圖沐司土疑殷」若認為後者所作則應名為「沐司土疑殷」今為簡便計暫名為「康侯殷」但必須指出一點，即凡屬沐或沐白諸器都有同一的族名（在全銘前或銘末）而康侯諸器則無．如此，此器應屬於沐白所作．于省吾和楊樹達（歷史研究一九五四二、一二一至一二二頁）均不以圖字為人名因此不以眾為連詞．他們的讀法必須以沐司土為作器者．而厥考乃指此人之父．我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因見同年四月號柏林頓雜誌載有此器，所作考釋如上．而未曾顧慮及此」（全選二八頁西周銅器斷代·康侯殷）

周法高曰「拙著康侯殷考釋云．「我們看銘文渣嗣土疑眾啚作厥考尊彝，那麼這是疑和啚兩個人為祭祀他們的父親共同

制作的一件器物.他們可能是弟兄二人.「金文零釋」七頁.案金文零釋
出版於一九五一年.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一)發表於考古學
報第九册.一九五五年.較余說遲四年.陳氏於一九四〇年發表周公旦父子考.金陵
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似未見此說.于省吾引吳闓生云「眔者及也.者嗣土逘
及圖.言與其謀也」吉金圖序尊古齋所見 楊樹達謂「眔蓋謂參與撥封
之典禮」積微居金文說二四五頁 白川靜金文通釋謂「卜辭金文中「眔」原為
並列連詞.轉為逮及之義.並引「貞.上甲餘眔唐」(前二、四五.二)「走
其眔厥子孫萬年永寶用」(走𣪘)為證.「眔」乃「逾還」之還.「逾」在金文
用會聚之意.「逾還」廣韻解作「行相及也」.「眔」表共同關係之例.如
縣改𣪘「我不能不眔縣白萬年保」.叔𡛤𣪘「叔𡛤乍寶障𣪘.眔中
氏萬年.用侃喜百生」.白鶴美術館誌第四輯一五七至一五八頁.案甲金文中「眔」用
作聯詞.似無可疑.白川氏所舉四例.仍為聯詞之例.謂「上甲餘

與唐(甲骨文中常有片斷詞語．此其一例)．「走其與厥子孫萬年永寶用」「我不能不與縣白萬年保」「與中氏萬年」「眔」解作聯詞「與」．無不可通然則濬嗣土逘與康侯啚當為弟兄似無可疑」．

〈大16〉「徙其眔氒子々孫々萬年永寶用」〈大17〉「□陵賓眔子鼓䍜盥鑄旅盨」〈大18〉「令女汝眔曶蕭足對各」．



睽 从䀠 〈1376〉「王乎（呼）吳師召大易錫趞睽里」，王

大盂 令（命）善夫豕曰：「謂趞睽曰：『睽寓（寓）儐

豕章（璋）』。睽令豕曰：『謂天子』。豕臣与睽。

頻復大易錫里」，寓睽[illegible]章」。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亻癸左右兩視也。从人癸聲。又睽目不視也。从目癸聲。其古文如此。⿰亻癸亦當作⿰亻癸也。又易序卦傳睽者乖也。乖離即不相視也。⿰亻癸睽皆一義之轉。實當同字。其義主于目。作睽為正字無疑。轉為左僖十五傳歸妹之睽字作⿰亻癸或可』（古籀篇三十二第一六至一七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睽目不相視也。从目癸聲。廣蒼睽目少精也』。轉義易序卦睽者乖也。襍卦睽外也。又疊韻連語魯靈光殿賦

䀠顭而睽睢注張目皃蓋不視故張目而望也其狀䀠然矣故此篆从䀠為正形小篆从目省文耳劉心源云案此字从䀠从癸舊意䀠為並目與目同義故讀睽心源疑是㯺字說文㯺桊卣也从木入象形䀠聲散氏槃癹㯺父作[古文]亦此字此亦是人名今姑仍舊釋而存啚說于此此攷非是彼[古文]實㯺字下明从木此作[古文]與木迥別而明癸字」(古籀篇四十七第一〇頁)

a-c

柯昌濟曰「[䀠/癸]舊釋作睽从䀠則古文也」(韡華一八二頁大敨)

伯眴鼎

「白伯眴乍作〈·494〉障鼎」

林義光曰「説文云眴目搖也。从目旬省聲。眴或从目旬。旬聲按古作眴（伯荀父盨荀字偏旁）旬眩也。勹為眩轉之象。劇秦美新臣嘗有顛眴病。是旬即眩也」（文源）

a（古文字形）

相

相侯簋 <1297>「相△侯休于厥臣ロ錫帛，金ロ揚ロロ事文考」

b（古文字形）

庚壺 <2837>「庚伐ロ寅，其王駟[車口]」

方紐滕相△（阝相）孳馬 c

c（古文字形）

四年相邦戟 <3135>「相△邦樛旂之造」

ロロロ其王孳馬」

<3134>「季丞相△觸造成市葉工武」

<3160>「守相杜波」

作（古文字形）相侯簋（文源）

林義光曰：『說文云：相，省視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按从木非取其可觀，凡木為材，須相度而後可用，从目視木。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爾雅釋詁：相，視也。又說文：詩曰：相鼠有皮。是以證轉義

也書盤庚相時憸民禮記月令善相邱陵詩棫樸金玉其相皆

亦然矣有形可觀故可觀之形亦謂之相或云此義段借為像

(古籀篇四十七第一二頁)

<大53>

「用之勿相。悪」

a 暘 与賜錫為一字

呂尊 伯懋父賜呂白馬

甲午簋 懋父賜呂白馬 〈2143〉

c 虢季子白盤 王賜乘馬

王賜乘馬 賜用弓彤矢 賜用戉 〈2925〉

d 禹鼎 禹 肆 〈0675〉

不期敢寮恩賜 其滕辟之命

e f 曾伯簠 天賜之福

天賜之福 〈1446〉 (A.B)

g 易鼎 賜小臣金

休 錫 〈0609〉

小臣金

越王者旨於賜 〈3144〉

i 曾伯陭壺 用賜眉壽

用賜眉壽 〈2829〉

j 鄭公簋

用賜眉壽萬年 〈1437〉

k 鄭公簋

用賜眉壽 〈1337〉

l 鄭公簋

用賜眉壽 〈0614〉

m 毛公鼎 夙夕敬念王畏不賜 讀為易 居施不知天命不日白

不賜 〈0680〉 楚郭

氏曰讀

吳容氏異

吳大澂曰「睗」从目从易當即慢易之易彝器中𠃓字皆讀錫此从目非从貝之賜字也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說文睗目疾視也大澂以為疾視者一過目而不留有輕易之意疑古文易睗為一字方言睗施欺謾之語也睗施之睗亦當从目不从貝隸書目貝二字易混也古文有假睗為賜者見虢季子白盤鄀公簠賜為本字賜為假借字也」愙齋四冊七頁毛公鼎

劉心源曰「錫」作睗說文睗目疾視也从目易聲施隻切此銘用為賜錫賜音義相通古刻吕易為之讀錫亦可讀賜虢季子白盤王𠭯乘馬曾伯霥簠天𠭯之福竝賜字曾伯霥簠金道錫行又从金合錫字為之與本銘誠从糸一例禹貢九江納錫

大𨰻錫土姓史記夏本紀竝作賜易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侯命釋文馬本作賜此錫賜通用之證毛公鼎夙夜敬念王畏不[illegible]則讀為易也」(奇觚卷五二五頁䣜公誠簠)

m
強運開曰『[illegible]毛公鼎夙夕敬念王畏不賜方言賜盡也運開按今俗不賜亡不𠊧」(古籀三補卷四第一頁)

q
高田忠周曰『按毗字說文所無且𠂤與𠂤小異此𠂤葢肉字也說文膍牛百葉也从肉𣬈聲一曰鳥膍胵或从比聲作𦙶是也但銘意叚借為比字轉義又爾雅釋詁比俌也易象比輔也親昵接比以輔翼也此義可以解銘意」(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三頁)

r
高田忠周曰『按元用為賜字然字明从肉从易聲但說文肉部無腸腸當𩩲字說文𩩲骨間黃汁也从骨易聲讀若易曰夕惕若厲

蓋許公傳讀如此而字元以易為聲古音鬄賜同音可識矣又省骨作肉猶髖字或省作臏髕見周禮注』（古籀篇四十二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吳大澂云賜當即慢易之易說文睗目疾視也以為疾視者一過目而不留有輕易之意疑古文易睗為一字・按吳云易賜同字非是說文睗目疾視也从目易聲此易蓋駁省駁為輕侮義經傳皆以易為駁也此文義亦以賜為駁亦同聲之通用者下文亦同矣』（古籀篇四十七第一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於文義正是賜字然字形从目从比顯明者斷非賜字而眦亦字書所不收此古字逸文也要眦字从目比聲

比易古音同部通用故銘借毗為賜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二二頁)

吳闓生曰『賜易同字齊侯鐘虔卹不易曾伯霥簠金道錫行錫作鐊是賜易同字之證』(吉文卷一第三頁毛公鼎)

柯昌濟曰『毗从臣从比說文所無考金文从臣之字甚多𦣞字見小子𦣞鼎贈字見贈鼎疑即䕯增二字古文也䕯增皆有多誼毗字从臣其誼亦當訓有多厚之誼疑即㮰之古文休毗小臣金猶云嘉之復厚賜之也說文㮰地相次也案㮰引申有增厚之義當即是字』(韡華三七至三八頁曾𡨦伯鼎)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賜窓齋釋慢易之易云彝器中易字皆讀錫此从目非从貝之賜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說文賜

目疾視也疾視者有輕易之意疑古文易賜爲一字此承上文敬念王威而言猶詩言不易惟王帝命不易也孫詒讓云此賜字當爲易段字畏讀爲威言敬念王威不易也綱案徐釋賜非近王觀堂引虢盤釋賜爲賜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方言賜盡也此仍沿愙齋虢盤都公簠段賜爲賜之説細案此字从目从易決非賜字蓋古文雖形體變易無定唯目形貝形截然不同此字愙齋所釋甚塙故孫氏特申言賜爲易之段借也」（斠釋九頁）

g 楊樹達曰「休下一字左从目、右从比、字从眦、蓋从比聲、字假為畀、休畀謂賜與也。」（積微八十四頁易鼎跋）

m 王國維曰「賜目疾視也古文以為賜字古鍚賜一字本但作易虢季子白盤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用征蠻方則假賜為之。

曾伯霥簠（金道錫行）字又从金从睗後世因其繁而徑改為从金从易或从貝从易於是有錫賜二字矣賜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注引方言賜盡也（今本方言逮此撲斯盡也戴氏疏證據此改為錫賜撲斯是也）古詩東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唐書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誼皆為盡詩大雅王赫斯怒箋斯盡也釋文斯鄭音賜玉篇澌又音儩水盡也廣韻澌亦作儩是古語謂盡為賜不賜猶言不盡矣』（觀堂二〇一二頁毛公鼎銘考釋）

楊樹達曰「卷四睗下云與賜為一字又通錫按說文睗訓目疾視賜訓予義訓不同非一字也金文以睗為賜者以聲類同通假耳又經傳多以錫為賜者亦通假也云睗通賜可也云通錫則非也』（小學二七三至二七四頁金文編書後）

〈大24〉

「賜△女汝䰞鬯一卣」

〈大53〉

「戉越王者旨於賜△𦋺擇氒吉金」

0466 嚴

嚴 說文所無

嚴嚴尊

〈2119〉嚴嚴車用匕

父乙旅障彝

⿱罒戉

⿱罒戉 說文所無

⿱罒殺⿱罒戉尊

〈2119〉「⿱罒殺⿱罒戉△事周臣父乙旅⿰阝尊彝」

a 䀠

䀠父丁盧

<1035>

「䀠△ 羽父 丁冊」

b 且癸

鼎

<0284>

「䀠△ 亞 且癸」

c 䀠 甾

卣

<2500>

「䀠△ 甾」

d 䀠鼎

<0433>

「䀠△ 作父癸 寶尊彝」

e 東䀠

罍

<2845>

「東䀠△ 乍彝」

f 䀠爵

<1559>

「䀠△」

<2765>

「䀠△ 子 冂 簋」

<2854>

「唯亩䀠△ 叀于 王 自乍寶 器」

d 方濬益曰：說文部首䀠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瞿鷹隼之視也从隹从䀠䀠亦聲讀若章句之句。按古瞿但作䀠本一字。烏程嚴鐵橋孝廉可均攷倪氏所藏瞿其文作[glyph]合之亦瞿字可互證也。

（綴遺卷三、十四頁瞿父癸鼎）

『方濬益釋重目形曰』重目亦古瞿字也汗簡有瞿字作[illegible]云瞿見周易』(綴遺卷十九、十二頁重目爵)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作瞿斷非。說文。䀠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瞿。又瞿下曰。雁隼之視也。然鳥曰瞿人曰䀠。二字自別』(古籀篇四十七第二三頁)

a 眉 或者鼎 用綏眉彔

〈0601〉用綏眉彔

b 小臣𧺆簋

〈1337〉隋伐海眉

c 𦅫伯簋

〈1389〉眉敖至見王命 盂公征眉敖

a 周𡨦鼎

〈0622〉盂乎師眉

e 周𡨦簋

〈1303〉盂歃師眉

f g h i j k 散盤

〈2927〉履眉自濡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奉于眉道 以西至于雉莫履井邑田 眉 矢人有司眉田鮮且微武父西宮襄豆人虞丂 凡十又五夫正眉矢舍散田 散人小子眉田戎微父效䅵父

l 頌鼎 頌萬年眉壽

詩七月 以介眉壽 作眉

〈0674〉頌其萬年眉壽

m n 頌簋

〈1392〉頌其萬年眉壽無疆 (AB)

o 頌壺

〈2536〉頌其萬年眉壽

p 追簋

〈1355〉用祈匄眉壽永

命瓜

封仲簠 〈1319〉「𣄰匄眉△壽」

i 子仲匜 〈2980〉「其釁△壽萬年無疆」

s 秦公簠

〈1382〉「魯多敄屖釁△壽無疆」

t 曾伯簠 〈1446〉「釁△壽無疆」

u 邾公釛鐘 〈0080〉「旂祈壽年釁△壽」

j 王子申盞盂 〈3007〉「其釁△壽無碁期」

o 陳侯簠 〈1435〉「用旛釁△壽」

x 鄭公鼎 〈0651〉「用賜釁△壽」

y 蔡大師鼎 〈0642〉「用旛釁△壽」

z 殳季良父壺 〈2832〉「用旛匄眉△壽」

a' 王孫鐘 〈0060〉「用旛釁△眉壽」

b' 㕢氏通 〈1509〉「其釁△眉壽萬年無疆」

c 褱鼎 〈0541〉「其眉△壽無期」

善夫克鼎 〈0662〉 釁壽

陳公子甗 〈0815〉 用旂釁壽

虞司寇壺 〈2823〉 用旂釁壽

曼龏父盨二 〈1459〉 用匄眉壽

爲伯多父簋 〈1310〉 用錫眉壽

姬鼎 〈0620〉 用匄眉壽無疆

鑄公簠 〈1430〉 其萬年釁壽

蔡姞簋 〈1345〉 用旂匄釁壽

魯[illegible]父簋 〈1248〉 其萬年釁壽永寶用（A.B）

呂仲山父簋 〈1439〉 用匄釁壽

邵鐘 〈0055〉 以旂釁壽

不嬰簋 〈1393〉 釁壽無疆

厦仲多父盤 〈2921〉 其事

眔多父
眉壽考
王中
媯簠
〈1436〉
用𪾔眉
壽無疆
(A·B)
鄭公
簠
〈1437〉
用
賜
𠤷
疊壽
萬年
大師子大
孟姜匜
〈2977〉
用𪾔祈
疊眉
壽
欒書
缶
〈2998〉
盧余以祈
祈眉
壽
鄀公
華鐘
〈0059〉
戠戴公
疊眉
壽
王婦
匜
〈2955〉
其萬年
眉
壽
仲師父
鼎
〈0643〉
用錫眉
壽無
疆
國差
罎
〈2999〉
侯氏受
福疊
壽
齊侯
敦
〈1499〉
用祈
眉
壽
齊侯
匜
〈2974〉
用祈眉壽
按此字亟
見於齊侯匜二
孫弔師
父壺
〈2527〉
眉壽萬
年無疆
寡兒
鼎
〈0629〉
疊眉
壽
無更朋
番君
簠

<1431>「用旂眉壽
萬年釁壽」
文居盨

<1421>「其眉壽萬年」(A·B)
鑄子盨

<1425>「其萬

鑄弔盨

<1418>「其萬年黃眉壽永寶用」
魯伯盨

<1420>「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魯伯大父盨

<1246>「其萬年釁壽」
員伯盨

<1492>「劉玓黃眉壽無疆」

邾友父鬲

<0746>「其釁壽永寶用」
鄀伯祀鼎

<0587>「其萬年釁壽無疆」

杞伯壺

<2821>「萬年釁壽」
諆鼎

<0615>「諆其萬年眉壽」
鼄季鼎

<0565>「子子孫其眉壽萬年永用享」
毳盤

<2897>「媿氏其眉壽萬年用」
畢鮮盨

<1294>「用旂

眉壽△
魯休

z'' 余卑盤

〈2919〉
用祈眉壽萬年無疆△

w'' 商叡簋

〈1301〉
商叡其萬年釁△壽

v'' 鄭去魯鼎

〈0557〉
其萬年釁△壽

u'' 伯汾其盨

〈1494〉
用匄釁△眉壽多福

x'' y'' 郑口伯鼎

〈0596〉
其萬年釁△眉壽無口疆

(A·B)

z' 買簋

〈1321〉
用錫黃耇△眉壽

a'' 師奎父鼎

〈0667〉
用匄釁△眉壽黃耇吉康

b'' 眉脒鼎

〈0319〉
眉脒△一升半(器)

c'' 毛弔盤

〈2903〉
其口口眉△壽無疆

d'' 賁伯作眉盤
段備為題

〈2913〉
賁伯作眉△盤

e'' 薛侯盤

〈2907〉
其釁△眉壽萬年

f'' g'' 毛毛簋

〈1241〉
媿氏其眉△壽萬年用

(A·B)

k'''

毛叔盤

<2962> 姬氏其眉壽萬年用

l'''

㠯壺

<2834> 㠯用旂萬年盨眉壽

j'''

將孫允簋

<1335> 用旂眉壽

k'''

杞伯壺

<2821> 萬年釁壽

l'''

洨伯寺簋

<1267> 用錫眉壽

m'''

德簋

<1224> 其萬年眉壽

n'''

伯其父簠

<1432> 用錫眉壽萬年

o'''

歸父盤

<2912> 台旂

釁壽

p'''

伯家父簋

<1328> 用錫害眉壽黃耇

q'''

無叀鼎

<0163> 用割匄順眉壽

r'''

伯康簋

<1331> 康其萬年眉壽

s'''

陳逆簋

<1296> 以匄永令命順眉壽

<0039><0012> 釁壽無疆 用祈釁眉壽無疆

<0026> 皇王眉壽永寶

<0041> 其釁壽無期

<0038> 歐用遇匄釁壽多福福

<0043> 其萬年眉壽

〈0047〉「用蘄祈釁△眉壽[illegible][illegible]釐」
〈0051〉「眉壽無諆期」
〈0052〉「〔眉〕△壽無諆期」
〈0538〉「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0558〉「其萬年𠫑眉△壽」
〈0562〉「其萬年釁眉壽」
〈0566〉「𠫑眉壽無疆」
〈0584〉「用𣄰眉△壽無疆」
〈0586〉「其萬年釁△壽」
〈0637〉「用祈祈眉△壽黃耇吉康」
〈0640〉「用祈眉△壽」
〈0733〉「其𠫑眉△壽萬年無疆用」
〈0757〉「其眉△壽萬年無疆」
〈0816〉「其釁△眉壽無疆」
〈1230〉「其𠫑眉△壽無[illegible]」
〈1245〉「其萬年釁壽」
〈1268〉「𣄰釁△眉壽」
〈1287〉「用易錫眉△壽黃耇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1332〉「用匄釁△眉壽=無疆」
〈1337〉「用腸錫釁△壽」
〈1369〉「天子其萬年釁△壽黃耇」
〈1441〉「用𣄰眉△考無疆」
〈1443〉「弔朕釁△壽」
〈1444〉「其釁△壽呂[illegible]」
〈1487〉「用口眉△壽無疆」
〈1491〉「用𣄰眉△壽純魯」
〈1495〉「甘其萬年釁眉壽永寶」
〈1496〉「釁壽永令」
〈2806〉「其𠫑眉△壽無期」
〈2829〉「用腸釁△壽」
〈2835〉「用祈釁△壽」
〈2899〉「用蘄眉△壽」
〈2911〉「其眉△壽萬年無疆」
〈2918〉「用祈釁壽萬年無疆」
〈2926〉「其釁壽萬年無疆」

〈2957〉「萬年釁△眉壽」〈2970〉「其眉△壽萬年」〈2975〉「其眉△壽無疆」〈2979〉「用蘄釁△壽」〈2982〉「其眉△壽萬年」〈2987〉「眉壽無疆」〈2993〉「其眉△壽無疆」〈2994〉「用祈眉△壽萬年無疆」

阮元曰「洒義同衍。詩洒水云。洒彼流水朝宗于海。說文云。衍水朝宗于海也。衍壽即延壽也。」(積古卷七、十頁陳逆簠)

阮元曰「竟經典境字。此从止。从竟省。與說文从音从人之字義別。止。址也。基址所竟是境界也。」(積古卷八、七頁散氏盤)

王筠曰「鐘鼎文釁字作𧗓借釁為眉則作𧗓𧗓其开即同也緣是象形故多少任意惟自是百字自是鼻字未有從酉者

又𧗓從皿蓋本從血而刻譌耳」(釋例四七四頁)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眉作𩓿見齊侯鎛孟姜匜杞侯匜孫釋釁阮釋眉其上从釁省下从須須沬之古文沬眉聲同故為眉也」（攈古卷三之一．四十九頁齊國差𦉜）

徐同柏曰「眉从水古眉與麋通麋又與湄通」（从古卷十六．十二頁周齊歸父盤）

參閱3303條吳雲引陳頌南說

吳大澂曰「𡶋竟竆也目力所竆从見从𡵂立表以為界謂之境猶闌之有北也二古上字从土後人所加散氏盤」（古籀補十二頁）

乙 劉心源曰𩠐或釋衆非說文𦣻古文首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古刻䭫𩠐之𩠐如麥鼎[illegible]搬卣[illegible]彔伯𢦏敦[illegible]吳彝𦣻皆與此合是从川即巛也（奇觚卷二三頁師𩠐鼎）

丙 劉心源曰[illegible]即索姬盤[illegible]字之省孜魯伯俞父盤頪字作[illegible]从四从水頪聲 說文頪讀若昧 前此古文𩠐所从其非䰞䰞可知矣又案[illegible]亦是古刻盨字古文省變往往涉於它字而不覺當以文義讀之（奇觚卷二十四頁無叀鼎）

丁 劉心源曰𩠐或釋竟觀爵植四形皆不合此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皆从古文首古文奇字人从二非重文乃是从人亦古文人字詳宿姞鬲古刻䭫首之首伯䱽尊作[illegible]大鼎作𦣻彔伯𢦏敦作[illegible]師旦鼎作𦣻吳彝作𦣻皆与此字上體同古.

刺䭫首之䭫从𩠐亦从𩠐師奎父鼎从𩠐頌鼎从𩠐師旦

鼎从𩠐靜彝从𩠐彔伯戎敦从𩠐皆与此全形合說文

𦣻頭也从百从儿（古文奇字人）古文䭫首如此（謂古文用頁為䭫）凡頁之

屬皆从頁百者䭫首字也（謂百即𩠐首字）下云百同古文百也从《象

髮案百即𩠐省小篆頁从百古文頁从𩠐一也頁用為䭫邪敢

拜手𩠐手（此手字通首詳古文審）可證也經傳䭫首字通作稽此銘數

頁字亦稿是稽＝者考也（奇觚卷八二四頁至二五頁矢人盤）

S劉心源曰賢作𩠐阮遂釋沔不知是𩠐省文且泐也古刺賢

字从𩠐（即貝）㠯頌為聲其从𩠐𩠐𩠐者則頌省也自宋楊南仲

釋豐門讀眉遂不可改試思䁗从𩠐聲𩠐从酉分聲古刺所

从之𩠐从首非酉从ㄗ乃奇字人非分所从之刀頁旁之ㄗ八

皆水省非分所从之八也（奇觚卷十七二七頁至二八頁陳逆簠）

孫詒讓曰「金文眉壽字常見眉皆作釁齊侯甗又作𩕾此當為湄之異文非从須也盇从頁从釁省古音釁與微音相近周禮鬯人鄭注釁讀為徽徽从微省聲而微眉音同春秋莊廿八年經築郿公羊作築微故金文眉通作釁唯散氏盤云用矢國名戮散邑迺即散用田[?]〻又云[?]封或釋為表于[?]〻又云[?]〻井邑田又云矢人有𤔲[?]〻田又云凡十又五夫正[?]〻又云散人小子[?]〻田此文[?]〻字六見奇詭難識諦寀之盇亦眉之變體也舊釋竟誤為說文眉部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金文戎都鼎用妥眉彔作[?]此上从[?]即[?]與鼎文亡同所謂象眉形與額理也从[?]〻者即从頁古文頁百首皆从目意略同此盇即从釁省聲匊皆著兩點者金文釁字或作□頌鼎作□

魯大司徒匜 左右注兩點或四點此并兩點著之右旁意亦略同非重文也陳逆敦𦣻壽字作□蓋釁之省偏旁亦與此彡形相近田𦣻田正𦣻當讀為堳埒之堳堳埒見周禮大司徒封人鄭注說文土部云埒庳垣也無堳字古蓋亦通用𦣻謂於竟上築短垣為畺界國語齊語云渠弭于有渚周禮典瑞云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𦣻𦣻弭並與堳同蓋掘地為溝渠封土為堳埒咸所以辨區域盤文皆紀散與矢兩邑分田定界之事故云用田𦣻矣(名原下一七頁)

孫包

孫詒讓曰舊釋為竟于形殊不類竊謂當為𦣻字說文𦣻部从目象𦣻之形上象頒理也此上从巛即𦣻之形式都鼎用妥𦣻彔字作[illegible]从亡(攈古二之三)與此上畧同下作彡形者从頁之異文凡金文𦣻壽字皆段釁為之其字多作釁此下形與彼正同下

皆二小畫者前頌壺頌鼎釁字並作釁（本卷）蓋从分省故頁下有八形左右分列此弁二畫于右方猶金文金字多作金=亦以二畫弁箸下旁非重文也其義與堳埒之堳字同堳埒見周禮大司徒及封人注說文無堳字古蓋止用眉為之謂于田邑竟上築短垣為庢畔以分界域國語齊語云渠弭於有渚弭亦與眉聲近字通皆竟界之義此字盤中五見唯第二眉道為地名餘如眉井邑田矢人有司眉田凡十又五夫正眉散人小子眉田與此並為正畺界之事田眉眉田文到義同正眉謂正其田之堳埒界域也」（餘論卷三第五一至五二頁散氏盤）

丁佛言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同散氏槃原書從舊釋以為竟字案當是眉諶肇鼎眉作[illegible]師奎父鼎眉作[illegible]眉與湄通此

曰田眉曰眉道蓋皆湄之通用字也許氏說水草交曰湄
浃白敢以𥂴為眉鼎𢑴中眉𥂴頮貴四文往往一形而異用以
下各字須緣文為别不能以形定也 季能敢亦以𥂴為眉
下从皿省 八諆肇鼎 畢鮮敢蓋 交君𥂴
貴朕鼎 不嬰敢 王孫鐘 國差甔（古籀補補
卷四第一頁）

c' 強運開曰 鼎其釁壽無期容庚云釁為釁壽之專字經
典段眉為之運開按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段云謂
𠂆上象頟理也段云謂仌在兩眉上也並二眉則頟理在眉間
之上此解小篆之形如此若 則𠫓象兩鬢二象頟理冂即二
眉𦣻為人面與須之形其為古眉字可以無疑蓋人老則有長
眉故豳風小雅皆言眉壽士冠禮㠯麋壽少牢饋食禮古文㠯

微漢禮器碑永享年壽亡年皆同音段借字也劉心源古文審一書以釁為古貴字强為坿會不可從』（古籀三補卷四第二頁）

强運開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均散氏盤文舊釋為竟未塙丁書釋為眉以為即湄之段字亦未塙運開按是人名詳宋篆形當為萈之古文歸夆敦王命益公征[illegible]敄[illegible]字與此篆上半相同下半亡亾=即亾之變體體非重文吳愙齋釋[illegible]為首謂首敄當即莫敖之古文亦可為證』（古籀三補卷十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此篆从水从釁字形明晢然字書無瀿字釁从頒聲頒从分聲即知瀿亦汾字緐文分眉古音通用故媚字亦作嬶一例也』（古籀篇二第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按釁為祭竈無他證，此依小篆人鼻說之也，非古義。古作釁（邾公釛鐘）象人面上眉下鬚之形。諸彝器眉壽字皆以釁為之，釁實與眉同字，借義乃為血祭耳。釁古音如門（詩鳧鷖在亹。亹即釁字）箋云亹之言門也。漢書景武功臣表先登石亹，即石門。與眉雙聲對轉。亹亹之亹音尾。周禮共其釁鬯（鬯人）鄭司農讀釁為徽。徽從微得聲，尾與徽古與微同音，即釁對轉之音。古與眉同音。釁或作釁（鄀公諴簠）省作釁（邾友父鬲）从冎，形近於皿，因譌从皿作釁（叔匠子鑄）。皿與血古通用（盨等字、盥字古或从血），亦與血祭之義相應。故變作[illegible]（杞伯敏文壺）作[illegible]（無叀鼎），移血於下，从皿。此从血釁省聲。與釁从分為兩字。或作[illegible]（辟侯盤）」（文源）

α 林義光曰「說文云眉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額理也。按古作[illegible]（[illegible]尊彝）者，象眉目及目圍腠理之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釋竟非。今審篆形从頁从𠂆从从，从即象頭髮，𠂆即[seal]之省。是首象形，而𩑋當頁字異文。銘凡導字所从首形作[seal][seal][seal]，杍字所从子形作[seal]，即[seal]之變，即知[seal]之變形筆者自為例也。又顯字所从頁形作[seal]作[seal]，類字所从頁亦作[seal]。又頁旁往往有作[seal][seal]者，當證此六篆為頁字無容疑矣。又按古頁首同字。爾雅釋詁首始也，周髀算經故以句為首句者曲也。鉤識也，始于此，終于彼，創建區劃分定邑邦竟域之意也。又或言頁頁重言者，猶區區之謂也。頁者分劃定界之意，故銘末有西宮襄戎父則誓乃為圖云云語，文義首尾甚明。阮氏云此為竟字，義可通，而形全非。某人云此𩑋字省形，義並失。今定為頁字。或云此銘中陵字作[seal]，又古璽文陵作[seal]，其二當與此二同，非重文之二，非陵字，亦有作[seal]者，知夌下二即[seal]之[seal]

省略文也又𠂤多作𡊄𡎸文即䭫省耳」(古籀篇四十五第一〇至一一頁)

a 高田忠周曰「按𠃊疑首字省文𦣻篆之省略形𦣻明是𦣻與上可互證者也或云乚與面即囬之匸同意人為亼省略又或云𠃊即衣省从衣从𩠐聲亦衸字分𩠐聲通下文有明證衸字作褶不為異此攷亦不為無理且此篆為𩠐字亦固當用為衸今兩存以傳疑義云」(古籀篇四十七第二五頁)

d'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𩠐者貴字舊釋作眉非自宋以來鐘鼎家凡古刻壽上字皆以為眉此執魯頌眉壽一語而全不詧篆形是以日摩鐘鼎終為白盲楊南仲釋晉姜鼎貴為眉謂釁亹眉聲相近通適足本其說而坿會之引六書索隱云三代鼎彝

眉壽字多作釁釁釁轉為亹易詩用之說文偶遺而徐鉉遂以娓代亹誤矣智按亹有門音尒足釁冬是也亹本象兩立之形如門門眉音近故借之余按亹亹皆不合六書乃是隸俗易詩之亹亹蓋段用古文貴故有娓音等慈寺碑亹亹恆沙从亹即釁之頁而變者此吾所謂段釁為娓之確證也毛詩其魚唯唯韓作遺遺又娓貴同聲之證頁从頁即首古首有作𩠐𩠐者即此頁所从之頁也頁變為亹猶有古意後省為且則不成字豈說文遺亹字乎詩鳧鷖在亹讀為門此明是釁釁二字段為門傳寫者沿譌作亹門冬尒足作釁冬是其確證蓋釁从釁聲釁从分聲故有門音若亹則竝無兩立之形又何有門音乎此非草不識隸變之由而牽合門眉之音謬甚干祿字書謂亹俗亹正亦非也攷叔夜鼎釁頌鼎釁王子吳鼎釁晉姜鼎釁

皆从𦥑从眉與此銘同叔家父簠[illegible]史伯碩父鼎[illegible]仲尊[illegible]則皆从𦥑从頁伯侯父盤[illegible]遅父鐘[illegible]則皆从𦥑頁而頁變為貝此小篆之所本也說文𧶠从貝𦥑聲𦥑古文蕢又妻下云[illegible]古文𧶠字汗簡作[illegible]以此知[illegible][illegible]所从之八即[illegible]省曾士商[illegible]

敔[illegible]从()可證也伯侯父盤𧶠从[illegible]即𦥑[illegible]變𦥑[illegible]變人也遅父鐘𧶠从[illegible]中止一橫筆即[illegible]也佗器从[illegible]有兩橫筆者即[illegible]也此字在在與𧶠相合有何一筆似眉字乎如釐鼎[illegible]則𧶠之省字邾公鐘[illegible]則𧶠之緐文封波鼎[illegible]則𧶠之異體叔弓鎛[illegible]索姬盤[illegible]則以潰為貴惟叔氏鐘[illegible]戎都鼎[illegible]乃為眉字耳各家不詧篆形概仍作眉又從而為之詞不知貴字篆形最碻𧶠壽文義最足故漢人常用𧶠壽無極之語讀者平心論之・按劉說愈詳愈誤余試辨之要劉說謂[illegible]

者貴之隸變不知亹者釁之隸變謂貴與娓通不詳釁與眉通否非不知也葢欲獨稱異說別立旗幟其弊也致此謬耳戴氏說文問荅問曰易詩亹崔靈恩改作娓亹疑即釁字釁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即近娓周禮釁鄭司農多讀為徽有文飾之義徽音亦近娓此斐之叚借而後人字誤作亹答曰亹者釁之俗廣韻為證先鄭讀釁為徽徽从微省微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嬍即說文之娓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娓即嬍也娓讀若媚與今人讀異釁嬍古今字徽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許歸切因轉釁為許勤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釁或作亹因引揚南仲說又曰予又疑釁鐘鼎字亦當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糜維芑說文作虋釁聲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璺璺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音之僅存者

𤁷即釁也前識有此確論亦奚疑乎且劉說專由篆形者而其
謂𦥑為𦥑為𦥑實未詳篆形也說文釁作𦦰解云血祭也象
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爨作𤓾解云
齊謂之炊用象甑臼持之冂為竈口廾推林內火甑象形又合
五字會意然則鐘鼎釁字作𦥑即說文之𦦰正相合也而𦦰字
所从之𦥑與此全別況指𦥑為𦦰之異庳強亦甚真是捧腹
耳但鐘鼎釁字下从𥁑有疑焉許氏云从酉酉所以祭也从
分分亦聲然𥁑即頁字𦣻與酉字全別蓋从酉者為最古文
手抑亦𦣻與百相近傳寫譌百為酉乎未得其詳要作𥁑者从
頒省也說文从分分亦聲云亦聲者形聲包會意也頒與分通
故釁元从頒省聲不从分而从頒者制字之際依叚借法以便
結體耳說文亦往往有此例而許氏不悉言也或云頒與攽通

儀禮聘禮記朌肉朌亦頒字釁字从頒即此意也亦通說文攽
分也从攴从分分亦聲分攽音義近又金文釁變作釁者用
汶為之作釁者用湄為之作釁者用媚為之作釁者用盆
為之作盨亦同今併辨之』（古籀篇四十七第二六至二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元段借為眉字以下諸篆悉然說詳眉下說文
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蓋
依小篆如此古文不然今見鐘鼎吉金文字凡皆从頒無一从
酉者蓋古文酉或作百百與𦣻甚相似秦漢人誤仞百為酉作
釁因傳會立酉所以祭之說耳愚竊謂朱氏駿聲云凡殺牲以
血塗坼罅如廟竈鐘鼓龜策寶器之屬因遂薦牲以祭曰釁此
是薦牲以祭亦當班賜羣臣也釁字从爨儀禮特牲禮視饎
爨于西堂下少牢禮摡鼎匕俎于雍爨注竈也即此意也又从

頒周禮小宗伯遂頒禽注謂以予羣臣儀禮聘禮記肦肉及庚車注猶賦也肦亦頒字異文葢即此意也而此頒實為攽字段借也造字之初往往有用借字者此所以段借有指事象形會意形聲之四義也此从頒者為形聲段借也其作𩠐者八者分之省也作𩠐者𦣻者頁之省也或作𩠐者𠔁亦𠔁之緐或作𩠐者𠔁亦八之緐或作𩠐者亦𩠐之變或作𩠐者頒之省形如作𦣻作目者亦皆其省也唯作𠔁者省之又省者此為異例耳釁字後人譌作釁釁釁釁𧸘諸形皆俗字也而不見一从酉者亦自有所原可識矣（古籀篇五十八第二〇頁）

a 高田忠周曰「眉祿之眉按𠂆即衣省𠙴是眉字然𥅂字說文所無此必粉字也金文凡眉字多借釁為之釁从分聲故盆字亦

金文作𥃩眉分音通故也故知此字為䊵無疑矣說文𧝬長衣皃从衣分聲是也亦與㒸通」(古籀篇六十七第一三頁)

6 徐中舒曰「眉作[glyph]𢟲鼎作[glyph]羌伯敦作[glyph]均象眉目之形殷虛骨刻及銅器中獸頭紋飾畫眉目形正與此同此即篆書眉字所從出眉壽之眉銅器皆作𩰪當



殷虛出土筒形殘器之紋飾見傳古別錄第二集第三葉

子犧形彝獸頭中之眉目形紋飾見長安獲古編卷一





飛燕角眉目形紋飾見陶齋吉金續錄卷二

別是一字爾雅𩰪冬之𩰪音門眉門同為明母字從𩰪即從𩰪之譌此眉𩰪兩字後來漸譌而為一故詩眉壽字皆作眉此在散盤已開其端其眉字作[glyph]上半同羌伯敦下半同眉壽之眉此器云海眉又借眉為湄」(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一至二八二

徐中舒曰『古稱老壽為眉壽．毛詩七月傳眉壽毫眉也．南山有臺傳眉壽秀眉也．正義釋之云．老者必有毫毛秀出．皆以眉為眉目之眉．金文眉作釁或從水作瀪．或省作湏．從無作眉者．釁即詩亹亹文王．亹亹申伯之亹．說文亹從此．篆畫均小有譌異．說文虋赤苗嘉穀也．爾雅釋草虋赤苗．郭注今之赤粱粟．舍人注．虋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也．舍人以虋為薇．眉虋薇古同聲．同為明母脂部字．故得相通．謂之赤苗者．字又作穈．作⿰禾㒼．詩生民維穈維芑．傳穈赤苗也．說文禾之赤苗謂之⿰禾㒼．穈⿰禾㒼並明母字亦得相通（眉又作穈．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為穈．大戴記王言孔子愀然揚穈曰．荀子非相伊尹之狀而無須穈．均以穈為眉．穈眉亦同音字）據此以詩之眉壽即金文之釁壽．

自為甚當之解釋。

方言「一眉，老也。東齊曰眉。」此當指「眉壽」之眉，訓老蓋其本義。詩「亹亹文王」「亹亹申伯」，皆形容文王申伯之老，爾雅釋詁以亹亹為勉者，不免望文生訓』（集刊第六本一分一五頁金文嘏辭釋例）

[8]『郭沫若曰「𩰫乃古沫字，字本作𩰫，象奉匜沃盥之形，省之則為𩰫，為𩰫，為𩰫，為盨，為頮（見說文）或从収作𩰫（見尚書顧命）彝銘眉壽字均假此字為之。」』（兩攷一五二頁無叀鼎）

[9]『郭沫若曰「古文沫字，𥂴伯盤、𥂴伯媵、朕、吉䣄尹母沫盤（貞廿九、廿），沫字作𩰫，象傾皿浴洒之形，下承以皿（古文皿血字頗相混）字形最為詳備，其它

或省興、或省皿、或省水多段為眉壽之眉字因之此鼎舊多稱為眉脒然為眉為沬未可知也又說文湏古文沬額命沬作頮均釁之省文。」(金攷二一八頁釋釁)

馬叙倫曰「吳大澂謂……經傳言眉壽罕言眉祿詩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眉壽秀眉也廣雅釋詁𦒵老也眉祿兼壽福祿言之倫案……詩之眉壽金器文每作釁釁壽釁從頌得聲眉頌旁紐雙聲故得相通然毛傳釋眉為秀眉是讀如本字非也倫謂廣雅釋眉為老者是也眉以雙聲借為耋方言一眉老也東齊曰眉藝文類聚引釋名九十曰鮐背或曰眉壽說文九十曰耋是特方言有謂耋如眉耳眉壽即耋壽則於辭義無礙矣此言眉祿即謂壽祿猶今頌辭多言福壽矣」(國刊第五卷一期九一至九二

頁讀金器刻識戎都鼎)

于省吾曰『孫云田眉眉田正眉當讀為堳埒之堳堳埒見周禮大司徒封人鄭注說文土部埒庳垣也無堳字古蓋亦通用眉○凡眉謂疆界也易為動詞眉猶區畫也用以也迺即散用田眉者言迺就散邑以田區畫之也銘中迺即散用田眉眉井邑田矢人有司眉田散人小子眉田四眉字皆言區畫也封於眉道凡十又五夫正眉二眉字皆言疆界也前後眉字必須通詁然後文義順適若如王氏以眉為地名皆不可解』(雙選上三第二二至二三頁散氏盤)

陳夢家曰『海眉即海隅海濱廣雅釋詁湄濵湄厓也爾雅釋丘通谷溦釋文溦本又作湄溓水注引爾雅郭景純注云溦水邊

通谷也海眉之眉與湄微皆指水邊的通谷或崖岸海眉亦即海隅廣雅釋丘隅限也說文隈水曲隩也而隩(澳)與湄皆訓厓」

(金選三五頁西周銅器斷代小臣謎毀)

高鴻縉曰「靜安先生又曰古器眉壽字多作[illegible][illegible]等形[illegible]即古釁字之省殷虛卜辭有[illegible]字即釁字說文失收與眉聲陰陽對轉[illegible]即以之為聲然則[illegible][illegible]亦同字[illegible][illegible]者象形字[illegible]者形聲字也」縉按此說非也金文[illegible]壽之[illegible]與[illegible]變形甚多而均有說茲先言鑄與沬鑄字沬字明則[illegible]與[illegible]字明矣

1.(甲)康王時作冊大鼎鑄字作[illegible]从臼省从鬲从火从皿四字會意乃盛銅於瓦鬲之中以火熔之然後用兩手傾之以

成器皿是之謂之鑄也

(乙)其後省去臼字者亦得謂之鑄，如　，大保鼎

(丙)其後从鬲省者亦得謂之鑄，如　鼎，芮公　壺，芮公　，湯叔　盨，鄦子　簠，楚子　簠，荀伯　　仲殷父簋，　鑄侯　尊鐘，　邾公望鐘

(丁)鬲省而皿中盛物形與血字相混者亦得謂之鑄，如　，邾公華鐘　，國佐𦉜　，邾王鼎

(戊)鬲省而皿字加畫形與羔字相混者亦得謂之鑄，如　，居簋　居簋

(己)臼省鬲省並省去皿字者亦得謂之鑄，如　，宦桐盂

(庚)就上丙形而加㔾(古疇字)為音符且加金為意符者亦得為鑄字，如　，鑄子鼎，　，鑄公簠，　鑄子簠

(辛)就上庚形省去火而皿作血字形者亦得為鑄字如[illegible]。聊膚盤[illegible]聊膚匜

(壬)就上庚形而省去皿字者亦得為鑄字如[illegible]旅虎簠

(癸)亦為鑄字。

(1)就上庚形而省去金省去火者如[illegible]守簠[illegible]。肇家鬲[illegible]。邾伯鬲

(2)就上庚形而省去[illegible]省去火者如[illegible]。嗣子壺

(子)亦為鑄字。

(1)就上庚形而省去火省去金省去皿字者如[illegible]。[illegible]簠

(2)就上庚形而省去火省去[illegible]省去皿字者如[illegible]田逆簠

(丑)亦為鑄字

(1)就上庚形省去金而[illegible]與鬲兩形俱不完者如[illegible]。仲鑠盨

(2)就上庚形而省去金省去火而鬲字不省者如□.周卣

(寅)就上庚形而省去臼者亦得為鑄字如□.叔皮父簋

(卯)就上庚形而从鬲省並省去□省去火者亦得為鑄字如□.艾伯鬲

(辰)就上庚形省去火而皿范稍損者亦為鑄字如□.楚公鐘

(巳)就庚形全部省去只存音符□與意符金者亦為鑄字如□,虢叔盨 □.僕兒鐘 此形遂為篆隸楷之所本

(午)就辛形省去皿字者亦為鑄字如□.大嘼戈

(未)就上辛形而省去臼省去鬲省去金者亦得為鑄字如□.王人甗

(申)此外尚有奇字或壞文四個.如伯孝□盨器蓋格伯簋器蓋.茲從略.是鑄字在周金文中其構造不同者已有二十餘

形商代鑄器且視周代允為精美其時必有鑄字惜迄今未之見也靜安先生所舉殷虛卜辭有□字考此字見於羅振玉氏殷虛書契前編第六卷第六十一頁第四片原片乃一殘甲摹之則如下圖



其文右行讀之則為甲口田口貞其□河殷先公名依于思泊省吾說王賓示彈示彈二字合文依葉洪漁王森說佳王□不完八月論此殘文□此處似為祭名葉洪漁曰左不完乃□字羅叔言振玉釋為燮當必以其上體為□而非□商錫永承祚證其師說謂□象竈下有火與篆文畧近□即火字說詳一部王注繙按字體殘缺葉羅所認結構微茫近似而不同苟無他證未敢輒定即如羅認而其下並無推林之形不得遽釋燮且□亦非火字甲文王字下作△作□

則有之絕無从𠂤作者倘認𠂤為甲文土字而釋其字為鑄
解之曰从臼、从鬲省、从土、从土者鑄必土為型也此處鑄讀
為祝似此雖云臆測尚勉強可說然以孤證未敢自信而王
先生認其下為且釋其字為⿱𦥑⿱冖且今查甲文且字甚多無一作
此輪郭形且兩直之下內縮者況⿱𦥑⿱冖且字乃釁字隸變之譌形
(詳見下文)決不可以說甲文是以王說實不可從字形既差
音自更不可知而王先生謂與肙聲陰陽對轉[illegible]即以之
為聲縉斯之未能信也

2.

(甲)沐字說文沐濯髮也从水木聲莫卜切桂馥引僖二十四年
左傳沐則心覆正義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桂氏又
引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馬融曰洮洮髮也鄭康成曰洮頮為
濯詩采綠予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乙)說文又載沬字解曰沬洒面也从水未聲[篆文]古文沬从頁。一作莫貝切 吳清卿曰疑古沬沐為一字羅振玉從之蓋洒面與濯髮不二舉

(丙)上項[篆文]古文沬繫傳作[篆文]大徐本蓋傳寫之譌从水洗頭與洒面濯髮不二事書顧命釋文引作頮王肅頮重文作沬下有古文湏(湏與須別)

(丁)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馬融曰頮頮面也漢書律曆志引作王乃洮沬水釋文曰頮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王肅頮洒面也沐同上文選七發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楊子雲解嘲等注皆引頮洗面也蓋从[篆文](兩手)掬水洗頭與濯髮洒面之意亦不殊

(戊)說文又有䫉字解曰[篆文]昧前也从頁㬎聲讀若昧莫佩切

鈕玉樹曰昧疑沬之譌按鈕說是也昧前即沬前沬前猶沬面也字形由金文□字省非巳聲也吳清卿曰疑亦沬之古文

(己)字又作靧廣韻靧為正文頮為同文內則面垢燂潘請靧王煦說文五翼謂沬頮類靧音義並同(靧應从面貴聲)

(庚)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十二頁有□字羅振玉曰此象人散髮就皿洒面之狀魯伯愈父匜作□亦象人就皿水濯髮形許書作沬乃後起之字今隸作頮从廾與卜辭从□同意尚存古文遺意矣按魯伯愈父盤作□般殼盤作□皆从頁並象垂首髮於皿水之形𦣻本古文鼻字在偏旁中多代首字之用

王先生所舉眉壽字古器多作□□等形今按此字之初

意乃以牲血塗新鑄器之罅隙欲其經久耐用也从鑄省沬聲字意為鑄事之末程故从鑄省塗血如淋水故以沬為聲周人借此字為長久之長與壽字相連為長壽之意其變形頗多亦可分述初字殆如甲形

（甲）齊侯盤 齊侯敦 歸父盤 。國佐鑴（鑄省可參閱上文古鑄字沬聲可參閱上文古沬字丙項）

（乙）其沬字增皿戚水形者亦為此字如。𩰫伯盤

（丙）其沬字以水四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子仲匜，邾公釗鐘，王子申盞盂，王孫鐘。邾公華鐘於頁字人下增女形

（丁）其沬字以水三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蔡大師鼎

（戊）其沬字以水兩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頌鼎 頌簋，頌壺，魯原父簋，王婦匜，伯勇父簠，殳季良父壺

追簋，封仲簋，曾伯簋，褱鼎，陳侯簋，秦公簋。

（己）其沐字省只存頁形者亦不失為从鑄省沐省聲之字如

，魯原父簋，不嬰簋，蔡姞簋，鄀公簋，陳公子甗，曼龔

父，芮伯多父簋，鄀公盨，虞司寇壺，姬鼎，伯侯父盤，

善夫克鼎。[illegible]即頁。[illegible]朕鼎。

（庚）其从鑄更省而沐作頁旁水三點或兩點或無點者亦均

為此字如寡兒鼎，郝伯鼎，杞伯壺，仲師父鼎，胖侯

盤垂首於皿齊侯壺，仍是沐字。

此字既从鑄得意从沐得音故用字之時亦得依同音通叚

之例以沐字代之如

（子）从水从頁是沐字，田逆簋。

（丑）从首臨皿水亦是沐字，彝簋，兒簋。

(寅)从首臨皿亦是沐字□，杞伯盨□，沬伯寺簋□，德簋□，伯其父簋□，伯家父簋□，無惠鼎

(夘)从臼(手)皿(覆)水於首上亦是沐字如□，鑄公盨於文倒皿為皿(即覆字初字)說文變作□，隸楷仍之

(辰)从皿(覆)水於首上亦是沐字如□，伯康簋□，文君盨□，魯商䰧簋□，鑄子盨□，魯伯簋□，買簋

(巳)依長形而省水滴者亦為沬字如□，文君盨□，鄭友父鬲□，誰鼎□，畢鮮簋以上本字七形與通段字六形周人俱借為長壽之長其本字(戊)形作□者傳至秦譌變為□，自是形音意又各有變

(甲)說文解其形曰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王筠曰爨部收釁字義全無涉持以形似而附耳隸

定為釁譌變為釁省變為釁俗或加文為音作釁作釁又省
作釁作釁後人又另造衅
(乙)其音原為亡偉反或無匪切與微眉湄美尾娓嬍徽古同
又轉為文門勉旼旻閔愍盟璊璊問等音又轉為虛振切許
靳切許勤切
(丙)其本意為以牲血塗新鑄器之罅隙欲其經久耐用即周
柄中孟子趙注辨正所謂彌縫罅隙使之完固也故借為
(1)長久之長狀詞周人長壽俱作[illegible]壽或[illegible]壽詳上文漢
人寫經以同音之故通段眉以代釁故凡周之遺文漢以來
只見眉壽不見釁壽只是同音與形意無關也字又借為
(2)塗血動詞漢書賈誼書豫讓釁面吞炭釁面桂馥曰謂塗
面按即塗血于面以變其容也戰國策趙策述豫讓事曰漆身為厲(癩)滅鬚去眉以變其

容……讓遂吞炭以變其音史記約其文曰讓又漆身為厲吞
炭為啞同一史寔而述者互文國策曰漆身賈誼曰釁面則
塗漆與塗血必有相同之
初意即經久耐用是矣　月令章句涂以牲血謂之釁字又

借為

(3)血祭名詞周禮大祝注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說
文釁血祭也孟子梁惠王趙注曰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
卻因以祭之曰釁漢書高帝紀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
血塗鼓釁呼為釁(釁呼同罅)段玉裁曰凡言釁廟釁鐘釁鼓釁
寶鎮寶器釁龜策釁宗廟名器皆同以血塗之因薦而祭之
也管子小問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注殺牲以血澆落于社
曰釁社公羊僖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血社呂氏春秋慎大覽
釁鼓旗甲兵注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廣韻鉼牲血塗器祭
也周柄中孟子趙注辨正以為釁一是祓除不祥

後人用字又以同音之故通段釁以

(1)代璺音問名詞周禮太卜注璺玉之坼也方言秦晉之間器破而未離謂之璺一本璺作釁

(2)代湄名詞詩鳧鷖鳧鷖在亹亹即釁通湄

(3)代勉狀詞詩棫樸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我王又詩文王亹亹文王亹亹均與勉勉同黽勉也爾雅釋詁亹亹勉也

(4)代隙（隙音與許勤切陰陽對轉）名詞段氏曰凡坼罅謂之釁左桓八年傳讐有釁注釁瑕隙也戰國策韓策韓息士民以待其釁鮑注釁罅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注衅釁字也王筠曰釁之為隙以聲借非以義借

(5)代朕（朕讀勝音與釁之許勤切古同）名詞國語魯語若鮑氏有釁注釁曰兆也

(6)代薰、薰音與許勳切古同。動詞。國語齊語：齊使受管仲以退，三釁三浴之。三釁或作三薰。呂覽本味：湯得伊尹，釁以犧猳。風俗通作薰以萑葦。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釁注謂以香薰。

由此觀之，金文之□與□，乃塗牲血於新鑄器，欲其經久耐用，从鑄省沬聲之字。本銘之□，乃眉目之眉之異文，下者兩點為重文符，此為絕不相涉之兩字，只古音相同耳。則王先生云□□同字者，實千慮之失矣」（散盤集釋七七頁至八六頁）

又高鴻縉曰：「釁古音門，原意為塗牲血於鑄器，欲其經久耐用，故借為長永之意，釁壽即長壽。漢人通以眉壽代之，眉壽行而釁壽亡，而清人說金者或以□即眉字之古形，非也。眉字甲文作□，金文作□作□，而絕不作□。說經者或以眉長

為壽徵眉壽即長壽亦非也有壽者其眉不必長也』（頌器考釋
四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𥃩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武
悲切
按字象目上毛順一邊之形倚目畫其上有毛順一邊之形由
物形𡿭生意故為眉目之眉名詞由金甲文視之只見其毛順
一邊之形並非象頟理金文或變作[illegible]象目上眉左右分之形
蔑字莧字从之為聲小篆又變為𥄉說文𥄉目不正也乃誤以
眣字之訓解當之甲文又有[illegible]字乃夷族之名金文作[illegible]見散
盤應亦眉字為[illegible]之加入為意符者』（字例二篇二三二頁）
李孝定曰『金文釁字不下數十百見形體變化甚多其習見者
作𩕄𩕄等形或繁而為[illegible]或於其下更增皿形而為[illegible]或省

臼而為覔或省冂而為𦣞就其繁體言之上象兩手持倒皿中象人形旁有水點或則直為水字下承以皿字象奉匜沃而沫面之形蓋即左氏奉匜沃盥之比其用法則絕大多數均與壽字連文為嘏辭之一種茲略舉數例於下以見一斑

A 覔懷鼎器蓋同文辭云衷自作飲硬匙其釁壽無期永保用之愙齋集古錄第五冊十九至廿頁

B 覔邾公釛鐘辭云陸𩁹之孫邾公釛作乃龢鐘用敬卹盟祀祈年釁壽用樂我嘉賓及我正卿揚君靈君以萬年愙齋集古錄第一冊廿一頁

C 覔邵鐘辭云……余不敢為驕我以言孝樂我先祖以蘄釁壽世世子孫永以為寶愙齋集古錄第一冊七頁

D 覔齊侯盂辭云齊侯作賸□□子孟姜盥盂用旂釁壽萬年無

疆宅它熙熙男女無期子孫永寶用之奇觚室吉金文述六卷卅八至卅九頁

E 𪔂國差𨱔辭云……用實□酒侯氏受福釁壽……西清續鑑乙編十六卷九至十頁奇觚室吉金文述十八卷廿一至廿三頁亦有著錄

F 盤毛叔盤辭云毛叔朕彪氏□姬寶盤其□□釁壽無疆囝囝孫孫永保用西清續鑑甲編十五卷三頁

G 盤𥂴伯盤辭云隹正月初吉庚午𥂴伯媵嬴尹母釁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之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第廿九頁

H 盤胖侯盤辭云胖侯作□□□朕匜其盥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愙齋集古錄十六卷二十一頁

I 盤曶壺辭云……曶拜手𩒨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令(命)用

作朕文考釐公隩壺曶用匄萬年眉壽永令(命)多福子子孫

孫其永寶用善齊吉金錄禮器丙五十七頁

J. [illegible]壽鼎辭云鼄□魯国作壽母朕鼎其萬年眉壽永寶用愙齋集古錄第五冊十九頁

K. [illegible]仲師父鼎辭云中師父作季姒始寶障鼎其用亯用考(孝)于皇祖帝考用錫眉壽無疆其子孫萬年永寶用亯愙齋集古錄第六冊七頁

L. [illegible]鬻朕鼎辭云鬻朕一斗八ㄟ愙齋集古錄第六冊十八頁

又奇觚室吉金文述十一卷八頁周金文存二卷六十四頁

簠齋吉金錄一卷鼎二十小校經閣金石文字二卷三十八頁均有著錄

M. 眉德毁辭云德其肇作毁其萬年眉壽子孫永寶用愙齋集

古錄第八册十六至十七頁

N.[illegible]師艅毁蓋辭云……艅拜稽首 天子其萬年[illegible]壽黃耇……愙齋集古錄第九册十七頁

O.[illegible]齊侯中罍辭云……用乞嘉命用祈[illegible]壽……愙齋集古錄第十四册六頁

P.[illegible]簋辭云[illegible]作王母媿氏簋盃 媿氏其盤壽邁年用 善齋吉金錄禮器八卷四十頁

上出諸形僅就金文釁字形體之特異者加以徵引除釁伯盤及釁朕鼎釁字係用沬面本誼外(下說見)其餘金文所見釁字均與壽字連文為兩周習見之嘏辭 經籍中多作眉壽如詩豳風七月以介眉壽毛傳眉壽豪眉也 孔疏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壽謂豪眉也 小雅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周頌雝綏

我眉壽商頌烈祖綏我眉壽魯頌閟宮眉壽無有害眉壽保魯傳疏並以豪眉秀眉解之實則眉壽為當時習慣用語以壽考為其本義壽上一字本無定字毛傳以豪眉秀眉解之未免望文生訓如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為微則鄭氏所見古本固有作麋壽微壽者矣金文則作釁(沬)壽蓋沬眉麋微諸字聲類本極相近故昔人書寫此一嘏辭除壽字有定外其上一字往往於麋微眉沬諸音近字中任取一字必欲以豪眉秀眉解眉字則麋壽微壽又將何說乎

金文除習見釁壽一辭外又有稱魯壽者歸夆毁云……用旂乜彖永命魯壽子孫歸夆其萬年日用亯于宗室見窓齋集古錄十一冊二十三頁徐中舒氏訓魯為厚說見金文嘏辭釋例本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卌至卌一頁魯壽即

多壽也有稱永壽者邿遣𣪕云　邿遣作寶𣪕用追孝于其父母用錫永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見愙齋集古錄九冊二頁　有稱萬壽者　其次（舊釋旡或隸定作𣪘）句鑃云……用旂萬壽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見擴古錄金文二之三第六十四頁又六十五頁　有稱三壽者宗周鐘云……參壽唯琍𩁹其萬年畯保四國　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三卷八至十一頁　晉姜鼎云……三壽是利　郭釋勑見兩周金文辭大系二百六十六頁　㠱中壺云……匄三壽懿德萬年　見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三十七頁　有稱召公壽者者瀘鐘云……若召公壽若參壽……　見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卷一第三十一頁本鐘拓本貞松堂集古遺文善齋吉金錄均有著錄惟漫漶不明小校經閣有釋本　蓋壽老毋死為有生之倫所共冀故金文銘辭及古文从之

籍中特多祈匄壽考之嘏辭萬壽三壽召公壽諸辭徐氏金文嘏辭釋例說之已詳魯壽永壽亦易索解獨習見之釁壽一辭尚無確詁前人解此謂釁假為眉今知眉壽之眉亦非本字且

金文自有眉字戎都鼎云……用綏眉彔……字作[glyph]吳大澂釋眉說云經傳言眉壽罕言眉祿者詩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眉壽秀眉也廣雅釋詁眉老也眉祿兼壽考福祿言之秀眉為上壽之徵亦多福之兆也（見愙齋集古錄第五册十五頁）若謂釁假為眉何不逕用眉字金文既習見釁壽戎都鼎復言眉祿事類相近語法相同更足證釁眉二字聲近而可互用無別也高鴻縉氏散盤集釋八十二頁釋釁云今按此字之初意乃以牲血塗新鑄器罅隙欲其經久耐用也從鑄省沬聲字意為鑄事之末程故從鑄省塗血如淋水故以沬為聲周人借此字為長久之長與壽字相連為長壽之意（見師大學報第二期）高氏解此字說甚美備然猶覺未達一間按釁即沬之本字與金文鑄之作[glyph]（鄦子盙）[glyph]（鑄子鼎）[glyph]（守𣪘）[glyph]（文伯鬲）者形近蓋鑄器者傾金屬溶液於笵中（鑄下所从之皿即鑄器之笵也）

其事與沃而沫沐相近故於文从臼持到皿下承以皿亦相同惟𩰫字从水从頁鑄字从金从火或从壽聲為異耳𩰫字篆變為𩰫鄭司農注周禮三讀𩰫為徽徽有美也書舜典慎徽五典傳詩角弓君子有徽猷傳詩思齊大姒嗣徽音箋善也書舜典馬注爾雅釋詁之訓則𩰫壽一辭疑當讀為徽訓為美美善之壽猶言多壽魯壽永壽也眉壽麋壽徽壽之解並同金文眉祿猶言美祿也廣雅釋詁方言一並訓眉為老殆就眉壽一辭為解非朔誼也

上引諸𩰫字俱與壽字連文獨𠱾伯盤一𠱾銘云𠱾伯作媵嬴尹母𩰫盤字形與毛叔盤𩰫壽無疆之𩰫全同而其義則為說明此盤之用途與齊侯盤銘云齊侯作媵口口孟姜盥盤見奇觚室吉金文述八卷十四頁辭例全同一稱𩰫盤一稱盥盤足證𩰫為沫之本字說文沫之古文作湏正為𩰫字省臼及上下兩皿之形書顧

命釋文引說文沫之古文作䪻則是甲文𩰪之省變蓋沫義以洗面為主故省臼及上下兩皿但存水頁二偏旁或更增之(𠬞)其誼已顯與本字作䰞或𩰪者雖繁簡有殊而遞嬗之迹則的然可見也又䰞賸鼎銘云䰞賸一斗八尺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十一卷八頁釋之云貴賸一斗半謂貴賸地名說無佐證疑當釋為䰞賸一斗八升賸字从肉从朱字書所無朱許訓赤心木詩七月我朱孔陽傳朱深纁也禮月令乘朱路疏色淺曰赤深曰朱史記呂后紀朱虛侯正義朱猶丹也白虎通封禪朱草者赤草也許書糸部絑純赤也朱字類有赤義此字從肉從朱疑是脂澤膏沐之屬言沐賸者膏沐之為用固與沫面之事類相近言一斗八升者記其量也(集刊外編第四種下册九八八至九九二頁釋䰞與沫)

C 柯昌濟曰「莌或古蔑字異文與蔑字上所从苗正同其音亦當與蔑近或可相通左傳楚有莫敖蔑莫音亦近然考是器文誼乃為國君之稱殆非官名左傳載楚之君稱亦稱敖如若敖霄敖堵敖郟敖等是也疑敖為古蠻夷之君稱楚从夷俗不定為楚之專法矣莌地當在西南之地散氏盤所載地名云蔑者甚多如封于蔑道又正蔑矢舍散田又散人小子莌田莌字與此正同殆即其地吳清卿以靡莫之地當之則今四川西南境與雲南之地也其說亦無明證卜詞莌方帝受右又曰伐莌方字與散盤字同亦即是國也蓋殷代之舊國矣」(韡華一八八至一八九頁歸夆敢)

「郭沫若曰「眉敖當即微國之君其故地在今四川巴縣正與秭歸接壤通寀全銘文脉蓋眉敖不啻王命益公征之得告成功

致眉敖復來朝貢。師行之次，歸國必有所披助，眉敖之來，乖伯或即與之皆來，故王命仲致之以貂裘也」（兩攷一四八頁乖伯段）

C 楊樹達曰「吳闓生云「上云眉敖至，此云歸乖伯像裘，按像字誤，則乖伯即眉敖也」吉金文錄叁卷七葉下 按吳氏此說是也。余按銘文又云「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忘小裔邦歸夆敢對揚天子不杯魯休」云云，上云乖伯拜手稽首休，下云歸夆敢對揚天子休，知歸夆即乖伯也。蓋眉敖者爵名，乖伯者字也。歸夆則其名也」（積微二〇六至二〇七頁乖伯段再跋）

參閱0531敖

朱芳圃曰「說文釁部、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釁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桉釁、金文作上揭諸形、象兩手奉盛水之皿、從頭上傾注、八若八、淋下之水滴也、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國語齊語、管仲……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韋注、以香塗身曰釁、蓋用香草和水沐浴、謂之釁、王筠曰、古之釁、猶後世之祓禊耳、其說是也、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毳毀　將鼎兄毀　沃伯寺毀　杞伯壺　肖壺

德毀　伯其父盨　伯家父毀　無叀鼎　陳逆毀

从頁、从水、从皿、象事、謂盛水於皿、以沐浴、或省水、或省皿、皆別構也、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合釁頮為一、古人作字、變化任意、此即其一例矣。

周禮春官大祝隋釁、鄭注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說文血部𧖫以血有所刏涂祭也、从血幾聲、按釁與𧖫義相同、古音釁讀曉聲文韻、𧖫讀群聲微韻、旁紐雙聲、古音喉牙不分陰陽對轉、蓋𧖫為本字、釁為假借、許君誤以假借為本字、故其解說字形支離附會、毫無是處。

釁古音xuən muən、國語齊語、三釁三浴之、韋注、釁、亦或為薰、漢書賈誼傳、豫讓釁面吞炭、顏注、釁、熏也、此音xuən之證也、釁壽為周金銘辭習見之成語、經傳皆作眉壽、釁與眉為明紐雙聲、微文對轉、此音muən之證也。

釁與眉、截然二字、渺不相涉、由於偶爾借用、容庚金文編四、三混而為一、疏矣。」（釋贊一七一頁至一七三頁釁）

王國維曰：「𦥑即古文眉字、篆文作眉、从人、𠂆即𦥑之變、𦥑亦眉之異文、古器眉壽字多作𩰫𩰬等形、𦥑即古釁字之省、殷虛卜辭有𦥑字即釁字、說文失收、與眉聲陰陽對轉、𩰫字即以之為聲、然則𦥑𩰬亦同字、𦥑𦥑者象形字、𩰬者形聲字也」（觀堂二〇二四頁至二〇二五頁散氏盤考釋）

林潔明曰：「金文眉壽字皆作釁壽。容庚、王國維諸家皆以為叚釁為眉。高鴻縉則以為釁字本義為以牲血塗新鑄器罅隙、欲其經久耐用。字从鑄省沬聲。叚借為長久之長。釁壽即長壽之意。散盤集釋李孝定氏則以釁為沬之本字。字从臼持倒皿、會意。釁

壽字當讀為徽，訓為美，釁壽即美善之壽，猶言他銘云魯壽、多壽。按諸家說以李孝定氏最為近是。釁字為眉壽字之專字，非眉之叚借，李氏已言之。考諸金文字形，釁為沬之本字，確乎不可易。字从双手持倒皿，人在皿下沬浴之形。窃疑釁之古音當有二讀：微部音 xmuəd，文部音 xmiən。聲母為複聲母 xm-（即 xm-）微文陰陽對轉，關係至為密切。釁與眉通，眉是明紐微部；釁又讀熏：國語齊語「三釁三浴」韋注：「釁或為薰。」薰，曉紐文部。可證也。其後別造形聲字沬以代釁，沬从水未聲，中古時尚有二讀。廣韻沬音莫見切，集韻呼內切，徐鉉荒內切。則可推知沬、若釁上古當讀複輔音 xm-，並有文部、微部二音。其後複輔音消失，沬字音遂分化為莫見切（明紐先韻，先韻一部分上古音屬文部）及呼內切（曉紐灰韻，灰韻上古音屬微部）。釁亦漸形變為釁，讀音許覲切（曉紐真韻，真韻上古音屬文部）。沬、釁遂判

然為二字矣。至金文釁壽一詞，李孝定謂釁讀為徽，美也。則以為尚差一間。釁讀為徽，亦是叚借義，且於古無徵。按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則知釁浴為古代一種習俗，於歲時沐浴以祓除不潔，邪惡及禍害。引申之則釁浴有求福，求善之意。釁壽殆即用此引申義，殆即福壽、魯壽之意。

馬薇廎曰：「□非沫字。因上多□「□（眉）壽」字與此相同，僅少一皿耳。□象傾盤水澆於頭上，皿以接水之形，當為潑字。潑澆也。普豁切，曷韻。與眉，武悲切，同在十五部，故可假為眉字；或以□為沐之假。沐在三部，與十五部不通，或以為沫之假。皿倒置於首上，何能洒面？皆非」（中國文字四十三冊八頁釋潑）

齊文濤曰「㞢」字系氏族名。此字應是「眉」字。金文「眉」有作㞢(井伯簋)作㞢(小臣謎簋)與此形近。漢字造字規律中有一種叫做「指事」，即用在象形字上強調某一點的辦法來表達該字的含義。如在刀字上加一點即成「刃」字。眉字的造字就是屬于這種「指事」規律的。在目字上眉的部位加上一點，意思就是告訴人們「眉」在這裏。本銘「眉」字的發現，給「指事」律規增加了一個例證。古都邑名可增邑。眉也作郿。郿即微。古代同音可通假。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羊、谷梁均作「冬築微」，可證。過去關于微國的方位众說紛紜。水經濟水注引京相璠說，謂在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認為在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地名考略卷2)。有的則認為在東平西(春秋地理考實引春秋傳說滙纂皇清經解卷二五二)。更有的認為在聊城。路史國名紀卷4引十道志。羅泌路史．國名紀(卷四)同意太平寰宇記的說法。

認為在潞東北（今山西長治市東北附近）而批駁微在魯之微山一帶的說法為非。現在這件「眉器」恰好出在距微山不遠的地方，這對于尋找微國的位置提出了新的綫索（文物一九七二年五期四頁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

〈大18〉「㫃其萬年釁(眉)壽」〈大20〉「克用匄釁壽無疆」〈大23〉「屯右(純佑)釁壽」〈大27〉「鄦其釁壽邁(萬)年無疆」〈大30〉「其釁壽無疆」〈大32〉「用蘄釁壽邁(萬)年無疆」〈大33〉「其釁壽邁年無疆」〈大34〉「用蘄釁壽萬年無疆」〈大36〉「〔用易(錫)眉〕壽〔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享〕」〈大37〉「用乞釁壽」〈大38〉「釁壽母(毋)己」〈大39〉「宋釁(眉)父乍(作)寶子賸(媵)鬲」〈大43〉「釁壽萬秊年」〈大44〉「其釁壽萬秊年」〈大45〉「用旂(祈)釁壽」〈大46〉「頮眉壽萬年」〈大47〉「晉姜用旂綽綰釁壽」〈大49〉「虢姜其萬年釁壽」〈大50〉「釁壽無疆」



省 从目从屮与眚省為一字 敦煌本尚書說命惟干戈眚厥躬今本作省

戍甬鼎

<0617> 王令宜子迨西方于省△



小子省卣

<2708> 子商小子省貝五朋 省揚君商



大𨑓簋

<1379> 不顯王乍省△相



省觚

<2262> 省乇父丁

鼎 匽卿

<0563> 公違省自東



簋 匽卿

<1229> 公違省自東在新邑



盂鼎

<0676> 雩我其遹省△相先王受民受彊土



舸省簋

<1218> 本 拓



散盤

<2927> 人豆

虞𠄘彔貞

禹攸比鼎

師氏右眚△



鼎

<0170> 王令眚△省



㝬鐘

<0061> 王肈遹省△文武



段借為生 舀鼎 既眚霸

<0679> 隹王三月既眚△霸 曰眚△



揚簋

<1375> 隹王九月既眚△霸庚寅



豆閉簋

〈1368〉「唯王二月旣眚霸」

〈1384〉「遂眚東國圖」

〈2138〉「王眚[illegible]且」

e 徐同柏曰「𡴀古文才通作在，見物之察也，才相聲近義同，故相字从才。說文相字从木，引易說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尚非古誼」（从古卷三、二十頁商相父丁觚）

e 方濬益曰「舊多釋為相，今以揚敢銘旣生霸生字證之，文與此同，是此字乃生之異文也」（綴遺卷十六、十八頁甾父丁觚）

吳大澂曰「𡴀古相字，从𡴀十目所視也。相作父丁觚」（古籀補十九頁）

劉心源曰省舊釋相案揚敨九月既⿱屮目霸亘閉敨三月既⿱屮目霸（智鼎四月既⿱屮目霸稍奴）皆与此同形盖眚字用為生从生故得通段也若是相豈得用為生霸且木字下體从木象根篆法不得作十凡作⿻丨丶者直筆中注形即是橫筆（詳康鼎）亦非木也此銘⿱屮目即眚即省說文目部眚目生翳也眉部省作⿱屮目云視也从眉省从屮案宗周鐘王肇遹⿱屮目文武（盂鼎）粵我其遹⿱屮目先王中鼎先⿱屮目南國麦鼎先⿱屮目野居䢅鼎⿱屮目于厥身友史鼎辰⿱屮目北田四品文義皆省字从屮者與青霸字同从屮者媘一筆古刻眚省為一字小篆分為二其實从屮即屮⿻丨丶之變耳孜古者凡遇⿱屮目⿱屮目字已眚霸段借推之則決知非相字矣若辪尚功引尚書召作⿱屮目其謬更不必論（奇觚卷二十六頁至十七頁鄗比鼎）

孫詒讓曰「隹王九月既𠙵霸庚寅案舊釋為既生霸於義不誤然生字作𠙵則與佗器絕異吳亦不箸其說攷此字金文常見宋以來考釋家並定為相字然相與生聲義並遠此段彼為生於六書之例難通竊謂此非相字乃眚字也說文目部眚从目生聲是眚本从生得聲故得相通借此下从橫目形上从屮者即生之省猶靜从青聲說文丹部青从丹生聲青金文或作𠙵毛公鼎或作𠙵齊國差甗並从生省一畫也說文青古文作𠙵亦从生省金文更有作𠙵者又省屮為屮蓋亦一字又古字眚與省通凡金文云眚者義多為省之段借竊疑其作𠙵者或即省之異文說文眉部省視也从眉省从屮二字聲義本相近固可互通也春秋莊二十年經肆大眚公羊眚作省周禮大司徒眚禮鄭注眚作省釋名釋天云眚省也並其證今畧就此錄攷之如南宮鼎王令中先𠙵南或國攈古三之謂先省視南國也宗周鐘王肇遹𠙵孫星衍續古文苑釋為省得之但未知其為借

用眚字耳吳釋文武𦿔彊土〔攈古〕三之二 謂王巡省文武之疆土也為召則大誤

以上二文與易復象辭后不省方及詩大雅常武省此徐土義並合此並巡行省視之義詩鄭箋云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是也鬲攸从鼎王令省〔攈古〕三之二 謂王令省察其事也惟相作父丁觚之省〔攈古〕一之二 散氏盤之右省𥃩鼎之曰省並〔攈古〕三之三 皆似為人名則無義可說然其為眚字則固炳然無疑也其作省者如卿鼎公違舊釋衛今从吳大誤

徵說正省自東〔攈古〕二之二 謂省視東土也艅彝王省夔京謂王巡省夔地也詳前庚午父乙鼎王令口口辰省北〔攈古〕二之三 謂省北土也

〔攈古〕三之一 師田父敦云師田父令小臣□兆末二字似當與為□北即省北也舊釋為蕲析文義難通篆形亦不類也

南宮鼎眚南或卿鼎省東同疐鼎疐肇从遣征攻單戰無啇敵

省引非詳前乙亥彝于遹舊釋為刊乃舊釋及誤身〔攈古〕二之三 謂有功而善於其身也

此與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大戴禮記朝事篇几

諸侯之適子省于天子義並同（鄭大傳註訓省為善爾雅釋詁文）季娟鼎令小
臣麦先𡕾楚居（攈古三之一）謂省視楚居也義亦與南宮鼎同大豐
𣪘王作𡕾不𧖏（舊釋為隊非）（攈古三之一）此似亦訓為善作省猶言作德也
盂鼎我其遹（舊釋遹非）𡕾先王受民受疆土（攈古三之三）此亦謂王巡省
文武之人民疆土也與宗周鐘文義並同（此可證異字𡕾𡕾文同）凡此諸
文釋為眚或為省則義咸符協若如舊釋為相則於宗周鐘𨤲
鼎盂鼎諸器文義並齟齬不合而於此銘之既相覇則尤不可
通足證其非矣此字自來傳譌已久治金石古文者皆習焉不
察今故條舉而訂正之其見於薛阮兩款識者亦皆誤釋不悉
論也（餘論卷三第二八至三〇頁揚𣪘）
丁佛言曰𡕾曶鼎隹王四月既生霸借省為生原書以為古相
字謂从𡕾十目所視也是直以𡕾為直又[illegible]省枲直省為相古

無是說木省作屮木亦殊奇異愚意以釋省為安省視也見亦訓視凡曰哉眚霸既眚霸者解為初見既見亦通但對死霸言省終為借字耳」（古籀補補卷四第一至二頁）

強運開曰『眚公違相鼎公違相自東在新邑羅振玉云相字从目从木許君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以釋从木之義殷虛文字乍相與篆文同亦乍眚 古金文从木从屮乃木之省如杞字殷虛文字乍杳亦乍𠀤其證也運開按金文中眚眚等字形雖相近然實有別蓋相字从屮為木之省眚字从屮半乃生之省各就文義采之自可見也」（古籀三補卷四第一頁）

強運開曰『眚揚敢既生霸段眚為生運開按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金文乍屮半皆生之省段注云眚引伸為過誤

如眚災肆赦不以一眚掩大德是也又段為減省之省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省瘦也四面削其地又按敦煌本尚書說命惟干戈眚氒躬以眚為省容庚云古眚省為一字實則眚省相通假也』(古籀三補卷四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眚視也从眉省从屮按从眉非義从屮即生省與眚同字古眚或作[illegible](豆閉敦)生亦省靜或作[illegible](克敦)是生亦省作屮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字从目从生是眚字生眚同音通用也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轉義虞書眚災肆赦左僖三十三年傳不以一眚掩大德注過也過亦自內生焉又左莊二十五年傳非日月之眚注侵日為眚朱駿聲云按猶目病之為小疾也易有

災眚．鄭注異自內生曰眚．子夏傳妖祥曰眚．說卦坎為多眚．虞注敗也．楚語夫誰無疾眚．注猶災也．周禮甸師受眚裁．疏過也．又說文眉部收省字訓視也．从眉省．从屮．甚為無理之說．愚謂省實眚．譌文眚為眚省文下文可證．而訓視也者借眚為相也．金文亦然．又詳省下．相下．然則凡从省聲．媘渻字亦元當作媘渻而云省略者．皆以眚為媘．為渻也．一切經音義眚瘦也．又周禮大司徒七曰眚禮．司農注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也．又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猶人眚瘦也．此等眚字古形尚存未改為省者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一五頁）」

「郭沫若曰『眚字作𡴀与大盂鼎相字作𡴀、字別而義同、眚乃生之初文、彝銘既生霸、生字如舀鼎揚𣪕即作此形、字象種子

初發芽之形，並不从目，从目者乃後來之譌變，由則分明从目，乃眉目之象形，卽相貌字，二字形近，舊時同釋為相，近人复多同釋為眚，非是。眚，段為省，省，視也，相，省視也，國語晉語后稷是相，卽盂鼎「遹省先王」之意，此言遹省文武，亦謂遹相文武，如今人言觀摩也」（兩攷五十二頁宗周鐘）

吳闓生曰「相本作[illegible]，舊皆釋相，孫据揚敦「既[illegible]霸」之文，定以為省，謂相為誤，然此字實有兩讀，蓋省本作[illegible]，相本作[illegible]，其省文皆作[illegible]，又德之省文亦作[illegible]，如卿鼎公違相自東，疐鼎相于厥身，鬲比鼎王命相史南，麥鼎先相楚居，皆不可以為省，大豐敦丕顯王作德，德或讀相，亦決不可以為省者也」（吉文卷一第六頁盂鼎）

商承祚曰『古有眚無省，々由眚生。金文揚𣪘等作𤯓，多借為生。鬲攸从鼎作𤯓，又或省作𤯓（聃𣪘、公違鼎等）。甲骨文同。小篆之眚乃由𤯓引長其橫筆而變。書洪範王省為歲，史記宋世家作眚。公羊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氏穀梁作眚。書說命惟干戈省厥躬，敦煌本作眚。宗周鐘王遹𤯓文武，即省。經典雖眚省通段，要皆先有眚而後有省也』（古攷三一頁）

d 陳夢家曰『不顯王乍省，說武王以文王為典型。大誥曰爾克遠省，爾知文王若勤哉。大盂鼎曰雩我其遹省先王。𠭯鐘曰王肇遹省文武。凡此省或遹省，義為遵循』（金選一七頁西周銅器斷代天亡𣪘）

c 馬叙倫曰『倫按𤯓舊釋相，孫詒讓謂眚字，倫謂孫說是。說文眚目病也，相視也，相從目楊省聲。詩于以湘之，韓詩湘作鬺，是相

2219(4.119-0470)

可從楊得聲之證楊音喻四相音心紐同為次清摩擦音亦可證也金甲文或作□則所省者彌多矣眚從生得聲生音審紐亦次清摩擦音故書王省為歲史記作眚省為眚譌眚借為相也（刻詞五八頁父丁觚）

高鴻縉曰□　劉幼丹釋省曰或釋相非盖字即眚初作□从目生聲亦作□或□从目生省聲其作□者小篆變為眚傳為省字其作□者本銘是也故眚與省乃一字之分化意訓視故从目（散盤集釋二七頁）

郭沫若曰相字作□余以為乃相貌字之初構蓋象眉目之形近人以𦣻鼎揚毀豆閉毀等既眚霸之眚字與此形近遂疑此亦眚字讀為省然余謂此乃判然二字也今就金文中所見相眚二字之例比列於下

〔相〕 本銘 圉子鼎 公違鼎 公違鐘 盂鼎

〔眚〕 揚段器 同蓋 豆閉段 散氏盤 宗周鐘

眚乃生之初字、乃象種子迸芽之形、字不從目、其或從目作者乃因形近而譌、且最可注意者、五相字所從目形其內眼角之上眼瞼均下垂形成所謂眼瞼綴襞(Epicanthus)、此乃蒙古人種之特徵、五眚字疑似目形之下部均無此現象、獨有眚觚一器作、竟從目作則字之譌變、蓋自周代以來矣、又盂鼎文雩我其遹眚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鐘文王肇遹眚文武堇疆土、語例甚相近、似不應一為相一為省、案此於事無傷也、因義同不必字同、遹相遹省乃同義語、大雅文王有聲復言遹觀厥成、更專就此器而言、顯相連文乃古人常語、讀相且與唐字為韵、與全部銘語均諧、讀省則格塞不能成語矣、故即使單

有此銘一例亦可知㫖必為相（青研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大豐𣪘韵讀）

參閱0225㣔字條聞一多說

聞一多曰「出諸家或釋省或釋相案釋省近是卜辭作𡴀作𡴀金文作𡴀小篆省眚㫖諸文並從此出卜辭又有𢓊字則㣔字所從出葉玉森正釋㣔金文出多可釋㫖讀為㣔大盂鼎雩我其遹㫖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𨒺王肇遹㫖文武堇勤疆土並當釋為遹㣔爾雅釋詁遹㣔也克𨒺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遹正訓㣔二字同義故每連文字一作率㣔書顧命率㣔大卞是也金文出又作𢓊𡨦鼎師雝父𢓊衜至于𡙇亦即㣔衜至于𡙇也本器不顯王乍出不𢇁王乍𢉩當讀為丕顯王且㣔丕肆王且賡肆有廣大之義

丕肆與丕顯對文循猶追述也禮記少儀勿循往疏追述與賡續義近循

賡皆指般祀言」（聞一多全集二第六〇六至六〇七頁大豐般

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省視也从眉省从屮𡕌古文从少从囧」金

文省字有二形一作𡴀一作𡴀說字者向來意見分歧宋人釋

相吳大澂謂字从𡴀十目所視也徐同柏謂字从才从目才相

聲近此一說也劉心源釋省省眚一字孫詒讓高田忠周商承

祚容庚等並同此一說也郭沫若釋𡴀為眚謂字象初發芽之

形不从目目者後之譌變釋𡴀為相乃相見之初構象眉目形

強運開吳闓生等略同此又一說也宋人之說劉氏已詳論其

非而郭氏所言亦牽強難以令人信服竊以為𡴀𡴀一字似無

可疑字本作[illegible]一變作[illegible]再變作[illegible]所从屮屮乃生之省一若靜之偏旁作[illegible][illegible]生字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形蓋直畫上增一點再由點變橫畫乃古文字增繁衍變之規則容庚謂从目从屮與眚為一字似未當字當釋眚从目生省聲說文云「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商承祚謂古有眚無省省由眚生其言是也省為眚譌以視為義而以目病訓眚一字遂分化為二矣」

〈大2〉「王令命中先省相南或國[illegible]行」

〈大3〉「王大省相公族于庚図旅」

〈大4〉「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illegible]行」「中省自方」

〈大5〉「省[illegible]人身」

a 自

匡卿簋

〈1229〉「公違相自△ 東在新邑」

b 宰甾簋

〈1280〉「自豆△ 彔蔑」

c 沈子簋

〈1391〉「念自△ 先王」

先公逦敉 敉克衣殷

d 令鼎

〈0660〉「王歸自△ 諆田」

e 小臣逨簋

〈1357〉「遣自△ 𠂤述東 逨征自△ 五齵貝」

f 彔簋

〈1314〉「白雝父來自△ 㝬」

g h 楚公鐘

〈0028〉「楚公冢自△乍寶大鐘 林鐘」

(A)「楚公冢自△鑄錫鐘」(B)

i 矢尊

〈2152〉「明公歸自△王」

j 召卣

〈2722〉「王自△穀使賞畢土方五十里」

k 彔伯簋

〈1380〉「繇自△

乃且(祖)考又旨人 䜭廿于周邦」

l 娟氏簋

〈1236〉「娟氏自△殷作為寶尊殷」

m 伯寶盂

〈1935〉「白(伯)𩛥自△乍周鐈盂」

n 趞亥鼎

〈0573〉「宋𤊽公之孫趞亥自△乍(作)會䐶鼎」

o 圉皇父簋

p 毛公鼎

〈1326〉「自𠭯降十」

〈0680〉 穌自 仌

曾伯簠

〈1446〉 用自乍作 旅匜簠

曾伯陭壺

〈2829〉 用自乍作 醴壺

余卑盤

〈2919〉 自乍鑄 其盤

右走馬嘉壺

〈2791〉 右走馬嘉 自乍行壺

黃韋俞父盤

〈2910〉 黃韋俞父 自乍飤器 邠文

大司馬簠

〈1405〉 大衛司馬孝口 自乍飤匜簠

鄭公鼎

〈0651〉 鄭公平侯自 乍作障鼎

散盤

〈2927〉 賓眉:自 濡涉呂南至于大沽 井邑田:自 根木衛左至于井邑封衛呂東一封

沇兒鐘

〈0652〉 自乍作 餘鐘

戎生鼎

〈0618〉 戎戴叔鼎 自乍作 餴鼎

姑口句鑃

〈0068〉 自乍

商句鑃

曾孫無鼎

〈0566〉 曾孫無期 自乍飤鼎

走鐘

〈0016〉 自乍作其 徐走鐘

中子化盤

〈2906〉「自乍盤盤」 j'

寡兒鼎

〈2986〉「自匕御鐳」

縣妃簋

k'

越王劍

「自称吉金」

〈0629〉「自乍作飤鬲」 g'

裹鼎

〈1364〉「其自今日」 f'

伯家父簋

〈3148〉「自匕用鈗」

l'

攻敔王光戈

〈0541〉「裹自作飤碩鼎」 h'

攻吳王盂

〈1328〉「自匕要毀」

〈3090〉「攻敔王光自擇」 m'

尹公劍

〈3158〉「虫公

〈0012〉「自乍作征城」

〈0013〉「自作鉦鋮」

〈0023〉「郘旂士婦自乍龢鐘」

〈0029〉「用自

乍作其龢鐘口鈴鈴」

〈0031〉「楚王領自乍作鈴鐘」

〈0038〉「鼉大宰𠈌子歔

自乍作其御鐘」

〈0041〉「自乍作龢鐘」

〈0045〉「自乍作龢鐘」

〈0047〉「自乍鴋

瑤鐘」

〈0048〉「自作鴋鐘」

〈0051〉「自作龢鐘」

〈0054〉「自乍作訶

歌鐘」〈0060〉「自乍龢鐘」〈0448〉「王子口自酢作飤𪔂」〈0484〉「江小中仲母生

自乍用鬲」〈0563〉「公違省自東」〈0576〉「隹祖白伯𩁹自乍寶口盜沱」

〈0600〉「唯黃孫子係君弔羣叔單自乍作貞鼎」〈0606〉「大師鐘伯侵自作

石沱」〈0634〉「自乍𩰫貞鼎」〈0650〉「自乍後王母厚商氏文母魯公孫用

鼎」「用自念于周公孫子」〈0663〉「唯𦃚還自征」〈0676〉「人鬲自驭至于庶

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逐戡図自乍土」〈0750〉「隹耆君酌白自自乍寶鬲」

〈0815〉「自乍飤𪔂」〈0816〉「自乍作飤𪔂」〈1102〉「中義昱自乍食𣪕」〈1172〉「𢼸光

白自自乍其寶𣪕」〈1193〉「倗白𣪘自乍障𣪕」〈1230〉「乙自作飤𣪕」〈1250〉「口」

口自乍寶𣪕」〈1267〉「浃白伯寺自乍寶𣪕」〈1273〉「自王」〈1321〉「用易叔買自

乍障𣪕」〈1340〉「用自作寶器」〈1367〉「自淲東至于㴎河」〈1389〉「異翼自也他

邦」〈1410〉「晉子屖自乍作行器」〈1412〉「寔自乍口簠」〈1440〉「自乍寶簠」〈1443〉「自

〔乍〕薦匿簠」〈2002〉「王子啟疆自乍𠙵彝」〈2435〉「自酢作祭鍴」〈2446〉「𨳕公歸

自王」<2543>「子自□獸形□」<2777>「天姬自作壺」<2800>「華母自乍薦壺」<2854>「唯亩明𤔲于今文自乍寶𠬝」<2936>「自乍吳姬賓匜」<2938>「蔡子夯自作會弃」<2943>「隹曾子白父口自乍𨻰盨匜」<2947>「黃中仲自乍朕宅匜」<2961>「隹廿[illegible]肇自乍[illegible][illegible]其宅匜」<2968>「隹亩[illegible]白者君自乍寶宅匜」<2971>「唯亩[illegible][illegible]用吉金乍自寶宅匜」<2985>「自乍御鑑」<2986>「自乍作御御監」<2994>「喪史賓自作鉼」<3010>「自乍作旅盆」<3085>「自作用戈」<3087>「自口用口」<3109>「郘戹之[illegible]戈[illegible]自」<3156>「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a 方濬益曰「自為鼻之象形此古文下闕說文部首𦣹下云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與此古文正合」

(綴遺卷四十三頁師隹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𦣹鼻也。象鼻形。按古作𦣹（曾伯寰匜）、作𦣹（諆田鼎）。自象鼻形，古今相承用鼻字，而以自為己。為從猶大象人形，相承用為大小字也。說文云𦣹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按自字中畫象鼻上腠理，本無定數。古有𦣹字（王子吳鼎），亦與自同用。然則𦣹即自之異體。者、魯等字皆為詞言，篆从𦣹，古並从口。」（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𦣹鼻也。象形。古文作𦣹。又鼻下曰引气自鼻也。从自畀。又自字異文別出作𦣹，云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然則象形謂自，其義為鼻。自字元當如此。篆而凡作𦣹者與𦣹同，从口从自省也。自𦣹同字，而皆自為別字，許氏分別誤混矣。但皆𦣹音義相近，通用或作𦣹亦然。又小變作𦣻作𦤎。又叚借發聲之詞。廣雅釋詁：自，從也。易大

有自天右之詩文自西自東𤔲由也。又書召誥自服于土中。鄭注用也。皋陶謨自我五禮傳用凡。金文自作某器亦同意也。又禮記大學毋自欺也。方梁益之間謂鼻為初。說文𦣹皇篆下云自始也。後人所謂自他之義出于此耳。○又按首字作𩠐巛為髮乚與面同意。乚中从目而人與𦣹之上形同意耳。要人借下之乚形亦為𦣹字也。又借𦣹之下形為𠙵字。𦣹𠙵實皆首之子文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三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𦣹古文自。案甲骨文作𦣹𦣹象鼻及皺文。金文同。又或同篆文。(裹鼎沇兒鐘)」(古攷三一頁至三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𦣹鼻也。象鼻形。𦣹古文自。疾二切。又𦣹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疾二切。

又自鼻引气自畀也从自畀 父二切

按徐灝曰自即古自鼻字ㄩ象鼻形中畫其分理也……因為語詞所專復从畀聲為鼻今自與鼻不同音者聲變之異也是也所謂語詞者即借為從為己也卜辭曰

貞有疾自隹(其)有𡿧(害)（院乙六三八五）

貞有疾自不隹有𡿧（院乙六三八五）

均用本意說文收自白二形均訓自鼻羅振玉曰許既以自白為一字而分為二部者以各部皆有所隸之字故也卜辭中自字作自或作白可為許書之證但白部諸字以古文攷之多非从白魯字者字均从曰或从曰智字等亦然許君生炎漢之季所見古文舍壁中書而外固不能如今日之博自不能無疏失矣

（字例二篇九二頁）

裘錫圭曰「在不久前出土的孟簋的銘文裏有毛公易(錫)䑣文考臣自氏(厥)工之語。

我認為自厥工這個詞組所說明的不是臣的等級，而是臣的來源。毛公錫䑣文考臣自厥工的意思，就是毛公从他自己的工奴中拿出臣來賞賜給孟的父親。如果按字直譯，則是毛公賞賜孟的父親以出自他的工奴的臣。

我們提出這樣的看法，是有其它西周銅器銘文做根據的。中觶銘說：王易(錫)中馬自[illegible]侯四䮏(薛氏鐘鼎彝器款識卷十一)御正衛簋銘說懋父商(賞)卸(御)正衛馬匹自王(三代吉金文存6.49)這兩條銘文裏的自口侯和自王，顯然都是說明所賞賜的馬的來源的。大概王賜給中的馬是口侯進貢的四匹䮏，懋父賞給衛的，則是王賜給懋父的一匹馬。上引孟簋銘文語例

和這兩條銘文全同自厥工當然應該和自口疾自王一樣是說明處在它前面的那個詞所代表的事物的來源的.

自字的這種用法在甲骨卜辭和典籍里有時也能見到(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1176著錄的一條卜辭說.貞其㞢(有)嬉(艱)自南.有艱自南的意思就是有从南方來的壞事情詩大雅大明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命自天的意思就是有从天上來的大命這兩個自字的用法和上引諸銘中的自字基本上是相同的(考古一九六三第五期二八〇至二八一頁錫𣪘文考臣自厥工解)

〈大3〉「王易錫中馬自隱应三」

〈大4〉「中省自方」

〈大16〉「用自乍寶障毁」

〈大28〉「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大29〉「楚楚公逆自乍作夜雨䨻雷鈫鎛」

〈大31〉「返自西[illegible]」〈大32〉「邛仲之孫白戋自乍作頮沫盤」〈大33〉「邛仲之孫白戋自乍作[illegible]盞」〈大38〉「自乍作鈴鈴鐘」〈大42〉「曾子口自乍飤[illegible]」〈大53〉「自祝鑄禾和[illegible]鐘」

𨈬

𨈬 說文所無

𨈬 高

〈·699〉「𨈬作口

尊彝」

高田忠周曰：「按銘為人名，音義無可徵者，然審篆形𨈬，正與上文合，亦自與𦣻同，𦣻曰意近，故古文𦣻部字多从曰也。此亦𨈬字耳，唯移自在上，頗為奇異，而其意無異，且他字亦往往見此變例也。」（古籀篇五十一第一四頁）

a 𦣹 此亦自字

番君鬲 〈0150〉「隹番君酓白△自乍寶鬲」

b 𦣹 者君盤 〈2908〉「隹番吕白△者君自乍寶般」

c 𦣹 曲仲艾匜 〈2966〉「隹曲中仲艾自△乍寶它匜」

a 方濬益曰「自作白者說文自鼻也象鼻形白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是自白一字」（綴遺卷二十七、五頁番君鬲）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𦣹鼻也象鼻形𦣻古文自此解誤矣鼻也象鼻形者當以解𦣝篆而古文𦣻亦元作𦣝詳見𦣝下許氏又𦣹下曰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此解當以解𦣹篆𦣹亦省作𦣹眞如許說而𦣹𦣹皆从𦣝省从口

所謂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者會意之指顯然要自亦从𦣹聲𦣹自形音皆近故兩字通用久矣然則自我之自即鼻始之謂以𦣹為正字以自為借字而廣雅釋詁自從也易大有自天右之詩文王自西自東箋由也又書召誥自服于土中鄭注用也皋陶謨自我五禮傳用也之類以自為正字以𦣹為借字」

（古籀篇四十七第三八頁）

何大定曰『𦣹說解曰此亦自字也是自白為一字也案自部只有屬字𦤎訓為字不見也許氏妄分自白為二部實古一字也容庚金文編𦣹下曰此亦自字甲文自作𦣹亦作𦣹羅振玉曰許既以自白為一字而分為二部者以各部皆有隸之字故也卜辭中自字作𦣹或作𦣹可為許書之證但白部諸字以古文考之多非從白魯智字者字均從𦣹或从𦣹智

字等亦然。許君生炎漢之季，所見古文，舍壁中書而外，固不能如今日之博，自不能無疏失矣（殷虛文字類編第四）。是白部諸屬字，皆可歸入自部，而白部可删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七頁）

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參閱0471自字條高鴻縉說



皆从从「皆△作皆壺 〈2762〉 尊壺」

林義光曰「說文云皆俱詞也。从比。从白。按从白非義。从[illegible]。ㄩ古多从口（見者字曷字曾字各條）。皆二人合一口。僉同之象。从口之字古多變从曰。秦權量皆亦作皆」（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皆俱詞也。从白从比。比者親密也。即坿隨于他也。白與自同。然白為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即知俱詞也者坿和合同之言也。小爾雅廣言皆同也是也」（古籀篇四十七第四〇頁）

0475 魯

a 魯公 井侯簋 <1378> 拜頡首魯△天子 寓造厥頫順福

b 魯侯爵 <1847> 魯△侯乍爵

c 魯侯尊 <2031> 魯△侯作 姜享彝

d 明公簋 <1260> 魯△侯又 有(?)囚工

e 克盨 <1496> 敢對 天子不顯 魯△休顯

f 克鼎 <0675> 敢對顯天子 不顯魯△休

g 魯姬鬲 <0715> 魯△姬乍 尊鬲

h 師奎父鼎 <0667> 對顯天子 不不魯△休

i 虢弔鐘 <0057> 旅對天子 魯△休顯 (A·B)

j 魯邍父簋 <1248> 魯△大宰邍父作 季姬牙媵 媵𣪘

k 師虎簋 <1383> 對顯天子 不不魯△休

l

m 魯邍鐘 <0021> 魯△邍乍龢 鐘用享孝

n

o 善夫克鼎 <0662> 克其用朝(?) 皇(?)辟魯△休 (A·B)

p

井人鐘

〈0056〉
貞屯渾
沈用魯△

q

畢鮮簋

〈1294〉
用旂眉
壽魯休△

r

元年師兌簋

〈1336〉
兌拜䭫首敢對
揚天子不顯魯休△

s

t

無㠱簋

〈1353〉
敢對揚天子
魯休令命△
(A.B)

u

戎者鼎

〈0601〉
用匄偁
魯△福

v

康生鼎

〈0464〉
魯肜小臣
康生乍攆

w

善鼎

〈0673〉
用全

匄屯魯△
純嘏
霝萬年

x'

無叀鼎

〈0668〉
無叀敢對揚
天子不顯魯休△

y

頌鼎

〈0674〉
頌敢對
揚天子

不丕顯
魯休

z

頌壺

〈2836〉
頌敢對揚天
子丕顯魯休△

a'

b'

c'

頌簋

〈1392〉
頌敢

對揚天子
魯休△

不顯魯休△
(A.B.C)

d'

子仲匜

〈2980〉
魯大嗣徒
子仲白乍
其庶女
孟姬媵匜

e'

魯伯鬲

<0739> 魯白愈父乍鼄姬孚朕媵羞鬲



林鹿伯 簋

<3444> 用祈匄康龢屯右通彔魯令



魯侯 鬲

<0705> 魯侯乍姬番鬲



鄦去 魯鼎

<0557> 鄦去魯生乍壽母朕貞鼎



魯伯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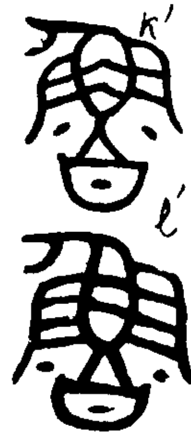
<2885> 魯白

厚父乍仲姬餘俞朕媵般盤



魯侯 壺

<2786> 魯侯乍尸叔姬壺



魯士 簠

<1408> 魯士浮父乍飤簠 (A.B)



魯伯 簠

<1420> 魯白俞父乍姬孚簠



魯伯 盤

<2594> 魯白愈父乍鼄[illegible]

姬孚朕頴般



蘇伯 簋

<1389> 歸夆敢對揚天子不丕魯休永命魯壽



秦公 簋

<1382> 魯多[illegible]

壺無[illegible]



厚氏 [illegible]

<1509> 魯大嗣徒厚氏元乍善[illegible]







士父 鐘

「降余魯△多福亡疆」(A.B.C)

〈0046〉「隹康右祐屯魯△純嘏」

〈0044〉「用𩰫康𧇭屯魯△」〈0562〉「魯△左𤔲徒元乍作譱鼎」〈0650〉「自乍後王母㚤商乍文母魯△公孫用鼎」〈0669〉「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0735〉「魯△侯獄乍彝」「用享𩰫厥文考魯△公」〈1245〉「魯△白大父乍孟(姬)姜媵毀」

〈1244〉「魯△白大父乍仲姬䑞俞媵毀」〈1294〉「用𧟞眉壽魯△休」〈1306〉「魯△士商叡肈乍朕皇考弔叔猷父[阝尊]毀」〈1369〉「日易錫魯△休」〈1385〉「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1472〉「魯△𤔲司徒白吳口肈乍旅毀」〈1491〉「用𧟞眉壽純魯△」〈2834〉

「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令命」〈2954〉「魯△白愈父乍𩰫姬口朕媵它匜」

〈2957〉「魯△大𤔲徒元乍歙盂」

又　徐同柏曰「魯休猶云嘉休。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即書序之旅天子之命也。魯周公世家作嘉天子之命」(从古卷二、五)

頁周鄦專鼎)

人劉心源曰魯休或釋嘏休阮釋嘉休許印林釋虎敔旅休云旅眾也(攈古錄三之二)案說文旅古文作㫃解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書序旅天子之命(傳訓旅為陳)史記周本紀作魯天子之命魯周公世家作嘉天子之命是魯旅嘉皆通也詩假樂亦作嘉故古文屯魯即純嘏。(奇觚卷二)

十四頁無叀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魯鈍詞也从白魚聲按魯非詞古作魯(克鼎)从口不从白彝器每言魯休純魯阮氏元云魯即嘏字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魯世家作嘉天子命魯嘏嘉同音通用魯本義蓋為嘉从魚入口嘉美也魯模韻嘉歌韻雙聲旁轉(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魯鈍詞也从白蕉省聲論語曰參也魯卜辭白省作曰即存白之下形也朱駿聲云按魚聲似是檀弓容居魯人也本義叚借為鹵詩閟宮乃命魯公金文皆作鹵」

(古籀篇四十七第四〇頁)

a 郭沫若曰「魯天子寵氒頻福与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相同魯世家作嘉書序作旅是魯當訓為嘉猶言慶喜也旅乃借字說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亦其例」(兩攷三十九頁周公段)

u 馬叙倫曰「吳大澂謂古器多稱魯休屯魯祚魯魯與嘉同意魯祉猶言嘉祭也……

倫案金器文魯字有借為祜字者屯魯即詩之純嘏而實為純祜也祚魯亦當為祚祜魯休則嘉休休也嘉休又佳好之借」(國刊

第五卷一期九一頁讀金器刻識戎都鼎跋

之馬叙倫曰：倫按說文魯在白部、白為自之異文鼻之初文、而所屬之皆魯者曷智皆語詞、部末之百又為數名、皆與部首義不相關、百字以金甲文凡一百作百二百作百五百作百六百作百證之、直是一白二字合文耳、以魯字克鼎作魯、井人鐘號叔鐘師虎敦周公敦諸魯字亦並從口、者字及季良父壺諸女觥者謂鐘亦並從口、曷字金文曷字所從者亦多從口、智字毛公鼎作智、甲文作𣉻、知亦從口、證知皆魯者曷智五字所從之白、皆口之異文、蓋口之象形文本作∪、省為甘耳、此從甘猶近象形、魯侯鐘作魯、遂近於從白、說文智之古文、徐鍇本作智、乃近於頭之初文作𦣻者、其實亦∪之直書耳。

陳槃曰「案魯一作妝說文㫃部旅下引𣄴字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段曰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正義曰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𣌭魯作𣥚手文容或似之者又曰此言古文叚借也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即書序旅天子之命廣川書跋劉炫謂有文在手為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並字傳模既久又改為𣥚（作𣥖一本字卷二）魯公尊彝銘 案魏石經尚書殘石作𣥚 馮登府曰……汗簡引石經作𣥚……古孝經作𣥖古尚書作𣥖並見汗簡此作𣥚體稍異（魏石經考異） 又案旅伯員鼎作㫃張伯匜作𣥖後漢書光武紀野穀旅生章懷注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惠棟

補注古文魯字如旅故旅亦作魯耳惠説是也」(譔異一册二〇頁)

〈大18〉「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大22〉「對揚天子魯△命」〈大23〉「用易錫康勵樂魯△休」〈大25〉「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大45〉「其萬福屯純魯△魯」〈大50〉「邑受屯魯△純嘏多釐」

a 者 伯者父簋 〈1160〉 白(伯)者父作寶毀

b

c 者女觥 〈2740〉 亞中甗 者女台大子

A·B 尊彝

d 者姛爵 〈1843〉 亞中甗 以大子尊彝 諸姛

e 者兒觶 〈2424〉 者諸兒作寶尊彝

f 者妝罍 〈2849〉 亞中甗 者諸姛 呂大子陳彝

g 戜者鼎 〈0601〉 戜者作旅鼎

h 戜者尊 〈2091〉 戜都作宮 伯寶尊彝

i 弃者居尊 〈2113〉 弃者居匕父乙寶陳彝

j 者減編鐘

k 者沪鐘 〈0047〉 乙戲王皮難之子者減

l

m 〈0058〉 者沪 A·B

n 越王矛 〈3144〉 戉王者旨於賜

者
𩰫子乳爲諸
矢方彝諸侯
〈2446〉
「眔者△諸
眔者△侯諸侯」

者
𩰫盨
〈1354〉
「命女𤔲成周里
人眔者△侯諸侯大」

者
曾子中宣鼎
〈0634〉
「用雝饔其
者△諸父者△諸兄」

者
令甲盤
〈2926〉
「其隹我者△侯
諸侯百生姓」

者
𣄨伯盨
〈1329〉
「𣄨倗友雩百者△
諸婚遘婚媾」

者
𢐗弔多父盤
〈2921〉
「兄弟諸者△子婚
媾無不喜」

者
殳季良父壺
〈2832〉
「用高孝于兄弟
婚媾諸△老」

者
邾公牼鐘
〈0048〉
「台喜者△諸士」

者
王孫鐘
〈0060〉
「王孫遺者△
擇其吉金」

者
𠨷君壺
〈2818〉
「𠨷君茲旃者△其成公
鑄子叔嬴妃媵盥壺」

者
陳侯午錞
〈1501〉
「陳侯午以群者△諸侯獻金作
皇妣孝大妃祭器鐘錞」

者
陳侯因𪒠錞
〈1503〉
「者△諸侯」

盧鷹吉金」「淖朝

肈問者△諸侯」

b' 者 子璋鐘

<0141>「用樂父兄者△諸士」

a' 者 子禾子釜

<3020>「子禾子口口內者△御 咊囚

口命設陸旻口命者△」

c' 者 蔡子乳為書

免盧王受作冊尹書俾冊命免

<1318>「王受(授)作冊尹者△書」

<0012>「次者△諸㝬飤」

子口用作鈭鼎」

<0047>「工𠭯王皮難之子者△減擇其吉金」

<0556>「鄧者△

<0595>「口者△生口口用吉金作寶鼎」

<0615>「諶肈作其

皇考皇母者△比君將鼎𩠐鼎」

<0800>「[圖]者△女大子尊彝」

<1441>「用速先逸者△

諸士」

<1502>「陳侯午淖朝羣邦者△諸侯于齊」「者△諸侯享台以吉金」

<1843>「亞形中甗者△姛以大子尊彝」

<2101>「亞中甗者△姛呂大子障

彝」

<2152>「眔者△諸尹」「眔者△諸侯」

<2837>「執者△諸」「執[者]口[獻]之

于霝公(之所)」「其□□□□□者」〈2908〉「隹番昶白者君自乍寶般」〈2919〉「者
尚余畏□□□擇其吉金」〈2968〉「隹番昶白者君自乍寶它匜」〈3012〉「□攻
雔者都」〈3153〉「邸王者旨」

d

吳榮光釋七月二字曰『龔定盦云七假桼為之月象哉生明之形此以紀月包紀日矣』(筠清卷一第十九頁商七月爵)

c′

孫詒讓曰『竊謂當為咊字之變體上作[illegible]者即禾之緐文攷古圖叀黎簋黎字作[illegible]薛款識作[illegible]案此即利字呂氏因黎从古文利為聲遂讀此為黎實不必也其偏旁禾字與此正相佀咊作香者大迻左彡右聲為上聲下形與香字正同』(拾遺下七頁周宄敢)

林義光曰『說文云者别事詞也从白米米古文旅按古作[illegible]敦从口米聲米非旅字古文見米字條變作[illegible]兮田盤』(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者別事詞也，从白𣥂聲，𣥂古文旅字。然旅下古文作𣄼，無此𣥂篆，許氏此說甚非。𣥂實黍字異文，家父簠文作𣥂為正形也。黍旅音通，故或用黍為旅，許氏未詳此理，直以𣥂為旅字誤矣。書洪範曰時五者來備。又諸辯也，从言者聲。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諸詞之總也。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又辯者治也，治者理也，順理分別多多益可辯矣。者諸元同字也，故金文有者無諸，者為詞言之气，與言同意，又从言作諸為複」（古籀篇四十七第四五頁）

朱芳圃曰「說文白部，者，別事詞也，从白，𣥂聲，𣥂古文旅。按者金文从口，从𣥂，从口附加之形符也。𣥂象樹枝舒展子實蕃衍之形，從聲類求之，當為櫧之初文。山海經中山經：前山，其木多櫧。郭注：似柞，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音諸，或作儲。郝懿

行曰、按上林賦云沙棠櫟櫧、郭注云、櫧似柃、葉冬不落、漢書音義云、櫧似柀、葉冬不落也、玉篇亦云、櫧木名、冬不凋、郭云、或作儲、者、聲近假借字、其說是也、櫧木高二三丈、葉如栗而稍鐵、有鋸齒、冬榮、三四月開白華、結實似棣子、亦有斗、有甛苦二種、甛者粒小、木肌理白、苦者粒大、木肌理赤、可食。(釋林一四一頁者)

陳槃曰：「金文亦有諸國、諸女匜、者〔司女〕吕大子尊彝器、者女吕大子尊彝、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讀者為諸、卷十八、葉二十七、孫詒讓古籀餘論讀〔司女〕為姒、卷二、葉二、田強畝條、諸姒者周法高云可能是姒姓國家之女嫁給諸國的君主者、這種稱法古代極為常見、如晉姜鼎的晉姜就是姜姓之女嫁於晉君者。……金文零釋、葉九八、蓋周氏據路史以為諸國彭姓、今云諸姒與彭姓之說不合、故以為諸

國之夫人姒姓也然彭姓之諸為商所滅亦見路史豈此諸為未滅以前之諸故仍彭姓耶無以明其必然也又此器銘文之上有作[圖]之氏族徽識王獻唐氏釋醜謂為姒姓之族徽又以諸即淳于合音淳于為斟尋舊區又即斟斟為姒姓則諸在古代亦姒姓（釋醜說文月刊四卷葉七五）周氏辨之曰姒姓之女也可能把她母族的族徽使用在她嫁後的器皿上今案諸姒解作諸女姒姓如秦嬴葛嬴衛姬之類（參下拾伍姚國）亦無不可諸國舊雖彭姓已滅于商則姒姓之諸或即商所建國蓋其族徽雖舊而其命維新矣雖然如此姒姓之諸是否仍存在于春秋之世則未可知矣（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二冊一四〇頁）

b-5

周法高曰「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十八頁二七者諸省春秋莊二十九年「城諸」地理志琅琊有諸縣路史大

彭之後封諸。呂讀己。己。倒呂字也。此銘用己為杞。見禞解。

按劉氏讀「者」為「諸」。乃國名。是正確的。

在古代婦人用她丈夫的字。下面每每加上婦人的本姓（參本書說女子之字）如掾用丈夫的字而不著本姓。就不易分別了。而且路史

國名紀卷三。

諸。彭姓。密之諸城西北三十。春秋之諸國（漢諸縣故城在西南。本魯邑）

明言「諸」是「彭」姓。王氏認為諸國原為妘姓。只是推測之辭。釋醜

P.75.

以地名、求之、先時之諸、既即淳于合音。淳于為斟桑舊區。又即斟。斟為妘姓。則諸在古代亦為妘姓。如謂證據尚嫌薄弱。此兩組媵器。固明言諸為妘姓也。

按本銘並不能證明諸為姒姓之說」（零釋九一頁九四頁諸女

彝考釋

〈大4〉「卑賓貯者」言曰」〈大9〉「矦易錫者」耤[illegible]臣二百家劑」〈大53〉「戍越王者」

召於賵羃 擇卑吉金」

[glyph] a 智 丹室鼎

〈0449〉「[glyph]丹室智」△ [illegible]鐘

[glyph] b 毛公鼎

〈0650〉「弘唯乃智」△「弘其唯王智」△

[glyph] c 智君子鑑

〈2984〉「智君子之弄鑑」△

[glyph] d 魚鼎匕

〈2990〉「下民無智」△

〈0570〉「大梁司寇口乍智釜」

林義光曰「說文云𥏼識詞也从白亏知按智為詞非本義當為知之或體古作[glyph]（毛公鼎）从甘即从口轉注从知亏亏曲也見亏字條」（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𥏼識詞也从白亏知𥏼古文智段氏云此與矢部知字音義皆同故二字多通用徐鍇曰亏亦气也按从

知會意知亦聲知義切𥏾依鍇本匠即口矩即知也省𠂤葢段
說未矣朱駿聲云知詞也按識也憭于心疾于口智則為識詞
莊子外物篇心徹為知荀子王制篇草木有生而無知注謂性
識是知字本義也荀子注引孟子然後智生于憂患或借知字
呂覽自知知于顏色注猶見也公羊宣六年傳趙盾知之注由
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是智義本義也此攷詳悉然則性得曰
知學得曰智而智之體見於其言語气聲故已作知又从𠂤亏
以重會意𠂤字解曰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從鼻出與
口相助也亏於詞也象气之舒亏从𠂤亏者智者之言利而舒
暢之意也忠於許氏者固當如此矣唯愚竊謂三代古文有𣉻
無知𣉻知元同字𣉻正文當作𣉻下見大梁鼎文可證矣从白
又从口實為重複𣉻亦可作𥏾而省則為知而已然則段說亦

可經傳知智兩文通用不分固當然而已』(古籀篇四十七第四

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𥏼古文智案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毛公鼎作𥏼魚

匕作𥏼此从丘乃曰之寫譌鍇本作𥏼段氏云亐即口短即知

也省白非是』(古攷三二頁)

a 百 矢方彝
〈2426〉「采百工」
b 令簋
〈1377〉「易百人」
c 寧簋
〈1263〉「其用格百神」
d 賢簋
〈1301〉「畮賄賢百畮斂[illegible]糧」
e f 翏生盨
〈1495〉「其百男百女千孫」
g 臣辰盉
〈0951〉「[illegible]百生姓豚」
h 伊簋
〈1371〉「𤔲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
i 史頌鼎
〈0656〉「灋友里君百生姓帥隅盩于成周」
j 史頌簋
〈1356〉「灋友里君百生姓帥隅盩于成周」
k 免盤
〈2917〉「令命乍冊內史易錫免鹵百陵」
l 㝬鐘
〈2661〉「隹皇上帝百神」
m 𢀛鼎
〈0679〉「[illegible]用百孚」
n 弔妣簋
〈1322〉「用侃喜百姓倗友眾子」
婦
o 兮甲盤
〈2926〉「其隹我者侯諸侯百生姓」
p q [illegible]伯簋
〈1389〉「殹倗友雩百者諸婚遘媾」

沇兒鐘

〈0052〉「𨥓遹會百生（姓）」

矢簋

〈1384〉「弜矢百」「𢽎口百又廿」「𢽎口百又五」

禹鼎

〈0678〉「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馭百徒千」

訇簋

汎其

〈1332〉「百字（子）千孫孫」

小子𩰫簋

〈1232〉「卿事錫小子𩰫貝百」

叔多父盤

〈2921〉「百子千孫」

周𡋞

𡋞氏百子千孫孫

禹鼎

〈0678〉「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馭百徒千」

庚壺

〈2837〉「百口口口口」

𢉅衛止率孝婦

口盟台口口口口口口敽其口口口口口口者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縣口口口口口則歸獻「于靈公之所」

齊鎛

𡉚氏錫之邑

〈0062〉「𡉚氏易（錫）之邑百又九十又九邑」

百又九十又九邑

按鄭氏所釋與容氏異

2

二百（合文字形）

矢簋　二百二字合文

〈1334〉「厥川田三百口」

a′ 師旂鼎

〈0665〉「白懋父廼罰得古三百寽」按郭氏所

釋無容
氏異

b′ 虢季子白盤　五百合文

〈2925〉「折首五百」

c′ 盂鼎　六百合文

〈0676〉「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d′ 矢簋

〈1384〉「氒庶人六百又口六夫」

〈0603〉「王易金百寽」

〈0673〉「令其用各格我宗子雩𠂤百生姓」

〈0676〉「雩𠂤般正百辟」

〈0677〉「隻獲馘三千八百口二馘」「孚牛三百五十五牛」「執嘼酋一人」隻馘百世七馘」「孚馬百三匹」「孚車百口兩」「矢百」

〈1274〉「王易錫金百寽」

〈1350〉「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

〈2152〉「罘百工」

〈2730〉「琹百姓豚」

〈3012〉「口

口百△鯀蚩」「習親百△莆」

人阮元曰『𦣻說文云。囱牖麗廔闓明。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此言𦣻神是明神也。』(積古卷三、十頁宗周鐘)

孫詒讓曰『𦣻即一百二字合文說文百古文从自作百此可吕證之』(拾遺上十頁至十一頁齊侯鎛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十為一百。百白也。十百為一貫。貫章也。按从一非百之義。古作百。伊𣪘彝 當為白之或體。八 八皆象薄膜虛起形。變作百。史頌𣪘彝作百。多父盤』(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十為一百。百白也。十百為一貫貫章也。此段氏依韵會引所訂古文作𦣻又𦣻下

曰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又自下曰鼻也象鼻形又鼻下曰所以引气自畀也从自畀又皇下曰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始生子為鼻子今依金文百字有三形一作𦣻又一作𦣻並與許說相合而又有作白百者此不从自白而从百省也百即首字也因謂百字元由始義而成者也从一一者數之首也从自白與皇字同意亦始義也故或从百作白亦於會意無異也然則此白段借為自者也詩天保羣黎百姓傳百官族姓也羣黎即黎首也姓下曰人所生也禮記大傳注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又書堯典平章百姓傳百官鄭注羣臣之父子兄弟然則百姓者始祖同一蕃孳而成之謂也一增為十十增為百故段借為十十之義也萬為蟲名段借為千千之偁皆同一例證也許氏謂一白

為十十百白也語意不可解耳又一百為貫貫章也亦不當為字形之說周禮鬱人和鬱鬯司農注十葉為貫許氏鬱下云十葉為貫說與鄭合而與百下不合段氏云十葉當作千葉未詳蓋數十而層者聯者皆謂此貫亦字之段借者不可以為字形之證也矣○後又按前攷未是百千亦以紀數為義原抑數始於一終於十又始於百終於千百之於千猶一之於十故百从一千从十百者十後之初一也故从一从首又或从白从自而自為段借如前說然則紀數字始於一畢於千而萬億以上皆為段借字再攷如此』(古籀篇四十七第四九頁)

參閱里君條斯維至說

a'周法高曰「銘文三百作「三百」郭于讀為「三百」吳其昌容庚 Loehr 讀為「二百」Loehr P.294 曾經舉出兮甲盤「馬三匹」作「三匹」四字是單獨有四橫不和下文「匹」字的上畫連讀倘若「四」字寫成四橫「三」字必定寫成三畫「二」字寫成二畫了而「匹」和「百」的情形是一樣的在P.274把呂行壺的「三月」也從西清古鑑讀為「三月」而郭于吳諸家都讀為「四月」郭氏大系頁二五云：

「三月」二字原銘作三月以刺鼎五月作五月例之知此為四月合文。

Loehr P.274 舉出(1)趞尊中鼎、法高按尚有睘卣「十又三月」的「三」為三橫不能和下文的「月」合文為「四」(2)靜卣庚嬴鼎效卣「四月」的「三」都是四畫不和下文「月」合文(3)「五月」的「五」不一定和「月」字合文臣辰盉、小臣宅毀、衛毀「五」字都是單寫的刺鼎「五月」的合文

是一種偶然的特殊現象.

按數字和下面的名詞(或單位詞)為合文與否原沒有很嚴格的規律有時要由她的筆畫和下一字密合的程度以及在文中所佔的格數而定像師旂鼎的「唯三月」「三」和「月」分開各佔一格便從未有「四月」的讀法而呂行壺的「亖」雖然也是三橫可是因為和「月」字密合所以現代諸家都釋為「四月」是正確的本銘的「亖」字形密合也當釋為「三百」.

經義述聞卷十七「馬三匹」條云

「左氏莊十八年傳」「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二當為亖亖古四字脫去一畫耳

案「四匹」寫作「三匹」就是由於把合文分讀的緣故史頌鼎「馬四匹」作「亖匹」攈古廔彝器款識卷一頁十一周孟伯說「三匹亦宜

作四匹．蓋古禮率用乘馬三或三之缺壞耳」張孝達說「馬三匹左傳賜晉侯馬三匹之比也」都是不明合文而誤釋的（零釋五八至六○頁師旂鼎考釋）

〈大9〉「侯易錫者𦀚䛆臣二百家劑」〈大14〉「令女汝辟百寮」〈大18〉「𤔲百工」〈大19〉「長榜搒𢦏首百」「𧝓孚俘人三百」「或馘百嘰卌」〈大21〉

「[illegible]嗣我西隔東隔僕駿百工牧臣妾」〈大24〉「尸夷允嘰三百人」〈大45〉「其縣百三百」「墪僕百三百又五十五十家」「卑俾百斯男而[illegible]埶斯字」〈大50〉「咸畜百辟胤士」「[illegible]柔燮百邦」

2270(4.170-0478)

α 翟 史喜鼎

〈0519〉史喜作朕文考翟祭。

α 楊樹達曰「按文云翟祭，則翟為祭名可知，然古祭無名翟者，余謂蓋假為禴也，詩小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禮大宗伯云，以禴夏享先王，易升九二云，孚乃利用禴，釋文云，禴蜀才作躍，躍从翟聲，與禴通，知翟亦可與禴通矣。」（積微一九一頁史喜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翟，山雉也，尾長者，从羽，从隹，徒歷切。按字从隹，尾有長羽意，並列外命名詞。」（字例四篇六六頁）

0480 翏


a 翏

翏生盨

「伐口口口桐翏生從口口折首

〈1495〉

孚俘戎器孚俘口口作旅盨」


b 無叀鼎

〈0668〉

「王乎(呼)史翏冊令無叀曰」

按郭氏所釋無叀氏異


c 蔡子匜為鏐

玄鏐戈

〈3108〉

「玄鏐口口用之」


a

玄鏐戈

〈3108〉

「玄鏐口口用之」

〈1495〉

「翏生眔大㜏」

林義光曰「說文云翏高飛也从羽㐱按古作翏」(翏生盨「鏐」字偏旁)(邾公華鐘「鏐」字偏旁)象鳥羽毛豐滿欲飛形(文源)

b

柯昌濟曰「翏字從交羽之形當為古誼小篆从羽从㐱非古誼」(韡華一三〇頁無叀鼎)

隹 蔡子孔爲唯經典亦以惟以維爲之

戍甬鼎

<0617> 隹△仗

觶尊

<2138> 唯△王來征夷方 唯△王十祀

又五 彤日

宰椃角

<1868> 唯△王廿祀

乙亥鼎

<0623> 唯△格 唯△王正征邗方

小臣邑斝

<1896> 隹△王六祀

貝隹爵

<1837> 貝隹△易錫口冊

我鼎

<0647> 唯△十月又一月丁亥

隹父乙簋

<1107> 隹△巳文乙寶彝

沈子簋

<1391> 隹△考頊又

大豐簋

<1379> 隹△又殷滕 又有慶

敔尊

<2136> 唯△四月

又卣

<2714> 隹△六月初吉丁卯

宅簋

<1348> 隹△五

月壬辰

匡辰盉

<1951> 隹△王大禴 禴于宗周

榮簋

<1270> 隹△口月口口口口吝王口口口口 口口文宗口口口口貝百朋

（字形）p

作册大鼎

〈0646〉「隹二月既生霸己丑」

（字形）q

趞卣

〈2713〉「隹十又三月辛卯」

（字形）r

盂鼎

〈0171〉「隹九月」「隹殷邊侯田（甸）」「今余隹即朕小學」「今我隹即井亩于玟王正德」「今余隹令」命女（汝）盂詔燮敬雝德經」「隹王廿又三祀」

（字形）s

厤伯簋

〈1347〉「隹九月既望庚寅」

（字形）t

隹壺爵

〈1776〉「長隹壺」

（字形）u

鈿卣

〈2712〉「隹明保殷成周

乎」

（字形）v

鄘伯取簋

〈1342〉「隹王伐逨魚」

（字形）w

師遽方彝

〈2443〉「隹正月既生霸丁酉」

（字形）x

趠鼎

〈0636〉「隹王來各（格）于成周年」

（字形）y

遇甗

〈0817〉「隹六月既死霸丙寅」

（字形）z

師遽簋

〈1351〉「隹王三祀三月」

（字形）a'

井侯簋

〈1378〉「隹三月」

（字形）b'

盂爵

〈1850〉「隹王初𠦪于成周」

（字形）c'

國尊

〈2146〉「隹六

月初吉 d′ 曆鼎

〈0574〉 孝晉友唯刑 e′ 伯𡖧鼎

〈0610〉 隹正月初吉庚午 b′ 敬朿簋

〈1317〉 隹王二月初吉癸卯 g′ 縣妃簋

〈1364〉 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 f′ 易錫君我聿娥隹易錫高 師奎父鼎

〈0667〉 隹六月既生霸庚寅 i′ 麥鼎

〈0626〉 唯支一月 j′ 白壺

〈2834〉 隹正月初吉丁亥

k′ 向剢簋

〈1283〉 隹王五月甲寅 l′ 師教友簋

〈1318〉 隹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令全隹𩞢真乃令命

m′ 王中媯簋

〈1436〉 隹正月初吉丁亥 n′ 虢季子白盤

〈2925〉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o′ 師趛鼎

〈0624〉 唯九月初吉庚寅 p′ 伯中父簋

〈1261〉 唯五月辰在壬寅 q′ 大鼎

<0666> 隹廿五年三月既霸丁亥



r′ 鬲攸比鼎

<0670> 隹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



s′ 麓伯簋

<1344> 隹一月既望丁亥



t′ 無㠱簋

<1353>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壬寅



u′ 戈帀鼎

<0618> 隹八月初吉



v′ 穴鼎

<0648> 唯王

九月既望乙巳



w′ 公貿鼎

<0628> 隹十又一月初吉壬午



x′ 事族簋

<1300> 隹三月既望乙亥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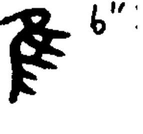
z′ 頌簋

<1392>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A.B）



a″ 史頌簋

<1356> 隹三年五月丁子（巳）



b″ 同卣

<2710> 唯十又二月



c″ 留鼎

<0679> 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

隹王二月既青霸



d″ 㝬鐘

<0061> 隹皇上帝百神我隹司配皇天王夆𥁕壽隹剌



e″ 格伯簋

<1362> 隹正月初吉癸子（巳）

格伯作晋姬簋 〈1254〉 唯三月初吉

月既望

弔皮父簋 〈1318〉 唯一月初吉

無叀鼎 〈0668〉 隹九

克鐘 〈0053〉 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克盨 〈1496〉 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隹

甲戌

周𩰤于師尸倗友

𩰤冓 媾媾

元年師兌簋 〈1386〉 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

蔡大師鼎 〈0642〉 隹正月初吉丁亥

曾伯陭壺 〈2829〉 隹曾白陭迺用吉金鐈鋚

陳子子匜 〈2979〉 隹正月初吉丁亥

善夫克鼎 〈0662〉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 (A.B.C)

陳公子甗 〈0818〉 隹九月初吉丁亥

弔上匜 〈2981〉 隹十又二月初吉乙子(巳)

沇兒鐘 〈0052〉 隹正月初吉丁亥

邾公華鐘

v'' <0059> 隹王正月寅 (A·B) 鄭虢仲簋

y'' 黃韋俞父盤

<2910> 隹正月初吉庚申

z'' 齊𩍐鎛

<0062> 隹王五月初吉丁亥

<1279> 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

w'' x'' 宴簋 或从口

<1316> 唯正月初吉庚

a''' 者沪鐘

<0055> 唯戊十有九年 (A·B) 唯王命 (B)

b''' 禾簋

<1202> 唯正月己亥

c'' 姑口句鑃

<0068>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d'' 般殷盤

<2905> 唯正月初吉

e'' 曾姬無卹壺

<2828> 隹王廿又六年

f'' 陳侯午錞

<1501> 隹十又二年

g'' 子璋鐘

<0041> 隹正十月初吉丁亥

h''' 鄦子 寡兒鼎

<0629> 隹正八月初吉壬申

i'' 歸父盤

<2912> 隹王八月丁亥

j'' 邾王義楚耑

<2435> 隹正月吉日丁酉



鄬侯



<1327> 隹王五年正月丙午



拍敦



<1500> 隹正月吉日乙丑



□君



<0750> 隹番君酌白自乍寶鬲



其次句鑃

<0067> 隹正初吉丁亥





者減編鐘

<0047> 隹正

月初吉丁亥 (A.B)



光伯



<1172> 隹九月初吉



白者君盤

<2905> 隹番□白者君自乍寶盤



楚嬴匜

<2972> 唯王五月初吉庚午

<0012> 隹正月初吉庚午

<0317>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0043> 隹王正月辰在丁亥

<0036> 隹正月初吉丁亥

<0044> 隹□□□月初吉甲戌

<0039> 隹王六月

<0045> 隹

正月初吉丁亥

<0046> 隹康右祐屯魯純嘏

<0048> 隹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

亥

<0050>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

<0054> 隹惟王五月初吉孟庚

<0055> 隹王正月

初吉丁亥」<0060>「隹△正月初吉丁亥」<0519>「乍白隹△乙」<0551>「隹△正月初」<0576>「隹△

祖白(伯)𩛥白乍寶口盜(沱)」<0579>「隹△异鄧八月初吉」<0568>「隹△正月初吉

丁亥」<0592>「隹△一月既生霸」<0606>「隹△正月初吉己亥」<0607>「隹△九月之初吉

丁亥」<0612>「萬年隹△人」<0627>「毛公肇(旅)鼎亦隹△毁」<0630>「隹△七月」<0631>「隹△十

又一月」<0632>「隹△正月初吉辛亥」<0635>「隹△二月初吉庚寅」<0639>「隹△公大

保來伐反尸(夷)年」<0641>「隹△王伐東尸(夷)」<0645>「隹△九月既生霸辛酉」<0650>

「師隹△憼兄念王母勤匋」「乃𩛥子師隹△王母」<0651>「隹△鄀八月初吉

癸未」<0654>「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0655>「隹△五月既生霸庚午」<0656>「隹△

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0656>「隹△七年十月既生霸」<0658>「隹△

三年五月丁子(巳)」<0659>「隹△六月既生霸乙卯」<0664>「隹△王五月初吉甲

寅」<0671>「隹△王八月辰才丙午」<0672>「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師𡪞

足師俗𠭯𠬝人隹△(与)小吕譱夫守口官犬」<0674>「隹△三年五月既死

霸甲戌」<0675>「令、令隹▵龗槀乃令」<0677>「隹▵八月既望」「隹▵王廿又五祀」<0733>
「龜來隹▵乍鼎」<0749>「隹▵五月初吉丁酉」<0816>「隹▵正月初吉丁亥」<1149>「隹▵
子孫作寶」<1240>「隹▵二月既生霸」<1250>「隹▵十月既生霸辰在寅」<1255>「隹▵
王正月」<1277>「隹▵登鄧九月初吉」<1281>「隹▵八月初吉庚午」<1288>「隹▵王正月
既死霸乙卯」<1290>「隹▵九夕月初吉戊戌」<1292>「隹▵正月初吉丁亥」<1293>「隹▵
十月初吉辛巳」<1297>「隹▵五月乙亥」<1302>「隹十又一月初吉甲申」<1305>「隹▵八
月初吉丁亥」<1313>「隹▵用妥綏神褱懷唬乎冓前文人」<1315>「隹▵六月既
死霸壬申」<1325>「在十月隹▵王廿祀劦日」<1328>「隹▵白家父郜迺用吉
金」<1329>「隹▵四月初吉丁亥」<1333>「隹▵正月初吉丁卯」<1335>「隹▵正月初吉甲
午」<1336>「隹▵王五月」<1337>「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1339>「隹▵五月死霸辛
未」<1343>「隹▵四月初吉丁卯」<1346>「隹▵元年三月丙寅」<1349>「隹▵六月既生霸」
<1358>「隹▵十又二月初吉」<1359>「隹▵三月既生霸乙卯」<1361>「隹▵三月初吉乙

卯」「隹王二祀」〈1365〉「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1366〉「隹六月初吉」〈1367〉
「隹十又二月初吉丁丑」〈1369〉「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1370〉「隹五年三
月初吉庚寅」「今余隹或有𤔲嗣命女汝」〈1371〉「隹王廿又七年正月
既望丁亥」〈1372〉「隹六年三月甲𢀛子」〈1373〉「隹五年正月己丑」〈1374〉「隹王元
年正月」〈1375〉「隹王九月既眚霸庚寅」〈1376〉「隹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
〈1377〉「隹九月既死霸丁丑」「隹丁公報」〈1380〉「隹王正月」〈1383〉「隹元年六月
既望甲戌」「今余隹帥井型先王令命」〈1384〉「隹四月辰在丁未」〈1385〉「隹三
年二月初吉丁亥」「今余隹𤕌京乃令命」〈1389〉「隹王九年九月甲寅
〈1390〉「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今余隹令女汝𠬝𤔲葊宮葊人」〈1428〉
「隹八月初吉庚亘申」〈1438〉「隹正月初吉丁亥」〈1440〉「隹九月初吉壬申」
〈1443〉「隹十月初吉庚午」〈1444〉「隹正月初吉」〈1445〉「隹三月初吉甲午」〈1446〉「隹
王九月初吉庚午」〈1486〉「隹王正月既亡」〈1490〉「隹五月既生霸庚午」〈1497〉

「隹△王廿又五季七月既囗」<1502>「隹△十年」<1503>「隹△正六月癸未」<849>「隹△三
月既望丁亥」<1882>「隹△[illegible]」<1952>「隹△三月初吉丁亥」<2832>「隹△八月甲申」<2138>
「隹△王十祀又五彤日」<2139>「隹△十又三月辛卯」<2140>「隹△二月初吉丁卯」<2145>「隹△
六月初吉」<2147>「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2148>「隹△四月初吉甲午」<2150>「隹△
王十又二月」<2152>「隹△八月」「隹△十月〻吉癸未」<2278>「貝隹△錫」<2444>「隹△二月
初吉丁亥」「隹△王二祀」<2445>「隹△八月初吉」<2703>「隹△王八月」<2711>「在六月隹△ 惟王
六祀」<2716>「隹△王桒于宗周」<2717>「隹△十又九季」<2719>「隹△三月初吉」<2720>「隹
王二祀」<2721>「隹△王四祀翌日」<2722>「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2724>「月隹△
子曰令望人方𦊔」<2727>「隹△正月甲午」<2729>「隹△六月初吉」<2730>「隹△王大
禴于宗周」<2731>「隹△王十月既望」<2732>「隹△白犀父以成自屯郎東」<2733>
「隹△五月既望甲子」<2734>「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2735>「隹△三
月初吉甲午」<2800>「隹△正月初吉庚午」<2825>「隹△王五年奠囗陳𡔷

亖再立事歲」〈2826〉「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2831〉「隹八月既死霸戌寅」〈2833〉「隹十年三月吉日」〈2836〉「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2837〉「隹□□〔月初〕吉□□□□□□□之子□□曰摩罿其吉金」

〈2913〉「隹正月初吉庚午」〈2915〉「隹正月初吉壬午」〈2917〉「隹五月初吉」

〈2919〉「隹王正月初吉丁亥」〈2920〉「隹正月既生霸乙未」〈2922〉「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2924〉「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2926〉「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其隹我者厌諸侯百生姓」〈2943〉「隹曾子白父口自乍障盨匜」〈2961〉「隹廿黽肇自乍鼎鼎亓其它匜」〈2982〉「隹王正月初吉丁亥」〈2987〉「隹惟王五月」〈3008〉「隹正月初吉日己酉」〈3012〉「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邦隹雝翰」〈3092〉「闓丘隹雕造」〈1377〉「隹王于伐楚白伯」〈1442〉「隹正月初吉丁亥」〈1313〉「隹匀萬年」

孫詒讓曰『攷金文隹字最多若乙亥方鼎作[glyph]麥鼎作[glyph]為尤茂密雖未必原始象形字而形最近古葢目喙羽足無不完葡金文雁公觶雁作[glyph]偏旁隹作[glyph]亦略同凡古文馬鹿諸文首皆象目形隹鳥亦然其通例可推也孟鼎作[glyph]則篆勢散變三變成[glyph]皆以目與羽相連毋（金文亦多如是作）與馬字變[glyph]為馬髦目不辨正同皆後定整齊象形字也』（名原上一〇至一一頁）

丁佛言曰『[glyph]聃敦隹短尾鳥長尾並一類而尾有殊耳尾短者足隱故隹篆不見足然古器刻往往見足疑隹鳥古為一字後乃別而為二』（古籀補補卷四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段氏云短尾名隹別於長尾名鳥云總名者取數多也亦鳥名翩〻者鵻夫不也本又作隹又朱駿聲云段借為鵻爾雅釋鳥隹其鳺鴀又為雜廣雅隹鶉也雜隹一聲之轉又疊韵連語莊子山林之畏隹與嵬崔同蓋許意實如朱說然許氏未遑最古文字也今依殷周古文眞迹隹鳥元同字例多見下許氏云隹者短尾之總名而隹部中字雉雞皆長尾者也鳥者長尾之總名而鳥部中字鵝鴈皆短尾者也此為自家矛盾也然隹鳥同字其音元同若夫鵻字从隹从鳥實與作讎作鵻無異段云隹即鵻是又按經傳發聲之語用唯惟維字而三代遺文多皆以隹為之又或閒用唯字而唯誰讎皆元同字唯訓諾也其義取于字音以段借也誰為何義以敦訶為正字又或以孰為之讎訓應也當也對

α''

也以雖為正字古音十八部説雖雝孰同部鳥亦同部中字又隹唯誰同部似有分別者而其實相通冣古字音隹鳥亦同可知矣後人隹鳥分部其音亦自異人世之變遷萬事皆當有此理耳」（古籀篇九十四第一頁）

「高鴻縉曰隹本鳥之初文至戰國時始分化為隹與鳥隹自甲文以來即借用為在如卜辭隹王二十祀是也周人沿用習為故常後或以唯惟維等字代之書顧命惟四月洪範惟十有三祀是也」（頌器考釋一七頁）

「高鴻縉曰隹字全象鳥側立形上古之時隹與鳥非二字東周時乃漸分化

甲文有隹字無鳥字今人認卜辭中有鳥字實皆非鳥字乃雞鳩等字之象形者也鳥為隹之分化字始于東周之春秋時徐

王孫遺諸鐘鳴字偏旁作[illegible]乃鷄旁之變戰國秦石鼓鳴字偏旁作[illegible]亦鷄旁之變皆非鳥字隹古音讀若堆則與都了切為一聲之轉其為一字之變無疑羅振玉曰蓋隹鳥古本一字筆畫有繁簡耳許以隹為短尾鳥之總名鳥為長尾禽之總名然鳥尾長者莫如雉與雞而並从隹尾之短者莫如鶴鷺鳧鴻而均从鳥可知強分之未為得矣又鳥下八乃其爪不从匕

〈字例二篇五三頁〉

〈大1〉「隹十又三月庚寅」「隹臣尚中」〈大2〉「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季」〈大6〉「隹八月初吉」「隹民亡佸才戠」「隹茍敬德」「隹乍卲考爽」〈大11〉「隹廿又二季三月既望己酉」〈大12〉「隹十又三月」〈大14〉「隹王七季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今令隹鑴京乃命」〈大19〉「隹王十月」

「隹▵王十又一月」〈大15〉「隹▵六月既生霸戊戌」〈大16〉「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大17〉「隹▵巢來𢼄笮」〈大18〉「隹▵元年既霸丁亥」「今余隹▵𩛥𩫏乃令」〈大20〉「隹▵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大21〉「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女(汝)有(又)隹▵小子」〈大22〉「隹▵三月初吉庚午」〈大23〉「隹▵王廿又三年九月」〈大24〉「隹▵王身厚䐗」「今余隹▵𩛥𩫏乃令(命)」「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大25〉「𠟭隹▵輔天降喪」〈大26〉「隹▵正月乙子(巳)」〈大27〉「隹▵二年正月初吉」「今余隹▵𩛥𩫏乃命」〈大29〉「隹▵八月甲申」〈大30〉「隹▵正月初吉丁亥」〈大31〉「隹▵王五十又六祀」〈大32〉「隹▵王正月初吉日丁亥」〈大33〉「隹八月初吉庚午」〈大34〉「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大36〉「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大38〉「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2〉「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5〉「隹▵王五月」「伊少(小)臣隹▵補(輔)」〈大46〉「隹▵王正月」〈大47〉「隹▵王九月乙亥」「今隹▵司嗣朕先姑君晉邦」〈大53〉「隹▵正月孟萅

春吉日丁亥」



a 隻 从又持隹

父癸爵

<1748> 隻父癸



b 矢伯隻卣

<2658> 矢白(伯)隻作父癸彝



c 亏隻鼎

<0357> 亏隻作尊彝



d 爵文

〈按此器之目失收〉



e 𢽽鼎 𢽽作且丁盟隻

<0380> 𢽽作祖丁盟隻



f g 卣文

<2473> 隻(A·B)



h 禹鼎

<0178> 敦伐噩休獲 孚厥君馭方



i j 奪乱為獲

酓忎鼎 戰獲兵銅

<0638> 楚王酓忎戰獲兵銅 隻獲 兵銅(皇與 彝)



k 酓忎盤

<2916> 楚王酓忎戰獲兵銅 隻獲 兵銅



l 上官登

<3023> 富子之上官隻之畫口鐈 鈇十台口大從之從鈇

3占

<0677>「隻△獲䤋三千八百□二䤋」「執嘼酋一〔人〕隻△䤋百廿七䤋」<2825>「子陻[金焉]騂内入伐匽□邦之隻△獲」

b 劉心源曰說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說文又手也）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此作鳥形从又持之即隻字也積古齋彝文如此阮釋爵云从雀形从又（奇觚卷六、十頁伯隻卣）

b 高田忠周曰按此甚似爵字古文然銘云矢白隻作父癸彝與他器謂由觶爵數器並作者自異且古文形似段借亦多此字若為爵古文亦當段借為隻字最古鳥隹同字耳故今从原釋云吳式芬引許印林說云說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

曰隻、二隹曰雙、要隻雙雌雄字皆从隹、若有鳥隹分别乎、鳥部亦不能無⿱鳥又⿱⿰鳥鳥又鴜⿰厷鳥字、不然者隹鳥同故也、又隻本義元謂鳥、轉謂凡物與雌雄字同(古籒篇九十四第九頁)乚

b 馬叙倫曰、口 隻為禽獲之獲本字、說文、獲、獵所得也、乃此字義、字從手持鳥會意、今說文訓鳥一枚也、而雙訓隹二枚也、皆非本義、亦或非本訓也、隻雙實一字、隻蓋即從隹得聲、故隹隻音比照紐、雙音今在審二、然㩳從雙得聲、而音在心紐、漢書刑法志注引晉灼曰、㩳古竦字、是古讀㩳為竦、而竦從束得聲、束音在審三也、審三照三同為舌面前音、隻音在照三也、蓋雔本為隹之茂文、故雔隹實為一字、穆天子傳、乃獻白玉口隻、郭無注、傳又曰、于是

載玉萬隻、注曰、隻玉為穀、見左傳、檢僖三十年傳、皆十穀、注、雙玉曰穀、是穆傳之隻即雙也、陳騂壺、子陳鷁內伐匽、口口之隻、隻即獲也、說文之鑊甲文作[illegible]、皆可為隻即獲禽之獲本字之證、古讀照歸端、端影同為清破裂音、故隻音轉為蒦、蒦從萑得聲、萑音匣紐、而雙即得聲於雔、雔音今在禪紐、禪匣同為次濁摩擦音、其音轉變之蹟亦可尋矣』（刻詞一一一頁矢白卣）

郭沫若曰「隻字甲骨文及金文多用為獲、在此殆假為護、用與護對文、用以表示進攻、護以表示自衛』（考古一九六三第四期一八一頁跋江陵與壽縣出土銅器群）

雒　高景成釋

周雒盨　「周雒作旅盨」〈1464〉

林潔明曰：『按說文「雒，忌欺也，从隹各聲」。銘文用為人名，義無可說』。

a 雁 說文从隹瘖省声或从人人亦声其云从隹瘖省声者當作雁其云或从人人亦声者當作雁雁即此雁字少異今篆文作雁知今本譌奪將雁雁二篆合而為一矣整乱為應左僖廿四年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應公簋

<0999> 應公乍車彝

b 應公尊

<2066> 應公乍寶尊彝

c

d 應公鼎

<0548> 應公作寶尊彝

e 應甲鼎

<0400> 應叔作寶尊鼎

f 應公觶

<2815> 應公

g 應公壺

<2781> 雁公乍寶陴彝

h 應公方鼎

<0392> 雁公乍寶陴彝

i 應侯簋 〈1292〉「應△侯乍生杙姜尊簋」

j 大鼎 人名 〈0666〉「王召走馬雁△令取繇騆卅二匹易（錫）大」

k 師湯父鼎 〈0654〉「王乎宰雁△易（錫）盛弓象弭」

l 又叔孫乳為膺 毛公鼎膺受大命 〈0680〉「雁△膺受大命」「金甬金雁△膺」

m 又云金膺詩小戎 傳膺馬帶也 〈0680〉「雁△膺受大命」「金甬金雁△膺」

n 𦐍伯簋 〈1389〉「雁△膺受大命」

b 徐同柏曰「雁，應省。左僖二十四年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从古卷十三、二十二頁周應公尊）

九

方濬益曰左僖公二十四年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按今之應城是其地也水經滍水注應城故應鄉也應侯之國博古圖有應侯敦釋應為雍云周室武王弟四子曰雍侯其後乃有雍姓薛氏款識從其說殊誤說文䧹鳥也从隹从人瘖省聲籀文䧹从鳥作鷹爾雅釋鳥鷹隼醜釋文鷹字或作應是鷹應一字今以彝器銘證之古應字俱从隹从厂从丨厂為厂圻之形與⿱埶厂字同意說詳後⿱埶厂鼎銘釋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鷹之巢多在山石巖穴閒非林木之鳥故古文以从斤見義厂象厂圻丨則象山石墜落之形篆文變體為从人瘖省聲小徐謂鷹隨人所指蹤故从人說雖通然非古義也按後世鼓吹曲有鵰鶚爭石墜崖之名疑其取義於此見新唐書唐臨孫紹傳（綴遺卷四、二

十一頁應公鼎

劉心源曰「𤼷說文作𤼷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𤼷鳥籀文𤼷从鳥據說解知今本奪譌其云从隹瘖省聲者則為𤼷其云或从人人亦聲者則為𤼷是今本奪𤼷篆也𤼷為鷹古文从疒取其迅疾非瘖省聲𤼷非侵覃部中字何取瘖聲段氏據韻會訂改仍未允當此銘𤼷字即說文之正篆當讀應」（奇觚卷一七頁𤼷鼎）

孫詒讓曰「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此作𤼷省疒為厂鈔本薛款識雁侯敦雁作𤼷與此同杭州刻本釋文誤為雍吳錄雁公鼎雁亦作𤼷又攷薛款識齊侯鎛鐘女雁鬲公家雁作𤼷雁卹余于盟卹雁作𤼷兹从十苗夔說文聲訂欲改

說文巡隹瘖省聲或巡人人亦聲為巡隹疒俟省聲云俟省聲

賸人籀文不省夂作鶩也案金文賸字偏旁有廾廾廾廾諸形此

鼎殺字亦作廾則凡金文雁字之巡十巡丨者貽皆巡殺省聲

今本說文雁字注譌捝不可讀瘖人兩聲亦並與古音不合正

當據金文呂正之耳』（拾遺下二六頁毛公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雁雁鳥从隹从人瘖省聲按疒鳥瘖省不顯

古作𠩺（雁叔鼎）从人𠂆人之反文从隹不从疒从人者人所畜也或作

雁（毛公鼎）作𤸫（雁公器）作雁（雁公鼎）大今字作鷹』（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劉心源］說詳悉但謂說文有𤸫雁二篆未妥當

矣且審此篆形从𠂆即疒省丨或許之入省文若劉說丨之一

畫所在相𢇛斷非又下毛公鼎云𢊁受大命孫詒讓云此即逸
周書克殷解膺受大命是也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
人亦聲此作𢊁省𠂆為厂鈔本薛款識雁侯敦雁作𢊁與此同
又攷薛款識齊侯鎛鐘女膺鬲公家膺作𢊁从十苗夔說文聲
訂欲改說文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為从隹𠂆㑊省聲云
㑊省聲膌人籀文不省必作𪆂鳥也案金文𥢶字偏旁有𦫳𦫳𦫳
諸形此鼎㕘字亦作𦫳則凡金文雁字之从十从·者殆皆从
㕘省聲今本說文雁字注譌脫不可讀瘖人兩聲亦並與古音
不合正當據金文以正之耳孫說斬新然未可遽信矣（古籀篇
九十四第一八頁）
張之綱曰孫詒讓云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
此作𢊁省𠂆為厂鈔本薛款識雁侯敦雁字與此同吳錄應公

鼎又薛書齊侯鎛鐘應字竝从十苗夔說文聲訂欲改說文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爲从隹疒⿰亻⿰爻攵省聲⿰亻⿰爻攵省聲膺人此鼎⿰爻攵字作[字形]則凡金文雁字之从雁从人音殆皆从⿰亻⿰爻攵省聲今本說文雁字注譌捝不可讀瘖人兩聲亦竝與古音不合當據金文以正之綱案雁之从十自來攷釋家皆未及之孫說剖析形聲至覈」(斠釋二頁)

a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膺云鏤膺二吳孫並从之綱案愙齋引詩小戎傳膺馬帶也又引采芑崧高傳鉤膺樊纓也在馬膺前故曰膺惟馬帶在馬腹下與樊纓之在馬胸前者實二物吳似誤合為一徐釋鏤膺謂鉤膺非指馬大帶言」(斠釋十六頁)

b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雁从𠂆下隹𠂆从人从丨炎之側視形也古人養鷹常在臂亦(腋)間故从此會意鼎文叚為應字按爾雅

釋樂應承也』（毛公鼎集釋七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䧹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䧹籀文䧹从鳥 於凌切

按鷹為肉食鳥鉤嘴聳肩弔眼利爪甲文鷹字原象形王靜安釋金文雁字以為人之養鷹常在臂腋間故从亦广乃側面亦字今按广為聲符非會意也亦鷹陰陽對轉小篆从疾隹鷹飛疾故从疾疾省人聲許書必為後人所亂丁福保曰慧琳音義二十九卷十五頁鷹注引說文鷙鳥也……所引者係古本尚存其真』（字例二篇五七至五八頁）

王國維曰『鼎文雁作[illegible]即說文雁字其字从广下隹广从人从亦之側視形也何以證之如吳字殷虛卜辭作[illegible]（殷虛書契前編卷四

弟九葉作昃（同上卷七弟四十三葉）皆从日从夨。日在人側。日昃之意也。而鄂侯馭方鼎之厥字則从仄作。厥之本誼為朝宴。从昃从女。會意。是昃昃字亦作仄。篆文之厠則由仄而變。匽與宴亦由厥而變也。又此鼎仄字即說文医字。說文医从匸。然石鼓文汧殹之殹从医。其直上出乃仄之變形。篆文之医則又由医而變。猶匽之由厥而變矣。古象形之字或作正視形。或作側視形。往往隨意。且視字之結構而變。知大夨之可作仄。則無惑乎亦之可作仄矣。雁从亦下隹。古人養雁常在臂亦間。故从此會意。且亦雁雙聲字。謂之亦亦聲亦可。篆文作雁。乃有瘖省聲人聲之說。失之遠矣。鼎文假為應字。益公敦應受大命亦如此作。』（觀堂一九九二頁至一九九四頁毛公鼎銘考釋）

應．金文作雁．姬姓．春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有應城」（張日昇述）

韓．姬姓．始封北土固安方城縣．後乃西遷山西芮城．（張日昇述）

蔣．金文作將．春秋大事表云．「今河南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有期思城是」（張日昇述）

〈大45〉「女汝雁禹公家」「雁卿余于盟明卿」「雁受君公之易錫光」

a 雍 雍娶簋

<1052> 雍娶作寶尊彝

b 彔簋

<1314> 白雍父來自㝬

c 遇甗

<0517> 師雍父戍在古自 遇從 師雍父 文侑妃史使遇事于㝬侯

a 瘢鼎

<0631> 師雍父 衛導至于㝬

e 雍母乙鼎

<0537> 雍作母乙尊鼎

b 雍伯原鼎

<0518> 雍伯原作寶鼎

g 㝬鐘

<0611> 雝雝 雝雝

h 毛公鼎

<0650> 雝我邦小大猷 雝蓮東律庶民

i 又 从又

<0619> 周雝饗 賓客

j 盂鼎 省水

<0676> 令余佳令汝盂 變敬雝德至經

k 辛鼎

<0612> 辛厥家 雝德

𩁹[l]

雍伯鼎

「王令雍△白啚于之爲宮」〈0531〉「雍△白乍寶尊彝」

𩁹[n] 8

孳乳爲饔

邾王鼎用饔賓客

「用雝△饔賓客」〈0619〉

「用雝△饔其者諸父者諸兄」〈0634〉

「白雝△父蔑彔曆」〈2144〉

「白雝△父蔑彔曆」〈2728〉

「口攻雝△者都」〈3012〉

𩁹[m]

孚尊

「取徙師雝△父」〈2147〉戍于古自之年

[m] 阮元曰「師下一字从𠱠从骨。侃叔釋作滑字。是也。」（積古卷五、三頁取尊）

[n] 徐同柏釋擁曰「任也。」（从古卷十六、二十七頁周毛公鼎）

[m] 方濬益曰「阮錄釋為滑。按此字从隹从𠱠。自是雝字。」（綴遺卷十八、二十二頁受尊）

i 吳大澂曰「𩁹為奮之象形字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此象鳥之奮飛而挩于手从二口有驚讙之意」（愙齋四册十六頁盂鼎）

i 吳大澂曰「𨿽古雝字从隹从攴从邕許氏說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籀文作𨛜俗作壅毛公鼎」（古籀補二十頁）

i 吳大澂曰「𩁹疑奮之象形字許氏說奞手持隹失之也此象隹之奮飛而脫於手从二口有驚讙之意盂鼎」（古籀補附錄一頁）

i 劉心源曰「雝或釋舊或釋奮皆不合篆形晉姜鼎巠𨿽明德毛公鼎𨿽我邦小大猷說文雝从邕邕下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从巛从邑𨛜籀文邕案邕即壅之正字𠱠象池形巛即川古刻从水與川同意此銘省水仍是雝字小篆从隹古刻从𨿽者與虢季子白盤維字同因思仲𢾁父敦有𢾁字說文𢾁字从之而許云从隹𢾁㠯古刻雝維二篆證之疑許書奪𢾁字或

云隻字是也』（奇觚卷二四十頁盂鼎）

孫詒讓曰『𨾊當為雝說文川部邕从川从邑籒文作𨚕此从攴从隹从吕即从籒文邕也毛公鼎雝我邑小大猷雝作𪆫與此正同惟彼增水形則借灉為雝二字聲同』（餘論卷三第四九頁盂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古文揚作敭撫作𢻫此攴手通用也說文攡抱也从手雝聲漢書谷永傳擁天下之匾銘義是也又儀禮公食禮左擁簠粱禮記玉藻走則擁之皆字之本義抱即裒字叚借也叚借以擁為邕禮記內則必擁蔽其面注障也俗字作壅是也又朱駿聲云疊韻連語莊子庚桑楚擁腫之與居注樸也司馬注醜皃又按古字省文唯當以雝為之秦策雍天下之

國可證矣』(古籀篇五十五第九頁)

高田忠周曰『吳釋作奮今按古籀補云疑奮之象形字許氏說奪手持隹失之也此象隹之奮飛而脫於手从二口有驚之意妄亦甚哉請試證之此字从隹吕从攴與奮字从大隹田迥別此作雝者即雝之省變从攴與手同意說文手部中字古文往往从攴可證然則此為擁字明哲者誰亦容疑乎且晉姜鼎有經擁明德之語字正作雝較此篆即多巛形耳其語意亦與此銘相近又按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銘德敏對言蓋古語如此也又孟子經德不回注行也或云此經為徑之段借要亦巠字之轉義耳又雝字為鳥名其聲相和故雝亦訓和也晉語非德不當雝是也由是觀之此銘及晉姜鼎銘皆

借𢹂為雝也」（古籀篇五十五第一〇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讀擁云任也、攈古讀雍愙齋从之云雍和也、書無逸其惟不言言乃雍、孫詒讓云雝下从攴文者、虢季子白盤經維四方、維亦作雙、此為雍和之義、下文雝建字為雝塞義、不从攴與此小異、徐讀擁亦通、綱案雝下从攴與从扌同意、徐釋擁于字形合、而義則以雍和為長」（斠釋五頁）

朱芳圃曰「羅振玉曰、从巛即水字、从口、从隹、古辟雝字如此、辟雍有環流、故从巛、或从乚、乃巛省也、口象圜土形、外為環流、中斯為圜土矣、或从田、與口誼同、古辟雍有囿、鳥之所止、故从隹、說文訓為雍渠、非初誼矣、伯雝父鼎作雝、與此同、他金文或增口作

呂、後又譌呂為邑、初形益不復可見矣。（殷虛書契考釋中一一）按羅說非也、字从隹、呇聲、呇一作⿱水呂、與說文邕下所載籀文相同、說文川部、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从川从邑。讀若雝。⿱巛呂、籀文邕。今以甲文金文證之、⿱水呂實从水口聲、篆文从邑、即呂之譌變。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金文] 辛鼎　[金文] 毛公鼎　[金文] 盂鼎

从隹、叹聲、叹一作⿰呂又（或增木作𣪊）象手持勺向〇、勺、挹器所以出納於瓮中者、字之結構與⿰呂又象手持勺向8相同、亦〇之繁文也。（釋林𩫖九十八頁雝）

陳槃曰、說文邕雝二字並从邑、引籀文邕字从雙口、金文則邕从邑、而雝从雙口、蓋厥初止从口、卜辭金文或增口作呂如此、後又

譌吕為邑也。商錫永先生殷虛文字類編《部說槃案古器有邑王戟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編號五七五其邑字作售金文中此書法僅有而卜辭則習見殷虛書契二、二八、四、二九後編下二所收商先生以為即雍字是也。吳氏金文世族譜分邑與雝為二謂邑即雍亦即姬姓之雍(第二篇)雝為嬀姓與邑別(第十九篇)案此不然。邑亦當作邕與雝字為一雝器有雝嬀(彝陶齋一、五一)則謂雝有嬀姓者此蓋不誤然不可分邑、雝為二謂邑姬姓而雝則嬀姓也。(譔異四冊三二六頁)

雍金文作雝又或作邑舊籍有姞姓之雍與姬姓之雍金文但有「雝嬰」春秋大事表譔異云「案樂氏(太平寰宇記)揭舉兩雍國黃帝之後姞姓國于雍丘即今河南杞縣治一為周代雍國戰國時始為楚所滅此周代之雍當即文王子所封國矣云此一雍國在西城縣案宋西城縣即今陝西安康縣此與杜預以下為在今河南修武縣西者不同未詳所據……然周金文中又有嬀姓

之雍……不可考矣」(張日昇述)

〈大9〉「才在壁雝辟雝」〈大18〉「王才在雝应雝居」〈大24〉「令女汝更雝惠雝

我邦小大猷」〈大47〉「巠雝雝明德」〈大50〉「其音鈇々雝々孔[illegible]煌」

[a]

雗

吳買鼎

「繹文之走馬
吳買作雗鼎」
<1.497>

<6422>
「白遅父作雗鼎」

a
高田忠周曰「按丫殆干字然此用為羊省說文雗雒屬从隹𦎫聲朱氏駿聲云字亦作鶉按雒鶉同類而鵅大于鶉鵅黃色鶉黃黑襍色蓋訓鵰也鶉字亦省作鶉而說文鵻下云隼或體一曰鶉字是也愚竊謂最初古文雗雒屬字或作鶉亦省作鶉从鳥者籀文也又隼訓雕也或借雗為之同音通用又鵻訓祝鳩也或借隼為之古音轉通耳但周末文字混亂互相襍柔耳爾雅釋鳥鷂鶉其雄鶛其牝庳又鶉子鳼鴽子鸋列子天瑞田鼠之為鶉也又託名幖識字左僖五年傳鶉之奔〻周語歲在鶉

火即星名也此等字並皆从鳥猶上文雀鴛雁鴈之類。⿰𦎫隹鶉古今字耳」(古籀篇九十四第二七頁)

a 楊樹達曰「⿰𦎫隹字吳式芬及孫詒讓古籀餘論並無說，余謂字从隹𦎫聲，蓋假為𦎫，說文五篇下亯部云，𦎫，孰也，从亯羊，讀若純。按字从亯羊者，亯字後或變作亨，字从亨羊，故其義為孰也(說詳余釋𦎫篇)。⿰𦎫隹鼎謂𦎫鼎，言孰物之鼎也」(積微二〇九頁吳買鼎跋)

琟 a b

琟 散盤 〈2927〉「琟人有𤔲刑丂」「自西ㄙ土于琟莫基員埔」

吳大澂曰「琟琟地名疑古邛字散氏盤至于琟莫　琟琟莫疑即邛都靡莫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漢時地名當仍秦楚之舊」（古籀補附錄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琟鳥肥大琟琟也从隹工聲或作𩿢从鳥古隹鳥同蓋工聲有大義仁訓大腹同意也愚謂琟古文鴻詩鴻雁傳大曰鴻小曰雁鴻能肥大故以為名江从工聲工聲江聲同通矣」（古籀篇九十四第二八頁）

a,b

高鴻縉曰「琟說文琟鳥肥大琟琟也从隹工聲𩿢琟或从鳥羅振玉曰疑此字與鴻雁之鴻古為一字按殷與西周均有隹無

鳥鳥由隹字分化約在戰國之時工聲與江聲同故漢以後有琟與鳿與鴻而三字實一字也羅說甚允」（散盤集釋十七頁）

a □ a

隻 說文所無

李隻敢 區

〈1149〉 旅 區

「李敓作

強運開曰『□李隻敢从隹从攴以敏㠯□敃㠯艸从攴之字或从又例之當即古文隻字』(古籀三補卷四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吳云敓說文所無．按吳考未精或云奞之省又云□之省皆恐非是依揚作敭攤作□之例此為推字甚顯矣說文推排也从手隹聲蒼頡篇軵也前也墨子小取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古籀篇五十四第九頁)

白玉崢曰『□籀廎先生釋雝本段及文字篇商承祚氏作類編隸作敓並謂與廣韻同季敓敢作□與此同三卷孫海波氏文編从

之並曰从攴从隹說文所無十三七楊樹達氏曰𢾕疑當讀為罪義求

四三或曰字不識或是鷸字段作潦綜述五六六頁李孝定先生釋𢿢曰

从隹从攴當為𢿢之初文集釋一二八五金祥恒先生作續文編入攴

部之後列為說文所無之字三三〇峥按綜觀諸家所釋雖皆隸定

為𢾕而於說文解字之部从則有从攴與从隹之歧就之構形

考之字當从隹从殳為會意字蓋所从之隹應為欲得之目的

物所从之殳則為達成此一目的之工具及所采之適當行動

推究造字之初意當與隻字同時產生𢾕當為獵隹之始隻則

為獵隹後之結果故𢾕則以手持獵之工具而表將獵之行

動隻則以手持隹意在表彰獵隻之隹金文李𢾕簋之[illegible]字

雖與之構形相同然究當今之何字以年荒代遠文字屢經

變而說文解字又竟失錄難予徵實茲姑隸作𢾕以待考定(中)

國文字四十册四至五頁契文舉例校讀

a 䧿

䧿 說文所無晉定公名午

晉公𥂴 䧿今小子作䧿

〈3012〉「余䧿」令小子」

「䧿」令小子」

a 方濬益曰「䧿从隹从午聲似是許之異文」(綴遺卷二十八．八頁晉公𥂴)

a 吳大澂曰「䧿晉公𥂴䧿今小子 疑帷字之異文」(古籀補附錄二十八頁)

a 高田忠周曰「按字明从隹从午然隹鳥兩部無午聲字且銘以為隹經傳之唯惟維也因謂此午即矢省文古音矢隹同部故借䧿為隹與唯惟維用為隹同例也」(古籀篇九十四第一五頁)

a 郭沫若曰「䧿字書所無在此當是晉公之名歷代晉公無名䧿者有近似之字則為襄公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字又作歡(晉世家)恐漢人

以午之禽為馬、故改雅為驢、更復假歡為之也。

(後記)余雅今小子、雅字、時人有釋為晉定公名午字者、似較妥適。b(青研一三七頁及一四三頁晉邦盦韵讀)

0490

𨓜

a

𨓜 說文所無

𨓜，父甲觶，

〈2406〉

𨓜△ 㰻卣

父甲

a 奪 奪簋 〈0982〉 「奪乍寶毀」

b 奪 奪壺 〈2792〉 「奪作父丁寶障彝」

α 吳大澂曰「字从雀从衣从又疑巧奪字異文小篆从大从隹从寸許書云手持奞失之也此从雀从衣从又持之亦奪字之意」(窓齋八冊十九頁奪敔)

吳大澂曰「奪从衣从雀从又疑古奪字許氏說奪手持隹失之也此象以手持雀形覆之以衣奪敦」(古籀補附錄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奞按古作奪奪敦从奞鳥張毛羽之象見奞字條手持小隹一奮而失也」(文源)

α 柯昌濟曰「奪从衣从隹从又象以手奪隹於衣中也古文奮亦从衣字見籀田鼎與奪同誼」(韡華一六七頁奪敔)

〈大19〉「襃孚俘人三百」〈大25〉「受授傳尊處行衛道」

奮

0492

奮 从衣

全鼎 〈0660〉「全眾奮△先馬」

走「全眾奮△」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用為臣僕名舊釋作奮可通然審篆形明从衣此非奮字也因謂古文衣巾兩部通用此𡙇當𢅄省文亦即幨字也說文幨以囊盛穀太滿而裂也从巾奮聲是也抑此篆形借衣之上形人為大省形金文往〻見此例也但幨奮音通不妨矣』(古籀篇十七第二八頁)

柯昌濟曰『奮字从住〔按隹之誤〕在田中奮飛卜詞作瞿此从衣緐文說文从大即从衣之訛』(韡華一二七頁耤田鼎)

高鴻縉曰『說文奮翬也从奞在田上詩曰能不奮飛 方問切按翬大飛也故奮从奞在田上會意並列 外命副詞疑此字周

時作奮見令鼎篆文變作奮也鳥由田起飛如人振衣曰奮意順（字例四篇六八頁）

雚

0493

α 雚

雚女解

〈2308〉「女雚」

b

御尊 王在圃雚京

〈2131〉「王在圃雚京」

c

效卣

〈2735〉「王雚」「于嘗」

〈2148〉「王雚 雚于嘗」

d

王人𠫑

〈0814〉「王乍方彝歸 雚鑄其寶」

d 方濬益曰「雚說文雚小爵也从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此文正雚爵之象形」（綴遺卷九、二十七頁寶𠫑）

c 方濬益曰「王雚于嘗或釋雚為灌之省文嘗為嘗祭按周禮大宗伯注祼之言灌也龔海峯（景瀚）觀察釋祼曰祼灌古今字之別周禮毛詩皆作祼禮記論語作灌今以雚為灌字之省說固可通然秋祭曰嘗文言四月初吉則非嘗祭之時明矣又

飲酒亦曰灌禮記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注灌猶飲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與此文情事亦不相合竊疑雚當釋觀嘗為地名王以巡狩遊觀於此」(綴遺卷十二、十三頁效卣)

丁佛言曰[illegible]王人甗俗作鸛案雚觀鸛古為一字說文鸛專畐蹂如鵲短尾射之銜天射人此卜象銜矢形與許氏說合」(古籀補補卷四第三頁)

強運開曰[illegible]御尊王在圃雚京運開按說文祼灌祭也雚京即灌京詩祼將于京可證雚本雚爵叚㠯灌古雚灌祼盥均通用吳愙齋釋[illegible]為雚觀誤 [illegible]效卣王雚于嘗亦叚㠯祼灌字 [illegible]王人甗王人[illegible]輔歸雚言歸而行灌祭之禮也運開

按此三篆均為祼之段借字亦即雚之古文也」（古籀三補卷一第二頁）

b.c

強運開曰「□御尊王在圃雚京即詩祼將于京也此段雚為灌吳書以為觀字非是 □效卣王雚于嘗亦段雚為灌也」（古籀三補卷四第四頁）

c

高田忠周曰「說文□雚小爵也从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段氏意作雚雀云今字作鸛〻雀乃大鳥各本作小爵誤今依太平御覽正陸疏云鸛〻雀也亦可證陸云似鴻而大莊子作觀雀愚謂此文義疑段借為觀左襄十一傳觀兵于南門是也灌雚互通耳又按鳥部鸛〻專畐蹂也从鳥雚聲萑隹固同意巳从萑又从鳥亦猶雁鴈雀鶴之類雚鸛古今字無疑矣」（古籀篇九十

四第二三二頁）

郭沫若曰『雚殆觀省、又疑叚為館』（兩攷一〇二頁效卣）

高鴻縉曰『按雚為鴟屬有毛角字倚隹畫其戴毛角形（非必羊角形乖字初文）雚字由丈隹生意故為有毛角之隹名詞後（假代已然）或加吅（音讙）為聲符作雚意不別今字偏旁作萑或雚兩形俱有』（字例二篇二二五頁）

a 舊 兮甲盤 「淮夷舊我員畮臣人」〈2926〉

b 舊 郘公華鐘 「元器其舊」〈0059〉

c 舊 盠駒尊 「王弗望（忘）氒舊宗小子」〈2150〉

d 舊 師嫠簋 「令女司乃且（祖）舊官小輔眔鼓鐘」（ABC）〈1388〉 「天子不叚（遐）不其萬年……舊」

e 強運開曰「𦾔（舊）郘公華鐘元器其舊哉 按說文舊留本鳥名今專為新舊字」（古籀三補卷四第四頁）

聞一多曰「北戶錄一引淮南萬畢術曰 鵶鵂致鳥取鵶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羅其旁象鳥聚矣」

宋說文舊鴟舊舊留也重文作鵂廣韻鴟鵶同字鏡萬象名義

並鵻鵻同鵻俗鴟字是鵻鵂即鴟鵂亦即鴟舊也卜辭舊或作

舊[甲骨文]後下六·一〇[甲骨文]後下二·五與鸓作唐同意卜辭從山之字或於山中著數點即臼之所從出卜辭舊

或作舊[甲骨文]後下六·一〇[甲骨文]後下二·五唐亦或作唐[甲骨文]前六·四一·四[甲骨文]前六·四一·一[甲骨文]後下四一·一二[甲骨文]藏二〇·三故知二字必係同義

是小篆舊從臼與鸓從幽者義亦不殊鸓為鸓鹿專字舊亦鸓

萑專字矣金文小篆舊並從臼聲以舀亦從臼聲而音以周切

證之知臼古讀亦或歸喻母然則舊與鸓古亦同音故兮甲盤

淮尸舊我負晦人師寰𣪘作䌛我負晦臣王氏以為舊䌛音近

相假實則音同義通耳對將被誘捕之新鳥言之則已捕而嘗經馴擾可用為媒之鳥謂之舊是新舊

之舊本與鸓義相通金文以䌛為舊非無故也爾雅釋鳥怪鴟郭注即鴟鵂也見廣雅

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篇海有鵂字音休云怪鳥案鵂亦鵂

字鵂為舊之重文而舊鸓音義同鵂一作鵂猶鸓一作囮矣要

之舊為置媒以捕鴟鵂之專字古人視鴟鵂為美饌貪其味故

求之數求之數故需別制專字以名其事也』（聞一多全集二第五四八頁釋𩰫）

〈十45〉

「尸箕其先舊。」

a 彔簋 〈1314〉 蔑彔曆

b 競卣 〈2732〉 競蔑曆

c 遇甗 〈0877〉 厌蔑遇曆

d 小臣謎簋 〈1357〉 小臣謎蔑曆 眔易錫貝

e 師艅簋 〈1319〉 艅其蔑曆

f 免卣 〈2729〉 王蔑免曆

g 沈子簋 〈1391〉 乃沈子 敄克蔑

h 屯鼎 〈0520〉 屯蔑曆 于□湯

i 趩簋 〈1361〉 趩蔑曆

j 彔卣 〈2723〉 白雝父蔑彔曆

k 保卣 〈2725〉 蔑曆 于保

l 衛卣 〈2724〉 子四貝 售 蔑女曆

m 競簋 〈1315〉 白屖父蔑 御史競曆

n 㲋鼎 〈0131〉 其父蔑 㲋曆

o 師遽方彝 〈2443〉 師遽蔑曆 晉侑

p 長由盉 〈1952〉 王穆

長由盉 「長由蔑△由蔑△曆」

穆公鼎

〈0159〉 「君蔑△姞曆」 君

𩰫氏鼎

〈0578〉 「𩰫氏蔑△曆」

s

尢

王蔑鼎

〈0179〉 「王蔑△」 (A·B)

u

庚嬴卣 从禾

〈2731〉 「王蔑△庚嬴曆」

v

友簋

〈1343〉 「王蔑△友曆」

w

免盤

〈2917〉 「免蔑△」

x

大作大仲簋

〈1330〉 「蔑△矢曆」

辛伯鼎

〈0625〉 「辛伯蔑△乃子克曆」

z

彝簋

〈1231〉 「生蔑△再曆」

a′

段簋

〈1352〉 「王蔑△段曆」

b′

又卣

〈2714〉 「乎文蔑△曆」

封簋

〈1340〉 「王使燮蔑△曆」

α′

子尊

〈2147〉 「取蔑△曆」

〈0049〉「蔑△𣬈梁其曆」〈0581〉「周㝬公蔑△嗣曆」〈0592〉「□□□蔑△寓曆」〈0669〉「多蔑△曆易錫休」〈1329〉「王蔑△敔曆」〈2140〉「乍又蔑△曆」〈2144〉「白伯雝父蔑△彔曆」〈2145〉「王蔑△免曆」

阮元曰「古器銘每言蔑歷。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歷即爾雅所謂蠠没。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積古卷五、三頁陝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書君奭文王蔑德降于國人，鄭注蔑小也王氏後案云鄭以蔑德為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逸周書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是也孫氏疏云蔑緩讀為㪍說

文云敉眇也眇即妙字蔑德言妙德也妝與㪚通亦美也據此蔑有美義曆訓和敔敦銘云王蔑敔曆事言王美敔和事也諸言蔑曆者皆言美和也此必當時常語後人罕用又經宋賢誤釋遂不可得而通矣」(擦古卷三之一．六十四頁趩尊)

吳式芬曰「何子毅說……蔑無也」

翁祖庚說……洛誥我乃是不蘉蘉勉也此蔑字義當相近然則蔑歷者謂懋勉其功績耳」(擦古卷三之二．十六頁師艅敦蓋)

徐同柏曰「薇古文蔑讀若懋厤通歷試也謂所試之事也博古圖敔敔云王蔑敔厤事箸一事字義更明晰王蔑敔歷即東晉古文尚書予懋乃德之意」

(从古卷六．十一頁周敔鼎)

吳雲曰𢦏與邑尊𢦏邑卣𢦏敢尊𢦏敝卣𢦏相似四器下皆有曆字與此器曆亦同博古圖嘯堂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及阮氏積古齋均釋作蔑歷阮氏云古器文每言蔑歷皆勉力之義是蔑歷即爾雅所謂蠠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此器文作王蔑庚羆曆與敔敦王蔑敔曆事段敦王蔑段曆並同若依阮氏所釋連文為義則不得分析用之今按說文禾部有𥝩禾也甘部有曆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按周禮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鄭注會成也謂其味相成也古文義簡言𥝩則凡黍稷麥粱皆該之矣曆則調和膳食之宜也詳繹銘文上言王格于庚羆宮下言王𥝩當是王所御之食也庚羆曆則庚羆調和膳羞以進獻也……家

讓之云說文鬻注涼州謂鬻徐鍇作糜爲鬻從鬲⿰米幾聲或作粖鬻⿰食建也⿰食建即餰之重文荀卿書酒醴餰鬻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此周禮酏食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後鄭不從謂酏餰也直破酏爲餰內則取稻米云云正作餰字按襍問志云內則餰次糝周禮酏次糝酏在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餰無酏周禮有酏無餰明餰酏是一也故破酏從餰也並本賈疏段氏云鼎中有肉有菜有米以米和羹曰糜二者⿰食建之類許書鬻鬻鬻鬻鬻鬻凡七文皆謂鬻但有米和肉不和肉之別銘中穖即⿰米幾字穖⿰米幾形聲皆合但易米從禾與鬻之易食作餗鬻之易食作餌一例也又省鬻與鬻之省作羹鬻之省作煮一例也說文曆訓和段氏證以周禮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申從厤之恉然則庚羆進王所

御之食必有如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之官言蔑曆者王之膳羞得其和言穠某某曆者並繫臣下和王膳羞以進者之名也他器或繫名或不繫名如邑尊云公姞命邑名人治田邑蔑曆錫馬錫裘敔尊云敔名人蔑曆仲業父錫口金敔拜稽首對揚業父休並繫名於蔑曆二字之上若敽卣云敽從師淮父戍于古阜蔑曆錫貝則繫名從師之上文雖小異亦可通矣並存之以資參攷（兩罍卷六第四至六頁庚羆卣）

孫詒讓曰『詒讓案蔑曆之文金刻常見其訓義則古經注字書皆未載阮云蔑歷即爾雅所謂蠠沒復轉爲密勿又轉爲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案阮說似是而實非也凡古書雙聲疊均連語之字並㠯兩字聯屬爲文不㠯它字參廁其閒如

云𦣞勉不云𦣞某勉 云𧖴没不云𧖴某没云㝥勿不云㝥某勿也金刻
蔑曆兩字連文者固多然閒有作蔑某曆者如敔𣪘云王蔑敔曆畢中
孫子𣪘云王蔑段曆見吳録 𢻱吕作器者之名著于蔑 曆兩字閒若釋爲
𦣞勉則敔𣪘乃云王𦣞敔勉畢中孫子 𣪘大云王𦣞段勉其不辭甚矣
竊謂此二字當各有本義 不必以連語釋之蔑勞也說文首部蔑目勞無精也从首人勞則蔑然从戍
曆即歷之藉字薛阮吳𢻱讀爲歷是也 歷行也廣雅釋詁 凡云某蔑曆者猶言
某勞于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各如其字釋之則古
金所謂蔑曆蔑某曆者不至鉏鋙而不合矣』(拾遺中十四頁敔尊)

a
强運開曰『𢧵彔𣪘蔑彔曆 運開按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𦤎
从戍人勞則蔑然也 孫詒讓云蔑勞也曆即歷之藉字薛阮吳
並讀為歷是也廣雅釋詁歷行也 凡言某蔑曆者猶言某勞于
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其說精塙可从 又蔑

或从禾乃段穖為之』(古籀三補卷四第四頁)

α 郭沫若曰『蔑曆字彝銘習見、有二字連用者、有以人名或代名詞介于二字間者、詳見金文叢攷二三七葉以下(新版三三三葉) 蔑字或作穖、曆字或作替、凡有此二字之銘文多紀軍事、且多功成受賞之語、本銘即其一例、字均見于說文、蔑即蔑、因形近稍譌、穖即穖、从米与从禾同意、蔑注云、勞月無精也、人勞則蔑然也、穖云、末也、曆在甘部、無異狀注云、和也、从甘从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此字舊多釋為曆(歷)、形聲俱乖異、非是、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推之、余讀蔑為免、讀曆為函、免函猶言解甲也、引伸之為免除兵役』(兩攷二十四頁小臣謎毀)

又曰『蔑曆字始見于殷彝、自西周中葉以後即絕跡、計凡二十餘

d,h

例、釋者頗多，但尚無定論，余此釋為免函，亦有未安。此銘蔑曆与錫貝均係被動，即被蔑曆与被錫貝。（兩攷二十四頁頭批小臣謎簋）

郭沫若曰「蔑曆字金文習見，而為故書所無，解者雖不乏人，然亦尚無定釋，字或聯用如本銘之例，或分用而以作器者名或代名詞介於其間。今就余所見，列舉其例如下。

一、聯用之例。

競卣：隹伯屖父以成𠂤即東，命伐淮夷……伯屖父皇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賁（賞）競章（璋）。

臤尊：臤从師雝父戍于苦𠂤之年，臤蔑曆，仲競父錫臤金。

稽卣：稽从師雝父戍于古𠂤，蔑曆，錫貝卅寽。

師遽方彝：王在周康寢，鄉（饗）醴，師遽蔑曆，晉（宥）。

次卣：公姞令次嗣田人，次蔑曆，錫馬，錫裘。

𤼈簋、王吏(使)𤼈蔑曆、令往邦、乎(呼)錫䜌旂、用保乃邦。

趩尊、王乎(呼)内史冊命趩更乃祖考服、錫趩戠衣、載市、冋黃、
旂、趩拜頴首、揚王休對、趩蔑曆。

師望鼎、王用弗謹(忘)聖人之後、多蔑曆錫休。

二、分用之例。

彔𢦏卣、王令𢦏曰䱷、淮夷敢伐内國、女(汝)其以成周師氏
戍于苦𠂤、伯雝父蔑彔曆、錫貝十朋。

彔簋、伯雝父來自㝬、蔑彔曆、錫赤金。

遇甗、師雝父戍在古𠂤、遇从師雝父夗㠯吏(使)遇吏于㝬侯、
侯蔑遇曆、錫遇金。

𥎦鼎、師雝父循道至于㝬、其父蔑𥎦曆、錫金。

競簋、伯屖父蔑御史競曆、賞金。

敔毀一、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訊卌、王蔑敔曆、吏使尹氏受

贅敔圭鬲

敔毀二、王穢敔曆、錫玄衣赤袞舄

段毀、王穢段曆、念畢仲孫子、令龔𡚬饋大則于段

免觶、王蔑免曆、令史懋錫免載市、冋黃作嗣工

庚嬴卣、王蔑庚嬴曆、錫貝十朋、又丹一柝

庚嬴鼎、王蔑庚嬴曆、錫瓚、貝十朋

友毀、王穢友曆、錫牛三

矢毀、王在奠、蔑矢曆、錫□韋剛 駐犅

爯毀、皃生穢爯曆

寓鼎、□伯蔑寓曆

以上連本銘共二十五例、均周器也、用代名詞間於二字之間

者僅一例、貞松堂卷八所箸之□作母辛卣是也、卣蓋三字、曰□母辛、器文四十四字、（原作四十三字）曰乙巳、子令小子□先吕人于堇、子光賞□貝二朋、曰貝隹、蔑汝曆、□用作母辛彝、在十月、（月下有重文作□、疑是銹紋）隹子曰、令望人方、罔每、（罔悔猶易言无悔、舊釋罔每認為一字、恐非）此則當是商器、蔑曆二字蓋自商代以來之古語、統觀二十六例之銘文其明記軍事者凡九例、且多係功成受賞又競毁與競卣敔毁二與敔毁一、均係一人之器、師遽方彝與師望鼎、係官為師乃師氏之屬、有關軍事之例、為數已半、是則蔑曆二字蓋帶軍事性質、二字均見於說文、蔑當即苜部蔑字云、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从戍、人勞則蔑然也、从戍乃形近而譌、其作穢者、當是米部之穢字、穢、禾末也、从禾蔑聲、从禾與从米同意、曆在甘部云、和也、从甘从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作曆若曆

者、文之省。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以推之、余疑曆當卽讀為圅甲之圅、蔑若穢則當讀為免、免圅猶言解甲、引伸之則為免除征役、師望鼎焚毁趩尊諸文以後義為近。金文中非無免字、如免觶免簠免毁諸器、其字作𠈇、乃冕之初字也、象人著冕之形、用為免脫字者、寔出於假借、蔑本訓無訓滅、與免脫義轉相近、疑免脫字古本作蔑、後得陽聲乃隨之收鼻音、始假免字為之也。金文中亦有圅字、見圅皇父毁、不嬰毁及毛公鼎、其字均作㊀、象括囊中含倒矢形、當以包含為其本義、不嬰毁與毛公鼎假為陷、用為圅舌、圅甲字者亦假借也、說文圅舌也、象形、乃沿譌字以說假借之義、非是、然則免圅均係假借、古文乃以蔑為免、以曆為圅、故字有出入耳。』（金攷三三三頁至三三六頁小臣謎毁銘考釋）

陳仁濤曰「蔑曆」二字金文多見.阮元孫詒讓作蔑曆黃公渚作蔑歷.郭沫若作蔑曆均有詮釋而均不愜.

阮氏之說曰.

古器每言蔑曆.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曆即爾雅所謂蠠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見積古齋款識敔尊釋)

阮氏之說.孫詒讓已非之.孫氏之說曰.

凡古書雙聲疊韻連語之字.並以兩字聯屬為文.不以他字參廁其間.如云黽勉.不云黽某勉.云蠠沒.不云蠠某沒.云密勿.不云密某勿也.金刻蔑曆.而字連文者固多然.間有作蔑某曆者.如敔敦云.王蔑敔曆.畢中孫子敦云.王蔑段曆.並以作器者之名著于蔑曆兩字間.若釋為黽勉.則敔敦乃云王

黽敔勉畢中孫子敦亦云王黽叚勉其不辭甚矣笏謂此二字當各有本義不必以連語釋之蔑勞也曆即歷之借字歷行也凡云某蔑曆者猶言某勞於行也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各如其字釋之則古金所謂蔑曆蔑某曆不致鉏鋙而不合矣（見古籀拾遺）

依上孫氏之說較之阮說自勝一籌其釋蔑曆為勞行自與詩小雅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之勞（讀去聲）行二字音義相倂雖時或可通然究非達詁尤非確詁蓋蔑曆二字乃受賜者之謙詞（說詳下文）勞行雖為受賜原因之一而受賜初不純由於勞行如師望鼎明言王用弗譻（忘）聖人之後多蔑曆錫休即其顯例（望官居太師職司出納王命乃居者而非行者其所由受賜乃以勞居而非勞行至為明顯故曰孫說雖較勝阮氏究非達詁也

且蔑說文訓勞目無精而孫氏獨訓勞未免支離割裂於義無當故曰尤非確詁也非確非達不慊而已

黃氏之說曰

蔑歷二字甚新穎不見經傳殆為古者考績之功狀歟

又曰

蔑歷猶言伐閱也伐者第其功也閱者所積之功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表其等曰伐積日曰閱（見黃著周秦金石文選評註頁四一—四二師望鼎註）

依上黃氏之說前者則無據後者如以之釋二字連用如師望鼎之多蔑曆錫休為多伐閱錫休雖尚勉強可通然以之釋二字分用如上舉敔敦王蔑敔曆畢中孫子敦王蔑段曆為王伐敔閱與王伐段閱實為扞格不辭其不慊明甚

郭氏之說曰

蔑曆字金文多見或連用(如競卣.敔尊.繁卣.師遽彝.叉卣.癸𣪘.趩尊.師望鼎.諸器是)或分用而以人名介於二字之間(如競卣.彔𢦏卣.彔𣪘.遹鼎.寂鼎.敔𣪘.二器.段𣪘.免觶.庚嬴卣.庚嬴鼎.友𣪘.矢𣪘.再𣪘.諸器是)綜覽諸銘多記軍事且多係功成受賞則此二字必帶軍事性質且上字必為動詞.下字必為名詞.由分用之例可証二字俱見說文.蔑即蔑字云勞目無精也.从苜从戍.从戍乃形近而訛.曆云和也……讀若函字義均不適.余疑曆即讀為函.蔑讀為免.蔑曆猶言解甲也(見郭著兩周金文辭大系頁一五釋小臣謎鼎)

依上郭氏之說.蔑曆釋為解甲.字面雖似可通.實則扞格.依然蓋就金文有蔑曆二字之銘文以觀.受賜者實未必皆有軍功.

尤未必均須解甲而始受賜也即以師望鼎而言其自述官銜則為太師所司則為出納王命家世則為聖人之後而所以多蔑曆錫休亦即由於王之弗譔忘聖人之後而來初無因軍事而功成受賞之形跡如依郭氏釋蔑曆為解甲則此師望者不將有無甲可解之慮乎故郭說之不愜亦明甚

余謂蔑蔑或蔑（文選班固典引作如此）即蔑字而曆或曆與歷通說文所謂勞目無精乃蔑之本義初非通義而蔑之通義凡六歷之通義凡七茲分別言之

甲蔑之通義

(一)不　左襄二十一年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國語晉語死吾君而殺其孫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二)無　詩大雅板喪亂蔑資傳無也左僖十年蔑不濟矣杜本

毛傳訓無

(三)輕　國語周語是蔑先王之官也(韋訓欺也亦通)文選班固典引豈蔑清廟李善註輕也左襄二十年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昭九年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八暴蔑猶輕慢也韓子八說篇人主輕下曰暴蔑亦輕也

(四)滅　國語周語而蔑殺其民人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韋註滅也(實則亦可訓輕)

(五)棄　國語周語不蔑民功左襄二十五年蔑我大惠棄我姻親註均訓蔑為棄實亦可訓輕

(六)小　書君奭文王蔑德鄭註小也正義云小謂精微也揚子法言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

(七)削　易剝卦剝牀以足蔑貞凶

乙 歷之通義

(一)次　廣韻二十三錫歷下云次也禮記月令王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註歷猶次也

(二)越　孟子離婁不歷位而相與言

(三)過　說文歷過也一曰經歷廣韻同

(四)徧　書(古文)盤庚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五)試　上引盤庚文今文尚書作今予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張載註尚書盤庚優賢揚歷歷試也魏志管寧傳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裴註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咸陽令唐扶頌作優賢揚歷(並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茲不論盤庚此句文字與讀法孰為正確(今文尚書歷字連上讀)揚(或颺)歷二字

連用已久則可概見

(六)選　離騷歷吉日兮吾將行(五臣註歷選也)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算也亦通

(七)相　爾雅釋詁艾歷覛胥相也　國語晋語歷時而發之禮記郊特牲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變(編)官民能歷其才藝經義述聞卷二十六　均釋歷為相視之相及閱視

(八)疎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齞脣歷齒　註歷猶疎也

(九)亂　大戴記歷者獄之所由生　註歷歷亂也

(十)釜鬲　史記滑稽列傳銅歷為棺索隱歷即釜鬲也

綜上所述可知蔑可訓不(一)甲歷可訓次(一)乙次即左傳襄二十三年恪居官次之次所謂蔑曆猶言不次不次者不問官次之謂也李義山詩共受征南不次恩(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之不次即其義而

上引今文尚書盤庚篇揚歷一詞尤與蔑曆一詞正復相對蓋蔑曆意存賞功而揚歷旨在優賢優賢故必先揚其所歷試魏都賦所謂優賢著於揚歷是也賞功自不必問其居何官次大禹謨所謂功疑惟重是也故以不次釋蔑曆無論連用分用均無往而不可通而分用其文法猶之詩召南江有汜之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及莊子齊物論之若不吾勝是則某蔑某曆者即某不某次之意某不某次者即某不問某之官次而頒賜之謂也茲更分別以例明之所引例均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甲 連用例

(一)多蔑曆錫休(師望鼎)＝多不次錫休

(二)臤蔑曆仲競父錫臤金(取尊)＝臤不次仲競父錫臤金

(三)𢼸從師雝父戍于古𠂤蔑曆錫貝卅寽(𢼸卣)＝𢼸從師雝父

戍于古自丕次賜貝卅寽

(四)競蔑曆賁(賞)競章(璋)(競卣)＝競丕次賞競璋。

乙　分用例

(一)伯屖父蔑御(御)史競曆賁金(競毀)＝伯屖父丕御史競次賞金

(二)伯雝父蔑彔曆錫貝十朋(彔𢦏卣)＝伯雝父丕彔次賜貝十朋

(三)侯蔑遇曆錫遇金(遇甗)＝侯丕遇次錫遇金

(四)王蔑免曆命史懋錫免載市回黃(免觶)＝王丕免次命史懋錫免載市回黃

上例所釋可見一斑。審其結構。丕特文從字順。抑且謙光靄然。蓋蔑曆一詞正受賜者習用之客套語也。阮孫郭黃四氏所釋

皆失之『金匱論古初集五九至六一頁師望鼎』

嚴一萍曰『劉師培左盦集古器銘蔑歷釋曰

今按蔑歷之歷即今文盤庚優賢揚歷之歷也漢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颺歷三國志管寧傳曰優賢揚歷裴注云謂揚其所歷試文選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賢林注曰歷試也則歷即所行之事矣蔑與茂同懋茂與勉曷敏勵諸字互相通轉阮以勉力相訓義亦近是惟與歷靡涉蓋蔑即嘉勞之義與卯毀余懋因先人官之懋略符蔑歷者猶言嘉勞其所歷試也故古器言蔑歷者必繼言錫物如敄彝銘言敄從師淮父於古自蔑歷錫貝卅寽邑尊銘言蔑歷錫馬錫裘是蓋勞功而後行賞也……

戴靜山先生蔑曆解曰

曆當為秝之孳乳字秝訓稀疏適秝（以段注補秝字）適秝叠韻本有均調之義曆訓和與秝實為一語其音不當讀若函王筠說文釋例已疑其非且庚贏鼎曆但作厤可證本不从甘聲而應从厤聲在銘辭中當讀為蔑歷猶言無過小爾雅廣詁蔑無也說文歷過也歷本經歷引申為過失者亦猶過本為度越之過引申為過失矣（輔仁學誌第九卷第二期）

陳小松釋古銘辭蔑曆為叙勳之專用辭曰

竊以為蔑字應讀如伐說文以為从首从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許說此字誤當云从苜伐聲按朱說極確今檢金文及甲骨文字形有从女者為人之變从亐者為戈之變但多从伐而無从戍之作可證朱說之精史記高祖功臣侯年

表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字亦作閥說文新附閥自序也小爾雅廣詁伐美也左傳莊廿八傳且旌君伐成十六傳驟稱其伐晉語軍伐有賞注功也左襄十二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為伐伐可施之於稱人亦可施之叙己曆即歷字亦即厤字說文厤治也東京賦歷世彌光注經也即劉師培說所謂即所行之事可訓為經歷亦可訓為治績蔑曆連用施之於稱人則為叙功施之於叙己則為叙績其間字用者則為叙某之功績若美某之功歷也(中和月刊三卷十二期)

白川靜先生蔑曆解以蔑曆為伐旌功歷之義而與後世之閥閱為同義語說甚精碻……自來諸家考釋蔑曆者大略如此可謂各有其是而未能盡符古義爰加董理溯其源而窮其流則知金文之蔑歷即尚書盤庚之揚歷亦即後世之伐閱若閥閱

上有所承下有所延特以字形譌誤朔誼遂湮蓋亡其所本者將二千餘年矣試證之

蔑字甲骨已見著錄乃人名每與先臣同祭而字或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一期三期四期五期皆有惟二期則未見其辭如

一己亥卜㱿貞㞢伐于黃尹亦㞢于[illegible] 前一五二三、續一四七五同

二貞㞢于盡戌貞勿酉[illegible] 前一四四七

三辛亥卜㱿貞㞢于[illegible]續二二四五

四戊午雨[illegible] 佚三二七

五己未卜穷貞[illegible]雨隹㞢壱 前六七六

六丙申卜爭貞勿見[illegible]不雨受年 前六七四

七戊寅卜爭貞雨其[illegible]後下三七七（島邦男引誤後上）

八　貞于[古文]出　外二三〇

九　辛酉卜穷貞出于[古文]

　　貞出于[古文]十羌　續一五一四

十　[古文]出于[古文]　續一五一六

十一　勿[古文]于[古文]卅牛于黃尹出于[古文]　乙四三三〇（白川引誤作乙五四〇五）

十二　辛酉卜王[古文]于[古文]　前六七五

十三　貞王出[古文]于[古文]隹止出祭，乙七七九九

十四　其又[古文]眔伊尹　甲八三三

十五　己卯卜余求于[古文]三牛允足　前六七七

十六　勿羊出于[古文]　珠三四四

十七　[古文]　乙八八一〇

諸形結體雖小異其為同一人名則無可疑島邦男氏據前六

七七貞[?]雨隹虫𡆥之辭與前六一八三殘辭貞……[?]……雨相比擬而定雨者為一字（所引佚七七七殘辭以[?]方連文亦非）不特形體相去甚遠而用法亦各有所專未可牽合為一卜辭通纂考二六三片（即前一五二三）考釋謂

蔑名屢見或作蔑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蔑（大荒西經）女蔑恐即此人

案女祭女蔑亦見海外西經女祭 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鱓祭操俎郝懿行曰女戚一曰女蔑見大荒西經又曰蔑當為蔑之譌海外西經云女祭女戚戚即蔑也案歐纈芳山海經校證以戚字係涉上文于戚之戚而譌郭氏以女蔑當卜辭蔑甚確乙七七九九有辭曰

貞王虫㔾于蔑隹止虫祭

可能為女蔑與女祭並祀大荒西經次女祭女蔑於夏后啟北其為夏世人物可知宜其與伊尹盡戊等先臣同見於一版也郝懿行謂蔑當為蔑字之譌正不知蔑為蔑字之譌惟朱駿聲通訓定聲謂說文之蔑當从伐聲可謂卓識淮南子人間訓夫鴻鵠之未孚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尚从伐聲意林引之作一指蔑之則訛矣唐柳宗元集乞兩河效用狀蔑爾小醜尚知蔑之當作蔑也說文苜下引周書曰布重莧席今書顧命作敷重蔑席衛包又改作篾以淮南之作篾三國志諸葛恪傳亦有篾束其膂之篾則衛包所改亦有所本特不知俗書之訛在筏而非伐聲也說文莧訓火不明正有滅昧無少諸義經典訓滅之蔑實即莧之段字許氏說文誤从伐為从戌但姑鼎作蔑或為許氏作蔑所從出詛楚文作蔑則小篆从伐甚明似許氏不當有訛為今本傳寫所譌亦未可知經典遂多譌體

之蔑而字書無蔑字矣
金文之蔑有加禾作[字形]（庚嬴卣）[字形]（友殷）諸形此禾字殆與甲文之
[阝氺]所从者同義（見後下二九·一七 又三二·五同一版）楊樹達釋飫謂此軍門曰和
之本字周禮夏官大司馬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門之和鄭注
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孫詒讓曰以旌為左
右和之門者謂於前教戰之頃內別為軍舍使全軍盡舍其中
乃樹旌為門分別左右則蔑字所加之禾乃象和門之旌明此
蔑字亦含軍門之義大司馬又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
賈疏云以教戰處內故以田處出田狩必有獲獲獸有大小獲
之有多寡故大司馬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別
其大小計其多寡必在田畢以後則返和門而稱其所獲蓋即
[禾蔑]蔑之所取誼也經典省作伐左莊廿八年且旌君伐注伐功

也成十六年騶稱其伐注功也襄十二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為伐國語周語郤至見其語伐韋注伐好伐其功也周語又曰伐則掩人韋注掩人之美掩人之美則自稱其能皆蕟之本義也後世加門作閥即蕟之加禾作穖猶含軍門之意說文十二上門部新附收之訓閥閱自序也當承師說徐灝說文箋以為今字閥从門者蓋因閥閱而增之乃不知閥有所承之故三千年字形之演變今可見其源流矣系之如左

甲骨　金文　小篆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詛楚文）—— 蕟（山海經）—— 隸定應作蕟 —— 經典省作伐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說文訛从戍）—— 省變作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鉥 揚）

厤諸家謂即歷甚是甲骨之歷作𣅦𣅦人名為多羅振玉曰

說文解字歷過也从止厤聲此从止从秝足行所至皆禾也

以象經歷之意或从林足所經皆木亦得示歷意也

金文蔑曆之曆上从秝或从𣏟與甲骨同下从口从甘而不从

止則羅說為可商也如𣄰友𣪘或加厂作曆𣪘(彔)曆𣪘(趩)曆(大作大仲)

𣪘曆(尹姑鼎)諸形則非足行甚明竊意此秝與𥝐字所加之朩同

意即和門之兩旌非禾黍也故亦从𣏟甲骨从止者示次第出

和門(大司馬鄭注)故說文訓過也乃得其朔誼金文之从曰从口一

也示在和門之前有所述說故蔑歷之詞後世轉為伐閱說文

閱具數於門中也周禮大司馬中冬大閱注具數一一視之也

春秋桓六年大閱賈逵云簡車馬於廟也左襄九年傳商人閱

其禍敗之衅必始於火杜注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

厃金文歷之从口从甘者本有數所更歷之誼閱即歷也漢書孔光傳旬歲間閱三相師古注曰閱猶歷也爾雅釋宮楄直而遂謂之閱郝氏義疏閱歷也閱歷一聲之轉故可相通上加厂者象單壘之上有覆蓋可以舍也畬鼎保卣林中加土作林者蓋示樹旌於野必不如郭說之懸崖壓於野上也知閱歷之可通則卜辭𣥠登之義亦可解後下一一四曰

其𣥠登

勿𣥠登

卜辭登字有徵集之義知此卜乃貞簡閱車馬而徵集之事也然蔑歷連用卜辭猶未見有之始于晚殷之𥁕作毋辛卣曰貝唯蔑汝曆已作遂賓語句式正與蔑曆連文之蔑作動詞曆作賓語者無殊至後世稱伐閱閥閱則動賓結構已轉化而成名

詞矣如漢書朱博傳王卿憂公甚劾檄到齎伐閱詣府又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論衡謝短篇吏上功曰伐閱又程材篇儒生無閥閱潛夫論交際篇貢薦則必閥閱為前後漢書章帝紀每尋前世舉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又韋彪傳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三國志吳志張紘傳引吳書曰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孫家門閥閱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八五閥閱表功業也說文十二上閥閱自序也蓋漢以後言閥閱猶今人之言履歷已轉為名詞矣文選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左太冲必知揚歷即為閥閱故加著於二字於其間若三國志管寧傳裴注謂揚其所歷試則成優賢著於揚其所歷試亦不辭甚矣幸左氏用

典賴以證盤庚之揚歷即為當時之閥閱史記司馬相如傳曰蔑蒙踴躍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作薎蒙張揖曰薎蒙飛揚也是蔑本作薎薎有揚義益足證般庚之揚歷必為金文之薎歷矣梁章鉅曰文選魏都賦注般庚云優賢揚曆此是鄭康成所注古文盤庚即今文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二句詳見尚書序疏而何義門批文選乃謂盤庚無此文亦疏矣（三國志旁證）孫星衍曰案心腹二字似優賢字似腎腸字似揚歷字上屬則下告百姓于朕志為句漢咸陽令唐扶頌碑優賢揚曆國三老袁良碑優賢之寵皆用今文尚書（尚書今古文注疏）自般庚十四年（西元前一三八五）徙殷至書古文之傳世已歷千年字形之譌原在意中今古文既有腸揚之異傳鈔隸變在所難免古鈇揚作[illegible]與甲文之[illegible]尤為形近則盤庚之

作揚歷有由來矣』(中國文字十册六至十三頁蔑曆古義上)

K 蔣大沂曰『說文苜部蔑勞目無睛也從苜人勞則蔑然從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糾許說云按許說此字誤也當云從苜伐聲結字似戍耳朱駿聲氏的說法雖與許氏不同但仍以蔑為從苜之字而于省吾先生釋蔑曆則又不以蔑為合苜伐首戍或苜戍而成的字說近代學者對于蔑字的解釋異說紛歧有的以為會意有的以為形聲或以為從戍守之戍或以為從戍亥之戍或以為從征伐之伐都不可靠其實蔑字本是從戈苋聲的形聲字契文習見作[illegible][illegible]從戈之援連於人體之中部古時伐作任戍作戔戍作中三形迥別而蔑字都不從之按于說以蔑為合苋戈而成字是對的但說蔑字是從戈苋聲則疑尚

未能得其實朱駿聲以伐為蔑的音符雖非確論但正可見蔑和伐聲音的相通蔑是明紐字伐是奉紐字同為唇聲蔑是屑韻字伐是月韻字同在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十五部也同在王念孫晚年所定韻目的月部所以從蔑伐的聲韻兩方面來看二字實在應該是一語之歧再從蔑伐的字形來看兩字都為人旁植戈形在結體時有所植戈的援和人形稍有距離的則如王蔑鼎的蔑作[glyph]南彊鉦的伐作[glyph]也有所植戈的援和人形連結在一起的這就是甲文金文中蔑伐字一般常見的寫法(于先生所說從戈之援連於人體之中部的蔑形即是此體二字唯一的不同點是伐的人傍作[glyph]是常見的人形而蔑的人旁則目巨眉張作[glyph]是像一個努目揚眉的人形而已所以就形體言二字也正是一個字的分化這和天([glyph])大([glyph])二個字

的由一個正面人形所分化毫無二致在古文字孳乳和發展的過程上看來是無足為奇的由人旁植戈構成字所代表的意義第一是打擊征伐等作為動詞用的意義這像說文人部伐擊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等皆是屬於這一類的施行打擊征伐等動作所獲得的結果是有了功勞故又轉變為功勞等作為名詞用的意義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且旌君伐注伐功也國語齊語期而書伐注伐功勞也皆是屬於這一類的功勞是光榮的很容易掛在口頭自我宣傳故又孳生自明其功作為動詞用的意義論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集解引馬融說伐自伐其功即是其側人旁植戈形的蔑字人形作努目揚眉狀正肖人自明其功時眉目飛揚的狀態所以蔑的字形應該是由伐的字形所分化專用來代

表自明其功的意義的它的組成分子莧和戈都是意符這字應當是一個會意字將自明其功善的範圍更擴大一點則明他人的功善也謂之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敘語云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這裏所說功的五品前三項是人臣功善的等第以立德立言立功來排比其高下後二項是處理人臣功的方法說明其等曰伐其即指前三等的功善就等於說明功善的等第曰伐說積日曰閱積日就是時間的累積這裏是指歷來所積的功善所以這處理人臣功善的二品方法就是一明功善的等第其又一明歷來所積的功善這年表的第二欄標目為侯功內容是敘明諸侯歷來的功績末一欄標目為侯第內容是以數字敘明諸侯的次序這就是用伐閱來處理

人臣功善的實例從這年表內在的證據來看也說明了它敍語中所說的伐閱二品確該是作上述解說的所以這明其等曰伐一語正是明他人的功善也謂之伐的一個例證要看明他人的功善是要用目的古文凡表示用目意義的字形都用大目的人形來示意見的作[illegible]監的作[illegible]望的作[illegible]皆是其例人旁植戈形的蔑字既有大目所以也代表了明人歷來功善的意義商末至西周中葉青銅器中蔑曆的蔑字實在就代表了上述作動詞意義解釋的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的二義西周中期以後蔑字所代表的這二義皆歸諸由一形所歧而筆畫較簡的伐字故上舉二義在典籍中皆成為伐字的訓詁但蔑字曾代表過這二義的痕迹則仍有可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舉鄭駟蔑字明戰國楚唐蔑字明名蔑者所以得字明王

氏以為說文說蔑為勞目無精故反訓為明實則勞目無精之說係許慎就小篆蔑字之形為解未得蔑之朔義名蔑者之所以得字明正因蔑本有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的意義故可引申而得明義凡自伐其功善者對他人必輕視小視眛視無視以至欺罔今蔑字的所以有輕小眛無欺諸訓也正因蔑字本有自明功善之義的緣故這種現象都說明蔑現有的意義實在都是從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二義引申而來的所以我們必須以典籍中蔑的這二義還之於蔑而後蔑的詁訓才有先後引申之跡可尋

蔑在器銘中或增禾旁這是說文禾部穖禾也的穖它是蔑的假字其後起之形頗多訛變但和蔑曆語的詁訓則關連較少此不具論(中華五輯一〇四頁至一〇六頁保卣銘考釋)

岑仲勉曰『音讀既定，于切韻應為 miet liet，考古印度文 mrdika-

相當于古伊蘭文 merezdika-, marzdika- 用作動詞義為憐恤(sich erbarm-

-en)用作名詞義為哀憐(Barmherzigkeit)恕免(Verzeihung)和嘉獎(Gnade)

此外如拉丁文的 meritum 和 misericordia 法文的 mérite 和 merci 英

文的 merit 和 mercy 都出于同一語根。按印度文的 r 為元音，西

北語 r 和 l 常通轉(如隸从 ṛ 聲，道路連言而同義，都是漢語

中 ṛ l- 通轉之例)故知 mrdik(a)—mrd liet 得為蔑曆的語原，無論中

外動詞、名詞及狀況詞往往互相孳生，如把矜憐嘉獎或被矜

憐或嘉獎的意義放入後舉任一例之內，無不可通，用不着逐

字求解』(兩周文史論叢第二〇九至二一〇頁從漢語拼音文

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

聞一多曰「金文多見蔑曆之語，自來說者皆不得其義。今案說文衊，汚血也。漢書梁平王襄傳汙衊宗室，注衊謂塗染也。說文衉，羊凝血也，重文作𧖴。廣雅釋器衉，血也。北户錄引證俗音，南方謂凝牛羊鹿血為衉。蔑衊一字，曆衉同音（曆唐韻集韻並口三切，衉北户錄引說文口紺反）。蔑曆殆即衊衉，以血釁之之謂也。凡紀冊命之銘多言蔑曆，意者冊命皆行於祖廟，而人臣入祖廟當祓除不潔，故必先釁之也。姑記之以俟證。

說文曆，和也，从甘从厤，厤調也，甘亦聲。證俗音云凝牛羊鹿血為衉，似謂和三物之血而凝之，若然，則字仍當以作曆為正」（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九二頁璞堂雜識）

趙光賢曰「李亞農先生一面採用舊說，訓『蔑』為『勉』，一面從劉心源之說，認為『曆』字『從甘得聲』，但又不從說文讀『若函』，而讀『于監

「切因此以為即是『焉』字。他說『蔑曆』經常連文，但亦可分開來用。……甚至於可以乾脆地去掉『曆』字，而只用一個『蔑』字。……這就說明『曆』字不一定是實字，而可能是可有可無的虛詞」（長由盉銘釋文注解，考古學報第九期）

按李先生以「歷」字為虛詞說，甚新穎，然金文中雖有單用一個「蔑」字之例，但不能因此即言「歷」字是可有可無的虛詞。因為金文通例在蔑某歷之前常說明其原因，如：

「師雍父戍在古𠂤，遇從，師雍父肩使遇事于𡨦侯，侯蔑遇歷，錫遇金」（遇甗）

「王命戜曰：𠭯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古𠂤。白雍父蔑彔曆，錫貝十朋」（彔卣）

「唯白雍父以成師即東，命伐南夷。……白遟父皇競各于官。

競蔑曆賞競章」（「競卣」）

「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訊卌，王蔑敔曆，使尹氏受𠩺敔圭瓚□貝五十朋」（「敔𣪘」）

諸如此類，皆說明遇、彔、競、敔諸人並非無因而受賞，乃因其有某種勞績，得上級之嘉獎，而有賜貝、金、圭瓚，乃至土田之事。遇、彔諸人因紀念此種褒獎而作器，故在銘文中一般皆說明其因有勞績而得褒獎，否則勒銘鐘鼎，變為無意義，如解「歷」字為虛詞，則如遇、彔諸人有何可「勉」，為何受賞賜，銘詞中全不指明，恐非作器者之本意。金文中亦有省略作器者受賞理由的，如「競𣪘」、「彔𣪘」等，此因同時作數器，其事迹已見于「競卣」、「彔卣」等，即可不重複。又如「庚嬴卣」未記有何勞績，此因庚嬴是婦人，為王所寵愛，故無功而受賞，不能一概而論。）

諸家之說均扞格難通。欲于此中求一出路，必須以金文與古文獻對讀，互相印證，求其二者皆能通讀，乃可。

今請先言「蔑」字。

「蔑」字在古文獻中有各種訓解。如訓無，訓滅等，但皆與金文不合。舊說讀若䵳，訓勉。其義雖可通，字則非是。試以古文獻與金文對讀，觀其會通。我以為此「蔑」字應為「美」之借字。說文云「美與善同意」，通作「微」。古音蔑味在沒部，美微眉尾亹在脂部。二部音近字通。此字在古文獻中有形容詞、名詞、動詞各種用法。

尚書君奭「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鄭康成注「蔑，小也」。偽孔傳則訓「蔑德」為精微之德。蔡傳直訓「蔑」為無。各說均誤。諸家致誤之由，一是「蔑」字古義不明，二是誤讀「無能」之「無」為「有無」之「無」。既讀「無」為「有無」之「無」，遂不能不解「蔑」為「無」、小。

精微諸義，而不悟其不可通。今按此「無」字在「又曰」之下，顯然為發聲詞，並無意義。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十引證甚多，說明「無」字此種用法，但未引及此條。君奭篇前文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適。」試思周公為何列舉此五人，正因虢叔等是文王之良輔，佐能往來奔走，向百姓宣喻周室的常法，因此文王之美德能下達于國人，可見輔臣之重要。此句本意是如此。如依舊說，則或將原意顛倒，或窒礙難通，如偽孔傳說，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憑空添出「其少」一字。此是增字解經。蔡傳引夏氏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云云，改直陳句法為假設句法，亦毫無根據。孫星衍說：「言無能進退為文王道此常教，故文王美德不能下達於國人。」（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之與

原意恰好相反．按孫氏解「懋德」為「美德」勝過前人．但不知「無為」發聲詞．因此其解說大反原意．反不如前人之說．王引之發明「無」字為發聲詞之用法．有功於訓詁學甚大．但未注意「君奭」篇此句．因而誤從偽孔傳．亦釋「懋德」為「精微之德」．可謂千慮之一失．此是「懋」字作形容詞之例．

逸周書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吳闓生讀此「蔑」字為「美」．尚書大義附錄甚確．此句為穆王對祭公所說．所謂「文武之蔑」．即是文王武王的美政或善政之意．但在文法上應視為名詞．「蔑」字此種用法在古文獻上極少見．後來則用「美」字．不用「蔑」字．如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此是「蔑」字用為名詞之例．

國語晉語記晉公子夷吾對秦公子縶的話「君苟輔我．蔑天命

矣」。此「蔑」字是動詞。韋昭注「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此注與原意相反。按秦吾此語原意，如果秦君能輔助我為晉君，即是秦君讚美或贊助天命，故「蔑」為「美」之借字，有讚美贊助之意。荀子「富國篇」「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又「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此數美字與晉語之蔑字應是一字，皆讚美之意。此是蔑字用為動詞之例。

美字由讚美之意引申為嘉獎、勉勵之義。

美與勉聲近義通，古音美與亹同。詩文王「亹亹文王」傳箋皆訓亹為勉。美音轉為邁。左傳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杜注「邁，勉也」。美音對轉為黽，讀若泯，亦訓為勉。詩谷風「黽勉同

心」，可見黽勉二字為同義語。又轉為勔，爾雅：勔，勉也。尚書召誥「面稽天若」，面當讀為勔，勔，勉力也（从王引之說，見經義述聞卷四）。又音轉為明、孟、蘉，古音皆讀如芒，訓為勉。書盤庚「明聽朕言」，即勉聽我言。洛誥「汝乃是不蘉」，即汝乃是不勉（从王念孫、錢大昕說。王說見經義述聞卷三，錢說見養新錄卷一）。錢氏又曰「蘉从侵，疑即夢字，孟夢音相近，皆黽勉之聲轉，隸變譌為蘉耳」。按錢說雖可通，但此字為何作蘉而不作孟或明，仍難解說。疑此本是蔑字，後訛變為蘉，原有勉義。又音轉為懋、茂、勖，皆有勉義。如書堯典「惟時懋哉」，馬融注「懋，美也」。說文「懋，勉也」。書皋陶謨「懋哉懋哉」，尚書大傳引太誓「茂哉茂哉」。看以上諸例，由美聲轉化之字多訓為勉，是蔑字可訓為勉之證。

由此可得一結論，蔑是美之借字，在金文中作動詞用，有讚美、

嘉勉力諸義。

其次言歷字。

金文蔑歷之歷字在古文獻中並非絕無，惟均被過去經師所曲解，其真義遂沈霾千古。尚書盤庚下云：「今予其敷心腹賢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此句中「心腹賢腸」四字是古文，今文則與歷字連讀，以「今予其敷優賢揚歷」為一句。過去學者讀尚書，讀惰偽孔傳本或蔡沈集傳本，習見「心腹賢腸」四字，不以為非，然漢魏學者皆讀今文，如隸釋載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文選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歷」，張載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三國志魏志管寧傳載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也。張裴二人對歷字之解釋雖誤，但可見今文「優賢揚歷」為當時人所習讀，而

且用之于文章，清儒治尚書者，雖明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但不能區別二者之是非，我們今日拋棄今古文門户之見，以今文與古文相比較，不能不承認今文的「優賢揚歷」為原文，而古文的「心腹賢腸」乃後代經師的訛讀，依古文家的說法，此句之用意不過表明盤庚講話能開誠布公而已，如此，「敷心腹」三字即可，「賢腸」二字完全是蛇足，而且歷字無着落，若如蔡傳將歷字放在下句，釋為盡也，非常牽強，偽孔傳說「布心腹誠于百官以告志」，拋棄賢腸二字，並歷字亦一併刪去，可見此處古文說之扞格難通。

但如依今文，則此句文从字順，甚易了解，今文句讀應分「今予其敷優賢揚歷」，與「告爾百姓于朕志」為二句，上句之歷字正是今文蔑歷之歷字，从字形上看，此歷字下从止，與金文同，但二

者皆从麻得聲，所以能相通。从文義上看，此歷字應解為「勞績」「功業」之義。觀唐扶頌、魏都賦與管寧傳等文，此字之本義顯然，可見此句如譯為今語，應作「我現在普遍地褒獎賢人，表揚勞績或有功勞的人。你們要把我的用意傳達給老百姓」（「告爾百姓于朕志」是倒句，即告朕志于爾百姓）。盤庚此誥是在遷殷之後講的，在遷殷之前，他遭遇貴族之反對，所以在既遷之後，對于贊助他的遷都而有勞績的人，自應加以褒獎。不只如此，並令貴族將其嘉獎遷都有功之人之意旨，遍告百姓。如此解釋，合乎當時情勢。而盤庚下篇之主旨才能明白。如依古文家講法，不只文字難通，而盤庚講話之用意亦隱晦不明。

尚書大誥「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此歷字與盤庚下篇之歷字是一字。不幸過去解經者，自漢儒直至近人，多解為「曆

數」之「曆」。于是此句真義乃終古不明。此處「歷服」二字連用。正可見此字的正解。「服」字在金文上與古文獻上多訓為「事」。引申為事業。功業之意。如班段「王令毛伯更虢成公服」。「更」當讀為「賡」。乃王令毛伯繼續虢成公之事業之意。此例甚多。不悉舉。漢書翟義傳載王莽語。於「服」下加「事」字。不知歷與服二字義相近。不應更加事字。可見漢人已不能解釋此歷字。大誥此句如釋為今語。即是「我這年幼的人(成王自謂)繼承了(文王武王留下來的)絕大的功業」。此功業應指王位或天下而言。此處歷字只有如此解釋。原句意義才能讀通。「歷」字與「服」字連用。應是同訓之字。古人常有複語。大誥的「歷」字與盤庚的「歷」字應作同一解釋。

由此可得一結論。金文「蔑歷」之「歷」字雖與古文獻中的「歷」字寫法不完全相同。應是一字。它既非「曆數」之「曆」。亦非讀若「函聲」之

「曆」更不是「焉」字，仍是作「勞績」或「事業」解的古文獻中的「歷」字。試以此解來讀全文，「某蔑某歷」即某人讚美或嘉獎某人的勞績之意，「某蔑歷」即某人以其勞績事業自勉之意，「某蔑」即某人勉勵之意。以此解說此二字的一般用法皆能解通個別例子，雖似有困難亦能讀通，如艾毀云：「王事艾蔑歷，命桂邦。」「事」讀「使」，訓「令」，即王令艾以其勞績自勉，因而致命于桂邦之意。師遽尊云：「王……饗醴，師遽蔑歷，習。」此句應以「師遽蔑歷」為一讀，「習」當即「友」之古文，讀為「侑」或「宥」，上言「王饗醴」，故下言「師遽宥」。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與此文例正相同。此銘不過在「宥」之上多「蔑歷」二字，此二字亦當有「以勞績自勉之意」，故王命之宥。銘文簡潔，未言王命，但以左傳證之，必有王命，可以斷言。「蔑歷」與「宥」連文，未明言二者的關係，其關係自在，不難

窺知。故此句讀為：王饗醴，師遽以其勞績自勉，王因而嘉之，命之宥。因銘文過簡，意在言外，非如此讀法不可。師望鼎云：「王用弗謹（忘）聖人之後，多蔑歷錫休。」多蔑歷之上省去作器者「師望」之名，「錫休」之上亦省去「王」字。此句本意應是師望多多以勞績自勉，故王錫休于師望。文義甚為明白。

本文草成後，讀到于省吾先生釋蔑曆一文（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本年第二期），對此二字提出新解。于先生在此文中，寫「歷」字為「曆」，讀「蔑曆」為「厲翼」。「厲」訓為勉勵，「翼」訓為「輔佐」。此說確實值得研究。今按于先生舊讀二字為「蔑曆」，蔑謂勉勵，曆謂勞績（見双劍誃吉金文選卷上之二師望鼎銘注）與拙見相同。但于先生未尋出此解的根據，因而放棄舊說，創立新說。于先生繁徵博引，對此二字的解讀自然有不少貢獻，但我以為于

先生的新說仍有困難之處，今提出幾點意見如下。一、寫金文的「歷」字為「曆」字，似缺乏根據，此字金文下半或从曰、从甘、从口。从田原不一定，从口的實不多見，似不好隸定為「曆」。二、于先生讀「蔑歷」為「厲翼」，在文獻上的根據就是逸周書和寤儆的「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與尚書皋陶謨的「惇叙九族，庶明厲翼」二句。于先生从聲韻上證明二者可以通假，但在文法上有困難，這兩句話中的「厲翼」都是動詞，而金文的「蔑」是動詞，「歷」是名詞，非常明顯。二者似不能混同。正因如此，「厲翼」二動詞之間不能加以人名，故「厲翼」二字必須連用，而不能分開。金文中則「蔑」「歷」二字之間常常加作器者之名。二者用法迥然不同。三、于先生又舉逸周書酆保篇文「一翼勤厲勞，二動正厲民，三靜兆厲武，四翼藝厲物，五翼言厲復，六翼敬厲眾，七翼知厲道」，此句中除二、

二兩項外，皆「䕭」「厲」並舉，二字仍皆是動詞，與金文不合，且原文「䕭」字在前，「厲」字在後，與「和寤」，皋陶謨之厲翼正成倒置，于先生謂系傳寫之訛，我以為二字皆係動詞，故或前或後，與文義無損，但金文中之「蔑歷」則絕無有倒置者，由此可見金文中之「蔑歷」與尚書中之「厲翼」似非一語」（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十一期八十二頁至八十七頁釋蔑歷）

于省吾曰「一趙先生這一段的說法最有趣的是我已放棄的舊說，趙先生反而同意我的舊說，他說我放棄舊說的理由是，「未尋出此解的根據」，那就未免抹殺事實了，我在吉金文選注文中引了尚書「優賢揚歷」和太史公「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等語為證，因為閱與歷函義相同，所以我當時訓歷為勞績，這還算是有根據的，反過來看趙先生考釋歷

字約一千多字在古籍注解中沒找到一條歷字當作勞績解的證據.結果呢趙先生只好把古籍中的歷字自己解作勞績.這就未免隣於空想了.至於曆字從口.金文口字中有帶小點或小橫者習見.金文往往因空加點.本係常識.沒有答辯的必要.

二.趙先生指出勵翼二動詞之間不能加以人名.故勵翼二字必須連用而不能分開.這就未免不合文法邏輯了.舉例來說古代天子省方叫作「巡守」.巡守是古人成語.巡與守都是動詞.左莊二十一年傳「王巡虢守」孔疏「言諸侯為天子守土」.又如助長二字都是動詞.孟子公孫丑「予助苗長」.即兩個動詞夾着一個名詞的例子.左僖五年傳及昭十五年傳並有「吾助子請」之語.與此句例相仿.這和金文王蔑某曆的句法結構完全相同.

二　逸周書之翼厲分用應作厲翼分用。是傳寫之譌。因為逸周書有許多篇文字舛譌甚於尚書。厲翼二字見於尚書和逸周書也見於列女傳契母簡狄章（平心先生見告的。）無倒用之例。而且逸周書的翼勤厲務等句如不加以訂正。是很難講通的。詳拙作原文。就金文和經傳及逸周書本書來改正倒文之譌。有何不可？金文的蔑曆有連用分用之別。古籍的厲翼也有連用分用之別。這是一致的。依照趙先生的說法。則連用作厲翼。分用作翼厲。不但有乖文義與文例。同時也舉不出任何例證來。

總起來說趙先生以為借蔑為美。姑無論美某的勞績不大通還須走許多彎路。再訓美為勉。不如讀蔑為勉。因為施受不同。所以蔑有獎勉與勉勵的兩種函義。這倒直接了當。至於趙先生訓歷為勞績。但沒尋出一條適當的佐證。再說借蔑為美。美

與獎勵之義相近。不如訓蔑為獎勵之文從字順。訓歷為勞績。勞績與輔佐之義相因。不過。不如訓歷為輔佐的證據確鑿。我只是綜合前人的解釋另加以有力的旁證而已。若如趙先生的說法。一方面在古籍找不出相等詞例的證明。另一方面連我個人認為在訓詁通假文法三者沒有問題的厲翼即是蔑曆也失掉了交證互驗的作用。正因如此。所以我不同意趙先生對於蔑歷的解釋。由於例證的不備。因而我放棄了吉金文選注的舊說。作出一篇釋蔑曆。提出新的看法與例證。

附記本文脫稿後看到一九五六年第四期中山大學學報載有岑仲勉先生從漢語拼音文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一文。其中蔑曆一章批評我所作的釋蔑曆說。「大致跳不出上述數說(舊說)的範圍。」又說「厲翼和蔑曆在語音上無通轉的可能。」我

們從事科學的研究，為了尋求真理，不一定要跳出舊說的範圍。舊說如有對的成分，無妨取長舍短，以便在舊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即使舊說完全相反，有時對我們也能有啓發。至於厲翼和蔑曆的通轉，由於雙聲疊韻，例證具備，已詳原文。如果岑先生否定雙聲疊韻這一通例，那是毫無理由吧？再看岑先生對蔑曆的解釋，根據阮元的說法，以連文為義，又根據徐同栢的說法，以為明試無疑是蔑曆的音轉，何曾跳出舊說的範圍呢？我對於其它民族的語音本不懂得，但明試音轉為蔑曆，並沒有古籍詞例可資證明。又蔑曆二字連文或分用，語意本來有別。關於以上兩點姑且不管，今依照岑先生的說法來講，則上對下是某明試某，下對上是某明試。按說文訓「試」為「用」，並引虞書曰「明試以功」。金文言蔑曆，大多數敘及賞賜

品物．主賞者與受賞者都係當時的統治階級．受賞者本來為在職的士大夫．那末主賞者既沒有說「明用」的必要．而受賞者說出「明用」(無論是請求上級明用他或是自己要明用)頗不可解．不僅於詞為贅而且於理難通．我們如果擯棄古文字形音義三方面的基本知識．孤立的就語音方面來解釋古代成語究屬片面．並且也失掉了語音的佐證．岑先生又說「古語簡樸．現在說來却很艱深」．按拙著釋蔑曆總括大義來說是古讀厲翼如邁歷．所以厲翼即蔑曆的轉語．並引逸周書「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與金文言某蔑曆於某的文法結構完全相同為證．邁與蔑都可以讀作勉．古字每有施受之別．因而上對下言為獎勵．下對上言為勉勵．爾雅方言訓歷為相．係輔佐之義．上對下言某蔑某曆是獎勵某的輔佐．下對上言某蔑曆是某勉勵

輔佐用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說明。本來容易了解。因為原文要
想簡明文字和語例的原委便不厭其詳。無怪乎岑先生以為
艱深了（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四期九〇至九二頁讀趙光賢
先生釋蔑歷）
于省吾曰「按蔑係勉勵之意免盉免蔑靜女王休靜其女之名
言免以王之所休錫者勉勵其靜女也曆即歷尚書優賢揚歷
歷謂經歷試驗之意太史公謂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
伐積日曰閱蔑謂勉勵曆謂勞績庚贏卣王蔑庚贏曆言王勉
勵庚贏之勞績𤔲鼎其父蔑𤔲曆彔段蔑彔曆競段伯屖父蔑
御史競曆免觶王蔑免曆敔段王蔑敔曆此例甚多且凡言某
蔑某曆皆有所驅使皆有所錫予尤可為酬庸之證凡自言蔑
曆者亦係勉勵勤勞之意師艅段艅其蔑曆言艅其勉勵勤勞

下接以日錫魯休詞義甚顯此銘云多蔑曆錫休言多勉其勞績而錫之以休美也」(雙選上二第一四至一五頁師望鼎)

周法高曰「蔑曆」說者紛紛，其意大抵為獎其勞績，蔑勉一音之轉，曆讀若歷，閱歷，勞績之義。于省吾後讀為逸周書之「厲翼」，「厲翼」與「邁」通，「邁」與「蔑」通，「翼」日或作「翌」日，「翌」从立聲，「立」與「歷」皆為來紐字，然則「蔑歷」與「厲翼」當為同語源之詞。于氏之說亦自可通，然于氏因此而排斥「蔑歷」之「蔑」與「勉」通，「歷」與書經「揚歷」之「歷」通，則未免狹隘矣。關於甲骨文早期作「羽日」，後期作「翌日」，書經作「翼日」，拙著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二八○)云「羽和翌立的關係，與去和怯的關係有點相像，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在較早的上古(可能包括殷代)羽和去都是收-b尾的，翌或昱都是收-p尾的」

<大11>

「王蔑庚嬴曆」

<大13>

「蔑曆」

<大19>

「王蔑敔曆」

a 羊 象羊首形

羊卣

<2646> 羊作父乙寶尊彝

b 亞羊 簋

<0681> 亞羊

c 丁亞 羊鼎

<0247> 丁亞

羊 鼎文

d <0080> 羊

e 亞羊 爵

<1634> 亞羊

f g 爵文

<1523> 羊 (A·B)

h 父庚 鼎

<0223> 羊父庚

i 父辛 觶

<2362> 羊父

j 羊 殺簋

<1144> 羊告

k 甚鼎

<0485> 羊

l 盂卣

<2707> 羊

m 盂鼎

<0679> 迺卑俾□邑酋西酒級及羊

n 師寰簋

<1381> 毆孚俘士女羊牛

o 盂鼎

<0676> 羊廿八羊 按此字見於盂鼎二

p 羊冊 車觚

<2234> 羊冊子車

羊子 戈

<3097甲> 羊子之造戈

r 羊父 癸觶

<2384> 羊冊

父

羌 〈0331〉〈2568〉

「父羊ㄙ冊父己」〈0990〉「父羊ㄙ冊父己」〈1766〉「羊ㄙ己娶」〈1818〉「羊ㄙ口父丁」

「尞父羊ㄙ父己」〈3100〉「羊ㄙ皇亲船造散戈」

方濬益曰「陳壽卿謂𦍌是羊首象形小鼎盛羊首之器也」(綴遺卷四、九頁甚諆臧鼎)

吳大澂曰「𦍌江寗周文學槩釋為羊楚姓也翁閣學方綱釋為羊𦍌子戈」(古籀補附錄三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𦍌从𦍌象頭角足尾之形按古作𦍌(曾鼎)从象角屮體旁四注以象四足下其尾形亦作𦍌(羊字父庚器)象尻著地形又變作𦍌(師寰敦)作𦍌(羊子戈)　說文云𦍌羊角也象形讀若乖按即羊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馬叙倫曰「倫按甲文羊字多作[古文]蓋從後見其角尾之形此作[古文]者羊尾肥大掩其後竅▼象其形也」(刻詞十二頁至十三頁羊爵)

高鴻縉曰「說文「羊祥也从𠂇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與章切

按代二之鼎文有[古文]字又代六之彝有[古文]字俱象正面羊頭及兩角兩耳之形羊字甲文正由此簡化並無足尾更不得从𠂇王筠曰先有羊而後有𠂇羊字不可从𠂇也羊乃反芻偶蹄類原為野生種後乃豢養於人牝牡皆有角」(字例二篇六一頁)

a

羔 从羊在火上說文从羊照省聲非 橐角

「橐觶作育羔△日辛將鼒彝」〈1864〉

b

紂伯簋紂伯達作寶羔=盉文作毁

「紂伯㷭作寶羔△簋」〈1205〉

丁佛言曰「羔 郘伯達敢吴愙齋釋羞案是敵之省文」(古籀補補附録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按火為照省不顯羔小可炰象羊在火上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火字从山故下文多从山即省文也羔正文作羙俗用為美字非是周禮羊人凡祭祀飾羔大宗伯卿熱羔注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詩羔羊之皮皆本字本義」(古籀篇八十九第一八頁)

6

楊樹達曰「按器為段而銘文云羔者羔段二字同隸見母羔古韻在豪部段在幽部二部音最近銘文假羔為段也陶齋吉金錄弌卷拾玖葉下載此器蓋銘文與此同惟羔字彼銘作段可以證也。」（積微一九四頁豹白段跋）

朱芳圃曰「說文羊部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林義光曰按火為照省不顯羔小可烹象羊在火上形（文源六四二）馬叙倫曰按本書省聲之字頗有省其所从得聲之字之聲旁而存其形旁者如茸从聰省聲家从豭省聲梳从疏省聲監从䘓省聲𤡔从䫄省聲炊从吹省聲𡢃从好省聲取从耴省聲皆非有相傳之音不能讀其實造字之時固未嘗如此省法也乃傳寫如此耳許書言某省聲者由有所受之也蓋从照省聲音不在照紐而在見紐者古讀照歸端見端皆破裂清音也（六書疏證七一一二）按馬說近是林說非也余謂

羔、古讀複音 kâu tâu、故其所从得聲之字分為二系、一讀 kâu、說文禾部、䅻、禾皮也、从禾、羔聲、是也、一讀 tâu 說文穴部、窯、燒瓦竈也、从穴、羔聲、是也、羔有 tâu 音、是即照省聲之確證矣、孳乳為䍵、說文羊部、䍵、羊未卒歲也、从羊、兆聲、轉魚為羜、羊部、羜、五月生羔也、从羊、宁聲、轉月為羍、羊部、羍、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𦍒、羍或省、」(釋羔 一三頁羔)

羣 子璋鐘

〈0041〉 羣孫斨 子之璋」

羣 陳侯午錞

〈1501〉「陳侯午台(以)羣者(諸)侯獻金乍(作)皇妣孝大妃祠祭器鐓(錞)」

〈1502〉「陳侯午淖朝羣邦者(諸)侯于齊」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羣輩也从羊君聲周語獸三為羣詩無羊三百維羣此為字本義也白虎通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周書謚法從之為羣曰君此羣字形聲中兼會意」(古籀篇八十九第二〇頁)

a 美

美

「美乍厥且

美爵 〈1841〉 丙公尊彝」

高田忠周曰「說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易甘節虞注坎為美管子五行篇然後天地之美生注謂甘露醴泉之類也然則美元係于肉味之義轉謂凡食味之美又為佳善之偁」（古籀篇八十九第二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美味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徐鉉曰羊大則美故从大無鄙切

按字意為味美羊大則味美故从羊大會意順成狀詞後人用字借味美為凡美之意」（字例四篇七〇頁）

王獻唐曰「以毛羽飾加於女首為每，加於男首則為美。卜辭美作前七二八二，作前一二九二，作後下十四九，金文美爵作，下從大為人，上亦毛羽飾也。女飾為單，故諸形祇象一首偃仰，男飾為雙，故諸形象兩首分披，判然有別。卜辭字亦省作甲二三九，或加笄作前二十八二，與每字省加者正同條共貫。其毛羽多少偃仰，亦都相合。說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小篆作，上從羊，乃由体譌變。晚周歟文作已然，契金固不爾也。所云大義，段王皆謂羊大則肥美，其實羔羊尤美，周禮膳夫膳用六牲，亦無羊為主膳之說，蓋據譌體解說，致生窒礙。商錫永謂美字象羊角𢼂敧之形，殷虛書契文字類編𢼂敧誠有之，但未見羊生四角，上下排列如此狀也。」

（中國文字三十五冊二頁釋每美）

0500 羌

a 羌 屭羌鐘 〈0042〉「屭羌△作作戎鑄」

b 鄭羌伯鬲 〈0732〉「奠（鄭）羌△伯作季姜尊鬲」

c 羌尊 从糸 〈2090〉「𢀛△作文乙寶尊彝」

〈2466〉「奠（鄭）義羌△父作旅盨」

林義光曰「說文云羌西戎羊種从羊儿羊亦聲按古作羌（鄭義羌父盨）作羌（鄭羌伯鬲）从羊人」（文源）

a 郭沫若曰「羌即說文茍之重文作羌者之省殷周古文多省口作其在卜辭屢用為祭牲与羊牢同例又用為沃甲之沃由沃以得其音由牲以得其義更由字以得其形知是狗之初文象貼耳人立之形其从口作者乃以口為聲譌變而為茍字形失

而音尚存也、卜辭又屢見苟若干人之文（讀為卓、或釋為羌若干人非是）則狗 其在金文則大盂鼎、大[illegible]毁等均用為敬、盖敬者警也、自來用狗以警衛、故用狗形之文以為敬、猶箕帚為婦職、故婦字从帚、而古文且直用帚以為婦也、說文訓苟為自急敕也、即此孳乳之義、後人因字廢而不得其讀、乃由急敕之義以揣其音作己力切、實屬莫須有之事、（近人有以為即亟字者、尤屬皮傅、大盂鼎有苟字復有从亟之遡字、二者迥然有別、）唯用苟為敬者、于周初文多見之、其後敬字多見、無作苟者。」（雨攷二三五頁至二三六頁）

（鷹芎鐘）

平心曰「𦍌字甲骨文金文學者多釋羌、殆不可從、古羌姜同文二字並从羊得聲、从人从女無殊、𦍌𦍌顯非从人羊聲之字、今考此字實蹇之初文、象雙足跛蹇不平、其上所从之雙角與雈（雈音桓）、雚（雚）、莧（莧）、苜（苜）所从之艹相似、艹與說文訓揮角貌之

[角雚]蓋異字同文[角雚]對轉入歌部故𦫳字唐韻音古瓦切𦫳與雈雈[角雚]莧芇(諸字實由𦫳得聲雈則𦫳吅皆聲)必為同音字蔡太師鼎有[illegible]字(緐从乄得聲足徵乄為元部字(緐古或讀歸見紐)金文敬作[illegible][illegible]左从[illegible]若茍即乄之孳乳字為謇之初文彝銘或以為敬字乄(蹇)為足蹇于行茍(謇)為口蹇于言故蹇謇與謇謇等从寒省聲之字均訓難从難聲之戁亦訓敬蓋乄敬本有虔音虔與敬互訓且同屬見溪紐元耕二部亦相出入明為同根字虔與蹇謇亦同音字敬乃从茍得聲茍又从乄得聲字从攴者示所以警戒用備不虞敬實儆警之初文也敬畏與儆惕於義相生故引申有恭恪之意(中華三輯九七頁至九八頁者汈鐘銘考釋讀後記)

𠩺[a]

𠩺 說文所無

𠩺氏會

〈3026〉「𠩺氏喜[a]作膳⿰金會」

a.



羴 从二羊 粹甲 骨文同 爵文

〈1585〉「羴△」

b



鼎文

〈0121〉「羴△」



a 雔 父癸爵

〈1749〉

「雔父癸」



b 卯卣 虘甗

〈0796〉

「雔卯父卩匕」 母戊彝



c 觶 父丁

〈4331〉

「雔」



d 觶 父辛

〈2360〉

「雔父辛」



雔罍

〈2851〉

「雔」

d 吳雲釋二䨻形曰「二爵形者禮祭統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作二䨻取夫婦相酢之禮」（兩罍卷二第十二頁雙爵父辛觶）

a 劉心源曰「兩隹竝乃雔字」（奇觚卷七·二四頁父癸爵）

d 柯昌濟曰「雔字象兩鳥相對形說文雔雙鳥也从二隹凡雔之屬皆从雔讀若醻段注案釋詁仇讎敵妃知儀匹也此讎字作雔則義尤切近若應也當也醻也物價也怨也寇也此等義則當作讎古書蓋有用雔者其後讎行而雔廢矣此銘作兩鳥對形

有儔匹之義殆匹儔之最初字』(韡華三一五頁雔父辛觶)

高鴻縉曰『說文雔雙鳥也二隹讀若疇市流切

錢坫曰此儔侶字

徐灝曰即述匹本意

按錢徐說是也名詞』(字例四篇三三頁)

靃 从雔

a 弔男父匜 〈2976〉「叔男父乍爲霍姬媵旅匜」

b 霍鼎 〈0458〉「靃乍己公寶鼎」

方濬益曰「說文靃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靃然此从雔與雧同意」（綴遺卷十四 十三頁 叔男父匜）

林義光曰「說文云靃飛聲也雨而雔飛其聲靃然 按象羣隹在雨中其飛加疾故聲靃然 古作靃叔男父匜」（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靃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靃然从雨从雔今依此篆解當云雨而羣鳥飛其聲靃然从雨从雥作靃从雔者實省文也許氏依小篆以為說故誤云雙飛耳」（古籀篇九十四第三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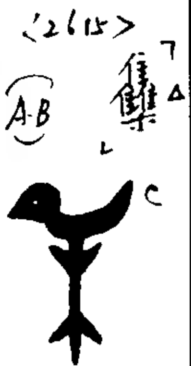
霍金文作靃或作[雨/雥]春秋大事表云「今山西霍州西十六里有古霍城」（張日昇述）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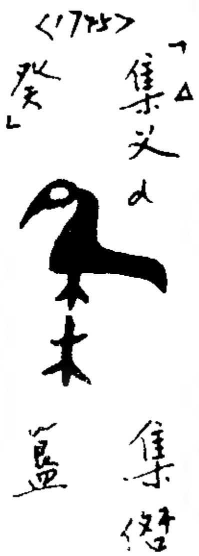
集 从隹在木上說文或省作集 作父癸卣

〈2615〉「雧」△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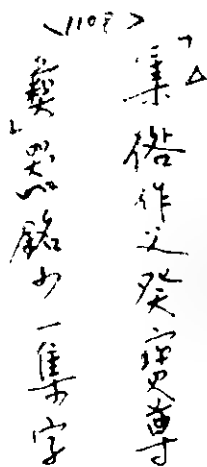
c 父癸爵

「集父」△ 〈1745〉「癸」 d



集僭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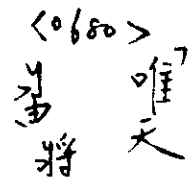
「集僭作父癸寶尊」△ 〈1107〉「彝」 器銘如一集字



e



毛公鼎



〈0680〉「唯天將集卒命」

c 方濬益曰「隹在木上說文以為雧之或體此則集之古文也」(綴遺卷二十一．四頁集父癸爵)

d 強運開曰「[glyph]」父癸卣象鳥棲木上當即集字从隹之字或亦从鳥如鷄鶏等字是」(古籀三補卷四第五頁)

e 柯昌濟曰「字从鳥形在木上舊釋集或非疑為梟字」(韡華二十六頁集父癸彝)

高鴻縉曰「說文雧群鳥在木上也 从雥从木 集 雧或省 秦入切

按字原意為棲 从隹棲木上 並列外命動詞 後世通段以代雧或聚 故有聚集之意 乃另造棲字以還其原（後又有俗字栖）雧為籀文 許採以為正字 故說義微舛」（字例四篇六六頁）

a 

鳥

鳥且癸簋 〈1145〉「戈丮錫鳥△玉」

b 

鳥

子口弄 〈3027〉「子口之弄鳥△」

林義光曰「說文云、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

按、象鳥足形、非匕箸字。古作 。鷄侯尊彝乙 鷄字偏旁 作 。雍毄尊彝 雍字偏旁」（文源）

鷬 說文或从隹

歸父盤 〈2912〉「霝命難老」

殳季良父壺 〈2832〉「其萬年霝終難老」

林義光曰『說文云：鷬，鷬鳥也，从鳥堇聲。難，或从隹。按鷬鳥名無考。堇亦非聲。古作鷬（殳季良父壺）从鳥堇。堇古勤字。諸器勤皆作堇。勤鳥生養哺育之事多難。故鳥勤為難。或作難（歸父盤）。暵歎漢熯等字說文或以為堇聲，或以為難省聲，或以為漢省聲，實皆難省聲』（文源）

徐中舒曰『金文有言難老者，如

用旂匄眉壽其萬年霝冬難老——殳季良父壺

用旂眉壽霝命難老——齊夷鎛（齊太宰歸父盤同，惟用作以）

祈難老與祈壽老其間實有極大之差別，祈壽老則祈有黃耇

黃髮台背兒齒諸徵。祈難老。則祈無此諸徵。難老之意可以莊子大宗師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解之。年長而色若孺子。即難老也』(集刊第六本一分二五頁金文嘏辭釋例)

商承祚曰「𩁹𩁹𩁹案說文均注古文鸛。汗簡引作𩁹。僅一字。疑一三文乃續添。金文歸父盤作𩁹。石經古文作𩁹』(古攷三三頁)

〈大45〉

「𩁹命難。老老」

[glyph] a 鷀

而学文畐

<1278>

「叔䨺父作鷀a姬旅毁」

a 強運開曰「[glyph]叔䨺父毁曰[glyph]姬旅毁从隹與从鳥同疑即古文鸞字」(古籀三補坿錄第二頁)

a 楊樹達曰「吳大澂於[glyph]字無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叁拾肆葉釋為鰷、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叁拾下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式卷廿式葉上陸葉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拾捌卷式葉下並從其釋、余謂此乃鷀字、羅釋非也、說文四篇上鳥部云、鷀、鸕鷀也、从鳥、茲聲、按甲文金文皆用88為茲、88即絲字、古文絲茲二字無別、88孳乳為茲、故从絲之鰷亦變而从茲作鷀、然則鰷為鷀之初形、二文形體雖異、實一字也、羅氏不能據說文之鷀字為釋、而依字書之、殆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積微一〇九頁叔䨺父毁跋)



鳶 今經典作弋鳥

觚文 卣



辛

〈0919〉「鳶父辛」

〈2283〉「弋鳥」 文

〈2471〉「弋鳥」

〈2194〉「鳶」



且辛 卣

〈2507〉「弋鳥」 且

于省吾曰且辛卣有𢦏字又觶文有𢦏字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彔按鳥之頭上爲弋形从鳥弋聲當即鳶字廣雅釋鳥鸅鵰也王氏疏證云其鳶字說文未載以諧聲之例求之則當从鳥弋聲而書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从弋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閔从弋聲而讀若縣庪从弋聲而讀若環鳶之从弋聲而音與專切亦猶是也此聲之相合者也鳶字上半與武

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譌為鳶增之則又譌為⿱𢦏鳥又云後人以鳶為鳶失之遠矣按王說是也惟謂隸書譌戈為弋亦有未當古文偏旁中戈弋每互作如栔文武字作[illegible]金文肇字作肈或字作戓即其例也(古雜三頁釋鳶)

0510 鳴

<0045>



「卑俾鳴攸好」 王孫鐘 鳴

<0051> 「元鳴孔皇」

<0052> 「元鳴孔皇」 鐘

<0060> 「元鳴孔皇」



蔡侯鐘

<0054> 「元鳴元肯」

高鴻縉曰「說文：鳴，鳥聲也。从鳥、从口。武兵切。」按字原从雞从口會意，並列。外命動詞。入雞部。戰國時（石鼓文）雞變為鳴，故秦篆从鳥从口。」（字例四篇六七頁）

<火38> 「元鳴孔煌」

a

⿱鳥友 說文所無

癸⿱鳥友中⿱鳥友鼎

〈0535〉豆小中（仲）⿱鳥友口口口敢 用乍（作）口口寶將彝隣

a 楊樹達曰：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叁葉下趙獻鼎釋作⿱鳥友，亦以為一字，未是。余謂鳥與友為二字，友讀為休，賜與也。彝銘用休為賜與之義，余屢言之矣。字或作攸，㝨尊云：㝨從王女如南，攸貝，井鼎云：辛卯，王漁于ㄙㄙ，乎井從，攸易鍚魚，並其例也。此銘文又通作友，伯克尊亦然。嘯堂集古錄上冊廿伍葉上載伯克尊云：白大師易白克僕卅夫，伯克敢對揚天右王伯友，用乍朕穆考後中障壺，對揚天右王白友，即對揚天右王白休也。與此銘正可互證。休攸古韻屬幽部，友屬咍部，二部音最近。（積微一九四頁趙獻鼎跋）

鴅　說文所無，玉篇鳥名驩兜

古文尚書作鴅吺　沈子簋

〈1391〉緺于周公宗

乃鴅沈子乍

郭沫若曰：鴅通驩，鄭季宣殘碑及尚書大傳鄭注均以為驩兜字，管子侈靡篇鴅然若謞之靜，舊注鴅然和順貌，亦正用為驩，此乃鴅与朕㽙考為對文，蓋假為貊，尔雅釋獸貔子貊，猶後人言豚兒犬子也，說為汝和順之子，亦可通。（兩攷四十七頁沈子段）

郭沫若曰：鴅字說文所無，余謂當是鶄之省，假為倩，方言東齊之閒壻謂之倩，說文倩字注亦云然。……鴅字漢晉人有用為驩兜字者，尚書大傳鄭注驩兜作鴅吺，鄭季宣殘碑亦云虞放鴅口，韓愈遠遊聯句開弓射鴅吺，孫注史記鴅吺即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作驩兜為鴅吺，案今史記無鴅吺字，古文尚書乃晉人所偽，不能据為典要，鄭注与殘碑之鴅字不知何所

据，乃讀為从鳥丹聲，丹聲之字無可与考為對者，殆不足信也。」（金文三一八頁沈子簋銘攷釋）

α 鄭師許曰：「唯余初釋為膄，誤，郭釋釋為鳩，謂為鯖之省，假為倩，因謂沈子與魯君之壻，殊屬牽強。容庚亦釋鳩，謂尚書大傳鄭注驩兜作鳩吺，信而未諦，今四部從刋本尚書大傳作鴅吺。羅釋作雎，疑亦謂鴅字。說文：鳩，鴅鴅也，從鳥舟聲。詩小宛毛傳：鳴鳩鶻鵃，鵃作鵰，釋文云：鵰，字林作鴅。按鵰乃雕之籀文，驩兜為雙聲連語字，故驩古音讀如堆，從隹得聲，鵰驩一聲之轉，故可通叚。」（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一卷四期八頁沈子它敦蓋新釋）

[ancient glyph]

鸛 說文所無

作且乙盨 鸛侯弔

〈1142〉「乍且乙鸛侯叔尊彝」

a 吳大澂曰「鸛字不見於字書古籀文鳥字多作隹惟此器與石鼓鳴字从鳥鸛疑即來字之緐文爾雅釋鳥鷹來鳩釋文本作鶆樊注鶆鳩爽鳩也穀梁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釋文萊國名書禹貢萊夷作牧傳萊今東萊茲以鶆鳩之鶆借作萊夷之萊鷹鸛鳥故从虎」(愙齋七冊九頁祖乙鸛侯叔敦)

a 吳大澂曰「鸛从虍从來从鳥說文無此字古籀文从鳥之字不多見惟此字與石鼓鳴字耳」(古籀補附録十五頁)

a 劉心源曰「从虍从鳥从來从屮字書所無惟集韻有鶆字鳥名同鶆此云鸛侯當是叚借字如郲作釐耳」(奇觚卷三十頁告

田
敔

a 強運開曰『𪇆祖乙𪇆侯叔敔說文無𪇆字吳愙齋云爾雅釋鳥鷹來鳩釋文本亦作鶆樊注鶆鳩爽鳩也此篆从虍从來从鳥當即鶆之古文來則其借字也』（古籀三補卷四第五頁）

a 高田忠周曰『余謂此鷈字說文𢽎字金文作𢽎𢽎𢽎此左旁為𢽎省說文鷈𪁺鷈也从鳥虒聲虒下曰从虎𠂆聲𠂆音余制切𠂆未一聲之轉耳𢽎字說文从厂未攴而未其聲未來古音亦通故金文𢽎多作𢽎然則此虒即虒代𠂆聲以𢽎聲即籀文增緐當有如此者耳』（古籀篇九十五第一四頁）

譚戒甫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昔爽鳩氏始居此地……杜預注：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尔雅釋鳥說：鷹鶆鳩。郭璞謂鶆當是鷞字之誤，似不然。考三代吉金文存卷六頁四四有告田彝銘謂：作祖乙⿰來⿱虍鳥侯叔隮彝。告田⿰來⿱虍鳥。似即此所謂鶆鳩的緐文。鷞當是形近的誤文。因鶆鳩是鷹，鶆本作⿰來⿱虍鳥，應以从虍為義，來為聲符。⿱虍鳥字當是从鳥，从虎省。字彙補有⿰鳥弟字，謂音梯，鷹⿰鳥弟也。虒為虎的俗寫。可知⿰來⿱虍鳥為虎鳥，正謂鷹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其意適合』(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一頁西周量鼎銘研究)


a 烏

毛公鼎 烏虖

〈0680〉「烏虖」△


b 沈子簋

〈1391〉「烏虖」△「烏虖」△


c 寡子卣

〈2716〉「烏虖」△


d 效卣

〈2735〉「烏虖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e 禹鼎

〈0678〉「烏虖哀哉」△


f 說文古文作䌛


g 作於齊鎛

〈0062〉「某萬至於辝孫子」△


h 余義鐘

〈0050〉「於嘑」△ （AB）


i 越王矛

〈3144〉「戉王者旨於賜」△

〈1336〉「用御追孝烏於我皇毀考」△

〈2148〉「烏虖」△

〈3012〉「烏虖卲萬年」△

方濬益曰『說文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𤋜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此文作[glyph]與古幣文鄔字偏旁作[glyph]相近幣文為刀書點畫或多不備或作[glyph]秦二世權量刻左詔於之右偏下作二橫畫與許君所錄消文同并為漢人隸書於字之所本』(綴遺卷七、二十七頁諸尚盤)

孫詒讓曰『說文烏部烏 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古文作𤋜象形又作於象古文烏省孜金文毛公鼎作[glyph]效卣作[glyph]晉公盦作[glyph]寡子卣作[glyph]㪉省若然烏亦與隹古文[glyph]略同但上為開口盱呼形小篆殊失其本意也於僕兒鐘作[glyph]又𦁔鐘作[glyph]今本說文作[glyph]似涉[glyph]而誤』(名原上一二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亏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古文烏一本作□亦云象形又載□云象古文烏省今以秦刻石文證之秦篆如此也抑烏字象形然亦鳥字之系也段氏云鳥字點睛烏則不以純黑故不見其睛也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此說為是然此篆變為□小篆整齊作□又為助語詞者作□以分別三代無其別也凡烏之屬皆从烏又隸作於出于□篆周禮羅氏掌羅烏鳥注謂卑居鵲之屬射烏氏以弓矢敺烏鳶此為字本義」（古籀篇九十六第三至四頁）

何大定曰「□說解曰孝鳥也象形下屬字僅有□□二字烏金文作□（毛公鼎）□（效卣）而鳴金文作□可

知鳥與烏于金文篆文皆甚相近．且舄與焉亦屬鳥類（舄下曰雒也．焉下曰焉鳥）均可歸入鳥部．而烏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八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商承祚曰『說文□古文烏象形．□象此字疑衍古文烏省．案□今用為於是不用為烏鳥字．石經古文烏作□金文余義鐘省作□□』（古攷三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古文烏象形．□象古文烏省．哀都切．臣鉉等曰今俗作嗚非是

按毛公鼎□字．近人馬氏以為从鳥亡聲．吾友李敬齋以為

从鳥口取其善呼。余則以為鳥上有冠毛之形。於為鳥之異體，鳥側立。於則飛也。兩形均可上溯至周。戰國中葉以後，於又通以代于。而烏（俗別作嗚非）除用為嘆詞烏乎外，又借為烏黑之意。兩字遂分化。清人沈濤箸說文古本攷烏下云：許君所稱孔子曰。皆出緯書」（字例二篇五六頁）

〈大6〉

「烏虖」

〈大53〉

「戉（越）王者召（旨）於睗擇氒吉金」

a 舄 吳方彝

a 盂鼎 ⟨1388⟩「赤舄△」(A·B)

b 師虎簋 ⟨2444⟩「赤舄△」

e 元年師兌簋 ⟨0676⟩「市(紱)舄△」

c 師晨鼎 ⟨1363⟩「易(錫)女(汝)赤舄△」

b 師嫠簋 ⟨1386⟩「赤舄△」

g ⟨06?2⟩「易(錫)赤舄△」

h 䡅侯鼎 ⟨0671⟩「赤舄△」

夫赤舄 ⟨2834⟩「赤舄△」

b「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舄作𦐇象誰飛之形㲋敦作𦐇薛氏廣鐘鼎韻篆入象形類是也」(攈古卷三之二六十五頁虎敦)

劉心源曰𡵂余釋節非攷釋名釋兵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佀隐遯也又云㠯絡編板謂之木絡說文盾所㠯扞身蔽目象形此从人伏皿後皿象編板明是盾字且說文从人厂即刀之反形从目即皿之竪形益信為盾(奇觚卷十六十一頁伯晨鼎)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此字从卩从丘乃𡵂字說文𡵂陬隅高山之卩也从山卩聲此用𡵂為符卩或釋作鳥吳中丞謂夫赤旅三字為大赤旂迂曲甚矣按劉說為是𡴀𡴀均是象形字从丘與从山葢同意也𡵂或借節為之詩云節彼南山其正字當用此𡵂也又按大徐說解作从山从卩是會意兼形聲耳……劉又云余釋節非攷釋名釋兵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似隱遯也又云以絡編板謂之木絡說文盾所以扞身蔽目也象形此从人伏皿後皿象編板明是盾字且說文从厂即刀之反形从目

即皿之竪形益信為盾明堂位注朱干赤大楯也即此銘赤盾矣·按劉氏前說為是丘字作亚說文所見小篆从北為誤耳豈得強以為目横形耶懸謂此㐫段借為市市節古音同部通用賜赤市者款識常語(古籀篇十三第一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䧿䳋也象形䧿篆文舃从隹昔按古作𢀖象張兩翼形變作𦊋(異尊作𢀖孟鼎)」(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舃䧿也象形䧿篆文舃从隹昔聲七雀切

林義光曰按古作𢀖象張兩羽翼形

按林說是也形似烏而羽旁有白條疑周人始造此字吳彝變作𦊋石鼓寫字偏旁作舃小篆乃變其上作臼其形遂不可說䧿从昔聲昔聲與舄聲同舄古亦通段以代履金文赤舄即赤履也」(字例二篇五四頁)

<大9>「市島」
<大18>「赤島」
<大25>「赤島」

516 畢

畢 段簋 〈1352〉「王𬆄在畢烝」「㝬畢仲孫子」

呂𠤳 〈2122〉「王自穀史賁畢土方五十里」

伯㽙父鬲 〈0753〉「白(伯)㽙父乍畢姬陾鬲」

畢鮮簋 〈1214〉「畢鮮作皇祖益公尊簋」

倗仲鼎 〈0507〉「倗仲乍畢媿媵鼎」

獻伯簋 〈1347〉「十枻不諲忘獻身才在畢公家」

史䛊簋 〈1275〉「王賁畢公」

邵鐘 畢公之孫 〈0055〉「余畢公之孫」

邾公華鐘 〈0059〉「余畢龔威忌」

陳肪簋 畢龏 〈13 〉「畢龏威忌」

〈0048〉「余鼎龏恭威畏忌」〈0748〉「陳侯作畢季口口口萬年子孫永用」〈1365〉「死

𤔔尸司畢王家」〈2996〉「伯嬰父作畢姬尊壺」

劉心源曰「㬎」戴說文異作𢍰即此字此呂異為翼鄭公

䢼鐘余畢龏威忌即翼龔也鄭公望鐘亦有此文或皆釋畏

非（奇觚卷九二九頁部啓䢼鐘）

孫詒讓曰「𢍰程釋為畏云畏壘土石不平皃二字竝巡田者象甾形說文

畏隸由都大不當巡甾形此說大謬

令上从㽕與壘三田同義且據文畏忌對言與博古

圖周齊侯鐘畏忌連言同彼从㽕令从𢍰呂義呂形求之竝是阮釋大

巡之令案程說大非也齊侯鎛鐘之畏忌即此鐘之威忌威畏古字通

書咎陶謨天明畏釋文引馬融本畏作威考工記弓人恆當弓之畏鄭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為威此鐘下既云威忌

則上不容復云畏龏且畏小篆作㽕齊鐘作㽕竝與此異莊氏說文古

籀疏證目有[glyph]字云說文異部則又㠯此爲異字在此鐘當讀爲翼癸𡨦罄盉允異㠯異作[glyph]見薛款識號叔大林鐘異在上異作[glyph]舀鼎井叔在異異作[glyph]𢦏見本書石鼓弟四鼓□□允異異作[glyph]大𢦏與此[glyph]字不同唯唐美原神泉詩碑異字作[glyph]與此字相似然碑文譌舛甚多不足取證 竊謂此當爲畢之古文說文華部畢田罔也从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 華箕屬所㠯推棄之器也象形又棄棄除也从𠬞推華棄釆也棄捐也从𠬞推華棄之此上从田者卽所謂象畢形微也中从[glyph]者卽華字本書伯𣪘父鼎伯𣪘父作畢姬尊畢作[glyph]吳錄畢中孫子敦王貞畢畢作[glyph]則與小篆同此器文字緐縟疑此[glyph]字與𦥑字𢦏籀文也下从[glyph]者則與棄棄同 意求之字形最爲符合齊侯鎛鐘有[glyph]公余命[glyph]爲𢿋字卽畢公也詳上卷其讀當爲毖金剩凡編鐘字皆作必見本書尊鼎釋文及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續說文毖愼也毖𩓶威忌言其愼愨畏忌也已(拾遺)中十頁至十一頁

周公[glyph]鐘

孫詒讓曰「說文華部華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象形又云畢田网也象畢形微也（段本改从華象形或曰田聲）依許說華蓋與箕相似而有柄故箕古文作□（說文箕部）金文作□（邵𪓰鐘）甲文作□而華則以象其柄故文特異畢則本非箕華同類物因其形微象箕而亦有柄故象華而以田象网箸其上此許書說解之恉也金文無華字而有畢字畢鮮𣪘作□白𥬇父鼎作□又鬲作□𤔲𣪘作□畢中孫子𣪘作□此後定象形字與小篆略同甲文有云□（左角微闕）于父乙當作□即畢字亦象華有兩耳而無田古𤔲文有口字似亦其變體（舊釋為干非）此蓋原始象形畢字其有耳者畢星象畢史記天官書謂畢有附耳是畢有耳之證若箕華則不聞有耳知非華字也畢最初古文本如是作後世省變增田而去其耳則似箸网於華不及古文之精矣……

金文又有⿱畢収字从収从畢說文所無疑即⿰畢攴之異文⿱畢収字䣄公⿱奚弓鐘作[字形]䣄公牼鐘作[字形]邵鐘作□□舊釋為𦑊冀或為戴並誤偏旁所从畢字作□原文有闕以意補足之以□三形亦有田而旁有耳形與小篆斁異蓋其左右為兩耳者自是畢之特象華本無是故小篆畢華皆無耳也金文从華之字又有⿱艹⿱畢収字散氏盤作[字形]其華形作[字形]即華之省下从廾似弁上半為冓形非兩耳也篆文華與冓上半同甲文冓皆作[字形]金文棄字偏旁正與彼相類足證有耳者是畢而非華也金文又有召字亦从⿱畢収詳後奇字發斁

金文⿱畢収字又有無田者如陳肪𣪘⿱畢収作[字形]是也其字上从廿省其柄而箸几與諸鐘文特異疑古華字有省柄者與箕作𠀠略同(名原上二四至二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畢田网也从田从華象形蓋華為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故與箕字或作𠀠同而華有長柄畢之形與華相似故借華字為畢象形也小篆作華亦小異耳又按詩鴛鴦篇畢之羅之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皆本義也』(古籀篇二十二第四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畢田網也从田从華象形或曰田聲按田非聲畢象畢形在田間古作畢(段敦)作畢(檀伯器)』(文源)

C

陳夢家曰『畢近豐鎬乃文武周公的葬地周本紀贊曰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集解引皇覽曰文王武

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也。魯世家索周公于畢，从文王。正義引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孟子离婁篇：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趙注云：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凡此畢、畢原、畢郢，當在今西安西南附近（金選八八至八九頁西周銅器斷代召圜器）

九 楊樹達曰：畢字金文畢段毀伯𡖊父鬲皆作[illegible]，猶鐘獸字所从之畢亦同，其字皆从𠦃，下不从収，與此器[illegible]字形體殊異，則此銘之字自不得釋為畢也。邾公牼鐘云：余[illegible]龔威畏忌，字作[illegible]。邾公華鐘云：[illegible]龔威忌，字又作[illegible]。按此二亦異字，亦當讀為翼。爾雅釋詁云：翼，敬也。翼龔即敬恭。文義諧適。此銘之[illegible]與邾公二鐘之文為一字，彼文釋畢，文

不可通，亦足證此銘之非畢字矣。（積微一七〇頁邵鐘跋）

高鴻縉曰：說文「𠦒，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官溥說。」北潘切又：「畢，田罔也。从𠦒，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卑吉切

徐灝曰：𠦒畢一聲之轉，故篇韻𠦒又音畢，疑𠦒畢本一字。

羅振玉曰：卜辭諸字正象网形，下有柄，即許君所謂象畢形之𠦒也。但篆文改交錯之網為平直，相當于初形已失。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為會意。漢畫象刻石凡捕兔之畢，尚與𠦒字形同，是田網之制，漢時尚然也。又許書隸畢字於𠦒部，于畢注云从𠦒象畢形，而於𠦒注乃曰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一若𠦒既象田網之畢，又象推棄之箕者。許君又謂糞棄二字皆从𠦒。今證之卜辭，則糞字作[illegible]，乃从甘，不从𠦒，糞除以箕，古今

所同不聞別用他器其在古文華即畢字與甘不同糞棄固無用畢之理此因形失而致歧者

按徐羅之說均是𠦒字象形周人加田（殷周間田獵字均借用田）為意符作畢𠦒與畢兩字並傳後人不知其為一字許誤以𠦒為甘故為歧說羅氏剖析蹤跡顯然秦漢以後畢行而𠦒廢余又疑卜辭之畢加又者皆動詞當从又畢會意畢亦聲卜辭貞王夢𠦒不隹（通為）咎（前五14.四）是問王夢畢捕禽獸不為咎否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則又通段畢以代畢於是畢字廢矣（字例二篇一七〇至一七一頁）

張哲曰周金文中畢字作畢（段敦）畢（召尊）畢（倗仲鼎）畢（獻伯簋）皆就畢上加田意在用畢田獵羅雪堂云卜辭諸字正象网形

下有柄即許君所謂象畢形之𦫵也但篆文改交錯之網為平直相當于初形已失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為會意漢畫像刻石凡捕兎之畢尚與𠕁字形同是田網之制漢時尚然羅氏所云可為畢由象形而演變及會意之一證（中國文字十册二頁釋畢）

張日昇曰「畢姬姓春秋大事表譔異册四頁三二九又據朋仲鼎銘「朋中乍畢媿媵鼎」云「此媵器者或(一)畢氏自媵其女或(二)媵其同姓之女同姓媵之異姓晉左傳有此說則無論屬何一事均可證其有媿姓之畢」按左傳之說不可據以論媵器曾侯簠云「曾侯乍叔姬邛嬭媵器」許子妝簠云「（許子妝）用鑄盂姜秦嬴」是諸侯亦可為異姓作媵器者朋中鼎所云並未排斥媿姓女適畢之可能性郘鐘

云「余畢公之孫，郘白之子」。王國維觀堂集林十八郘鐘跋，謂郘春秋左氏傳晉呂甥之呂。魏氏，後魏氏出于畢公，是畢之為姬姓信而有徵。春秋大事表云「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

□

棄 散盤

<2927> 「傳棄之」

α 阮元曰「徹、徹之古文達也」（積古卷八、八頁散氏盤）

α 吳大澂曰「□棄捐也□象箕形許氏說从廾推華棄之散氏盤」（古籀補二十一頁）

α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捐也从廾推華棄之从㐬㐬逆子也古文从艸从去作□籀文从艸从華从去作□然則此篆作□為華字變畢字从華金文或有作□者省□雖異華有變體可相證矣阮氏釋徹徹古文徹字又萃編云□即諎字說文諎古文作□然宋本說文作□二家說字形不合也唯古籀補釋棄形義並是今從之朱氏駿聲云按許意謂逆子人所棄義甚

迂曲疑从艸推華又从疏省會意疏者遠也徹也外也此亦一說』（古籀篇二十二第四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棄捐也从廾推𠦒从㐬㐬逆子也按㐬即子字倒文（子說文或作𠫓）象子在箕上推棄之形古作棄（散氏盤）』（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弃古文棄案甲骨文作棄金文散盤作棄早古非子字乃糞棄之𨪙鏄別體必有作𠫓者寫失為㐬而不得其解遂有从㐬㐬逆子之訓段氏復曲為之說曰㐬者不孝子人所棄也尤為可笑此省甘意不顯鉢文與此同』（古攷三四頁）

高鴻縉曰『棄（後下21.14）』按古有棄嬰之惡習此倚雙手持箕畫其棄子與渣土之形由文𠬞凵子生意故託以寄捐棄之棄動詞所棄者嬰與渣土並非逆子且逆子亦未可以手持箕棄之也

徐灝曰逆子說未確周文散盤棄字變子為倒形又變箕形致

不可識小篆存渣土為三點又沿倒子形又譌𠙹為華故許說構造違於事理（字例二篇二九二頁）

田倩君曰「棄字甲骨文編裏沒有收續編裏只收有兩個即後下七·十三和下·二一·十四在殘缺的原片上也讀不出它的意義然則何以會知道它是遺棄的棄呢這是一步步推證出來的因為棄字的中間是個華字說文謂華箕屬以推棄之器也官溥說北潘切 再看糞字箕中盛有木屑垃圾等穢物如下例

殷虛書契考釋云

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說文解字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釆也官溥說似米非米者矢字今卜辭之[illegible]即糞字从米象糞穢形即官溥所謂似米非米者从甾即許書所从之華廾以推棄之帚糞穢於甾

中而推棄之糞之誼瞭然矣其省廾从土从甘者从小且旁加帚者殆亦糞字

棄字即是以小孩代替了垃圾小孩垃圾在簸箕裏都是掃除棄掉的東西議證謂棄從㐬𠫓逆子也逆當作屰本書𠫓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議證引錢大昭說孝經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按孝是稟諸天性但是需要表現在行為上始能顯出初生之子怎能知道他將來孝與不孝呢這種說法過於遷強若謂其頭向下為逆生朱駿聲氏說子生首先出惟倒為順故育字流字皆從之會意兒笘錄謂𠫓象子初生之形非逆子也古人因事製字往往有之棄為后稷名蓋高辛氏為后稷特製此字以名之也古小學家所說六書之外自有此例棄字首見於舜典即為后稷

名亦無更在其前者則以為高辛所製後世亦有此種倒子句讀注謂借逆為屰者以見篆有別隸則通逆也以糞下从廾推華棄釆倒之此當云從廾推華棄㐬而不然者逆子可棄而非可以華棄之故分別說之此亦借其意也勿泥（叢釋一三四至一三六頁說棄）

a 冓

冓單

〈1892〉「冓乚寅障夔」

b 冓

茲子孔為媾

「屢吊多父盤婚媾

〈2921〉「兄弟諸子婚冓△媾無不喜」

b 方濬益曰『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媾重婚也重婚即取對交之義是冓為本字』（綴遺卷七十三頁叔多父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冓即古文構字也構下云蓋也交積材木以為屋室蓋覆固有之即一義之轉也……王筠說文句讀云交者屋材結構必相交者也積者架屋必積眾材而成也此字乃五架之形但未作棟耳四橫屋之前後四櫨也四直椽也中丨以見屋之前後相牽連非其數止於一也漢書梁孝王傳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

中也按構者冓之累增字也木部構蓋也大誥之肯構鄭君以構立屋說之象對交之形者對謂廿冄兩相對也交謂丨以連其廿冄也五經文字冓象上下相對形不但遺丨未說且屋之構架在上不在下張參不知此字當平看用此彌知許說之精此說近是但今依篆形對交者二冄或二㒳相對即㒳之言也其上加棟即為㒳形此冓架屋宇之始也言對交作㐅為正而二㒳一丨不成字形故作冓以便結體也』(古籀篇八第三一至三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古候切

又遘遇也从辵冓聲古候切

按廿冄字之廿為物向下之動象冄為物向上之動象今兩動象相遇作廿冄形故有遘遇之意指事字動詞後加一橫畫於

其中所以誌其相遇之界也後又加止（止為足有行走意）或加辵（辵即疾走意）以示人行走而相遘遇也其意無別故冓與遘為古今字冓非交積材也後世又有逅覯等字皆同意交積材應為構字意與此別（字例三篇七一頁）

a [商] 再 厵羌鐘 〈0042〉「唯廿又再▵祀」

（唯廿又再祀）

[商] 陳璋壺 陳旻 〈2525〉「隹王五年奠口陳垦目又再▵再立事歲」

（再立事歲）

林義光曰「說文云再一舉而二也、从一冓省、按重複也、从一在冓上」（文源）

a 郭沫若曰「商字劉節釋二、吳其昌謂商者商之異文、商祀者三祀也、商即參字、當是再之異文、从二从商省、蓋取再思之意、叔夷鐘虔用或敢再拜頣首、再字宋刊作[商]、即此字之誤摹、蓋宋人罕見商字、誤認為商、故變二為口也、廿又再祀者、廿有二祀、大戴記朝事儀樊纓十有再就、儀禮覲禮注引作十有二就、即其例……

唐蘭氏釋𠕋為再，其說云：

𠕋字最奇古難仞，蘭按當是从二从冄，再之變體也。殷虛卜辭有[illegible]字，羅氏誤釋為冓，又有[illegible]字，商氏入之待問編，實皆再字。再字象覆甾之形，甾再聲之轉，說文以為冓省非是。冓象兩甾背疊之形，再象以手舉覆甾之形。卜辭再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諸體，冓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體。金文叔多父盤冓作[illegible]，又召白段有[illegible]字，鄦侯段有[illegible]字，余均考定為冓字，詳近箸名始。据此諸字，推校其形，知𠕋即再字之變。其上疊為重畫者，古文字之例致多矣。再又从二者，或以再有二義，或為緐飾，未之能詳。然其字要當讀再無疑也。薛氏款識載齊侯鎛云「弓（案當作弔）用或敢𠕋拜頴首」，舊釋𠕋為商，字形頗相混。然商拜無義，且商字上當從辛若辛，與此實非一字。今謂當亦

再字、古人多再拜、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可證、則冉即再之變、復緟益口字耳、此云廿有再祀者、周禮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鄭注、十二就、就成也、則再即二、屬詞之偶變、廿有再祀之即廿二祀、猶十有再就之即十二就矣、

今案說冉為再之變體、甚是、足正余从冓省之說之非、然謂再象覆甾之形、甾再聲之轉、說文以為冓省非是非也、甾乃古文由字、由若甾等形之隸變、前人以与甾字形近誤讀如甾音、王國維釋由論之甚詳、其說無可易、由与再形音俱乖、無由牽合、謂冓象兩甾背疊之形、再象以手舉覆甾之形、亦非是、冓字除唐所舉卜辭及叔多父盤諸文之外、金文中有从冓聲之字如遘与覯者、今揭其文如下、

[字形]（戊辰彝） [字形]（搆伯毀） [字形]（茮伯毀） [字形]（克盨）、 [字形]（殳季良父盤）

凡此上下与甾形絕不類，古从甾作之字亦無如是作者也。余謂冓乃篝之初文，象竹篝之形。上體為篝，下體為座脚，今俗所謂高脚筅也。下體之形正是再字，說文說再从冓省，不誤。座再一聲之轉，盖篝籠之座古謂之再，引伸之義為二，盖篝形上體与下體相同，上為一，下為二也。令鐘銘作𠕋，則是从二再，再亦聲。又為再二字之本字矣。」（金文攷三五〇頁又三六三頁至三六四頁驫羌鐘銘攷釋追記）

a 徐中舒曰：「𠕋從再從二，當即二字繁文。齊侯鎛鐘云：敢再拜䭫首應受君公之易錫光。其上文云：敢用拜䭫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休命。上文云敢用拜，故此文云敢再拜，再作𠕋從口為繁文（銅器中從口之字與不從口之字多無別）。故此所從

之再正與齊鎛字形相同說文古文弌式參仍從一二三召白虎敦貳作貣仍從二此為紀年之詞從再從二其為二之繁文可無疑也」（驫氏編鐘圖釋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再一舉而二也从一冓省 作代切

按仌為何上之動象茲作仌動力下有一橫畫而其上復有橫畫象動力已過一關又遇一關也故有再二之意副詞金文作𠕂字見陳騂壺（舊稱奠壺）於甲文原字下又加二為意符作𠕂則再二之意益顯說解之誤由於未見古文也」（字例三篇七二頁）

0520 爯

爯 爯簋

爯 爯盨

<1231>「鳧生鐃 爯簋」

<2847>「爯乙日父 丁陣貘」

仲爯 簋

<153>「仲爯作 又寶彝」

<1390>「余懋爯先公官」

a 丁佛言曰「爯鳧生敦許氏說并舉也案手舉字作此」（古籀補補卷四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爯并舉也从爪从冓省段氏云冓為二爪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曰并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爯凡偁揚當作偁凡銓衡當作稱今通用稱此論為至當也」（古籀篇八第三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爯并舉也从爪冓省按權輕重也从爪持冓冓所稱之物與權衡之構也古作爯鳧生器乙」（文源）

高鴻縉曰「按爫為向上之動象从爫爫猶手也手提物向上為爯也指事字動詞」（字例三篇三九頁）

a 幺 父癸爵

〈1751〉 玄人 癸

b 吳方彝 玄衮衣 蔡子匜 為玄

〈2444〉 玄衮 衣

c 當壺

〈2834〉 玄衮 衣

d 師奎父鼎

〈0667〉 玄衣黹 屯純

e 輏鼎

〈0671〉 玄衮 衣

f 敔簋

〈1329〉 錫玄衣 赤袞

g 袁盤

〈2924〉 王乎史減冊易錫 袁玄衣黹屯

h 頌鼎

〈0674〉 易錫女汝玄衣 黹屯純

i 頌簋

〈1392〉 錫女玄 衣黹屯

j 頌壺

〈2836〉 錫女玄 衣黹純

k 休盤

〈2922〉 王乎乍冊尹冊易錫 休玄衣黹屯純

l 同簋

〈1367〉 乎遣朝 …玄…

m 無叀鼎

〈0668〉 易錫女汝玄 衣黹屯

n 邾公華鐘

〈0059〉 玄鏐赤 鏞鑪

o 邵鐘

〈0055〉 余 玄

鏐鑄 鋁



吳王光鑑

<2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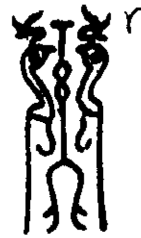
「玄銑 白銑」



吉日壬午劍

<3159>

「玄鏐 鎛呂 鋁」



玄鏐戈

<3108>

「玄鏐口 口用之」



玄鏐戈

<3077>

「玄鏐」

<1635>

「寑幺」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8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朱駿聲云。此字當从半糸。糸者絲之半。幺者糸之半。細小幽隱之誼。玄从此會染絲意。叀从此會細纏意。許君蓋從幼字生訓。然幼會細小意。不必子也。據文實無子初生形。此攷為創見也。但謂幺字从玄省

玄从糸為義以何知之曰幽字溼字皆从丝丝从二幺此幺亦以幽玄為義故字从玄省也然則幺字解當曰小也从古文玄省象子初生之形子初生之形者此為叚借生者包下曰元气起於子之意非產出之謂也形者與云意同包下又曰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即知幺者小於巳也蓋元气初生之時未可有可見者猶幽闇隱微也故以玄省為義省此者即少之也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麼說文無麼字不長者遂不可見之意亦字之一轉義耳幺訓初生此謂義之叚借」(古籀篇七十第一八頁)

ん

高鴻縉曰『8本繩索之繩之初文象形借用為玄黑之玄其形由8變為𠂤8小篆作[8]隸楷作玄」(頌器考釋四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玄古文玄　胡涓切。

又繩　索也从糸蠅省聲　食陵切。

按玄即繩之初文象形籀文複體作𢆶見石鼓文用為弓弦字。玄之為繩牽字从之得意可證也自玄借為幽玄為玄黑為玄妙於是乃另造繩字小爾雅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顏注急就篇麻綠曰繩草謂之索老子繩繩兮不可名即玄玄兮不可名（門人王淮發明）」（字例二篇一四二至一四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　於堯切。

按此字本意為細小从糸省說文𢆶微也从二幺幺𢆶為一字亦猶之糸絲為一字幺从糸省𢆶从絲省糸或絲可謂細小矣而又省之故更細微也狀詞應字从之得意」（字例四篇一六頁）

〈大9〉「疾易錫玄。周琱戈」〈大18〉「易錫女汝玄。衮衣」〈大26〉「易錫女汝戠織玄。衣」〈大45〉「玄。鏐鏷鋁」

a 絲 孳乳為𢆶為茲 此也 彔伯𣪘 子孫其帥刑受絲休 与易晉受茲介福同義

<1380> 子子孫子其帥井型受絲茲休

b 大保𣪘

<1323> 用絲茲對令命

c 沈子𣪘

<1391> 乍作絲茲𣪘

d 萬尊

<2142> 萬諆作茲㽙

e 毛公鼎

<0680> 已曰彶絲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卽尹 易錫女汝絲茲关茲贈

f 㝬鼎

<0679> 受絲茲五口夫用 矨致絲茲人用

絲文頊首

g 伯康𣪘

<1331> 它它受絲茲永令命 永寶茲𣪘

h 甶父盤

<2878> 口甶父乍絲女寶盤

i 虢仲盨

<1485> 絲茲盨友有十又二

j 絲大子鼎

<0607> 口絲茲大子作孟姬寶鼎

k 厚甲多父盤

<2921> 多父其孝子作茲寶文

l 余義編鐘

<0050> 余絲茲佫之元子

陳猷釜 

陳財簋  

〈3019〉「合格茲(縊)安陵⋯⋯」

〈1336〉「⋯⋯作茲(絲)簋」

曾姬無卹壺 

者沪鐘 

〈2822〉「望安茲(絲)漾陲，蒿閒之無匹」

〈0056〉「女其用茲(絲)」

古布絲或作𢇁

十一年鼎

〈0569〉「十一年庫嗇夫有不(絲)……」

「圜氏□□□□空二斗」

〈1936〉「盄父作茲(絲)女寶壺」

〈2818〉「𢀛君茲(絲)旂者其成公鑄子孟妃賸盥」

〈2969〉「𨙵南人余余王□叡孫茲(絲)作寶它(匜)」

K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說文茲微也，唐韻於虯切，於韻當屬幽部，此借作茲，茲从茲省聲，唐韻子之切，當屬之部，之幽音近得通假。薛書女乙觚、南宮中鼎，茲皆作茲」（攈古卷三之一，七十五頁叔多父盤）

劉心源曰𢆶或釋絲案古刻元衣字作8此从二8即玆也說文玆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玆大徐作子之切段注云左傳釋文玆音玄本亦作滋子絲反此俗誤為滋益字凡滋孳鷀皆吕玆為聲而玆滋祇當音懸大徐於猵篆作布玆切是玆音玄不音孜也古刻𢆶多用為茲亦用為幽益既不从林艸山吕為別即當隨文義讀之非如小篆之有部首也（奇觚卷二．五十頁至五十一頁毛公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𢆶微也从二幺段氏注云微當作散人部曰散眇也小之又小則曰散二幺者幺之甚也此攷為是但篆形與絲省文多作𢆶者相同而實非是此𢆶實𢆶之省也夫省𢆶𢆶益幽微也幺从𢆶不从幺少之幺此篆當與玄相次而不敢

肊定存疑云然則88从二8 8者古玄字而玄實从糸从∴故茲亦省作88與絲不分別也」(古籀篇七十第一九頁)

8 「于省吾曰十一年鼎有88干字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彔按古化茲氏習見茲作88或作88干是茲之作88干者乃周季之異文也」(古雜七頁釋举)

〈大1〉「丝茲裛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大96〉「嬰鑄丝茲寶寶笑簋」

a 幽 从火不从山 呂伯簋

<1372> 㫚我考幽白 幽姜令命

b 伯旂言簋

<1221> 伯旂言作文考幽仲尊毁

c 伊簋

<1371> 幽黃

d 曶壺

<2834> 幽黃

e 盠司土尊

<2104> 盠司徒幽作祖辛旅彝

f 柳鼎

<0664> 易女赤市幽黃攸勒

g 趞簋

<1363> 易錫女汝赤市幽亢

h 寓卣

<2702> 乍用

幽尸寶尊彝

i 康鼎

<0657> 命女汝幽黃

j 弔向簋

<1360> 乍朕皇且祖幽大弔障毁

k 伯𩛥簋

<1169> 白伯𣪕乍白伯幽寶毁

l 禹鼎

<0678> 肆武公亦弗叚望朕聖且考幽大叔懿叔

m n 𩉍侯鼎

<0671> 幽夫𨱅虎幃幃冟熏裏位里裏幽

o 彔盉方彝

<2445> 幽黃

<2151>「幽亢黃」<2675>「盨𤔲司土徒幽作且辛旅彝」<2702>「用作幽尹寶尊彝」

林義光曰「說文：玄幽隱也。从山𢆶，𢆶亦聲。按古作幽（寓尊彝），作幽（召伯虎敦）。8古玄字，从山玄，从二玄猶从玄也。玄黝黑也。幽从二玄，與茲从二玄同意」（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幽隱也。从山𢆶，𢆶亦聲。朱氏駿聲云：按从山，與陰隱字从阜同意。山之隱處也。易困入于幽谷，注不明之辭也。詩伐木出自幽谷，傳深也。斯干幽幽南山，傳幽幽深遠也。書堯典宅朔方曰幽都，楚辭招魂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偁幽都。此攷為是。幽字从山，會意之恉明矣。或云幽字所从𢆶形，从二玄省，以為體者也。故非兹省，又非絲省也。又下文

有變山作丄者即从土省也土山一意也涇字从之說文涇从
㬎省聲非是涇元从幽故借幽為涇者下至成幣文即涇城段
借字可以證矣又按說文土部㬎下入也从土㬎聲字亦作㙤
廣雅釋詁㙤下也坐已从土又不作㙤可矣㙤幽同字而㬎字
从幽省耳」(古籀篇七十第一九至二〇頁)

K

馬叙倫曰「孫詒讓曰、古文幽字皆不從山韓矦鼎叔向敢
竝同疑從古文火省、與黑同意、足無義、當為世之異文、倫謂
孫說是也、幽從火𢆶聲、猶幼從力幺聲、幺𢆶一字、幽者火微、今
杭縣謂火微為幽」(刻詞一六五頁白具敦)

金祥恒曰「說文幽隱也从山中𢆶𢆶亦聲於虯切孫詒讓曰古文
幽字皆不從山疑從古文火省馬氏云幽隱以雙聲為訓名伯

敨幽作𢆶甲文作𢆶並从火義為火微也今杭縣謂火微音正
為幽引申為凡微之偁爾雅釋詁幽微也火微則不明故易困
入于幽谷鄭注不明之辭也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注不明也从
火𢆶亦聲金器以幽為玄金文如趞簋易女赤市幽亢黃䜌旂
用事麥鼎易女赤市幽黃攸勒玉藻再命赤韍幽衡鄭注幽讀
為黝正暗黑色也故幽牛者黝牛也周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
之先鄭注云黝黑也說文黝微青黑色是也青黑色今言灰黑
色也馬氏云𢆶非許書所謂从二幺即絲之異文十三篇糸細
絲也細下曰微也細絲音同心紐細者莫如絲古即以絲為粗
細之細故雨小曰雨絲絲火微或火小杭州人曰幽火也故幽
从𢆶（絲）火與赤从大火同為會意說文从山蓋火之譌誤也如
金文弔向簋赤市幽黃作𢆶與說文同唯伯[illegible]簋作白幽寶簋

作[illegible]連其上則从丝工譌變尤甚矣」(中國文字八册二至三頁)

釋赤與幽)

𢆶戍[a] 𢦔

乖伯簋 〈1389〉「用乍朕皇考武乖幾△王尊𣪘」

〈0050〉「余幾△路之元子」

林義光曰「說文云幾微也，殆也，从𢆶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按从𢆶，轉注𢆶者幽省，幽處多危，人持戈以備之，危象也。古作幾歸夆敦」（文源）

段紹嘉曰「此器幾父之幾從大，金文從大從大與從人通」（齊家七頁扶風齊家村出土西周青銅器簡介）

 a

叀

叀卣

〈2650〉 叀乍父戊寶尊彝

 b

無叀鼎

〈0168〉 𤔲徒南仲右無叀入門 王乎史翏冊令無叀 無叀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c

毛公鼎

䢅乳為惠 虔夙夕惠我一人

〈0680〉 虔夙夕叀 惠我一人

 d

叀伯簋

〈1380〉 叀圅惠弘 天令

 e

禹鼎

〈0678〉 四方民亦叀 出毀人旨伐噩侯馭方

 f

叀父戊簋

〈1082〉 叀乍父戊 寶旅彝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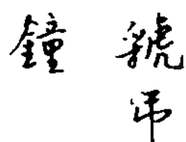
仲叀父簋

〈1255〉 中仲叀父乍 匕鑄簋

 h

諫簋

〈1370〉 用乍朕文考 叀白尊簋

 i

虢叔鐘

〈0057〉 不顯皇考叀叔穆穆秉元明德 用乍朕皇考叀叔大林龢鐘

 j

蔡姞簋

〈1345〉 尹叔 用妥

經多福于皇考

萬攸

<0670> 从乍般皇且祖丁公亻

同盂

<1367> 用乍

德尸叀姬



比鼎

皇考叀公障鼎



般文考叀



萬比

<1497> 文考叀



克鼎惠

<0675> 叀惠于

仲㽙簋殷

盨

公盨

于萬民

萬民



叀朙

<2854> 唯叀朙叀于

𤕌

叀自乍寶盨

<1072> 叔攸父作叀殷

阮元曰叀說文云專小謹也或曰叀古專省通摶摶義為聚訓見管子注（積古卷五、三頁東朙尊）

方濬益曰說文惠仁也从心从叀古文从𠌶作𢡈此省文亦古文惠與毛公厝鼎惠我一人𢡈字正同亦見焦山無惠鼎積古

齋款識釋為無專誤也按文選甘泉賦發蘭蕙與穹窮羽獵賦蹂蕙圃漢書楊雄傳皆作惠是蕙即說文之古文叀字也（綴遺卷十一、三十三頁惠卣）

b 劉心源曰「叀从三屮說文惠古文作叀此即蕙正从此是古文叀字也而彔伯𢦏敢叀宏天命仍是惠矣」（奇觚卷二十二頁無叀鼎）

K 丁佛言曰「叀鬲攸比鼎原書釋惠案是古專字」（古籀補補卷四第五頁）

郭沫若曰「金文中多見叀字、鬲攸从鼎文考叀公作叀、遹作叀、虢叔旅鐘皇考叀叔作叀、蔡姞毀叀姬作叀、仲叀父毀作叀、

字又作𤔲、毛公鼎虔夙夕[illegible]我一人、彔伯㦰毁[illegible][illegible]弘天命、
又無叀鼎作[illegible]、叀卣作[illegible]。
凡此大抵均用為惠字、而以毛公鼎及彔毁二例為尤著、从此作
之惠字、王孫鐘惠于政德作[illegible]、邾大宰簠讓龔孔惠作
[illegible]沇兒鐘惠于明祀作[illegible]、（此字原銘稍泐）綸鎛又成惠叔作[illegible]、
惠蓋从心叀聲也。
說文[illegible]小謹也、从幺省、从屮、屮財見也、屮亦聲、[illegible]古文叀、[illegible]亦
古文叀、又[illegible]仁也、从心叀、[illegible]古文惠从芔。
今案許書叀若惠之篆文及古文較之金文均稍有譌變、金文
諸叀字均當為象形文、而許以形聲字說之、殊屬不合、又音亦
有異、金文既多用叀為惠、則叀當讀如惠、許云屮亦聲、又屮讀
若徹、則是讀叀如專、蓋徹專同紐、且屬對轉、（祭元陰陽對轉）案此即

因專音而誤者也、專字金文未見、有从專聲之字、如傳尃作𢓊、傳卣作𢕌、散氏盤傳棄之作𢓊、卜辭有專字三例、作𢼸若𢼸、見前編卷五、一二、揆其字形乃从手執叀之形、蓋摶之初文、非必从叀聲、許未識叀專字之初義、誤謂專从叀聲、故又誤謂叀从屮聲耳、又斷之古文作𠸶若𠸶、金文量侯毁作𣪘、似从叀聲、案此乃剸字之異、實從專省聲也、要之叀音當讀如惠、讀如專者乃後人之誤會也。

準上叀字之形与其聲、余敢斷言、叀者瞂之古字也、惠音兼攝喉脣、与瞂音相近、而惠在脂部、瞂在祭部、亦相通韵、如大雅瞻仰首章惠厲瘵屆為韵、惠屆在脂部、厲瘵在祭部、即其證。 故叀音轉為瞂也、古盾干卤均象形文、曩已由余證明、唯中干之瞂乃形聲字、例當後起、經典乃假伐為之、今得明此叀字、則知瞂古亦有象形文、而其形与干卤亦稍

異矣。觀其形制乃楕圓，亦上有文飾而下有蹲，讀詩蒙伐有苑語，可無閒然矣。瞂制蓋傳自殷人，卜辭有專有傳，亦有叀字，作[glyph]若[glyph]，屢言玆用叀羊，蓋假借為維字也。李亞農說羅振玉釋為毌，失之。又或作[glyph]後編下七、一一。花紋与鹵同，大盾為鹵，中盾為叀，小盾為干，叀有定制，干鹵各有方圓之異，蓋周官所謂五盾矣。

叀為古瞂字，于古文獻中有僅見之一例，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与下執戈，執劉，執鉞，執戣，執銳為對文，惠自是兵器無疑。余謂惠即是叀，謂執瞂也。偽孔傳說惠為三隅矛，鄭玄謂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書疏所引。更出以蓋然之辭，均不足信。」（金攷二二六頁至二二七頁釋叀）

商承祚曰：「說文惠古文𢜩，从芔。案金文毛公鼎作[glyph]，彔伯𣪕，無叀鼎，叀卣同，皆省心，石經古文作[glyph]。」（古攷三四頁）

千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專 孫詒讓曰、惠者、說文惠古文作𢡈、從

𦬇、不當釋為專、凡金文從𦬇者、皆是惠非專、倫謂依篆釋、此

乃叀字、為穿牛鼻之穿本字、穿從穴身聲、形誤為牙、乃空義

也、特語原同耳、說文叀下曰、叀者、如叀馬之鼻、王筠謂馬當為

牛、是也、字說文作叀、古文惠所從之叀、則與此同、毛公鼎虔夙

夕□我一人、字又作□、說文疐字從叀、而秦公敦畯疐在天、字作

□、甲文有□即疐字、亦作□□□、□□□□□皆一

形之省變、□所從□□、為□之到文、即說文此亦自字之白、□

所從之□亦白字、皆鼻之初文也、□為變耳、其□□□皆□之變

蓋牛角也、□中之一貫於鼻孔間最為明白、此說文作叀、其

□乃出白下、亦篆形使然、仍在鼻中、非在鼻下也、□則引牛之

縻、蓋圖畫性之叀、本是畫一牛 犇貫其鼻而有縻、省則僅

畫一牛頭，亦泰貫其鼻而有縻，今試作[glyph]，即可變為[glyph]或[glyph]也。叀牽一字，牽字所從之叀即叀也。國語魯語，獲胃焉專車，專借為叀，專從叀得聲也。叀車即穿車也。叀之圖畫性文變為篆文則失其性，故復增牛為牽。牽乃穿牛鼻以便引，掔則牽牛之牽本字，掔從牛臤聲，臤則從又臣，臣本戰勝國所俘獲之敵人，故從人而〇其身，金文作[glyph]象其形也，被俘者不肯行，故牽之也。掔得聲於臤，牽叀之音亦與臤同原也。（刻詞一二八頁父戊卣蓋）

楊樹達曰：叀疑與惟同，知者甲文叀與隹二字皆用為語首助詞用法全同，隹惟古今字。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有寺人惠牆伊戾，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叀與惠同。文云叀弘天命，即惟弘天命也。（積微二十頁兼伯毀再跋）

高鴻縉曰說文叀小謹也从幺省屮財見也屮亦聲叀古文叀

叀亦古文叀　職緣切

又專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　職緣切

徐灝曰叀即古專字寸部專亦曰紡專紡專所以收絲其制以瓦為之小雅斯干載弄之瓦毛傳瓦紡專也是也今或以竹為之叀象紡專形上下有物貫之今云从屮从幺省者望文為說耳專从寸與叉同蓋取手持之意叀訓小謹與專同義其形亦相承本為一字無疑也

按徐謂叀即紡塼之象形文極是至專則轉動之初字甲文作專作專均象手轉紡塼之形故為旋轉後字形變為專又借用為專志專權之專乃復加車旁車旁取其旋轉作轉動詞也而名詞紡塼之字則由篆形文叀變為形聲塼或磚或甎浸假而砌牆

之土石瓦塊亦曰塼曰磚曰甎、不知其初源于紡叀也、叀古音與惠同、故惠从心叀聲、叀聲之諸惠、亦猶耑聲之諸瑞也、小謹近人馬氏以為戴侗引無小字、謹應是顯字（字例二篇一六一至一義是也、至六寸簿則應為篿字之別訓」六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叀部、叀、專小謹也、从幺省、屮、財見也、屮亦聲。[illegible]古文叀、[illegible]亦古文叀、椄叀即篿之初文、說文竹部、篿、圜竹器也、从竹專聲、篿為竹器之圜者、屮象系、〇象腹、凵象座、十象織文、甲文或省座、亦為一字、金文或增屮屮、象文飾也、孳乳為簞、說文竹部、簞、笥也、从竹單聲、禮記曲禮上、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為篅、竹部、篅、判竹圜以盛穀者、从竹、耑聲、倉頡篇、篅、圜倉也、（衆經音義四引）轉文為⿱竹屯、竹部、⿱竹屯、篅也、从竹、屯聲、廣雅釋器、⿱竹屯謂之篅、篅為⿰巾盾、巾部、⿰巾盾、載米⿰田宁也、从巾、

佰聲讀若易屯卦之屯。廣韻十八諄、帾布貯、於宮室為圌、為囤。釋名釋宮室、圌以草作之、團團然也、又囤、屯也、屯聚之也、一作庵、廣雅釋宮、庵舍也、於草為蓴、艸部、蓴、蒲叢也、从艸、專聲。廣雅釋草蒲穗謂之蓴、王念孫曰、蒲穗形圜、故謂之蓴、蓴之為言團團然叢聚也、說文云蓴、蒲叢也、蒲草叢生於水則謂之蓴、蒲穗叢生莖末亦謂之蓴、訓雖各異、義實相近也、於水為湍、水部、湍、疾瀨也、从水、耑聲。孟子告子上、性猶湍水也、趙注、湍、水圜也、於形體為膞、釋名釋形體、膝頭曰膞、膞、團也、因形團而名之也、於形狀為團、說文口部、團、圜也、从口、專聲、轉文為敦、詩豳風東山有敦瓜苦、毛傳、敦、猶專專也、專與團同、於動作為摶、說文手部、摶、圜也、从手、專聲、為轉、車部、轉、運也、从車、專聲。

唐蘭曰、按由、甶非一字、甶當為甫、由當為叀、金文皆如此、本極

易別而諸家混之者、以羅振玉釋卜辭之𠀠為圃、遂謂已有甫字、而卜辭𠀠𡴘二字用法相同、遂誤認為一字耳、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三二 校唐說非也、𠀠𡴘確為一字、𠀠與甫渺不相涉、說文用部甫男子之美偁也、从用父、父亦聲、考金文作

甫丁爵　甫人匜　穌甫人匜　眞甫人匜

形與篆文悉合、至偏旁从甫之字、如

不䫀𣪘　虢季子白盤　邾公孫班鎛　齊鎛　鑈鎛　戈　克鼎　師寰𣪘　同上

其所从之甫、雖與𠀠形近似、然其中直上端無不微曲、猶存父字遺痕、分別皎然、絕少例外、僅不䫀𣪘搏字師寰𣪘搏字各一見、尤有進者、金文

㯤字作左揭形．

□ 白召 □ 敔子鼎

其所从之叀皆作甾、可為甾叀實即一字之確證．唐云．本極易別．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釋林殸八十二頁至八十五頁叀）

王獻唐曰「紡塼之塼為後起字．初本作專，專之初文為叀．小篆作□．金文作□．甬攸比鼎、虢叔鐘等．契文作□．鐵雲藏龜十二．一．下省稱藏．□．殷虛書契前編二十八．二．下省稱前．□同上．一．五．□後編下三六．六．下省稱後．諸體先後相承為一字．正象線錘形．上作↓為絲繫，中作㊉為線穗，下作○為線錘．僅象一錘．其形不顯．且易與他體混淆．故作全形．說文古文又作□減書穗中絲纏之形．事無二致．玉篇㞢古文叀字．又少譌變矣．絲繫形作↓．如□為絲．後下八．□為樂．樂鼎．□為索．例證甚多．因其繫而捷線也．故引申有懸繫意．漢書陳遵傳注叀懸也．詩東

山有敦瓜苦箋專〻如瓜之繫綴專叀通假皆是也……
叀為紡塼說文不如此釋許曰叀小謹也從幺省屮財見也屮
亦聲詞旨澀晦自李陽冰以下說者紛〻皆難當人意許訓小
謹必叀字舊有此解據而求形乃有幺省諸說案即後出惴字
之假借也詩小宛惴〻小心莊子齊物論小恐惴〻引申意猶
小謹列女傳序專〻小心引詩又作專〻專之古文作叀集韻專古
叀見前 作𢀩〻即 蓋此惴字故書有作叀者訓為小謹許據入錄實借
字借義惴從耑聲讀團同音假專亦假為叀非叀之本誼如此
也國策齊策安平君以惴〻之即墨潛夫論救边篇作慱〻與惴一字異体……
契文有[illegible]字後下七.十一 亦省作[illegible]前七.十三 甪與由叀字同讀為對
金文通假作惠彔白𣪘[illegible]弘天命毛公鼎虔夙夕[illegible]我一人
皆可證亦見無叀鼎叀鼎諸器 字從叀又加二屮者說文惠下[illegible]古文

惠從卄知所加者為卉從卉正為其聲卉本作艸以中間屮形與叀首屮形合寫左右各配一屮即成契金諸體蓋叀轉讀對加卉所以注聲迨後汗簡及薛本古文尚書惠字皆同說文一系相承淵源於殷商此一字也叀轉對音可加卄注聲由轉團音為別於團音亦可加卉注聲集韵有憓字謂與惠同實亦惠字其篆文當作[glyph]形（契金文凡從卉各体其線總皆為斜纏緣說文古文惠字以下則皆橫纏疑有改變）雖不見於契金文字必於古有本字從由聲初不須注音恐與轉讀之團聲相混特為標明凡古文字有於本字外別加本音之諧聲者驟視似重複大抵亦由是起此二字也」（中國文字三十四冊四至五頁又一一頁說捷線）

〈大24〉「令女（汝）叀雝（惠雝）我邦小大猷」

〈大49〉「用禪追孝于皇考叀仲」

a. 惠 王孫鐘 <0060>「惠△于政德」

b. 齊鎛 <0062>「于皇祖又成惠△叔」「皇祀又成惠△姜」

c.

d. 邾大宰簠 <1444>「余諾恭孔惠△」(AB)

e. 沇其簠 <1332>「善諿膳夫沇梁其近朕」

皇考惠△中(仲)皇

母惠姒障毁

<0052>「惠△于明祀」

林義光曰「說文云：惠，仁也。从心叀。按叀疐同字（見叀字條）。惠从心疐聲，疐聲轉如叀，猶攸聲如條也。古作□（邾太宰匿），或作□（毛公鼎），作□（龍姑彝）以叀為之。井人鐘憲憲聖爽，□借疐字為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惠仁也从心从叀古文作[illegible]諸家云[illegible]疑籀文似是實非卜辭已有[illegible][illegible]二形也』(古籀篇七十第二六頁)

a 疐 疐卣 〈2599〉「疐乍寶尊彝」

b c 疐尊 〈2050〉「疐乍寶尊彝」(A·B)

d 疐甗 〈0780〉「疐作旅甗」

a 秦公簋 畯疐在天 〈1382〉「畯疐才在天」

f 井人鐘 〈1056〉「疐處宗室」

吳雲曰積古齋釋為疐作器者名一釋作惠古文惠从芔薛氏款識盉和鐘晉姜鼎惠字皆與此略同余按薛氏盉和鐘晉姜鼎兩惠字篆文一作疐一作疐鐘銘云畯惠扗位鼎銘云眉壽作惠吕文義繹之當釋作惠斷不能作疐此卣疐為作器者名無文義可攷援薛氏兩惠字吕為證則此疐亦當斷為惠字（兩罍卷六第九頁疐卣）

b.c 方濬益曰『阮文達公謂疐字或釋為惠 濬益按此自是疐字禮記大學作懥為俗字雷浚之曰說文無懥字至部𡋯(忿戾也讀若摯)為忿懥之本字亦尚書叨懫之本字鄭大學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疐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惡乎危于忿疐後人加偏旁作懥而𡋯字廢矣』(綴遺卷十七.二十五頁疐尊)

吳大澂曰『疐古疐字小篆作疐許氏說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古文不从叀疐疐卣蓋文』(古籀補補遺二頁)

f 孫詒讓曰『疐舊無釋今審乃奄字說文大部奄从大从申此其變體也』(餘論卷三第三頁邾人鐘)

f 強運開曰『疐邾人鐘喪疐處按疐與躓音義皆同喪疐蓋即顛躓之謂』(古籀三補卷四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冂此與牽同意按古作疐（彝丁）作疐（尊彝）田象車輪見車行象有物礙之从止（轉注字條）又變作疐（井人鐘）說文云叀專小謹也从幺省屮財（纔）見也屮亦聲按从田之義未詳財見與顓謹義隔屮非聲亦非財見形古作𢇍（克鼎 姞彝）作疐（無叀鼎）作疐（毛公鼎）皆以為惠字息與疐疊韻古亦以疐為惠（井人鐘 憲聖疐 疐即顯聖疐惠）則叀即疐之或體从疐省止ㄩ象車軸端揚雄酒箴云一旦叀礙叀訓為礙正與疐義合」（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此者謂冂也此篆作𠂉作仆亦同意指事也此从止止為轉義之會意也字亦作躓作懥又作駤廣雅駤止也」（古籀篇七十第二七頁）

徐中舒曰『金文言眈𨑞猶詩言駿極（見崧高）晉姜鼎用旂綽綰眉壽作𨑞為亟𨑞亟對文皆形容老壽之長詩狼跋載𨑞其尾說文引詩作躓一切經音義四𨑞古文有懫𨑞二形古從質執字皆有至意爾雅釋木棗李曰𨑞之孫炎注𨑞之去柢也凡言柢亦有至意亟極古通用極亦至也長與至義亦相近凡長之至遠之至則曰極如爾雅釋地有四極淮南地形訓有八極皆指絕遠之地言　眈𨑞駿極連言皆有加重其辭之意』（集刊第六本一分三六頁金文嘏辭釋例）

l 郭沫若曰『𨑞即𤔲風狼跋載𨑞其尾之𨑞，𨑞謂蹋也，（爾雅釋言訓𨑞為仆）又為跲，說文云跲躓也，然躓有蹋義，見廣雅釋詁，則跲與𨑞亦有蹋義可知』（兩攷二四九頁[illegible]、以下又）

ƒ 柯昌濟曰『𦉪字孫釋奄案實乃离之古文說文离山神獸形从禽頭从内屮聲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此字古原為象形之字說

文螭若龍而黃也北方謂之地螻荀子賦篇螭龍為蝘蜓與此字象形尤近殆离即螭之古文其後假為離字既多因失故訓猶於螭字訓中存本誼爾离離古通用易離麗也詩北風鴻則離之離處宗室就遂上文猶言憲憲聖器不敢離處宗室耳」(韓華一二頁邢人(鐘

〈大5〉

「⿱壴辵°肇從趞征」

〈大50〉

「畯峻⿱壴辵°才在立位」

8 [a]

玄不从入

師奎父鼎　幺字重見

<0048>「玄△鏐膚纑呂鑪」

<0655>「玄△衣黹屯衮」

<0667>「玄△衣黹屯純」

林義光曰「說文云、玄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曰玄、按古作8伯晨鼎作8邾公華鐘象絲形、本義當為懸、釋名玄縣也、如縣物在上也、天釋縣之義為虛、故引伸為玄妙空虛之處色黯然而幽、故引伸為黝黑、左傳室如而讀為縣罄僖二十六縣當為玄之借字、亦空虛幽黑之義也。說文玄8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按8與子初生形不類、8古玄字、凡幺麿字疑本借幽為之、省作幺、遂與玄相混」(文源)

何大定曰「玄說解曰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下屬字僅有一玆字容庚金文編8下曰幺與玄為一字88下曰孳乳為玆此也象伯敦子孫其帥刑受丝休與易晉受玆介福同義是玄與幺同字而玆又為丝之孳乳可入丝部而玄部可刪矣」(中山第五冊四一八八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商承祚曰「說文𠁁古文玄」依例補　案此亦幺字金文玄衣之玄皆作8桂氏云當作𠁁此多誤一畫則與申部重出此實不誤而申部誤以𠁁誤也金文邾公牼鐘玄鏐字作8則與此同矣」(古攷三五頁)

周谷城曰「說文云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凡玄之屬皆从玄𠁁古文玄許氏這種解釋是錯了的清

王筠說文釋例便曾指出過我們若把玄字解成懸字則形音義三方面都很暢通就形來講𢆯就是懸起的東西如樹上結的果子之類說文云𢆯小也象子初生之形這話是不錯的但學者誤以子為人的兒子認為兒子並不像𢆯其實若以子為樹上新結的果子那就很像𢆯了不獨如此而且小的意義懸的意義都一齊湧現出來至於小大概就是果子上面覆着的兩片樹葉就是果子懸掛之處兩者合起來就成了𢆯或玄或它玄字的懸義最初大概是從果子懸在樹上的懸義來的後來引申凡懸都用玄來表達再就音來講玄與懸完全相同聲與韻都一致更就義來講玄字就是懸字釋名裏釋天釋親都還保存了這個意義天謂之玄意思就是說有物懸在上面玄孫謂之玄意思就是說上懸於高祖本身排在最下淮南子覽

冥訓裏的玄圃也以解作縣圃為較有意思巴比倫當加爾提帝國時代國王內波查(Nebuchadnezzar)曾建花園高聳天空至今尚為世界最著名的奇跡之一 西洋歷史書裏寫作Hanging Garden 何炳松譯作空中花園我譯作縣苑最文雅的譯名莫過於譯為玄圃覽冥訓云昆侖去地一萬八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我們固不必把淮南子裏面的玄圃認為就是巴比倫的縣苑但把玄圃的玄字解成縣字意思要好得多」(古史零證一七至一八頁古代對天地的認識)

劉厚滋曰「玄象絲空懸形故音懸亦即懸之祖字(輔仁學誌七卷一·二期一一八至一一九頁原始鼎銘之推測)」

88[a]

玆 与茲為一字

彔伯簋 𢆶字重見

〈1380〉「子子孫孫其帥井型受𢆶茲休」

0530 幻

a b 幻

盂𤼈父簋 〈1238〉

白㛄賸毁（A.B）

盂𤼈父作幻△

林義光曰：『說文云𢆯相詐惑也。从反予。按反予非義。𢆯象變幻無窮如環相連之形（與予从ㄣ同意）。予者莫知所終極故（在下）。幻者莫知所自來故（在上）』（文源）

a 敚

「眉敚。至見」「王命

旂伯簋

〈1389〉「益公征眉敚。」

〈1240〉「史敚。作𠑇遣中彝」

〈1242〉「商賞𡨦寢敚。口𢆶一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𢿌出游也。从出从放。俗从辵作遨。非但古文从兀从𡭴从攴。兀即元也。元者君也。从𡭴與出同意。亂出之意也。从攴放㪔之意。其會意可識」(古籀篇六十一第四頁)

楊樹達曰「眉敚者。微國之君也。眉微二字古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為微」。左氏莊公二十八年經云「冬……築郿」。公穀二家經作「築微」。是其證也。微國之君何以稱敚。何昌濟云「左傳楚有莫敖」……考是器文誼乃為國君之稱。殆

非官名。左傳載楚之君亦稱敖。如若敖、霄敖、堵敖、郟敖是也。疑敖為古蠻夷之君稱。楚從夷俗。不定為楚之專法矣。韓華閣集古錄跋尾丙編冊四葉下吳闓生亦云「敖者外國君長之號」吉金文錄叁卷七葉下今按柯吳二說是也。然有異說焉。左傳昭公十三年云「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杜注云「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又莊公十二年釋文引杜云「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今按楚公子干名訾敖，誠為未成君矣。至若熊儀之為若敖，熊坎之為霄敖，不得謂為未成君也。此二君誠無號謚。然據史記楚世家，楚王之有號謚，始於楚武王。熊通武王以前皆無謚也。莊敖熊囏莊敖史記據之無謚，以見弒於成王也。郟敖麇史記作員之無謚，以見弒於靈王也。在成王、靈王或認二人為未成君。然莊敖在位五年，郟敖在位四年，史家不得以為未成君也。此杜預說之不可信

也。書牧誓記從武王伐紂者有「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微即此

眉。此銘之眉敖，即武王時微國之後世子孫也」（積微二〇七頁

尒伯殷再跋）

爰

辛伯鼎 室絲五十爰 〈0625〉「室絲五十寽△」

虢季子白盤 〈2925〉「王各周廟宣廟」

散盤 余有爽䜌 「爰△鄉」 鄉食

爰 千罰千 〈2927〉「䂾爰△」千罰千「爰△」千罰千

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b 吳式芬曰「張石匏說……𢍏說文从𡗕从卄貣省聲與𢍏同意此从夭从中省文爾」(攈古卷三之二四十一頁虢季子盤)

b 吳大澂曰「舊釋受非古文受从舟皆作𠬪此當爰經典傳注多訓爰為于亦訓于」(愙齋十六冊十一頁虢季子白盤)

c 吳大澂曰「古文鍰鋝為一字許氏說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从金後人所加散氏盤」(古籀補八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爰引也从𠬪从于按即援之古文猶取也古作（曶鼎）作（毛公鼎）象兩手有所引取形或作（虢季子白盤）厂象一所

引之端。或作𤔲。散氏器。下从攴。或作𤔲。揚敦。與取相混。』（文源）

C

周名煇曰：『爪部𤔲。散氏盤𤔲千罰千。从爪从一从攴。仍係𤔲字。蓋从攴與从又無殊。而與爰之从于則異。容庚金文編認𤔲為爰字。蓋未加深考也。名煇案：此篆乃㥯字古文。今字作隱。言隱。瞞盤銘云㥯千罰千。即隱千罰千之義。容氏以為爰字。強氏以為𤔲字。皆不可通。說詳周金文正讀散盤疏』（古籀考卷下一二頁）

C

高鴻縉曰：『爰與𤔲同。下从攴與从又無別。金文他處如禽𣪘、毛公鼎、𧻚𣪘、番生𣪘、揚𣪘、趞鼎等其字作𤔲者。各家皆譯為爰。讀為鍰。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書呂刑：其罰百鍰。鄭康成曰：鍰。六兩也。大系考釋

以本銘此字作[glyph]形近𠬝因譯為𠬝讀為隱意與上下文連貫似極清妙但細案銘字實爰非𠬝也(散盤集釋六一頁)

參閱0535㕛字條白冠西說

高鴻縉曰[glyph](後下30.志)按象二手執繩牽引倚ㄏㄡ(兩手)畫其執繩牽引之形由文兩手生意故託引繩之形以寄援引之意動詞後借用為虛字如虢季子白盤宣榭爰饗詩爰有寒泉爰伐琴瑟皆借用為接續字於是意周時繩尾有端緒可見秦時繩形變為于聲即唐立庵所謂象意聲化也自借用為虛字秦人乃又加手為意符作援援行而爰之本意亡(字例二篇二九○至二九一頁)

〈大51〉「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𤔔

𤔔 番生簋 朱𤔔㠯靳

彔伯簋 作㚔𤔔 朱虢靳

〈1387〉 「㚔𤔔△ 𤔔靳」

〈1373〉 「令既㘈厥我考我母令（命） 令弗敢𤔔（亂）△」

𤔔

毛公鼎 〈0680〉 「朱𩍐𤔔 鞃靳 靳」

从㗊

吳大澂曰𤔔當即達之變體……朱𤔔猶帶率藻率之率玉藻凡帶有率無箴功注率繂也言帶用單帛密緝兩邊不見用箴之功也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注藻率用韋為之所以藉玉也

（愙齋四冊八頁毛公鼎）

劉心源曰率从止即達省左桓二年傳藻率疏繂積其邊故稱率玉藻帶率注率繂也疏繂是縫𧜵之名此率又从四口象縫𧜵形（奇觚卷二·四九頁毛公鼎）

b

孫詒讓曰「此字不可識疑當為遅字吳錄周鄦侯敨鄦作𠦪吳釋云𠦪即䰜字通作鄦此下从止者㢟之省朱鄦即朱鞹鞹䡒聲䡒聲古音同部牧敦寅簋吳彝竝有朱號阮釋謂朱號即朱鞹鞹號二字古通用此藉遅為鞹猶彼藉號為鞹也」(拾遺下二九頁毛公鼎)

a

丁佛言曰「𠦪乙畜生敨朱𤔔宏幭𤔔與䜌䜌鑾鸞竝通朱𤔔即朱鑾許氏說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古今注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古籀補補卷四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𤔔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𤔔古文𤔔徐鍇曰冂坰字是冂者介也幺子爭于冂

介即兄弟鬩于牆之意也然則𤔲者為人之手又按一曰理也者當衍文』(古籀篇六十一第一三至一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孫詒讓云此字不可識疑當為遻字吳録鄂侯敦噩作㗊吳釋云即噩字通作鄂此下从止者辵之省朱遻即朱鄂咢聲㕯聲古音同部牧敦寅簋吳彝並有朱虢阮釋謂朱虢即朱鄂鄂虢古通用此借遻為鄂猶彼藉虢為鄂也此說極佳但說文遻相遇驚也从辵从咢咢亦聲又爾雅釋詁遻見也舊注心不欲見而見曰遻依字亦从心作愕漢書張良傳愕然欲毆之廣雅釋詁愕驚也是也此篆从8明是糸字即知从䜌省咢䜌亦聲通故也』(古籀篇六十五第二六頁)

郭沫若曰『三體石經書君奭𤔲之古文作[illegible]即此說文䜌之古文作[illegible]、謂変尤烈者也』(兩攷一三八頁毛公鼎)

郭沫若曰：番生𣪘朱𤔔〔弓〕𪔁、毛公鼎作朱𨽍〔弓〕𪔁、𤔔与𨽍自係一字、說文云𤔔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許所云幺子、以字形推之似即𧖴𧖴之意、𤔔本象治絲之形、治絲時其聲囂騷、故字復从品、惟朱𤔔、宂器作朱虢、牧𣪘、[illegible]盨云、朱虢〔弓〕𪔁、彔伯𢦏𣪘、吳彝云、桒〔弓〕朱虢𪔁、師兌𣪘云、朱虢𪔁、大雅韓奕則言鞹鞃、鞃〔弓〕一字、虢即鞹之段、𪔁者靳之古字也、（靳字說詳後出）毛公鼎之年代 朱虢〔弓〕𪔁者言鞃与靳以朱色之鞹為之也、則𤔔若𨽍亦當与鞹同意、疑讀為靼、說文云靼柔皮也、又鞹皮也。

𨽍字鼎文本作𨽍、下从止、金文又字每与止形相紊、不足為異、魏正始石經从此為亂字、新出君奭篇殘石、乃變亂先王之政刑。又亂罰無辜、亂之古文作𨽍、即此字之稍訛變者、古文四聲韻引石經作𢿋、更訛變左右之二口而為幺、說文言部𢿋古文䜌、又

𤔔部𤔔古文𤔔，其古文䜌亦當从品作，乃傳刻之訛也。許以其从品，故以屬於言部為䜌之重文耳。容庚以此訛字證明𤔔之[illegible]系為䜌，得此尤足以斷言其誤矣。又日本未改字本尚書盤庚篇中亂政同位作[illegible]，敦煌本亂亦作[illegible]，是又以左右之口形與中央之8形互訛者矣（金攷一七九頁金文餘釋釋䜌）

商承祚曰「說文𤔔古文𤔔案金文作[illegible]。𤔔字偏旁同篆文。玉篇作[illegible]。此與亂為一字。石經無逸，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亂之古文作[illegible]。毛公鼎作[illegible]。即石經所本」（古攷三五頁）

6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器攘古同𠎝齋釋[illegible]孫詒讓釋選而讀為䜌。綱案[illegible]字舊釋並誤。此字从幺上有闕畫，从品从止，當即說文言部䜌之古文[illegible]段作䜌經典皆以鸞為之，謂鸞和也。此據近年出土魏三體石經尚書無逸篇殘石古文亂字作[illegible]凡三

見篆畫明晳可辨若今本說文此字已傳摹譌謬當據以訂正
盞銘文上闕畫即彼上作ㄜ中从8从品即彼从𢆶同意8𢆶从▽▽▽
金文口字ㅂ▽二形通用如信古文作𧦝是下从止彼作屮乃止之變如格伯敨涉
字偏旁止形作乂是其證然則此爲蹙字塙無疑義攷周禮大
馭以鸞和爲節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禮記經解注引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
惟詩蓼蕭毛傳則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說文鑾篆下解即本
毛義云人君乘車四馬四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聲龢則敬也
是許本毛義遂謂鸞在鑣矣夫鑣在馬首旁與韓詩大戴禮及
鄭氏周禮禮記注相抵牾也明甚然鄭蓼蕭箋仍沿毛義據秦
風正義言鸞和所在經無正文又殷周異制此箋所由仍而不
駁今此鼎鸞𩋩二字連文是鸞在車衡不繫于馬首旁足證毛

許在鑣之誤而韓鄭二家說之可信且許於鸞和二物合而為一亦矣毛傳在軾曰和之義則誠誤之又誤者已此金文有關車制世可輕視之與又番生敦有朱𤔔二字連文是于魏石經𤔔字外又得一證（斠釋十二頁至十三頁）

b 董作賓曰「郭沫若釋𤔔即說文䜌假借為靼說文柔皮也」（毛公鼎考年註譯二六頁）

周谷城曰「亂字即番生𣪘之𤔔字即毛公鼎之𤔔字即說文䜌之古孿字郭沫若先生以為孿是譌變之尤烈者我則頗以為是最少譌變的郭在毛公鼎之釋文中云朱𤔔即番生𣪘之朱𤔔三體石經書君奭亂之古文作𤔔即此說文䜌之古文作孿譌變尤烈者也郭認朱𤔔為朱鞣皮故以孿為譌變之尤烈者我疑朱𤔔為朱絲結故以孿為最少譌變的郭在番生𣪘之釋

文中云朱𤔔……它器作朱虢虢乃叚為鞹皮也𤔔義當亦相近

殆叚為鞹鞣皮也朱𤔔如果解為朱鞣皮那當然很不像𤔔如

果解為朱絲結便很像𤔔了𤔔作動詞用為打結或結合作名

詞用則是打成了的結子

番生𣪘之𤔔其形為𤔔毛公鼎之𤔔其形為𤔔三體石經書君

奭亂之古文作𤔔說文䜌之古文作𤔔這四個形式中以𤔔為

最像打結或結合為最少訛變䜌字裏的言我頗以為是ㄠ與

ㄠ之訛變ㄠ寫成个寫成十是很容易的ㄠ寫成ㄠ寫成吕寫

成言也是很容易的偶閱鳴沙石室佚書隸古定尚書其中亂

字有作𤔔的如

亂其紀綱的亂字作𤔔

廢時亂日的亂字作𤔔

況亂于酒的亂字作𤔔

也有作𤔔的如

惟以亂民的亂字作𤔔

禮煩則亂的亂字作𤔔

亂正四方的亂字作𤔔

照這樣看起來吕幺實在就是幺因此我以為

𤔔是省去左右兩旁之幺者

𢆶即𤔔是省去上面之𡿨者

䜌即𤔔是什麽也未省去者

亂即䜌字即𤔔字就形音義三方面講都祗好解為結是結散

絲之義而不是理亂絲之義上面是手下面是手中間是絲象

兩手相向把一根一根的散絲搓攏去決不是把一團亂絲來

分開至今我們家鄉的女子謂績麻為䜌(呂員切)麻俗話有所謂䜌麻績線者故亂字的基本意義實在是結合凡團結終結綜結等是它的最原始的意義稍稍引伸為親近為密切為牽連為不舍為不絕為緊促為屈曲 為曲折凡從䜌之字多半含有上面這些意義如

鳥相和鳴曰鸞埤雅鸞鳥雌曰和雄曰鸞禮云在輿則聞鸞和之聲蓋取諸此古時鸞輿順動此鳥飛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

鈴子聲音和順像鸞鳥聲音的曰鑾說文人君乘車四馬四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

山紆回綿連曰巒徐悱登琅琊城詩襟帶盡巖巒正是紆回綿連的意思

兩木相重曰欒西京賦結重欒以相承薛注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

心相繫念不舍曰戀漢書兄弟相戀正是這個意思於今所謂戀愛應該是兩心相念不舍不絕之意說文䜌下云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亂與治兩義都不對衹有不絕也云云尚有一些原來的意思即牽連繫念之意

凡雙生子曰孿說文云一乳兩子也玉篇云雙產也揚子方言云東楚間凡人嘼乳而雙生謂之釐孖秦晉間謂之健子自關以東謂之孿

手足害了一種伸不直的病曰攣說文云凡拘牽連繫者皆曰攣易中孚有孚攣如疏云相牽連不絕之名也史記蔡澤傳云蹙齃膝攣即手足曲病於今我們早晨起床之時如果脚麻

伸不直我們謂之腳攣了筋

身體害了伸不直的病曰𤺋或作癵或作㿉通作攣都是身體拘曲的意思

水流遇了障礙折而橫流曰灓沙丘絕水橫流之意又舟絕流渡也叫灓

伸不直的東西曰彎東西从䜌

小而圓的東西曰圝東西也从䜌

把亂字的基本意義找出來了確定它的最原始的意義為結合為親近我們可得一極大的方便過去許多講不通的文句都可以講通了』(古史零證一至三頁亂為欒之結)

丁山曰『䜌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作𢆶𢆶皆象以手結合絲縷形實即攣字本字攣許書訓係也不碻攣字本誼即糸部所謂纂似組

而赤也似組而赤即毛公鼎番生𣪘朱𩏩的䌛解組字本誼許
書以為綬屬又說其小者以為冠纓左傳又有所謂組甲者䝞
季子組𣪘組特从又作𦃬與𦃃从𠬪从糸之誼相應矛意朱𩏩
之𩏩或為綬屬或為冠纓或為組甲必於此三誼中占其一而
其語根則為組合可為尊說作旁證甲骨文似尚未見𦃃或𦃃
字此字則已盛行西周如𩏩卣之𦃃貉子卣作𦃃毛公鼎作𦃃
孫仲容始釋為緟矛意即𩏩字繁文必讀為纂纂者繼也雖於
組合之誼未符而仍涵有繩繩不斷之理意者關雎之亂亂䌛
如今語的結束猶元曲的尾聲𦃃所以从冂與朿朿朿諸字相
同䌛有束縛的涵意貴省方言的䜌麻敝縣稱為搓麻搓正組
字的音轉䜌則攣字古意的遺存要而言之𢆶實紡塼發明以
前攣麻績線的原始紡績技術之遺存（紡塼見於仰韶倘自紡文化故云原始）

續技術的發展論𤔔組纂諸字的通訓尤見尊說之不可易矣」

（古史零證五頁亂為樂之結後附）

高鴻縉曰「按𤔔既為治理故字倚乚與又（手）畫其清理架上之絲之形由文乚與又生意故託治絲之形以寄治理之意動詞說文讀若亂同者擬其音也論語泰伯予有亂臣十人亂通𤔔即予有治臣十人也至於淆亂之亂叛亂之亂金文原作䜌謂多言之惑如絲之淆也虢季盤錫用戉用政䜌方即錫以鉞以征亂國也三體石經亂字古文作[illegible]即䜌字之變秦人又造𤔔攴字以代䜌形復譌為𤔔乚故後世有亂字亂又通段以代𤔔故亂兼有治意於是𤔔字廢矣」（字例二篇二九〇頁）

楊樹達曰「郭晉稀告余曰說文𤔔訓治訓理解其形則謂幺子相亂𠬪治之於从冂無說徐鍇補釋之云冂同也界也段氏復

以彼此分界則爭生申成徐說按幺子相亂𠬪治之說殊牽強
徐鍇以冂為同界亦與治理之訓不相附合竊疑冂為糸
字之誤文下三畫誤為冂爾蓋絲為最易紛亂之物故𤔔字从
之說文言部䜌訓治字从言絲重文作[illegible]𤔔䜌二字音義全
同殆一字也[illegible]字从爪从𢆶从又亦與𤔔字形近許誤以為
从訓小之幺徐鍇又誤以冂為同界之同字義遂不可尋矣余
曰善哉君之說字也𤔔䜌同字說無可疑者䜌从絲知重文𤔔
字之从𢆶為象絲也𢆶象絲知𤔔之从幺亦象絲也異者幺象
絲一束𢆶象二束耳至謂从冂為糸字下三畫之誤文則位置
上下不同無緣致誤中畫一縱一橫形又不相近也余謂糸古
文作[illegible]𤔔字所从之幺乃古文糸之省作許君以為从幺者
違誤甚明冂位幺字之中蓋象用器收絲之形說文竹部云笠

可以收繩也古文作互㔾乃象互形也絲繩同類之物互可以收繩亦可以收絲矣又許君解字从受說為受治說亦非是余謂字當从爪从又爪又皆謂手也𤔔从爪从又者人以一手持絲又一手持互以收之絲易亂以互收之則有條不紊故字訓治訓理也如此則形義密合無間許君之誤說顯然矣（小學八八至八九頁釋𤔔）」

<大14>

「𢓡多𤔔亂」

a 受 从𠬪从舟 尊文

〈1957〉受

b

c 父已卣

〈2524〉受文 已

d 四受且丁尊

〈2019〉四受 且丁

e 亞若癸簋

〈1091〉亞中若癸雎 受丁斝

f 矢方彝

〈2446〉受卿 旋東彝

g 䟨伯簋

〈1347〉受天 子休

h 沈子簋

〈1391〉克成妥 吾考 于顯顯受令

i 辛伯鼎

〈0625〉辛伯其 並受

j

k 盂鼎

〈0676〉受天有大令 我其遹省 相先王 [illegible]

受民受疆土

l 曶鼎

〈0679〉曶受休 口口王 受丝五口夫

m 寰盤

〈2924〉史𥁕受 王令 命書

n 曾伯陭壺

〈2824〉周受大 福無疆

o 毛公鼎

〈0680〉雁膺受 大命

免簋

〈1358〉「王受△授乍册尹者書」

彔伯簋

〈1380〉「子子孫孫其帥井型受△兹休」

[illegible]伯簋

〈1389〉「雁膺受△大命」

秦公簋

〈1382〉「受△天命寠鼎宅吏[illegible]」「日受△屯」

頌簋

〈1392〉「尹氏受△王令書」「頌拜頓首受△令」(AB)

頌鼎

〈0674〉「尹氏受△授」

王令命書「受△令命册佩」

頌壺

〈2836〉「尹氏受△王命書」「頌拜頓首受△命册」

伯康簋

〈1331〉「宅子子受△兹永命」

[illegible]甫姬盤

〈2909〉「子子孫孫永受△口福用」

[illegible]甫多父盤

〈2921〉「受△害福」

國差𦉜

〈2999〉「侯氏受△福釁壽」

蔡侯盤

〈2923〉「諸受△毋已」

d′

命瓜 居簋

〈2833〉「永承受△ 屯純惠德」

f′

受父乙觶

〈2329〉「受△父乙」

g′

亘尊 㕣

〈2146〉「月日 受△休」

e′

者沪鐘

〈0058〉「用角△剌 烈庚 (自)」

〈0033〉「受△余通彔康虔屯右」「用寓光我家受△」

〈0044〉「用受△ (下泐)」

〈1285〉「啚小子㾍征

家帥受△口」

〈2132〉「㝬休于世世季受△貝三朋」

〈2149〉「祐受△母已」

〈2152〉「受△卿事寮」

〈2809〉「偖公左自右佰世二十九季三受△廿九或率」

〈2835〉「余不其事使女汝受△」

卌」「爾其適躋受△御」

〈2837〉「口口口口多口口口口口口口受△授女汝」

〈3012〉「我皇且祖𨛫唐公〔雁〕受△大命」

b,c

方濬益曰「說文受相付也从𠬪舟省聲𠬪訓物落上下相付也器文變甬从月與𦥑之篆文變申从臼正同」(綴遺卷十、三十頁受父己卣)

吳大澂曰「𠬪受上下相付也兩手持舟舟承尊之器盂鼎」(古籀補二十一頁)

劉心源曰「說文𠬪部受从𠬪舟省聲古刻作受盂鼎受天有大命受頌鼎受冊佩㠯出从舟不省此从臼即𠬪从月即舟也」(奇觚卷一、十二頁叒癸鼎)

劉心源曰「鼎文有作受者卣文有作受者从𠬪从舟說文受从𠬪从舟省篆作受古刻作受受从舟不省此从兩

手与受同意近人釋受是也」(奇觚卷九三四頁受鐸)

林義光曰『說文云受相付也从受舟省聲按古作(盂鼎)象相授受形舟聲授受二字古皆作受盂鼎今余其遹率循先王授民授疆土授皆作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从舟从覆手印手字形尤顯者覆手印手即受字也說文受相付也从受舟省聲蓋似有誤者冂與月亚形迥遠而漢瓦文作冂漢鏡漢量並作冂稍與亚相近說文亦當作受後人轉寫奪一筆耳但依凡鐘鼎金文从受从舟不省舟以受物相付與者即有所承也受字从舟形聲而包會意明矣顯矣又按字从受受者兩手而有从手授字似複矣受授必當古

今字方言受盛也廣雅受得也繼也親也周禮司干則受之注取藏之楚語顒頊受之注承也皆有付與者而受取之也又說文授予也从手从受〻亦聲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猶付也予則取之受授一義之轉用此類極多周禮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司儀再拜授幣此皆受承之義即古義本義存焉亦當證受授同字後人加手以為分別』(古籀篇六十一第一四至一五頁)

高鴻縉曰』受本有授受二義就〻而言則謂之授就屮而言則謂之受兩字一形一音讀者就上下文別之』(頌器考釋三八頁)

〈大6〉「受京宗歔懿𢽾」〈大19〉「吏使尹氏受」〈大24〉「孚敷受天令命」〈大25〉「受授[illegible](尊)叡行衛道」〈大43〉「受福無碁」〈大45〉「雁受君公之易錫光」「尊受天命」

〈大49〉「受福無疆」

〈大50〉「吕受多福」「吕受屯魯 純嘏多釐」「受天命」

寽孳乳為鋝戴震謂鋝為六兩大半兩三鋝而成二十兩

呂刑之鍰當為鋝

毛公鼎取□卅鋝

a 〈0680〉「取賁卅寽」

b 師旂鼎

〈0665〉「白懋父迺罰得𡗜古三百寽」

〈1354〉「取遺五寽」

曶鼎

〈0679〉「用百寽」

禽簋

〈1274〉「王易鍚金百寽」

趞簋

番生簋

〈1363〉「取遺五寽」

〈1387〉「取遺廿寽」

〈0603〉「王易鍚金百寽」

〈3757〉「取遺五寽」

a 阮元曰「百爰之爰即鍰字。鍰者鋝也。古者以二十兩為三鋝。故攷工記戈重三鋝。鄭注引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或以太半

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太半兩．案書呂刑．其罰百鍰．偽孔傳云．六兩曰鍰．陸氏釋文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良是．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云為證．許氏之學出于逵．故不取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小爾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亦承俗說之誤．史記周本紀鋝作率．是借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即鋝字．尚書大傳云．死罪罰二千饌．亦與選字同．蓋饌選率即鋝．而鋝與鍰同義也．」（積古卷四、四十一頁曾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寽五指寽也．从𠬪一聲．按一非聲．寽捋之古文．取也．从爪从彐．彐亦又也．篆从寸之字古多从又．蓋與𠬪同形．而聲義

異故變又為寸以別之耳」（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古文爰字省略者亦多作寽與此篆略同然今依文義此當寽字說文寽五指持也从受一聲讀若律此一在受間疑象所指持之意實指事而非形聲或移在下作寽亦同意耳又手部捋取易也从手寽聲詩芣苢薄言捋之傳取也寽捋元同字無疑受手同意已从受又从手為複矣」（古籀篇六十一第二○至二一頁）

郭沫若曰寽、說文受部云、五指捋也、从受一聲、讀若律、寽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別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說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受一聲也、金文均用為金量之單位、即是後起之鋝字、鋝字多異文、其輕重亦有三說、說文、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此一說也、又云、周礼曰、重三鋝、攷工記冶氏文北方呂二十兩為三鋝、攷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如刷　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三分之二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以六兩三分之二兩為一鋝、此二說也、小尒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以六兩為一鋝、此三說也、其異文則鋝鍰每不分、說文、鍰、亦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周礼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文率多作鍰、今尚書乃古文家本作鍰、史記周本紀所引乃今文家本則作率、率則鋝之音讀也、此外則或作選、史記平準書、漢書蕭望之傳或作撰、漢書食貨志

或作饌、尚書大傳雖同屬今文派、然其音為率鍰之折衷、戴震云、鍰鋝篆體易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段借字也、垸見攷工記冶氏 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段借字也、今案鍰實字誤、金文鋝字均作寽与爰字形近、然有迥然不同之處、虢季子白盤王各周廟、宣廟爰鄉、作爰可資比較、余意尚書古本鍰字必作寽、其晚出者或作鋝、今文家本出於口授、故以率字寫其音、古文家則誤讀寽若鋝為鍰也、此与古文人爲字、今文家音讀爲儀、古文家誤讀爲獻者、正同、然自古文家本出、因字形既近、而音又有對轉之可能、今文家亦無力以剖辨之、乃用選、撰、饌等折衷之音以為牽就也、至寽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今古文別、師旅鼎云、迺罰得夏古三百寽今弗克厥罰、古与今對言、知殷周之寽已有輕重之異、蓋重六兩大

半兩者即殷之古寽、重六兩者舉其成數而言、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為周之今寽、兩者相差甚鉅、故言今弗克氒罰也、梁幣有梁充釿金尚寽、梁充釿五十二尚寽、及梁半尚二金尚寽之三種、權其重量、則甲幣約重四錢、乙幣倍之而有奇、丙幣約當其半、用知幣文尚字均讀為當、甲幣一釿當一寽、丙幣二金當一寽、乙幣五金當十二寽也、此寽即是周寽、攷工記冶氏戈戟各重三鋝、而殺矢則重三垸、此鋝當是殷之古寽、即重六兩大半兩者、垸戴氏以為鍰、殊不必然、近年洛陽韓墓所出古器有銘載四寽廿三[illegible]者、(插圖五之甲) 捊即捋字、與垸為雙聲而兼對轉則垸與古鋝蓋三十與一之比、周人兼用二寽、特金文中所屢見之寽名、多不知為今為古耳、(兩攷十三頁禽毀)

陳仁壽曰「寽乃殷商重量單位之名稱其初蓋以稱量貝貨故或加貝旁作⿰貝寽至周兼以稱量金屬故或加金旁作鋝而鋝與鍰篆文易譌東漢古文家遂誤以尚書呂刑其罰百鋝之鋝為鍰又以古文舜典有金作贖刑偽書序有訓夏贖刑之語益以鍰為古人用於贖刑之罰金罰鍰以致去本愈遠衆說紛紜歷兩千年而不決茲為爬梳舊聞參証實物成釋寽一文祈與海內賢達共商榷之

一寽之本字

寽之本字見於殷虛卜辭者凡六即[illegible](殷虛書契後編下第三十葉)[illegible](同第三十三葉)[illegible](殷虛書契前編卷七第二十一葉)[illegible](後編下第十四葉)[illegible](前編卷六第二十八葉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於此二字均作負非)[illegible](前編卷六第十葉)是寽字羅振玉商承祚均釋爰並以古罰鍰之鍰亦作爰(殷虛文字類編第四葉十三)非何故以寽乃重量單位之

名稱爰之本義並無可採作重量單位之意味故

爰之本義為引說文爰引也从𠬪从于集韻引詞也故其引伸義如下

(1)曰 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郝懿行爾雅義疏爰者說文云引也按引謂引气出聲又為詞之引起兼茲二義故又訓曰也

(2)于 爾雅釋詁爰粵于也郝氏義疏爰粵二字並从于故又訓于也

(3)於 爾雅釋詁爰粵于那都繇於也郝氏義疏爰訓於者詩之爰采唐矣周爰執事書之爰暨小人士冠禮之爰字孔嘉毛傳鄭注並云爰於也……于於聲義同也

(4)恚 揚子方言爰恚也楚曰爰

(5)哀 見廣韻二十二元

(6)行 同上

(7)為 同上

(8)易 左傳僖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疏爰易也謂舊入公者乃改易於所賞之象

(9)換 史記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注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

(10)轅 說文爰籀文為車轅字

由上爰字之本義及引伸義分析實無一義可採作重量單位之名稱者 寽字則不然說文寽 五指持也从爪从又从一 一者物也段注用五指持物引取之 曰寽正字通一手持物一手取之也曰持曰取稱量之意味躍然紙上重量之專名因以派生而上舉卜辭寽字如段註所謂用五指持物引取之之義以為

構造主體者凡三字即□□□□或□者五指也五指作三者許君所謂指之列不過三也○者則所持之物亦即□之省文也卜辭貝字多如□□如正下缺字通所謂一手持物一手取之之義以為構造主體者亦三字即□□□□或□者手也○者貝之省文也一者貝之代表亦即貝之側面象形側面象形不見體唯見線也是則爭之本義實賴說文而存而爭之被採為重量單位其原因亦於此鑿然可見

抑又不特卜辭之爭字以兩手持物持貝實即為其構造主體也金文亦然金文之爭字禽鼎作□毛公鼎作□趞鼎作□番生段作□散氏盤作□□當爭作□作□郭專或作爭作□郢爭作□此諸字筆畫雖或大同小異而其構造主體皆以兩手持物取義則初無二致從知金文造形實沿商契而此字因乃殷周重

量單位之名稱業與日常經濟生活打成一片其淵源脈胳尤為鮮明也

依上所述可知羅商所謂古罰錢之錢亦作爰云云實沿東漢古文家之錯誤以為說東漢古文家誤爵為錢又創罰錢之說以文其誤而不知爵即乎乎乃殷商之世用以稱量貝貨之單位也

乎之本義既為貝貨之單位於是卜辭復有从貝之爵字作[illegible]（前編卷七第三十六葉）或[illegible]（前編卷五第二十二葉）或[illegible]（前編卷八第三葉）或[illegible]（前編卷四第二十八葉）羅振玉初釋賤（殷虛書契考釋第七十葉）後釋賤商承祚以為即錢之本字（殷虛文字類編第十四第一頁）均非殷虛書契前編有（缺上）曰侯虎爵毋[illegible]爰（卷七第十六葉）及（缺上）[illegible]爰爵（卷五第十二葉）二語侯虎乃帝乙時之重臣與西伯昌即周文王並世（董作賓參閱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後記）侯虎之爵

而由毋吏尝受之其為贈賜性質而無罰金意味實至明顯是則僅憑卜辭此一斷語亦可知東漢古文家罰鍰之說之為謬說矣

及周寽更兼為稱量金屬之單位（周初禽鼎有王易(賜)金百寽語）於是而有小篆从金之鋝(鋢)字（金文作寽）仍鋝云[貝+寽]云實皆寽之本字因應貨幣交易之演化而孳乳而已

二 寽之異文

[貝+寽]與鋝為寽之孳乳字 鍰為寽之誤讀字 孫星衍以為鍰當作鋝(見尚書今古文註疏第二十七下三一四頁)郭沫若以為鍰乃東漢古文家之認別字實應作寽(見十批判書p二〇)均是也 [貝+爰]又因鍰字之誤而誤已見前述然尚有如下之異文焉

(1) 率 史記周本紀譯尚書呂刑其罰百鍰（按應作鋝）為其罰百率

(2) 選 漢書蕭望之傳薄罪有金選之品

(3) 饌　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

(4) 鐉　今本尚書大傳饌作鐉

(5) 撰　史記平準書白選直三千句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饌之饌云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

右列五字實皆因同音假借而異蓋寽讀如刷五字讀音均與之略同故也

三寽之重量

寽之重量究為若干自漢以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又其所說究竟根據為何其根據是否可靠今日吾人殊難確斷茲將諸說分列如下

甲主一寽等於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

主此說者有下列諸家

(1)古尚書說鍰者鋝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尚書今古文註疏第二十七下第三葉

(2)馬融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同上

(3)許慎說文鍰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孫星衍以為銖上脫一字許氏亦採古尚書說同上

以上三家乃同主一鋝等於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而古尚書說實首倡之馬許二氏特附和之而已至古尚書說何所根據而云然則今日已不可攷又三家皆以銖為計算之單位則欲知此說之鋝之重量為何不能不先知銖之重量為何而各家對銖之重量及其成立之標準亦復持論不同有如下之三說

(1)十二分為一銖　此乃西漢淮南子天文訓中之說其言曰

秋分而蔈禾芒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

(2)十絫為一銖　此乃東漢應劭之說其言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見前漢書律歷志權輕重不失黍絫句註

(3)十分之一黍為銖　此乃說文對銖字解釋二說中之一其言曰權十分黍之重也所謂權十分黍之重如無脫文當係指十分之一黍而言其下又曰一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則與應劭說同

以上三說相懸殊甚蓋依淮南之說十二分為一銖十二粟為一分則一銖為一四四粟依應劭之說十絫為銖十黍為絫則一銖為百黍黍重於粟百黍當重於一四四粟至說文權十分

黍之重一語如果其意義為十分黍之一則一銖之重量且不及一粟矣蓋黍固重於粟而十分黍之一則其重或且不敵一粟也從知淮南之說雖出西漢並不為東漢經師所採用而東漢經師對銖之重量亦初無確切之標準也說文特標兩說即其明証唯清蔡雲著癖談以為古尚書說之釋寽應劭之釋銖合之適為百鋝三斤之數其言曰

十黍為絫十絫為銖（按即應劭說）則一銖百黍二十五分之則四黍積四黍者十三則五十二黍故以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為五絫二黍也二十四銖為兩（按此乃淮南天文訓說）則一兩二千四百黍十六兩為斤則一斤三萬八千四百黍三之為十一萬五千二百黍正十一銖五絫二黍百倍之數故曰百鍰為三斤也

乙主一寽等於六兩大半兩者

主此說者為鄭玄之周禮注。玄於周禮冶氏重三寽下注曰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寽為一斤四兩疏云大半兩為鈞者凡數言大者皆三分之二為大三分之一為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為大半兩也云十鈞為環者環則百六十銖周百四十四銖為六兩餘十六銖為大半兩是鍰有六兩大半兩也是依鄭玄之說一寽乃等於六兩又三分之二兩即一六〇銖矣與前古尚書說一寽等於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較乃超過十三倍有奇

丙主一寽等於六兩者

主此說者為賈逵逵之說曰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

俗儒近是（見尚書今古文注疏第二十七下三頁）唐陸德明尚書音義從之依此說則一寽等於一四四銖較之古尚書說亦超過十二倍有奇

由上甲乙丙三說以觀可知兩漢學者對於寽之重量及其構成單位之銖實均無統一之觀念其立說亦並無確切之根據以致相差懸殊靡所適從至清戴震有鑒於此乃特為調和之說其言曰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寽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為鋝故史記非率漢書非選伏生大傳非饌弓人膠三鋝當為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生不能覈實脫去

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為鋝正合三鋝蓋脫去三字（戴氏自注云徐本說文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竝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証三鋝為一斤四兩—並見戴東原集辨尚書考工記鍰鋝二字）

戴氏之說雖似持之有故然實牽附顯然何以言之乎乃本字鋝乃孳乳字鍰乃誤讀字實一而已戴氏別而二之未免捨本逐末其一乎乃重量單位金膠同為稱量戴氏僅憑臆說別謂鍰以量膠未免膠柱鼓瑟其二東漢經師對乎之單位本無統一觀念所立之界說本無確切根據徒執注疏以求必去事實愈遠戴氏旨存調和不惜曲為之說未免治絲益棼其三準斯

以談戴氏之說亦猶之東漢經師同為游談無根而已

三由實物中所見寽與銖之重量

依上所述寽與銖之真實重量載籍無可確考經說不足憑信然則如何而後可曰實物固在其重量固不難於實物中比較參証得之此一方法實為吾人今日推測古量比較科學之方法亦即唯一之方法此一方法雖未能保証與寽銖制度成立之始重量毫釐不爽然以視經師之徒逞臆說後儒之唯尚游談似當較勝一籌也茲分述之

先秦去古未遠其貨幣有以寽或當寽名者足徵先秦之世寽之單位尚為各國所沿用則稱量此等貨幣其真實重量究為若干自易獲致明確之概念計量之結果如下

(甲)郢寽［圖略］

1. 一四·五〇公分

2. 一〇·五〇公分

(乙) 梁當寽

	合公分數
1. 梁正尚金當寽	一四·五〇
2. 梁充金化金當寽	一四·四〇
3. 梁充金化釿當寽	二八·三五 相當兩寽
4. 梁半尚二金當寽	七·〇三 相當半寽

從上(甲)(乙)所列貨幣比較，可知戰國時期一寽之重量平均為一四·五〇公分(第二枚郢寽未予平均)，所以輕重不一者，則因此等貨幣並非用機器範鑄之故，唯大致仍相差不遠。

(丙) 金厂幣 戰國期即較圜金三孔幣流通較早，有金化(貨)字樣之平首平足布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	安邑一金化	一四·二五	○·五九
2.	安邑半金化	七·五○—八·○○	○·六二—○·六六
3.	晉陽二金化	二九·六○	○·六○
4.	晉陽一金化	一七·○○	○·七○
5.	晉半金化	七·六○	○·六三
6.	陰晉一金化	一四·五○	○·六○
7.	陰晉半金化	八·二○	○·六八
8.	甫一金化	一六·○○	○·六六
9.	虞一金化	一三·○○	○·五四
10.	盧氏一金化	一四·四○	○·六○
11.	垂二金化	二七·五○	○·五七
	平均	一五·○○	
		平均	○·六○

由上金斤幣十一品以觀可知金化亦紀重之單位大底二金化即等於二寽亦即二兩一金化即等於一寽亦即一兩半金化即等於半寽即半兩亦即十二銖亦即平均每寽為一五・〇〇公分每銖為〇・六〇公分

（丁）三孔幣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 朱（背一兩）	一四・〇〇	〇・五八
2. 朱（背十二朱即銖）	八・〇〇	〇・六六
3. 下専（背一兩）	一七・〇〇	〇・七〇
4. 魚（魯）或繹陽（背一兩）	一三・五〇	〇・五六
5. [illegible]陽（背十二朱）	八・三〇	〇・六九
6. 阿（背十二朱）	八・三〇	〇・六九
	平均一五・六一	平均〇・六四

由上三孔幣之重量以觀其背著一兩者大底與一寽同背著十二朱者大底相當半兩尤與前引淮南子十二朱而當半兩之說合是知以今日之公分為計算標準戰國時期三孔幣之流通區域一兩實即等於一寽亦即等於二十四銖而一寽之平均重量為一五・六一公分一銖之平均重量為〇・六四公分

三孔幣與圜金流通之時期當甚相近或即為同時發行而異地流通之幣制然圜金中之1 2兩品面著重一兩十二丨朱者實際重量並不及背著一兩之三孔幣面著重一兩十四朱者實際重量亦不及背著一兩之下專是又可知雖在戰國之世兩與銖其重量已因地而不同相差達五〇%之巨無怪後儒對寽之重量之纏夾不清矣

(戊)圜金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 重一兩十二一珠(即銖)	一三·一〇—一三·九一	〇·三六—〇·三九
2. 重一兩十四一珠	一四·四〇—一五·六二	〇·三八—〇·四一
3. 半圜(即半寽)	六·九〇—七·六〇	〇·五七—〇·六三
4. 共屯赤金(即一寽)	一二·七〇—一三·一六	〇·五三—〇·五四
5. 長垣一金化(即一寽)	一二·四〇	〇·五二
平均	一三·〇〇(除1 2外)	平均 〇·五五(除1 2外)

由上圜金1 2兩品之公分重量與郢寽當寽之公分重量比較可知所謂一兩十二朱(銖)或一兩十四朱亦即等於一寽如依一兩等於二十四銖稱量之.即依此標準稱量者(上表每幣每銖公分數)則1 2兩品乃以三六—三八銖為一寽〇·三六—〇·四一公分為一銖矣從知此二種幣制實與同時幣制迥別唯3至5諸品

其重量仍與郢爰梁當爰大致相同即平均每爰為一三·〇〇公分每銖為〇·五五公分

(己)秦半两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五·二八—九·〇〇	〇·四三—〇·七五
	平均七·一〇	平均〇·六〇

(庚)漢武三銖及五銖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 三銖	一·九四—二·五五	〇·六四—〇·八五
2. 五銖（即赤仄五銖）	三·〇〇—四·七八	〇·六〇—〇·九五
	平均三·八七四公分（最普通）	平均〇·八〇

由上漢銖重量與戰國及秦比較前者約重二〇%至三〇%

根據上述各種幣制參証比較之結果吾人既知一爰即係一兩一兩等於二十四銖則以之除前舉郢爰及梁當爰諸幣之

公分數可得每銖之重量如下 公分

(一)郢寽 另一切割不正者不列 ○．六○

(二)梁正尚金當寽 ○．六○

(三)梁充金化金當寽 ○．六○

(四)梁充金化二五十當寽 ○．五五

(五)梁半尚二金當寽 ○．五八

平均○．六○公分弱

總之吾人就實物參証比較之結果除圜金1/2兩品著重一兩十二一朱及一兩十四一朱實即相當一寽或一兩或一金情形較為特殊外自餘各幣面背紀重及實際重量大底小異大同可為歸納如下

(一)一寽＝一兩 三孔幣＝一金化 金斤幣＝二四銖 稱量之三孔幣

結果如此，亦可反証淮南一兩即二十四銖說之不誤

(二)一寽之重量

最低　一三．〇〇公分（兩一金化）

最高　一七．〇〇公分（下專(背)一兩）

普通　一四．五〇公分凡三品　一四．四〇公分凡二品

平均　一四．〇〇公分—一五．〇〇公分

(三)一銖之重量

最低　〇．四三公分（圜金1/2兩品較此尤低，未計入）

最高　〇．七五公分（秦半兩(五朱不計)）

普通　〇．六〇公分凡五品　〇．六六公分及〇．六九公分各四品

平均　約為〇．六〇公分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可得結論如下

一寽乃殷周重量單位之名稱

二殷周以寽為稱量貝貨之單位故字或从貝而有䝉字周兼以之為稱量金屬之單位故字或从金而有鋝字

三寽為本字䝉鋝為寽之孳乳字率選饌鐉撰為寽之同音假借字鍰為東漢古文家對鋝之誤讀字賤為羅振玉等循東漢古文家誤讀之鍰字因而誤釋之字

四一寽等於若干朱殆因時間不同而等數亦異唯根據上列幺幣之重量在戰國時一寽等於二十四朱實甚為明確而古尚書一寽等於十一朱廿五分朱之十三說則大底為殷商及周初之等數

五平均一寽等於一四·〇〇——一五·〇〇公分

六平均一銖約為0·60公分』(金匱論古初集九七至一〇七頁釋寽)

a 高鴻縉曰『爰即援之初字以二手引物作[illegible]變為[illegible]又變為[illegible]从爪从又于聲借為於是乃加手旁作援此處借爰為鍰吳清卿曰爰古鍰字鍰鋝本一字說文鍰鋝也鋝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毛公鼎集釋九五頁)

白冠西曰『爰是鍰之省文古代重量名稱說文鍰鍰也六兩為鍰鄭玄以六兩大半兩為鍰(考工記鄭注)寽即鋝之省文也是重量名稱有的說六兩為一鋝與鍰同徐顥說文解字注箋以十二銖為一鋝一鋝等于半兩楊寬戰國史(52頁)講魏國布幣時以14.5公分為一鋝(合4.58市兩)說到楚國金幣郢爰時以十二銖為一鋝一鋝等于半兩(同書55頁)前後對照并不一致是楚

魏兩國權衡制度不同還是另有解釋自秦漢以至近代經注家對鍰鋝的解釋很多但以鍰鋝為重量名稱意見是相同的其分歧之點在于重量的差別

鍰鋝有多少重量那家說的對我們可用實物結合文獻來研究問題是不難解決的考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鋝又桃氏桃氏為劍……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上例下士服之先以半兩為一鋝來計算三鋝得一兩五錢九鋝得四兩五錢覺得過輕再以六兩為一鋝來計算三鋝得十八兩九鋝得五十四兩于戈劍重量尚能相稱據新出土完整無銹合乎考工記尺度規格的銅戈合乎中制下制的銅劍來稱量戈有九兩多的也有十兩的不等劍有十五兩多二十一兩多不等(市

秤)這樣計算一鋝當合市秤三兩一錢多丁福保古泉實用談古以二十四銖為一兩即今庫秤四錢四分一厘六毫(即合市秤五錢二分强)與上面一鋝重三兩一錢多相同由此可知古兩小今兩大尚書以六兩為鍰是對的徐顥以十二銖為一鋝是不符合實際的

从鍰鋝的字意上講是可以互通的釋鍰釋鋝于意無害其實鍰與鋝的形體上仍有顯著的區分不能相混清戴震說鍰鋝篆體易認說者合而為一恐未然也(考工記冶氏補注)郭沫若金文叢考上說鍰鋝本系兩字漢儒誤而為一按爰字本形小篆作爰金文作[illegible]寽字本形小篆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判然兩字(考訊一九五七第一期一一四頁郢爰考釋)

張光裕曰「關於寽的重量我們只能從周禮及說文等後代文獻中窺知一二究竟當日一寽是否如此卻是很成問題的近世學者曾因說文對鋝字的解釋並證以考工記冶氏鄭注六兩大半兩之說遂得出鋝之重量有輕重不同二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的小鋝是黃金之重量單位重六兩大半兩的大鋝是銅的重量單位（王毓銓（一九五七）葉九。引郭氏及加藤繁氏說）如果這種推論是正確的話大概也只能符合戰國中葉以後的重量單位制度的事實未必能符合西周年間寽的單位重量在後起字中又有一個重量單位的鍰字它和鋝的用法相同說文云

鍰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

但是戴震考工記圖補注卻說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

於是鋝和鍰同是一字，抑有所分別，便成了後人爭論的焦點。其實從字形嬗變的痕跡看來，寽和爰應該是同出一源。鋝和鍰更只是它們後來的孳乳而已。現在我們再來看爰字。說文云：

爰，引也。从受从亏。籀文以為車轅字。

引本是爰字的初誼，可是自爰借為語辭之後，便別作援來代替它的本字了。爰契文作

(後下三十.十六)　(乙八七三〇)　(摭續二七〇)　(簠徵帝五五)

諸形，後世皆以為象二手相引，即爰引字的初形。契文又有

(前四.二八.七)　(前八.三四)

羅振玉增考中釋作鍰，以為即後世重量單位的鍰字。可是我

們在卜辭中無論爰或賤都看不到用作重量單位的痕跡而且契文的賤也只是斷片上的單字而已在金文裡爰字作

□ 辛伯鼎(商周金文錄遺八八)：室絲五十爰

□ 虢季子白盤(三代十七・十九)：王各周廟宣廚爰鄉

□ 散盤(三代十七・二十)：余有爽[illegible]爰千罰千

等形爰既用為語詞亦用為單位名詞後起的鍰字大概是因此而孳生的拿契文的□(爰)字和金文□(寽)字作比較只是中間所从意符形體略有不同而毛公鼎的□變・為一字形又竟然和契文完全沒有分別如果根據契文字形的隸定把毛公鼎的寽讀作爰亦無不妥因此從這點現象來看是否契文的爰字到了金文字形和字義都分成了兩個系統變/為・的寽在用途上做了單位名詞有時候則因筆勢的關係又變

•為一，而假借為語詞的爰字，則增加了筆劃以示和寽字分別。但從前引辛伯鼎稱室絲五十爰和曶鼎稱……絲三寽的比較，寽和爰又同是絲的單位名詞，卻說明了在西周年間它們彼此還是相通用的。這種爰寽用法並不一致的現象，或許可以解開後代對爰寽二字爭論的癥結。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百鍰……千鍰。釋文引馬注云：鍰，鋝也。也和說文之說相同。現在復由金文寽，爰用法相同的證明，稱鍰和稱鋝並沒有兩樣，而非是鍰，鋝二字篆體易譌的緣故了。所以馬融和說文謂鍰鋝也的說法，也成了最好的佐證。

爰，寽二字除字形的釐定產生不同的意見外，南北的間隔和方言的不同，恐怕也是造成異議的關係，甚至促成了兩者制度的分歧。因為周禮既言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南方便可能

並不如此蔡雲癖談曾說

尚書大傳夏后氏死辠罰二千饌周本紀黥辟疑赦其罰百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選饌與鋑聲相近故得通漢武造白金三品名曰白選蓋本諸此史記白選漢書作白撰音刷鄭司農讀鋝為刷其音同則是選饌撰之音既通於鋑又通於鋝鋝與鋑音雖不得轉通而義相同形相近其實非二字矣布文[illegible]・[illegible]以為鋑省文可以為鋝省文可即讀如白撰之撰亦無不可

蔡氏從音義上的求證更使我們相信方音的差異是造成鋝鋑不同的主因(中國文字三十六冊 三二至三二四頁先秦泉幣文字辨疑)

<大13>「易錫貝世寽△」

<大14>「取口口寽△」

<大26>「取績五寽△」

a 敢 井侯簋 〈1378〉 對不敢豕

b 戍鼎 旂作父 〈0543〉 弗敢喪

c d 盂鼎 〈0676〉 獻酉酒無敢醵 (A·B)

e 師旂 方彝 〈2443〉 敢對揚天子不顯休

f 鄘伯馭簋 〈7342〉 敢對揚王休

g 臣卣 〈2704〉 弗敢沮

h 亳鼎 〈0602〉 亳敢對公仲休

i 才盤 〈2593〉 才敢臣 姜般盤

j 毛公鼎 〈0680〉 女汝毋毋敢妄寧 毋毋又有敢 憝專命于外 毋毋敢龔

巢 毋毋敢湑于酉酒 女汝毋毋敢豕

k l 大簋 〈1376〉 余弗敢𢦔 楚敢 對揚天子不顯休

m 呂伯簋 〈1372〉 余典勿敢封

n 師虎簋 〈1383〉 虎敢拜稽首

o 諫簋 〈1370〉 毋毋敢不善

敢對揚天子不顯休
休盤

〈2922〉
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令（命）

朐簋
〈1346〉
朐敢對揚王休

蔡侯鐘
〈0054〉
余非敢寧忘

𤔲妃簋
〈1364〉
肄敢㒸對于彝曰孫孫子子母（毋）敢望（忘）伯休

滕虎簋
〈1185〉
滕虎敢肇作厥皇考公命仲寵䵼彝

沈子簋
〈1391〉
拜稽首敢眔卲告朕

吾考令（命）不敢不緖休同公

令簋
〈1377〉
令敢揚皇王室休
令敢展皇王室

矢尊
〈2152〉
乍册令敢揚明公尹人室
敢追明公賞于父丁

矢方彝
〈2446〉
乍册令敢揚明公尹

厥室敢追明公賞于父丁

召卣
〈2722〉
𥂴弗敢忘王休異

易鼎
〈0609〉
弗敢喪

b′

趩簋

〈1361〉 𧼈世孫子毋敢㒸墜

c′

師遽簋

〈1351〉 敢對揚天子不杯休

d′

農卣

〈2727〉 敢對揚王休

e′

師寰簋

〈1381〉 今敢博氒眾叚𣪕

f′

g′

無㠱簋

〈1353〉 敢對揚天子魯休令 命 (A.B)

h′

静簋

〈1366〉 静敢拜稽首

i′

番生簋

〈1387〉 番生不敢弗帥井皇且考不杯元德 番生敢對天子休

j′

鄂侯鼎

〈0663〉 敢對揚天子不顯休贅

k′

頌鼎

〈0674〉 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l′

m′

頌簋

〈1392〉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A.B)

n′

頌壺

〈2836〉 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o′

前伯簋

〈1389〉 歸芻敢對揚天子不杯魯休

p′

追簋

〈1355〉 追敢對天子覭揚

q′

彔伯簋

〈1380〉彔白𢦏敢拜手稽首對䟣對揚天子不顯休 r′

師嫠簋

〈1388〉敢對䟣天子休 s′

豆閉簋

〈1368〉敢對

䟣天子不顯休命 t′

虢弔鐘

〈0057〉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 u′

克鐘

〈0053〉克不敢蒙墜克

敢對䟣天子休 v′

虘編鐘

〈0137〉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w′

師望鼎

〈0159〉不敢不㒸不𢦏規望敢

對䟣天子不顯魯休 x′

卯簋

〈1390〉令余非敢夢先公又進退 女汝毋敢不善 敢對䟣揚白休 y′

𤔲鐘

〈0061〉南或𢦏子反𠈌敢臽虐我土 z′ a″

宗周鐘

元年師兌簋

〈1386〉兌拜稽首敢對䟣天子不顯魯休（A·B）

宰儀盤 b″

〈2924〉敢對䟣天子不顯段休 c″

兮甲盤

〈2926〉毋敢不出其貨 毋敢不即次即市

「敢不用令（命）」「毋（毋）敢」

戎有（又）[illegible]宜亢貢」

守簋

〈1339〉「守敢對揚天子休」

禹鼎

〈0678〉「肆禹亦弗

敢惷（？）曙共朕辟之命」肆禹

文[illegible]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

居夫

簋

〈1338〉「居夫敢毋敢

𩠫揚王休」

康鼎

〈0657〉「敢對𩠫天子不顯休」

邵鐘

〈0055〉「余不敢

為喬驕」

齊陳曼簋

〈1434〉「齊陸（？）曼不敢逸康」

𥃝侯鼎

〈0671〉「敢𡠹對𩠫王休」

無叀鼎

〈0668〉「無叀敢對𩠫天子不顯魯休」

〈0044〉「旲口（中缺）口生拜手首敢對𩠫王休」

〈0049〉「㳄（？）梁其敢對天子不丕顯

休𩠫揚」

〈0056〉「妄不敢弗帥用文且（祖）皇考穆穆秉德」

〈0656〉「趞曹 [敢對𩠫]

三字原衍

拜䭫首」

「敢對𩠫天子休」

〈0656〉「敢對𩠫天子休」

〈0672〉「敢對𩠫天子不

顯休令」

〈0673〉「譆敢擇䭫首」

〈0677〉「敢對𩠫天子不顯魯休」

〈1334〉「𢊁弗敢望忘公

伯休」〈1349〉「敢對䫉揚穆王休」〈1352〉「敢對䫉揚王休」〈1369〉「舲敢對䫉天子不顯
休」〈1373〉「令既㘈厚我考我母令命令弗敢䧹亂」〈1375〉「敢對䫉天子不顯休
〈1385〉「敢對䫉天子不顯魯休」〈1496〉「敢對天子不顯魯休䫉」〈1944〉「才敢乍姜
盉」〈1952〉「敢對揚天子不伓休」〈2144〉「𠭯淮夷敢伐內國」〈2148〉「效不敢不萬
年夙夜奔走揚公休」〈2151〉「盠拜䭫首敢對揚王休」「盠敢拜䭫首曰
剌剌朕身」〈2444〉「敢對䫉王休」〈2445〉「盠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盠敢拜稽
首曰剌口朕身」〈2704〉「弗敢沮」〈2719〉「敢對䫉揚王休」〈2727〉「敢對揚王休」
〈2728〉「淮尸夷敢伐內國」〈2735〉「烏虖效不敢不邁萬年夙夜奔徙䫉公
休」〈2834〉「敢對䫉天子不顯魯休令命」〈3012〉「敢帥井先王」〈2150〉「余其
敢對揚天子之休」

彳吳大澂曰「[illegible]」敢勇敢也象兩手相執有物格之箝其口毛公鼎

（古籀補二十一頁）

孫詒讓曰「㪥在帝所者㪥當讀為嚴㪥在帝所猶云嚴在上（見𨱇鐘盄）嚴㒸嚴聲嚴㒸㪥聲故此省嚴為㪥也」（拾遺上十四頁齊侯鎛鐘）

5.8
孫詒讓曰「舊無釋兩篆形雖小異似皆當為敢字說文𠬪部敢从𠬪古聲籀文作㪅古文作𣪘此皆其變體似从甘从久後盄鼎敢字作𢾰（攈古三之三）與此相似其變从甘亦畧同也」（餘論卷三）

第二〇頁楷改（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𠭥進取也从𠬪古聲按古非聲敢古作𢾰（盄鼎）𠬪象手相持形與爭同意甘聲或作𢾰（師俞敦）作𢾰（克鐘）省甘為口」（文源）

5-7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釋上篆為燕又釋下篆為敢字並非劉氏心源釋上篆為揚云此字从廾即丮即小篆丮古文揚皆从此

與手同意吳彝對揚伯龢尊𢑽可證上體作[illegible]即[illegible]之變文此說亦非唯謂丮為丮者得妥當矣揚字所从又有作丮[illegible]者夙字所从有尹ヨ諸形亦當作丮 丮耳劉氏釋下篆亦作敢龔阮氏之誤非愚謂此皆撚字說文肰 从犬肉古文作[illegible]其作[illegible]者與此[illegible]合其[illegible]亦與揚字所从合即與此丮同又[illegible]形為犬異文與此[illegible]稍近似然則此篆為撚當與許書相證也而審其形許書作[illegible]者犬[illegible]為肰尤顯又從 火此明然字古文肰然通用也又作[illegible]者丮者手也此為撚字 亦尤顯然肰 撚亦當通用然則銘云隸撚猶于彝曰者隸與㒸通今遂字撚者執也即其義也與取同意或亦與方言云撚續也同𢑽與紐通紐者繫也又云毋撚望白休者望為忘叚借 撚為𢙼叚借詩假樂不愆不忘是也然衍古音同部通用也說文 𤏳執也 从手肰聲一曰蹂也

或云隸當作[illegible][illegible]即今摞字通俗文手捏曰撚其或訓續者段
借為撚也」(古籀篇五十五第三七至三八頁)

「高田忠周曰「毛公鼎」曰毋敢妄寧又毋敢惷専命于外又毋
敢湎于酒女毋敢彖云云四字用法相同即儀禮士虞禮記敢
用絜牲剛鬣注目昧之辭燕禮臣敢辭注怖懼用勢決之辭之
類也此字之轉義而段借也說文[illegible]進取也从𠬪古聲籀文作
[illegible]古文作[illegible]許氏有誤今審此等諸篆體勢从又从甘从[illegible]為
一形尤顯然者也因謂古與敢古音亦遠而以甘為聲古音正
合凡甘敢兩聲同部也然[illegible]形此何象耶說文檿訓山桑也从
木厭聲爾雅釋木注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即知其性柔勁者
也此作[illegible]與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形即檿桑象形說」
文桑从叒叒者叒木榑桑也金文叒作[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為檿桑形無

疑矣而又从甘為字聲厭从厭聲厭从猒聲而猒从甘从肰甘亦聲故也然則𠭥字古文元从又 从厭聲又从甘聲而厭亦兼取其木性柔勁之意形聲而包會意顯然矣許氏所據籀文作𣪊殳又同意ヨ即𠬪省月亦肰省耶』（古籀篇六十一第二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𣪊古文𠭥案金文又作𠭥非从古也石經古文作𠭥尚近似』（古攷三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𠭥進取也从𠬪古聲𣪊籀文𠭥𠭥古文𠭥古覽切

徐灝曰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曰敢必行也廣雅曰敢犯也皆進取之之義

按字从二手相隨而另有外力ノ內犯而欲分離之ㄏ為內犯之動象可謂勇敢矣ノ為意象故為指事符甘聲動詞後世形

「變意不可說今敢用為助動詞」(字例五篇一六四頁)

〈大6〉「班非敢覓」〈大14〉「女汝母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雩乃嚚庶右𢓊母敢不明不中不井」「母敢不尸丌不中不井」「敢對䚄王不顯休」〈大16〉「徙敢拜頧首」〈大18〉「母毋敢又有不𩕝聞」「母毋敢庆汏又有入告」「勿吏使敢又有庆止(鈦趾)從縱獄」「敢對䚄天子不顯魯休」〈大19〉「敔敢對䚄天子休」〈大20〉「白克敢對䚄天右王白友」〈大21〉「母毋敢否譱」「敢對䚄皇君休」〈大24〉「敢對䚄天子休」〈大25〉「迺敢庆𡃤(鈦訊)人」「敢對䚄天子不顯魯休」〈大27〉「敢對䚄天子休命」〈大45〉「尸不敢弗憼戒」「尸敢用拜頧首」「弗敢不對䚄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尸用或又敢再再拜頧首」「余弗敢𧇾廢乃命」「又敢有嚴才在帝所」〈大52〉「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賢、从死从貝

師旂鼎「旅對季貭<0615>概于尊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賢，突堅意也。从𣦼从貝。貝堅實也。讀若概。按貝無堅實之義。𣦼穿也。壑叡从𣦼皆藏貝其中為深堅象。」（文源）

郭沫若曰「貭即賢字。說文賢讀若概。此即讀為梗概之概。」（兩攷二十六頁師旅鼎）

郭沫若曰「貭當是賢字之異。說文『賢，突堅意也。从𣦼从貝。貝堅實也。讀若概。』此字在此蓋即讀為梗概之概。言師旅受罰之後，遂書其梗概於鼎彝也。」（金攷三七二頁師旅鼎）

于省吾曰「貭疑即賢。說文賢深堅意也。讀若概」（雙選上二第六頁師旅鼎）

a 吳其昌曰「賀師寰𣪕作質實為一字從斤與從刃意義全同斧
斤即刃屬也」其義則為誓師寰𣪕云即賀乃邦謂即誓于乃邦
也此鼎銘云使書旅對厥賀于尊彝謂使盡旅立誓對此尊彝
為信也」(麻朔卷一第二七頁白懋父師旅鼎)

a 周法高曰「鼎銘的「賀」字郭于謂即說文的「貿」字按「賀」假為「質劑
之質」左傳昭公六年「由質要」杜注「質要契券也」

師寰𣪕「即賀卒邦酋」

大系頁一四六「賀」字亦見師旅鼎即說文貿奴突堅意也讀
若概之貿酋乃商首字見小盂鼎……貿之者謂殘害之」
揚樹達云「郭則讀酋為酋余謂酋與酋同屬幽部字韻相近
而聲則遠余謂酋當讀為首廣雅釋詁云「首君也」然則銘文
之邦酋即尚書之邦君也」(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四)
師寰𣪕跋學原三卷二期)

按貿畧即盂鼎的「折畧」也就是不嬰𣪘「折首執訊」虢季子白盤「折首五百執訊五十」的「折首」。「貿」「折」古音同隸祭部，「概」「質」古音同隸脂部，四字同屬段氏的第十五部，音俱相近，所以能夠相通。關於貿字，丁山說文闕義箋（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頁三〇至三二論之頗詳。（零釋六九至七〇頁師旂鼎考釋）

楊樹達曰：「旅對氒」三字為句。金文氒字用法與之字同。器𣪘云：「器作氒」可證也。貿于尊彝者，貿當讀為契，刻也。（積微一三八頁師旅鼎跋）

周法高曰：「氒通常用於領位。白川靜謂氒在文末乃殷金文最古樸之形式，不應適用於本器之銘辭。又謂「貿」為質之初文。金文

通釋六七、師旂鼎白鶴美術館誌第一三輯頁七六六二.1966.與余說闇合.拙著金文零釋出版於一九五一年.白川氏當時蓋未見余說.故該器參考文獻中未列拙著師旂鼎考釋.但於金文通釋.一四康侯毁.白鶴美術館誌第四輯1963中.則引及拙著金文零釋中之康侯毁考釋.

㱙 說文或从木作朽

由鼎 康侯在朽𠂤

〈0534〉「康侯才 在㱙△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㱙腐也。从歺丂聲。或从木作朽。禮記月令。其臭朽。鄭注亦作㱙。廣雅釋詁㱙敗也。又論語。朽木不可彫也。蓋人謂腐㱙。木謂腐朽。其字元當分別。許以艸木兼於人也。然丂字解曰。气欲舒出。丂上礙于一也。考字从之。取于衰朽之義。然則最古文字唯當以丂兼㱙朽兩字。腐爛亦衰丂一義之轉耳。釋名。老朽也。此合古義矣』(古籀篇四十二第八至九頁)

死 a 盂鼎 〈0676〉 迺召夾死△𤔲戎

b c 令簋 〈1377〉 隹九月既死△霸丁丑 (A·B)

d 競簋 〈1315〉 隹六月既死△霸壬申

e 遇甗 〈0817〉 隹六月既死△霸丙寅

f 毛公鼎 〈0680〉 毋毋 死△

童動 余一人 亡任 立位

g 頌鼎 〈0678〉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h 頌壺 〈2836〉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i j 頌簋 〈1392〉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A·B)

k 追簋 〈1355〉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

l 兮甲盤 〈2926〉 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

m 望簋 〈1365〉 死△𤔲司畢王家

n 卯簋 〈1390〉 𢦏乃先且祖考死△𤔲㚇公室 昔乃且祖亦既令命乃父死△𤔲葊人 今余隹令女汝死△𤔲葊宮葊人

o 齊鎛

「用旂壽
〈0062〉老毋死」
〈0649〉「唯五月既死霸」〈0657〉「王命死尸嗣王家」〈1288〉「隹王正月既死霸乙卯」〈1339〉
「隹五月既死霸辛未」〈2831〉「隹八月既死霸戊寅」
又徐同柏釋死曰「終也」（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吳大澂曰「𡰥字从尸从死主也古文省作死自後人避生死之死遂省𡰥為尸書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傳云尸主也詩采蘋誰其尸之傳云尸主也左氏成十七年傳殺老牛莫之敢尸穀梁隱五年傳卑不尸大功注皆訓尸為主皆當作𡰥不當作淮尸之尸　夷盂鼎遹召夾死即夾𡰥之省言夾輔其主也說文𡰥終主也引伸之凡為主者皆為𡰥書太康尸位亦當作𡰥

位言太康主天子之位猶言太康即位也乃後人誤解以尸位為不事事之義而厥字之古義廢矣」(字說三二頁厥字說)

吳大澂曰「死即屍說文尸陳也屍終主也引申之凡為主者皆為屍經傳通作尸書康王之誥敍康王既尸天子詩采蘋誰其尸之穀梁隱五年傳卑不尸大功皆訓尸為主祭以神象為主故亦謂之尸後世辟死之名言主不言屍而屍之古義廢」(愙齋四冊十六頁盂鼎)

a 劉心源曰「奴為屍省即尸字主也」(奇觚卷二四十頁盂鼎)

商承祚曰「說文[illegible]古文从如此案甲骨文作[illegible]象人拜于朽骨之旁从意也金文整齊之為[illegible]與篆文同」(古攷三七頁)

f 張之綱曰『徐同柏云終也。愙齋云讀如書序康王既尸天子之尸。孫詒讓云金文皆以死為尸。見阮款識追敦。綱案並見齊侯鎛鐘、師毀敦、周望敦、卯敦』(斠釋五頁)

a 陳夢家曰『死司 西周金文習見 如康鼎王命死司王家 蔡𣪘死司王家……司百工……死有永義 毛公鼎死毋童余一人才立 文侯之命予一人永綏在位 可以為証 死司戎即終身管理諸戎之事』(金選一八一頁 西周銅器斷代大盂鼎)

高鴻縉曰『按此為屍體之屍之初文 字倚歺(裂骨)畫人俯首無生氣之形 由物形 S 生意 故為死屍之意 名詞 後人通段用為生死之死(動詞)乃加尸聲作屍 以還其原 動詞之死古原作丼 从人在墓井中 會意 自以死代丼 而丼字廢 又說文𣦸人

之終所存形骸也从死尸尸亦聲誤以後起字為初字矣』(字例二篇二三八頁)

6 王國維曰『死古文以為屍字屍主也』盂鼎云『廼紹夾死𤔲戎』追敦云『追虔夙夕卹厥死事』(觀堂二〇〇四頁毛公鼎銘考釋

楊樹達曰『說文四篇下死部云死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自來說者皆以死為生死之死認為動字其實非也今按死為名字謂屍體也字从歺者說文四篇下歺部云歺列骨之殘也蓋精魂與體魄合則為人精魂去而體魄殘存則為死故字从歺人此徵諸本字之構造者一也一篇下茻部云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一以薦死茻以藏死皆謂屍體也王君静安謂此死假為屍非也此徵諸他文之構造者二也左傳哀公十六年云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

其奴所而長者使余勿言。呂氏春秋離謂篇云。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奴者。富人請贖之。又期賢篇云。野人之用兵也。流矢如雨。扶傷輿奴。史記秦本紀云。晉楚流奴河二萬人。又淮南厲王長傳云。閑長奴埋此下。漢書五十三廣川惠王傳云。即取他人奴與都奴並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又卷七十陳湯傳云。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奴。又卷九十酷吏尹賞傳云。安所求子奴。桓東少年場。諸奴字皆即今屍字。故顏師古於三傳皆以尸訓奴是也。此徵諸經傳子史之義訓者三也。近人端方陶齋藏甎記載漢城旦張護葬甎云。城旦張護永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物故。奴在口下。（缺字是此字。）又東門當葬甎云。永元二年九月二十日。潁川武陽髡鉗東門當奴在此下。奴亦皆謂屍。此徵諸漢代實物之用字者四也。（端書全載此類甎。余四年前茲第舉二事為例。）

跋陶齋藏甎記即明此義惟未據死字形義為說故今復為此文焉至說文八篇上尸部有屍字云終主也从尸死夫死从歺人而復以臥人形之尸字會合成文殊為重累蓋死本謂屍後為生死之義所奪故復造从尸死之屍猶之益之形義為水溢出於皿上後為增益之義所奪故復制从水益聲之溢而訓為器滿其例正相類爾乃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九引說文死字不據从歺人之義謂死為从歺从化省眞野言不值一笑者爾

文成後偶檢說文詁林見所引饒炯說文部首訂之說謂死為尸之或體亦據葬字字形為證與余說頗同惟饒云人離氣則骨肉朽腐故死从人从歺會意立義未精而死為尸或體之說亦未審諦也已(金石二二至二二三頁釋死)

〈大9〉「奴△咸之日」

〈大18〉「死△嗣王家外内」

〈大21〉「令令女汝死△尸我家」

〈大25〉「唯死△」

〈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

〈大45〉「虐慶卹季死△尸事」

[glyph] a

臚 說文籀文作膚

弘尊

<2112>「弘𠭯魁臚ᵃ寶尊彝」

<0048>「玄鏐膚ᵃ鑪呂鑪」

方濬益曰「膚即鑢說文鑢厝銅鐵也左傳鑢金漢書古今人表作鑪金鑢鑪亦聲近相通故疑膚即鑢也」(綴遺卷二.二十二頁邾公牼鐘)

a 馬叙倫曰「邵鐘作為余鐘玄鏐[金膚]鋁[金膚]從金膚聲蓋鑢之異文此省耳說文膚為籀文臚字從肉盧聲盧從𠫓虍聲𠫓為盧之初文此從𠫓即盧之異文其⊥與金文卣字同盖本作膚古借⊥為酉此遂用借字說文鑢錯銅鐵也然鑢即今木工鐵

工所用以錯金工之錯子今借錯字為之非動詞也此疑借為錯、錯鑢聲同魚類也說文錯金涂也。(刻詞一四八頁至一四九頁

弘尊)

脰 酓忎鼎 〈0538〉「集脰」(蓋)

酓肯鼎 〈0516〉「集脰」(蓋)

c 鑄客鼎 〈0370〉「集脰」(器)A 「鑄客為集脰」(蓋)A

d 鑄客鼎 「鑄客為大句脰宣為之」(器)

e 大子鼎 〈0371〉「集脰大子鼎」

l 大子鎬 〈3024〉「集脰大子之鎬」

a 周法高曰「按脰疑皆解為廚，封聲豆聲同隸侯部，脰屬定紐，廚屬澄紐，古聲母同為d-。郩脰者，郩廚也。郩脰社鼎，郩廚之供鼎也。脰官者，廚官也。」(零釋一四七頁釋佩帀)

a 劉節曰「脰字从肉豆聲，廣雅釋言：脰，饌也。」(攷存一一五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胃 蔡乳為謂

吉日壬午劍 謂之少虡

〈3159〉「胃謂之少虡」

林義光曰「說文云胃穀府也从肉囷象形按石鼓作胃 謂字偏旁 囷象穀在胃中」（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胃穀府也从肉囷象形蓋謂囷即最古胃字○為象形中有粒穀而潰化之意从米小變也後世耇字是也又从肉以會意唯菌字从囷」（古籀篇四十一第六頁）

饒宗頤曰「武威漢簡胃今本作謂陳直云少虡劍銘及戰國帛書皆以胃為謂」（集刊第四十本上一三頁楚繒書疏證）

高鴻縉曰「說文胃穀府也从肉囷象形 云貴切」

按字倚肉畫胃形由物形囷生意故為腸胃之胃說解甚是」（字

例二篇二三七頁)

0543 膺

膺 不从肉

毛公鼎雁字重見

<0680> 「雁膺受大命」

a

齎 从次从肉猶粢之或从齊作𩟄齍之或从次作粢也 陳侯因資錞 史記作因齊 齊威王名

〈1513〉「陳侯因資△ 曰」其雒(惟)

因資△嬰揚皇考

卲緟昭統」

a 徐同柏曰「因資史記作因齊說文餈或作𩟄齎或作粢次雖或作齎周禮外府注先鄭云齎或為資後鄭謂呂齊次為聲又左莊六年傳噬臍釋文臍臍通是資為臍之異文臍為臍之段借古人名子不呂國竊意史記威王因臍之臍當依是銘讀為臍爾」(从古卷十五、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周陳侯敦)

a 劉心源曰「𦞅从肉从次字書不載當即資吳閣學引翁祖庚說史記齊威王名因齊此作因資古者齊資字通用易得其資斧、

〈六47〉

子夏傳及諸家作齊礼記皆義注資為齊玻工記故書資作齊詩楚茨玉藻注引作楚薺記古書及漢碑有作楚薋者餘如周礼眂祲注故書隮作資之類不可枚舉』(奇觚卷四十三頁陳庚因資敨)

a 孫詒讓曰『从次从因吳大澂云即齎字是也舊釋資非是』(餘論卷三第十五頁陳侯彝)

「三畫是枌」

a

脽

脽公劍

从鳥高景成釋

〈3152〉

脽公口

近之劍

b

閹丘脽

脽戈

〈3092〉

閹丘脽

脽造

a 亂 逆鼎 〈0621〉「逆乍朕文考亂△白尊鼎」

b 逆簋 〈1299〉「逆乍朕文考亂△白尊簋」

c 秦公簋 〈1382〉「咸畜亂△士」

d 晉公𥂴 〈3012〉「余咸畜亂△俊士」

b 徐同柏曰「肖即胤字通律」（从古卷三、二十六頁周遑敦）

a 孫詒讓曰「字吳釋為卿案此當為胤說文肉部胤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象其長也从幺象重累也此从八从幺皆朙昰惟肉殺有鈘畫盄咊鐘云咸畜百辟胤士𥑫其證也胤士之義薛尚功諸人皆未釋㠯聲音攷之當讀為尹士（儀禮士虞禮酌酒醑尸注古文醑作酌錢大昕經史荅問及段玉裁說文注桂馥說文義證竝謂酌即說文酉部酌字之誤王篇謂酌醑同字其塙證也㠯形聲言之醑巡胤省聲酌巡勻聲古尹聲勻聲字多相通禮記聘義孚尹旁達注讀如竹箭之筠胤之讀為尹與尹之讀為筠其側正同）廣雅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矣」（拾

遺下六頁周[illegible]

林義光曰『說文云胤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八象其長也幺亦象重累也按从肉轉注从八幺八分也幺繫也見各條八字古作胤晉公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胤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象其長也从幺象重累也胤古文胤此解似未妥當愚謂从幺幺小子也亦子也孫也从肉系統之意从八相承之意又或从八八者別也骨肉相承子孫分別所以承續蕃殖也朱駿聲云按从八猶从分分祖父之遺體也从幺如絲之繼續也會意亦可通矣書堯典胤子朱啓明高宗肜日罔非天胤傳嗣也左隱十一年傳太

d 岳之胤也。注：繼也。詩既醉：永錫祚胤。傳：習也。習亦因襲承續之謂也。銘義疑段借為尹，尹士，實治事者也」(古籀篇四十一第一四頁)

c 郭沫若曰「孫詒讓云：胤士之義，以聲音攷之，當讀為尹士。廣雅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矣。余意胤殆段為俊，礼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書皐陶謨：俊乂在官。語意相近」(兩攷二四八頁秦公段)

商承祚曰「說文：胤，古文胤。案金文秦公毀、晉邦盦作胤，與篆文同」(古攷三七頁)

c 林潔明曰「胤士之義，孫詒讓以為當讀為「尹士」，郭沫若則以為胤段為俊。按胤字上古音在真部喻紐；「尹」字亦在真部喻

紐ɣriεəɣ而後字則在文部讀tsjiεəɣ(上古音據周法高師擬音)則知俊亂上古音韻部既異聲復不同亂尹則為開合口之異亂段為尹是也鄭氏蓋未通古音之學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孫說是也」

「咸畜百辟亂士」

a

膳 不从肉

大盂 善字重見

〈1375〉

「王令命善夫豕曰譖趩趛曰」

b

齊侯鐏

〈1499〉

「齊侯作膳

宮廿口盂

善膳敦」

b 高田忠周曰「按膳从善，善正文作譱，从誩，凡金刻古文皆然，即知膳亦本作膳，作膳者小篆省文，說文膳具食也，从肉善聲，此肉移在下，下形上聲，與左形右聲同意無異，銘義本字本訓」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二頁

[a]

戠 禽肯鼎

以共戠帝

〈0518〉「呂共戠△宗」

[b]

禽肯盤

〈2189〉「呂共戠△宗」

[c]

禽志鼎

〈0638〉「呂共戠△宗」

[d]

禽志盤

〈2916〉「共供戠△宗蒸嘗」

[e]

高景成釋戠从𢦏才声

二年寍鼎

〈0517〉「二年寍口子具」

紹諸自戠△口食」

〈0638〉「呂以共供戠△宗嘗」

〈0415〉「以共戠△宗嘗」

(A.B.C)

唐蘭曰「宗字銘俱作𡪕，僅歡志鼎蓋作𡪕。郭沫若氏釋宗，從示尚聲，當即祭名蒸嘗字之專字。古代銘刻彙攷續編三十七葉」劉節氏釋嘗。

余按：劉說非也。此字下从示，决非巾字，當以釋宗為是。

然戠宗二字至難解釋。如讀戠如本字，則何以與宗連文？且三

鼎三簠一盤。其銘俱云以共𢦏棠。古者盛𢦏以豆。鼎與簠盤。均非盛𢦏之器也。郭氏又云。

𢦏與棠連文。則𢦏殆又假為蒸。𢦏蒸乃陰陽對轉之聲也。故曰共𢦏棠即是以供蒸嘗。原注準魯頌閟宮毛炰胾羹之例。𢦏作如字。棠讀作羹。亦可通。然古人盛羹以鉶。不以鼎。故知其非。

郭氏之觀察。每極敏銳。其謂𢦏之不能讀如字。甚是。然謂讀如蒸。則亦有誤。蓋金文蒸嘗之語習見。如姬𩰫彝鼎云用𤓯用嘗。陳侯午錞及陳侯因資錞並云以𤓯以嘗。皆是蒸字。以𤓯或𤓯為之。其用法則均以為動詞。與此銘均迥異也。

余意此𢦏棠二字。當讀為粢盛。粢盛之語。習見於左傳國語周禮等書。蓋春秋以後之通語也。周禮甸師云以供齍盛。孟子滕文公下云以共粢盛。穀梁傳桓十四年云以供粢盛。禮記祭統

云以共齊盛，其句法並同，然則此云以共胾崇當即以共粢盛。胾與粢，崇與盛，並語聲之轉耳。經傳所言粢盛俱指祭祀之黍稷，而此以胾崇為之者，似已為泛義之祭物矣」（國刊第四卷一期八至九頁壽縣所出銅器考略）

楊樹達曰「𦙃字羅振玉無釋，今按字从肉从才，當即說文之胾字，四篇下肉部云，胾，大臠也，从肉，𢦏聲，側吏切。此文作𦙃，與胾異者，胾从𢦏聲，此省从才聲耳，𢦏本从才聲，才𢦏二音無異也，胾在此當讀為容載之載。」（積微二三五頁盜公子鼎跋）

于省吾曰「𣦻字从月之證，𣦻字也見車節，郭殷（郭沫若殷滌非）釋歲，按釋歲是對的，惜無佐證，晚周繒書有百𣦻和𣦻季之稱，此外古文字和小篆的歲字均不从月，惟漢瓦當文歲字偶有从月作𣦻者，此也漢篆時存古文之一證」（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

二頁鄂君啟節考釋

金祥恒曰「商氏（承祚）於鄂君啓節考云

从敗晉師於襄陵之戠（歲）及戠罷（能）返兩戠字確讀為戠（歲）字以后可糾正楚王酓肯鼎和酓肯盤以共（供）戠（歲）棠（嘗）之戠為歲而過去釋戠之非又知其字从月與甲骨文歲之作戠有其共同之點和源流所自

商氏正自己前說之非則是而釋戠與甲骨文之戠為同源則非甲骨卜辭之歲如殷虛書契續編卷五第一頁第一片

幺（絲）戠

誠齋殷契文字第二三九片

囗方貞囗戠

明義士殷虛卜辭第二三三五片

[illegible]

其字从戌从步與許氏説文解字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之説合惟許氏从戌聲而甲骨文从戉聲戌與戉本為兵器其形或微有差異後或相混故甲骨文戊戌戉之形有時難分如

庚申卜出貞今戌龜不至丝商　二月　文六八七

今戌之戌與天干之戌簡直無異然今戌即今戌如癸卯卜爭貞今戌商受年（卜四九三）等例卜辭甚夥不擬贅述戌即歲也説詳（于省吾殷契駢枝續編一至二頁）即説文歲从戌之字以文字之演進而言歲為戉之累增字乃是一脉相承而甲骨卜辭之戌字从夕从戌與

从步从廾之歬並非同原故余以卜辭文例考之疑為夕歲之合文說見大陸雜誌二十九卷十·十一期合刊商氏以金文玉節及楚繒書之粁與甲骨文歲之作廾（戌月）有其共同之點和源流所自乃商氏誤廾為廾誤夕為月廾或戌作廾者甲骨文金文斷無此例故商氏將廾隸書作戕夕形在金文可釋為肉字如有將鼎趙雅肖脂等字所从之月亦可釋為月字如日月之月字蓋字形譌變偶同之故然廿亦偶然譌變為⺝者如金文衛字䘙衛妃鼎鬲攸比鼎賢簋作衞其韋之从廿廿譌成⺝⺝與月夕字難分由此推知粁所从夕乃由廿譌變而來而粁仍如許氏說文所謂从步與甲骨文作歬金文作歲說文作歲同原作粁者字形部分有所譌變而已』（中國文字廿七冊一至三頁粁非粁之字原辨）

散

散伯簋

〈1163〉「散伯乍矢姬寶𣪘」

矢姬寶殷

〈2227〉「迺即散用田」「履矢𤔲業散邑」「凡十又五夫正履矢舍散田」「散人小子履田戎散父、效𥁕父」「凡散有司十夫」「我既付散氏田器」「實余有散氏心賊」「我既付散氏濕田𤲞田」

散盤

散姬鼎

〈0252〉「散姬乍尊鼎」

散伯卣

〈2661〉「散白(伯)乍夂𠂎夂陳彝」

羊𡔜彔戈

〈3100〉羊𡔜彔「𦈢造散戈」

陳御寇戈

〈3095〉陳陳御寇「寇散戈」

陳散戈

〈3072〉「陳散」

劉心源曰散父人名二字合篆父字仰形近人連散字釋之非也武父矛亦合篆父作丅仰反而近人亦未詧案芮伯敦多父字

器作乂蓋作乜可證而知』(奇觚卷十十三頁魏散父戈)

林義光曰『說文云𢿱雜肉也从肉𢿱聲按散爲雜無雜肉之義古作𢼸散氏器作𢼸散伯敦作𢼸陳散戈散从月轉注不从肉月即夕字象物形見互字各條閒从攴亦轉注𦯑象分散形本義當爲分散之散』說文云𢿱分離也从林从攴林分散之意也按經傳皆用散字𢿱即散之偏旁不爲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林即竹也余初謂此散字涉𢿱字而爲形从肉𢿱省聲𢿱𢿱古音同部故也其後見字作𢿱者因沈思再攷𢿱即筋字異文古文往往借攴代力此亦其一或作𢿱者力攴並从也但古姓閒有散氏而未聞有筋氏此筋或借爲散散筋古

音轉通荐字借薦為之可證薦與散荐與筋皆同部也古文形近者通用恆例況散散形音並近其通用不為異矣」(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九至三〇頁)

九 于省吾曰「散字古兵中習見彝器亦作散方言三散殺也東齊曰散散殺一聲之轉」(雙劍誃下釋三頁羊角戈)。

一〇 高鴻縉曰「散分離也从攴竹會意竹攴則分離也月聲月古音夜聲之諧散猶霰聲亦猶之射(讀僕射之射)聲之諧榭聲(今榭與霰為陰陽對轉)後變作散見石鼓文散字偏旁从攴𣏟(麻字之次初文)其意亦得為分離月聲至許書訓散為雜肉从肉㪔聲蓋字形譌失一筆中連由月變肉說解遂相別異隸定為散其下仍作月也」(散盤集釋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𢿱 雜肉也 从肉㪔聲 穌旰切

又㪔 分離也 从攴从林 林分㪔之意 穌旰切

按字从攴竹會意 竹攴則分散也 月聲 動詞 後或變為攴林意亦不殊 仍為月聲 散从月聲 亦猶之僕射之射 之諧弓射之射也 𢽳字見散盤 𢿱見石鼓文 𣁔字偏旁 說文無𢽳而增㪔訓分離 而誤書𢽳之異文𢿱為𢿱 中筆聯邊 生雜肉之訓 千載而後之今日 人遂莫能明矣」(字例五篇一七八頁)

史言曰「從這批器物的銘文看 鼎銘中的㪔伯車父和𣪘壺銘中的㪔車父 㪔氏車父當是同一人「㪔」通作「散」 散是國族名 因以為氏 伯是爵位 車父是字 散是周王朝統轄下的小國 地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 即水經渭水注中所說的大散關之散 周

初輔佐文王的五臣之一散宜生可能是散車父的祖先.這批器物可能是犬戎滅周.周室東遷時.散之貴族亦隨之逃亡.因銅器笨重携帶不便埋入地下的』(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三二頁扶風莊白大隊出土的一批西周銅器)

a 肯

酓肯鼎 〈0513〉「楚王酓肯乍鑄鉈鼎」

b

酓肯盤 〈2889〉「楚王酓肯乍爲鑄盤」

a a

酓肯簠 〈1415〉「楚王酓肯乍鑄金簠」（ABC）

a

梁鼎 〈1279〉「肯誰」 郛

林義光曰「說文云『骨閒肉肎肎箸也。从肉从冎省』按从肉、附冂（冂象骨肉之閒）」（文源）

a 郭沫若曰「肯字从止从肉、与隸書同、与小篆之作肎者異、足証隸書每有所本」（兩攷一七〇頁楚王酓肯鼎）

唐蘭曰「胡光煒氏釋肯為朏、郭沫若氏釋肯、劉節氏釋背（六月二日大公報圖書副刊廿九期）友人某君釋肓、蘭謂釋朏背及肓均非也、朏當從

月從出而肖字下實從肉故胡氏之說無足取此字從止匕聲余所得匋器拓本有云蒦昜南里人肯背字作肯而亡字古鈢習見作亾亾等形與此作亾形者並不類余所見鼎二器簋三器其簋之戊己二器並作肖則字之上半實從止又古鈢有長崀舊不識其字余謂即光字汗簡作崀在止部然則作亾或作亾者並止之變體無疑也肖字既從止從肉則與今隸之肯字全同按肯字說文作肎古文作肎漢人隸書亦作肎見石經魯詩殘碑或作肎見綏民校尉熊君碑及華山亭碑無作肯者然則作肯字者自別有來源故與小篆殊異按六國古文每有異於小篆而轉為魏晉後俗書所本者則此肖字當依郭氏釋肯為是

郭氏謂肯悍同聲因疑歆肯與楚王歆忎為一人古代銘刻彙攷續編三十八徐中舒氏以歆肯為楚哀王六月十六日大公報圖書副刊三十一期而胡光煒業

劉節二氏則以為楚王負芻蘭謂皆非也古人自書其名決無用聲近之字假借為之者今所見㱃肯與㱃志器甚多截然兩系其為兩人可知哀王據世家名猶六國表作郝與肯字形聲俱不類至負芻之名本是一詞以楚王之名例之當云㱃負芻而據胡劉之說則必讀㱃肯為㱃芻省負芻為芻無是理也且謂㱃肯為哀王或負芻者實未審於當時之情勢不知哀王及負芻之時實不容鑄爾許銅器也楚自幽王卒弟哀王立三月而負芻殺哀王負芻者哀王之庶兄也負芻立二年秦大破楚取十城四年秦破其將項燕明年秦遂滅楚虜王負芻然則此五年之中內則兄弟爭立外則再蹙於秦以至亡虜夫豈作銅器之時乎

馬衡氏嘗推測㱃肯為考烈王余謂馬說是也據史記楚世家

考烈王名熊元世本作完按從元聲之字多讀如昆說文阮字徐鍇本云讀若昆髡從元聲而讀苦昆切皆其證然則元肯一聲之轉考烈王之本名是肯而史借元或完字以代之耳(國刊第四卷一期三至四頁壽縣所出銅器考略)

cd

商承祚曰『肯于思泊云此字楚器中凡數見鈼鼎又增一筆作肯从止从肉乃肯字也或釋肯以為上从止非是古鉢肯字作肯肯肯筆畫微有變化又案各器楚字下从足之字作肯与此迥然有別案于說甚確當肎小篆作肎訓骨間肉肎肎箸也从肉从冎省後世寫作肎肯仍不離其形義作肯則愈變愈遠形義俱乖矣』(十二家十八頁楚王酓肯盤)

李景聃曰『酓肯之器各家異釋甚多其所當之王亦不一致

(一)楚文王 天津某公釋為肯字 以為楚文王器蓋釋肯為肯

而通作貲壽縣王松齋先生亦如其說

(二)楚考烈王——馬衡氏嘗推測為考烈王唐蘭氏主其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名熊元世本作完按從元聲之字多讀如昆元說文阮字徐鍇本云讀若昆髡從元聲而讀苦昆切皆其證元肯一聲之轉考烈王之本名是肯而史借元或完字以代之耳

(三)楚幽王——郭沫若氏釋[illegible]為肯酓肯酓忎自是一人肯忎聲之轉也忎屬見紐(k)肯屬溪紐(k')二者古為雙聲而文(ən)元(an)音亦相近疑楚人讀肯直如忎故幽王於己名或書忎或書肯也字號以音近之字作種種變異者今人多有之得此知古亦猶是

(四)楚哀王——徐中舒氏亦以肯為肯疑為哀王名史記楚世

家哀王名猶六國年表作郝郝猶均誤字史記載楚王名多誤字如楚懷王名相見詛楚文史記作槐幽王名悍年表亦誤作悼哀王肯史記誤作猶者猶之偏旁酉古文作昔與肯字形近

(五)楚王負芻——胡光煒氏釋肯為朏錢生小雲謂上作止乃出下從月為月蓋即朏字案以字形言之止確是出其下之月不必為肉幽王悍鼎言五月吉日月形作月與截下所從之月兩形全同越絕書記地傳述秦滅六國事曰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所云楚王成即楚世家之王負芻而鼎文所云熊朏者即楚王成之本字古朏讀可同蠢而蠢成聲韻又並同也楚之先世凡殺君而繼位之王屢有易名之事負芻所以又為成劉節氏釋肯為背說文此也以聲為訓又曰從止從匕其字實從止得聲故說文部首次於止字後也古文諧聲每以聲轉且有

省文之例由是知从此从肉為此肉从止从肉亦為脊脅背即負芻蓋負芻者乃盦肯字形之誤且哀王名猶此猶字亦脅字之誤楚器脅作胷背字作肯其字與負芻之古文作負胷者相似漢人但知楚王以熊字為名不識脅背而知六國之君如曹成公名負芻故讀為負芻猶之古文作毋與盦字亦相似哀王必名胷口漢人不識但著一猶字此脅背變為負芻脅口變為猶之故也

壽春為楚都之後僅歷四王考烈王墓據壽州志所載墓在州南九十里茶菴集西里許冢形猶在哀王立僅二月餘被襲殺豈得厚葬負芻為秦將王賁所虜國滅自不葬於楚即葬於楚其墓絕不得偉大富厚如此則此為幽王之墓可知越絕書卷二云幽王在位十年卒葬壽春鳧陵亢李三孤堆殆即其地

也戰獲兵銅用以作鑄之紀功品裹以入葬亦情理之所近至以酓肯為酓肯以為即楚文王其年代殊不免過於懸遠楚文王元年都郢為西紀前六九〇年而考烈王徙都壽春為西紀前二四八年相差四百五十年矣楚自秦將白起拔鄢郢燒夷陵頃襄王兵散自郢遷陳考烈王十年又南徙鉅陽二十二年復東徙壽春宗社屢覆奔竄倉皇郢都早成失地其重器未必能輾轉遠載至此非若酓章劍長不過尺五重不及二斤曾姬無卹壺高亦僅三尺七寸底徑僅一尺一寸而鑄工又甚精一則便於攜帶一則視同玩好故雖值流離播遷之際亦裹載以去也且酓肯酓忎諸器其文字皆具戰國晚年型範而造語又若出於一口其年代之接近可知酓忎既為幽王則酓肯非考烈即哀王與負芻也哀王立國僅二月餘被襲殺於庶兄負芻

之徒豈容鑄爾許銅器負芻立二年秦大破楚十城四年秦破其將項燕明年秦遂滅楚虜王負芻此五年之中內則兄弟爭立外則再處於秦以至亡虜夫豈作銅器之時乎墓既為幽王則哀王負芻之器亦萬萬不得入葬也以此知禽肯諸器作於考烈為較信蓋考烈王八年東滅魯國力尚充二十二年五國攻秦實為從長雖不利而去東徙壽春然秦方有事三晉未暇南顧而太后及呂不韋用事勢亦少衰故楚得暫安而鑄爾許銅器也(考報第一冊二七六至二七八頁壽縣楚墓調查報告)

劉節曰胡光煒氏釋肯為胐郭沫若氏唐蘭氏釋為肯唐氏引或說釋為肯余前釋肯以今觀之釋肯之說仍未可破胐當从月从出金文中實有其字吳尊作𦙶𦙶鼎作𦙶未有从止作肯者釋胐之說自不可信釋肯之說亦未確古器中亡字皆作亾

壐印中有作𨑒者此所从之𨑒實即之字或以本器楚字所从之止字作𣥂而之字作止謂作𨑒者非止字也此不知古器中往往同器同文而有別體羅振玉齊侯壺跋古文往往任意增減以古器之蓋器同文或數器同文者相校每有異同此二壺同字而異形者凡數字第二行齊侯命太子此壺太子作𡥉第四行𤔔此壺作旨幾不可識為受字至六行之受又變作𤔔而行中齊侯拜嘉命之拜字全不可識第七行用壁之壁字此壺變从彡為从尸第八行兩𤔲字此壺一變作紿一變作紈第十行玉下他器作二此器則作于如是之例不勝指屈便非兩器互證則文之不可識者多矣之例也唐蘭氏據古匋文蒦易南里人𦙶其字作𣥂以為古文𦙶字从此作而此字从止𠤎聲唐氏據說文通訓定聲立言故有此說按此語實誤說文此止也以聲為訓又曰從止從𠤎𠤎相比次也許氏以為會意字非形聲字也如以為形聲字亦當云从𠤎止聲其字實從止得聲非從𠤎得聲止諸市切照母此雌氏切清母同屬齒音而二字與𠤎字聲類甚遠𠤎卑履切非母字也故說文部首次於止字後也古文諧聲每以聲轉且有省文之例求之古金不可枚舉鳳羌鐘昭于天

子字作䣜而又一鐘省日作卲卽其一例由是知从此从肉為齒从止从肉亦為齒故銘文之肯字實卽齒字也唐氏曰肯字既从止从肉則與今隸之肯字全同又曰六國古文每有異於小篆而轉為魏晉後俗書所本者則肯字當依郭氏釋肯為是按唐氏所謂今隸者楷書也求楷書致誤之由不於六朝別字而遠溯六國古文竊以為求之過深以節所知肯字之來源與肯字絕無關係肯字說文作肎骨閒肉也莊子養生主篇枝經肎綮之未嘗是肎為骨閒肉之說先秦已有之古文肎作肎象形漢石經魯詩殘石莫我肎顧字作肎西嶽華山碑綏民校尉熊君碑皆作肎是漢隸未變小篆之法六朝之世肎字作肎未有作肯者玉篇第八十一肉部肎字下曰今作肯此陳彭年等重修時之按語非顧野王原本也顏氏家訓書證篇言漢書田肎江南本作田宵惟劉顯本作田肎顏氏家訓書證篇漢書田肎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

梁代謂之漢聖顯子孫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肎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為肎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肎可證其時肎字作肎故與宵字致誤也肎之變為肯當在初唐以後楷法溯源引開元四年殘墓誌正作肯而其變在隋唐之間九成宮醴泉銘肎字作宵肯之與宵相差一間耳其變乃在近親非關遠祖也(攷存二一六頁至二一八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胅

胅 說文所無

釁胅鼎

「眉胅一」 <0369>

廾丰」（簋）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亦釋胅而無說為政。此从肉从朱。甚明顯者。而字書未收。此古字逸文也。但其从肉朱聲無疑。此器吳大澂謂為周器。劉以為漢物。今依篆形。當為秦物。即知胅字亦為秦文。非最古字也。推文義。釁胅或媚妹叚借。亦婦官之偁。而記傳無徵。不敢肊說』（古籀篇四十一第三四頁）

⿸广⿱凶月 (a)

⿸广⿱凶月、說文所無、義如容。上官鼎「⿸广⿱凶月料」

<0560> 「𨘋陰命遽上官鋘子疾𠈌𤇾鍾⿸广⿱凶月△參」

⿸广⿱凶月 (b) 梁鼎⿸广⿱凶月 四分

<0379> 「⿸广⿱凶月△三分」（盉、器）

⿸广⿱凶月 (c) 大梁鼎

<0570> 「爲量⿸广⿱凶月△ 四分」

⿸广⿱凶月 (a) 上梁鼎

<0367> 「上樂床⿸广⿱凶月△器分」

<0644> 「⿸广⿱凶月△四分」（器）

a 丁佛言曰「⿸广⿱凶月上官鼎从凶从𠘧从肉古匈字」（古籀補補卷九第四頁）

郭沫若曰「梁鼎銘多見⿸广⿱凶月字、梁上官鼎作⿸广⿱凶月、大梁司寇鼎作⿸广⿱凶月、十三年鼎作⿸广⿱凶月、上樂床鼎作⿸广⿱凶月、平安君鼎作⿸广⿱凶月……統觀諸器⿸广⿱凶月字、其下均繫量數、大梁司寇鼎云、為量⿸广⿱凶月四口、其意尤顯著、是則梁鼎銘例与漢鼎之紀容量輕重者相同、

漢鼎銘，例言容若干斗升，重若干斤兩，因之前人遂有疑𦙶為庸字，而讀為容者，今案其讀則是，而其釋則非也，余謂𦙶乃匈字（今通作胸）之異，讀為容，說文云，匈，膺也，从勹凶聲，𦙶或从肉，此字亦正从肉凶聲，中央之丗形乃象胸之形也，象胸頭有劍骨，有橫肋，而左右有二垂乳，毛公鼎有𦙶字，已由余攷定為洶，其右旁之𦙶，與此之冊同意，特此乳頭旁垂，而彼則上向為異耳，古凶容同紐，且復同在東部，乃雙聲而兼疊韻之字，故𦙶假為容。」（金攷二一五頁至二一七頁釋𦙶）

馬叙倫曰：貞松堂集古遺文二有上樂鼎作上樂床𦙶豕，續上有中口官鼎作中官𦙶，以其蓋銘𦙶字作𦙶，與上樂鼎同，羅振玉於此字無釋，大梁鼎梁廿又七年大梁司寇□作□□為量𦙶四分，古鉢有𦙶字，丁佛言釋為𦙶，謂從凶從収從肉，倫謂如丁

b 釋當為從骨凶聲，非從奴也。然在諸器中不得聞以肖字，未能詳也。疑借為容（刻詞六六頁至六七頁梁鼎）

d 楊樹達曰「吳大澂釋其字為庸，孫仲容從之。劉心源釋為膚（奇觚拾壹卷八葉下）。余按其字从肉，梁鼎器銘上截明从凶，疑是說文之匈字也。九篇下勹部云：匈，膺也，从勹，凶聲，或作肖。肖字从肉从凶，與梁鼎器銘文正同也。字在此蓋以音近假為容。諸云容叁分，及大梁鼎云容四分者，鼎以載食，此記鼎之容量也」。（積徵二三六頁上樂鼎跋）

a

膴 說文所無廣韻肥也

蔡大師膴鼎

〈0642〉 「蔡大師膴（賸）媵鄦叔姬可母飤」

a 利 師遽方彝 〈2443〉「王乎宰利△利易錫師遽琱圭一、環章三」

b 利盨 〈1074〉「利乍寶𨺅將鼎彝」

c 利鼎 〈0661〉「井白內入右利△立中廷」「王乎乍命內史冊命利△」「利△拜頓首」「利△其萬年」

d 厚弔多父盤

二 〈2921〉「事利△于辟王卿事」

e 琍 𤼈鐘 參壽隹利 〈0061〉「參壽隹琍△」 从工

e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琍與福或韻薛書晉姜鼎三壽是利與亟德韻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或即域本字琍从工从刀从米則刻木彔彔之形疑即刻字刻克通(攈古卷三之三五十八頁宗周鐘)

e 吳大澂曰『[illegible]古利字从工从刺刺疑剌字之省文宗周鐘參壽惟琍阢相國釋作利』(古籀補二十二頁)

a 吳大澂曰『[illegible]疑古利字不从刀師遽方尊』(古籀補附録十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利銛也从刀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此和即龢字段借和龢省文皆唯作禾同禾字亦自有調龢意又說文古文作𥝢勿為刀鍬文……但刀部字多古文而利字獨多从勿未詳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三頁)

e 高田忠周曰『按依文義釋利是然審篆形此明从𥝢从工𥝢从黍从㓞省㓞即聲也𥝢省文與利字最近𥝢利形音相近通用也又从工良工先利其器之意从工會意尤顯然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glyph]，銛也，刀和然後利，从刀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按刀和與刀利異義。利本義為[glyph]，从刀刈禾，古作[glyph]（利鼎），作[glyph]（遽尊彝），作[glyph]（多父盤），中點象穀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或釋利，非。[glyph]明是黍，與禾有別。說文：[glyph]，履黏也，从黍，古文利省聲。但[glyph][glyph]皆古文。此从利，不从[glyph]，正文也。文義疑叚借為𪏮。詩序：黎侯寓于衛。此[glyph]蓋其一族耶」（古籀篇八十二第三七至三八頁）

徐中舒曰利「甲骨文金文作

[glyph]殷虛書契卷二第十八葉 [glyph]第三葉 [glyph]同上 [glyph]卷五第三二葉 [glyph]同上

[glyph]菁華第九頁 [glyph]第十葉 [glyph]後編下第十三葉 [glyph]第十

八葉 [古文字] 第五葉

[古文字] 師遽尊　[古文字] 利鼎　[古文字] 宗周鐘

利所從之刀彡諸形即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剌田起土之形。銅器將力旁土移於禾旁。故小篆利或從刀。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棃犂諸字仍是從彡。可證從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從力得聲。剌地藝禾。故得利義。(集刊第二本一分一五至一六頁耒耜考)

郭沫若曰:「許翰云、琍与福或韵、薛書晉姜鼎三壽是利、与亟德韵、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琍从工从刀、米則刻木彔彔之形、疑即刻字、刻、克通、攈古三之二引柔釋刻近是、疑讀為晐、備之晐。」(兩攷五十三頁宗周鐘)

商承祚曰「說文𥝢古文利。案甲骨文作𥝢𥝢。象以刀割禾。」者。禾之皮屑。示刀利意也。寫失則為彡。金文師遽尊作𥝢。利鼎作𥝢。意更明白」(古攷三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刀部。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𥝢。古文利。林義光曰。按刀和與刀利異義。利本義為贏。从刀刈禾。古作𥝢。作𥝢。作𥝢。中點。象穀實。文源六 二五 徐中舒曰。利所从之丿彡諸形。即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剌田起土之形。銅器將力旁土移於禾旁。故小篆利或從刀。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棃犂諸字。仍是從彡。可證從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從力得聲。剌地藝禾。故得利義。耒耜考 一五 按林說支離。徐說牽附。非正義也。字从禾。勿聲。或从刀省形也」(釋叢一八五頁至一八

（六頁刹）

a 初 旂鼎

<0605> 唯八月初吉 b 耆父乙簋

<1293> 隹十月初吉辛巳 c 盂爵

<1850> 隹王初𡍷 嗀尊

祼于 d 叉卣

<2714> 隹二月初吉丁卯 e 趩簋

<1361> 隹三月初吉乙卯 f

<2133> 成周 初鑊 g 匽侯鼎

<0529> 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 h 大作大仲簋

<1330> 唯六月初吉丁子

i 伯𦎫鼎

<0610> 隹正月初吉庚午 j 戠簋

<1303> 隹八月初吉丁亥 k 靜卣

<2719> 隹六月初吉 l 靜簋

<1366> 隹六月初吉 八月初吉庚寅 m 賢簋

<1301> 唯九月初吉庚午 公命叔初見

衛于 n 且殷簋

<1333> 隹正月初吉丁卯 o 命簋

<1302> 唯十又一月初吉甲申 p 呂尊

按此器銘文而不見此字〈2143〉

8 居夫簋 〈1338〉 唯正月初吉乙亥

不嬰簋 〈1290〉 隹九月初吉戊戌

s 免盤 〈2917〉 隹五月初吉

t 免卣 〈2729〉 隹六月初吉

u 免簋 〈1358〉 隹十又二月初吉

v 免尊 〈2145〉 隹六月初吉

w 亘尊 〈2146〉 隹六月初吉

x 尚壺 〈2834〉 隹正月初吉丁亥

y 師趛鼎 〈0624〉 唯九月初吉庚寅

z 師湯父鼎 〈0654〉 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

a′ b′ 無叀簋 〈1353〉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AB)

c′ 公貿鼎 〈0626〉 隹十又一月初吉壬午

d′ 康鼎 〈0657〉 唯三月初吉甲戌

e′ 絲大子鼎 〈0607〉 隹九月之初吉丁亥

f′ 諫簋 〈1370〉 隹五

隹十二月初吉庚寅

晏盨

元年師兌簋

克鐘

陳侯鼎

〈1393〉唯九月初吉戊申

曾伯簠

王中媯簠

〈1316〉唯正月初吉庚寅

簋

〈1386〉隹元年三月初吉甲寅

克盨

〈0053〉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虢季子白盤

〈0588〉隹正月初吉丁亥

陳子匜

〈1446〉隹王九月初吉庚午

兮甲盤

〈1431〉隹正月初吉丁亥 (1.B)

師趛鼎

匜

〈1383〉隹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1496〉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2925〉隹十又六年正月初吉丁亥

〈2979〉隹正月初吉丁亥

不嬰簋

〈2926〉王初各伐玁狁于𠧟𠩁 略伐一啟戎

公父宅匜

〈2978〉唯王正月初吉庚午

鬲攸比鼎

〈0670〉隹廿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

善鼎

〈0673〉唯十又二月初△吉

弋弔鼎

〈0618〉隹八月初△吉

弔上匜

〈2981〉隹又二月初△吉乙巳

鐘伯鼎

〈0606〉唯正月初△吉乙亥

鬳伯盤

〈2913〉隹正月初△吉庚午

陳公子甗

〈0818〉隹九月初△吉丁亥

鄧伯氏鼎

〈0579〉隹弄月初△吉

鄧八

沇兒鐘

〈0052〉隹正月初△吉丁亥

都大宰簠

〈1444〉隹正月初△吉（A·B）

格伯簋

〈1362〉隹正月初吉癸子巳（ABC DEF）

寏桐盂

〈3008〉隹正月初△吉日己酉

同簋

〈1367〉隹十又二月初△吉丁丑

余義編鐘

〈0050〉隹正九月初△吉丁亥

o″ 楚王領鐘 〈0031〉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p″ 鄦子盬 〈1442〉 隹正月初△吉丁亥

q″ 晉公盦 〈3012〉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r″ 余卑盤 〈2919〉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

s″ 子璋鐘 〈0041〉 隹正十月初△吉丁亥

t″ 齊鞄氏鐘 〈0065〉 隹正月初△吉丁亥

u″ 齊鎛 〈0062〉 隹王五月初△吉丁亥

v″ 般殷盤 〈2905〉 唯正月初△吉

w″ 郐諧尹鉦 〈0012〉 月初△吉

x″ 王孫鐘 〈0060〉 隹正月初△吉丁亥

y″ 楚子盬 〈1428〉 隹八月初△吉庚申

z″ 中鼎 〈0632〉 隹正月初△吉辛亥

a‴ 鄭師口父鬲 〈0709〉 唯五月初△吉丁酉

b″ 孫叔師父壺 〈2627〉 唯王正月初△吉甲戌

c″ 陳侯盬 〈1438〉 隹正月初△吉丁亥

d″ 邵鐘 〈0055〉 隹王

正月初吉丁亥

a'''

寰井鬼鼎

<0629> 佳正八月初吉壬申

b'''

蔡大師鼎

<0642> 佳正月初吉丁亥

g'''

虘鐘

<0036> 唯正月初吉丁亥

h'''

邾公華鐘

<0059> 初吉乙亥

i'''

華母壺

<2800> 佳正月初

吉庚寅

j'''

弔皮父簋

<1318> 唯一月初吉

k'''

邾公牼鐘

<0048> 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

l'''

華弔匜

<2982>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

m'''

格伯作晉姬簋

<1254> 唯三月初吉

n'''

楚嬴匜

<2972>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

o'''

姑口句鑃

<0068> 佳王

正月初吉丁亥

p'''

其次句鑃

<0067> 佳正初吉丁亥

q'''

鄀公鼎

<0621> 佳鄀八月初吉癸未

王孫壽甗

<0811>「隹正月初△吉丁亥」

黄韋俞父盤

<2910>「隹正月初△吉庚申」

光伯盨

<1172>「隹九

月初△吉」

<0013>「唯正月初△吉丁亥」<0039>「隹王六[月]初△吉庚午」<0044>「[隹口口口月初△]

吉甲戌」<0047>「隹正月初△吉丁亥」(A·B)<0051>「唯正月初△吉元日口亥」<0054>「隹 惟

王五月初△吉孟庚」<0551>「隹正月初△」<0581>「王初△口口口戌」<0621>「唯七月初△

吉甲戌」<0635>「隹二月初△吉庚寅」<0664>「隹王五月初△吉甲寅」<0672>「隹三年

三月初△吉甲戌」<1269>「口六月初△吉丙申」<1273>「五月初△吉甲申」<1277>「隹登鄀九

月初△吉」<1281>「隹八月初△吉庚午」<1292>「隹正月初△吉丁亥」<1294>「唯十月初△吉

甲戌」<1317>「隹王三月初△吉癸卯」<1329>「唯四月初△吉丁亥」<1335>「隹正月初△

吉甲午」<1337>「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1343>「唯四月初△吉丁卯」<1365>「隹

王十又三秊六月初△吉戊戌」<1369>「隹三秊三月初△吉甲戌」<1385>「隹三秊二月初△吉丁亥」<1440>「隹九月初△吉壬申」<1443>「隹十月初△吉庚午」<1445>「隹三月初△吉甲午」<1952>「隹三月初△吉丁亥」<2140>「唯二月初△吉丁卯」<2148>「唯四月初吉甲午」<2149>「初△吉辛亥」<2150>「王初△執駒于敀」<2151>「唯八月初△吉」<2444>「隹二月初△吉丁亥」<2445>「隹八月初△吉」<2722>「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2735>「隹三月初△吉甲午」<2826>「隹廿又六秊十月初△吉己卯」<2837>「隹口口〔月初〕△吉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子口口曰摩羼其吉金」<2915>「隹正月初△吉壬午」<2923>「初△吉辛亥」<2987>「吉日初△庚」

方濬益曰「筠清館錄此文剫孔員等字皆有闕誤令補正初右从刀亦誤摹王菉友大令曰有形不可象轉而為指事者乃指事之極變刃字是也夫刃以刃為用刃不能離刀而成體也顧刀之為字有柄有脊有刃矣欲別作刃字不能不从刀而以、指其處謂刃在

是而已此初字偏旁从刀者說文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裁衣亦必以刀故从刀之字亦可从刃以見義也」（綴遺卷八、二十四頁鄀太宰樸子耕簠）

孫詒讓曰「臧行石給諫紀事稾有此盤跋據毛詩傳初吉為朔日謂當以月朔丁亥求其年然王文簡經義述聞詳辨月朔不得稱吉謂日之善者即謂之吉日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㢊毛傳及論語孔注周官鄭注國語韋注之非余謂古書初吉有二義一為月朔毛鄭所說是也一為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其義也」（述林七第二一至二二頁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初始也从刀从衣初與裁造字之意相似裁者制衣也从衣𢦏聲𢦏者傷也𢦏亦才也才者艸木之始也蓋制衣必先前斷布帛初字从刀猶从前也前即剪本字前斷之者所以𢦏傷也裁亦制衣之始也裁初義相近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五頁)

吳其昌曰『初字從衣從刀初民之衣大氐皆獸皮以刀割裁而成衣之新出于刀是初義也故初碻係從刀』(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五五九至五六〇頁金文名象疏證)

〈大6〉「隹八月初吉」

〈大21〉「隹王元季正月初吉丁亥」

〈大22〉「隹三月初吉庚午」

〈大27〉「隹二季正月初吉」

〈大30〉「隹正月初吉丁亥」

〈大32〉「隹王月初

吉日丁亥」〈大33〉「隹八月初吉庚午」〈大34〉「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大36〉「隹
〔鄀正〕二月〔初吉乙丑〕」〈大38〉「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2〉「隹正月初吉
丁亥」〈大46〉「初吉丁亥」

a

則 从鼎

鬲攸比鼎

<2670> 則放(?)攸衛 牧則誓

o

兮甲盤

<2926> 則卽井刑 則亦井刑

c

曶鼎

<0679> 限詰曰：𩗱則卑(俾)我賞(償)馬 效父則卑(俾)復氒絲束 曶則拜稽首 受𩗱則卑(俾)復令(命)曰：則付卅秭

d

召伯簋

<1372> 白伯氏則報 e

盠駒尊

<2150> 則萬年保 辟王璵生 彿萬宇

f g

散盤

<2927> 羞且無旅則誓 則登隱千罰 千西宮襄武父則誓

h

齊侯壺

<2835> 慕(?)則 i j k l m

格伯簋

<1362> 則祈 n

屭羌鐘

<0042> 明 周

則載之 于銘 o

曾子簋

<1410> 則永祜福 p

段簋

<1352> 令龔姒食 大則于段

<4373>「女（汝）𠟭（？）店其貳」「女𠟭店其一」「琱生𠟭堇（瑾）圭」

<2142>「其𠟭此[illegible]」

P 劉心源曰『則从參鼎、說文則籀文作[鼎鼎刂]、此叀（？）𨾴耳（奇觚卷四．七頁畢段敔）

林義光曰『說文云、[貝刂]、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按从刀者分之意、古作[鼎刂]（召伯虎敦）、作[貝貝刂]（毀敦）、變貝為鼎、猶寶或作[illegible]（遣[illegible]）、又鼎為分器、亦可等畫之物也』（文源）

P 郭沫若曰『𠟭即則字、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𠟭、古文則、[鼎鼎刂]、籀文則、从鼎。實則古文則字均从鼎作、其从貝者乃後起之譌變、从重貝者亦从重鼎之譌變也、从刀从鼎、當是宰割之宰之本字、唯本銘則字當即周官大宗伯「五命賜則」之則、

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案此所言里數在古已有異說、自難憑恣、唯謂地之未成國者為則、舉莽制（見漢書王莽傳）為証、則無可易、余意則即采地、謂寀劃土地也、土地之寀劃有大有小、故此言大則也、」（兩攷五〇頁至五十一頁宗周鐘）

m 郭沫若曰、則讀為載、古音則載相同、故虛字多用載為則、詩載馳、鄭箋載之言則也、廣雅、載則也、（文選高唐賦注所引）周語韋注亦同、是載可讀為則、則亦可讀為載矣、載者、記也、識也、」（金攷三六一頁至三六二頁驫羌鐘銘考釋）

商承祚曰「說文劃古文則、鼎刂亦古文則、案金文皆从鼎、與籀文同、石經古文作𠟭、𠟭弟二文、汗簡引作說文、續添、段氏古文刻注云、即古文刻之論、而誤系、故删之」（古攷三八頁）

几 容庚曰「與秦刻石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義同、吾友陳夢家曰、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者古之物貨也……籀文則从鼎、朱駿聲曰、貝者鼎省、刀者刻畫鼎文也、故則有刻畫意」

（善圖第四頁厲鷌羌鐘）

〈大24〉「亦奕鼎則。殷民」

〈大25〉「鼎則隹輔天降喪」

剛 从二刀

剛爵

〈1525〉「剛乍寶尊彝」

散盤

〈2927〉「陵剛析」「陵剛」

三彝「陵卌剛」

彝析降

棫二彝

說文古文作𠛪 古文四声韵引古尚書作但

〈3002〉「但吏秦苛膾為之」

鼎 畬志

〈0638〉「但奉 吏秦」

差佐苛瘟為之盌

盤 畬志

〈2916〉「但奉聚金 差佐陳共為之」

但瘐 戈

〈3074〉「但 瘐」

馬鼎剛 毀百

〈0678〉「剛毀百 徒千」

〈0638〉「但剛奉盤埜差佐秦忑為之」

〈3002〉「但剛盤埜秦忑為之」

〈3132〉「齊城右造 車鐵但剛」

高田忠周曰『說文剛彊斷也从刀岡聲古文作𠌯蓋从人不从刀此為叚借字疑是侃字侃鐘鼎古文作𠘿此移二在上為小異侃訓剛直也義近音亦應轉通又段說云按信从仁仁古文信信者必剛也从二者仁從二之意仁者必勇也侃剛直也亦從仁此說亦通』(古籀篇二十八第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剛彊斷也从刀岡聲岡山脊也从山网聲按网岡不同音古犅字作𤚚靜敦从牛剛聲网剛當即剛之古文从刀斷网綱岡字古作𡵂散氏器剛三封陟从山剛聲』(文源)

e

周法高曰『案侃亦當假為工師江有誥古韻凡例頁六云晚周秦漢多東陽互用楚方言如老子楚辭東部字可與陽部字叶

韻

江有誥復王石臞先生書東每與陽通冬每與蒸侵合此東冬之界限也檢江氏先秦韻讀陽東通韻者抄列下方（東部字下加橫線）老子檢欲十二盲聾爽狂妨歸根十六常明常凶容公王苦思二四行明彰功長行重德二六行重三寶大七勇廣長楚辭卜居長明通惜誦董同龢先生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誓狂長功七諫痛明翔通

由押韻說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說

在楚方音中假如東部的主要元音還是-u-或-o-則陽部的主要元音決不會是-ɑ̂- -ɑ-或-ɐ-或者假如陽部的主要元音還是-ɑ̂- -ɑ-或-ɐ-則東部的主要元音決不會是-u-或-o-不然兩部的音值差太遠了決不能押韻依我的揣測至少東部的主要元音得讀如江韻的-ɑ̊-而陽部則是比較靠後的-ɑ̂-如此才有押韻的可能這種假定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代湖南方音中就有把切韻東鍾（冬也在內）韻的字讀成-ɑng的如道縣汝城寧遠等地是而陽唐韻的字也有讀成-ɑ̑-的

如未陽是我們雖不可附會其詞以為這些便是古代湘沅之間之遺音可是這也够啟示我們的了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本四分 P.543

民國二十七年 1938

在說文侃為剛之古文剛工聲母同屬見紐因為楚方音東部陽部音近的緣故剛(陽部)可假為工(東部)工師連文之例如

孟子梁惠王下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趙岐注工師主工匠之吏

禮記月令季春之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鄭注工師司空屬官也

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鄭注工師工官之長也

齊國差甔攻卒(工師)佸盥(鑄)西亭寶甔四秉

十六年左軍戟十六年喜倫旗紹左軍工帀(師)司馬裕圣何

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卷上頁十六季襄舊藏殘匜底一——納文四行曰廿九年亽(六)日□月乍(作)告(造)吏丞向右工帀(師)象工亽(六)人臺……視其書勢,非懷王即頃襄王時器……向為吏丞姓,象為右工師姓,臺工人姓,六人中舉其首一人也。

可見工師為戰國時通稱。

如讀為官,則當假侃為官。侃官古音同為元部牙音字,官工義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工下云:

工,假借……又為官,書堯典允釐百工,詩臣工嗟嗟臣工,魯語夜儆百工,小爾雅廣言工,官也。工官雙聲。

侃得為剛之古文,猶官工互訓之比,故此處當讀為工師(或官師,亦即工師)(零釋一四二頁至一四五頁釋侃帀)。

e 楊樹達曰『侃字郭君沫若無釋，劉體智釋為剛，蓋據說文刀部剛古文作𠇔為說。余昔年釋為侃，惟未及舉證，亦未明其義。今考說文侃字从㐰，古文信从川。而兮仲鐘猶鐘侃字皆作𠇔，从橫川。叔氏鐘云『用喜侃皇考』，字作𠇔，視兮仲猶二鐘者去一畫，而與此銘文字正同，則此為侃字無疑。劉氏釋剛，誤也。侃師無義，余疑侃當讀為鍊或煉。說文云：鍊，冶金也，从金，柬聲。煉，鑠治金也，从火，柬聲。二字今皆讀郎甸切，然字从柬聲，柬讀古旱切，本見母字也。諫字从柬聲，讀古晏切，亦讀見母音。鍊煉古音蓋與諫同，故銘文假侃為之。（侃溪母，與見母音近）侃師即鍊師或煉師也。』（積微一四七頁楚王酓忎鼎跋）

劉節曰『𠇔即侃字，兮仲鐘侃字作𠇔，古鉥文作𠇔（說文古籀補卷十一），說文侃，剛直也。又刀部剛古文作𠇔，集韻引作𠇔。然則剛之古文借

侃爲之則但爲侃無疑矣（攷存一一五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朱德熙曰畬忎鼎（三代四・一七）

蓋銘　但帀史秦差苛𦡞為之

器銘　但帀盤埜差秦忎為之

畬忎盤（三代一七・一六）

但帀紹圣差陳共為之

但勺之一（三代一八・二七）

但史秦苛𦡞為之

但勺之二（同上）

但史秦苛𦡞為之

但勺之三（三代一八・二八）

伹盤埜秦忑為之

伹勺之四(同上)

伹盤埜秦忑為之

伹勺之五(同上)

伹紹圣陳共為之

伹勺之六(同上)

伹紹圣陳共為之

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楚王酓忑鼎考釋說器與蓋于正銘之外各有副銘一行蓋物勒工名之意伹殆職名本即市字師之省文(原注叔夷鐘師字作𨸏省之則為本矣或釋為平非是)差借為佐言同官之副貳盤埜秦忑(熙案當作忑下詳)史秦苛燕(熙案當作膉下詳)均人名別有伹勺銘為伹史秦苛燕

為之．無䇂差二字．乃省其職名．足為余說之證」（改訂本頁一七）

這個解釋是完全正確的．文中沒有提到上引但勺五六兩器．根據他的說法．可知紹奎和陳共也是人名．

金文帀字寫作亐（如三代四·三鐘伯鼎．又同書九·二八師寰毁．如果在橫畫上加一畫（豎筆上加一點（這都是從商代到戰國文字演化的通例）．點又變為畫．就寫作䇂了．

但就是剛字．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卷四刀部剛字古文作㓻．集韵引作但．汗簡三人部剛作𠇖．並可證．剛帀當讀為工．師剛工雙聲．並屬見紐．工東部．剛陽部．東陽二部通轉是古代楚方言的特徵．如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以盲聾狂妨為韵．莊子天地「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

耳不聰。二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以明聰顙爽揚為韵。楚辭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以長明通為韵。這些韵脚裏「聾聰通」三字東部，其餘都是陽部。

工師一詞，戰國兵器銘文屢見，一般都寫合文作「工帀」或作「工帀」，右下方的兩點是合文符號，有時省略不寫，例如朝謌戈（三代一九．四六）高望戟（三代二○．二二）卅三年戟（三代二○．二三）四年戟（三代二○．二五）七年矛（三代二○．四○，羅氏誤名為十年上軍矛）十二年矛（三代二○．四○）八年相邦劍（三代二○．四六）十五年劍（三代二○．四七）等等。此外，國差罎（三代一八．一七）有「攻帀」，長沙出土漆奩（長沙古物聞見記卷上頁一六又蔣玄佁楚

民族及其藝術卷一圖版九)有「右工币」古璽文有「東武城攻币鈢」(十鐘山房印舉一.六)「[illegible]右攻币」(尊古齋古鈢集林二集卷一)「右攻币鈢」(陳簠齋手拓古印集一.一八)例證極多茲不贅舉。

跟漢代的銅器銘文一樣，戰國時期的兵器銘文往往列舉監造官吏及鑄工之名。一般的格式是先舉監造官名(相邦、郡守或縣令)次舉工師名，最後是工名。例如「廿五年上郡守口造，高奴工師竈丞申工鬼薪戠」(郭沫若古代銘刻彙考金文續考引朝鮮平壤中學藏上郡戈)「五年相邦呂不韋詔吏圖丞口工寅」(三代二〇.二八呂不韋戟)再如「十三年口陽命(讀為縣令之令)每戲工币口冒壘但黃」(三代二〇.二〇)「十二年少命(令)邯鄲口右軍工币口口但口口」(巖窟吉金圖錄卷下五六邯鄲戟)「七年口陽命(令)口口右軍工币口但口」(周金文存六.九五)這三條銘

文以𠇘與工帀對舉。而在上引楚器銘文中以之與𠇘帀對舉。可見𠇘帀就是工帀。因之𠇘也就等於工。再如「齊城右造車鉞」𠇘朞」（三代二〇·一九齊城右戟）「𠇘㝵」（三代二〇·五𠇘㝵戟）這兩個𠇘字也應讀為工。朞和㝵都是工人之名。

工師之名也見於典籍。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國策東周策「周相呂倉見客于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月令孟冬之月鄭注。「工師。工官之長也」。季春之月鄭注「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孟子趙

注「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一期一○八至一一一頁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

王人聰曰「安徽壽縣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器經各家考釋後銘文大體得以通讀但其中仍有些字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釋如「𠊎」字即是一例此字見于酓忎盤「𠊎帀紹夆差陳共為之」三代吉金文存卷17.16.(下簡稱三代)以「𠊎勺」「𠊎史秦苛膳為之」三代卷18.27.5.等諸器中𠊎字一般隶定為但郭沫若同志曾指出「𠊎殆職名」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八一七○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以下簡稱大系)但未釋是何字楊樹達在積微居金文說卷五楚王酓忎鼎跋中釋為侃不同意劉體智據說文刀部剛字古文作㓻因而釋為剛的說法他據說文侃字从㐰从川認為兮仲鐘猶鐘的𠊎字口下所从的三畫是橫寫的川便斷定𠊎即是說文的侃而但是𠊎的簡體因此也即是侃字.

他并疑侃當讀為𨥂或煉,因侃屬溪母,𨥂煉屬見母,二者音近,故可借侃為𨥂或煉.

楊氏此說是很難成立的.說文侃字所从的川本象流水的形狀,金文與小篆裏的川字都作巛,是三波折的竪畫,即象流水之意.說文川字下說:貫穿通流水也.這個解釋是不錯的.可是侃字所从的是三横的直畫,却失此意.同時金文裏从川的諸字如巠(巠)巟(巟)邕(邕)州(州)等,不論其位置在上或在下,都作巛,而不作三横直畫.因此釋侃為侃于字形結構是不合的.其次楊疑侃可假借為𨥂或煉,這也有問題.侃與𨥂煉聲母雖近,然終究有别,于通假關係本屬牽强.况且經典中更不見有假侃為𨥂或煉的確證.所以楊氏在此作疑似之詞,可見也并不能自信.

在金文編裏則據說文刀部所附的古文仍釋為剛。金文編四·二三。朱德熙同志也釋剛，并說「剛帀當讀為工師，剛工双聲，并屬見紐。工東部，剛陽部，東陽二部通轉是古代楚方言的特徵」（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一期）。對于此說，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說文裏所附的古文雖然保存了一些與古器物銘中相同或相近的文字，但終究不是原始資料。就其來源說，說文序中稱「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异。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可見其所稱的古文不但所包括的時代廣泛來源也很龐雜
有魯恭王所得壁中書有張蒼獻春秋左氏傳也有鼎彝銘文、
更有甄豐等所造的奇字、這些材料都是很難徵信的、而今書
中所錄的古文中間幾經傳寫、更不無譌誤、因此、我們認為不
宜輕易根據說文所附的古文來解釋古器物上文字、而應當
是先把古器物上的文字確切認識以後、據此來解釋說文所
附的古文、指出其相同或相近之點、比如、說文所附古文中有
炗(光)、𦏶(舞)、𢀸(為)諸字、在古器銘中是不見有任何證據的、
這就不能隨意引以為據、因此、同樣在不能直接从古器銘中
證明但是剛字之前、也就決不能據說文所附古文來斷定但
即是剛字、其次、把但釋為剛或讀為工、从銘文內容來看是很
難說得通的、从古音通假關係來說、東陽二部雖可通轉、但剛

之可借為工也未見有何確證．但之不能讀為工．李學勤同志也已曾指出．他說「因為在同時的勺銘上．但師可簡稱為但」．工師的身分與工大有不同．工師決不能自稱為工．況且楚器如楚懷王二十九年的漆奩銘文為二十九年大司□造吏丞向右工師為工大人台工字并不作但．他并指出「但其實是治字．戰國題銘中的治最繁的形態是从人．火口＝但常省去其中任何一個部分」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一九五九年九期 我們認為李學勤同志的意見是對的「但」即是治字但李對此字字形結構的分析認為最繁形態中有一部分是从人．則是不妥當的應从刀．其次．李認為此字常可省去其中任何一個部分．這也是不妥當的．為了便于分析．現在把「但」字的幾種寫法摹錄如下．

Ⅰ 1.[illegible] 2.[illegible] 3.[illegible] 4.[illegible] Ⅱ 1.[illegible] 2.[illegible] 3.[illegible]

Ⅲ 㕣 Ⅳ 但[1] 但[2] 但[3] 但[4] Ⅴ 㕣

注：Ⅰ1. 三代吉金文存卷20. 47.3 劍. Ⅰ2. 三代卷20. 47.4 劍. Ⅰ3. 三代卷20. 40.6 矛. Ⅰ4. 三代卷20. 41.1 矛. Ⅱ1. 三代卷20. 35.1 矛. Ⅱ2. 三代卷20. 27.2 戟. Ⅱ3. 三代卷20. 26.1 戟. Ⅲ 兩周金文辭大系(五) 280頁 Ⅳ1. 三代卷20. 5.2 戟. Ⅳ2. 金文編 4.23 但勺. Ⅳ3. 金文編 4.23 畬忎盤 Ⅳ4. 金文編 4.23 畬忎鼎. Ⅴ. 齊魯封泥集存 62.3.

以上Ⅰ式字金文編未收Ⅱ式字金文編收入附錄，从Ⅰ式看，這字的較繁結構是从＝、火、口、刀，其中刀字反寫成了匕形，這在銅器銘文中有同樣的例子，如金文編4.22所收之初字，其所从的刀旁或作㇆或作匕，其次，在古文字中人字與刀字是常相混淆的，這一點，唐蘭同志已曾指出過（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下編第四(卯)字形的混淆與Ⅰ1.的銘文是「口相王波邦右口徬䊮徙執齊[1] Ⅰ2.的銘文錯誤.

是十五年守相杢波邦右庫工帀㞋不迢徔執齊由這兩段銘詞來看迢是屬于守相右庫工師之下的職名是很明顯的迢下一字當是任此職的人名執齊是在冶鑄銅器中掌握銅錫之間配合的比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七十八「詩周頌鄭箋云執持也謂執持此金朴依齊量鑄以為器」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因此从迢的字形及銘詞的內容來看應即是治字在這裏是作為一種職務的名稱

Ⅱ式字的結構與Ⅰ式相較是省去了口字刀與=左右易置刀字正寫并類似人字火字則簡化成了丄這在金文中也是有同例的如金文編10.7所收之燓(媵)字所从之火省作丄Ⅱ1的銘文是格氏𠫑執从銘例來看格氏為人名執當亦是執齊的意思因此𠫑亦應為治字

Ⅲ式字金文編也收入附錄.金文編九二七頁.此式與Ⅰ式相比.除省去了从火的部分外其他部分的結構是完全相同的.應是Ⅰ式的簡化.此字見穌冶妊鼎銘文是「穌冶妊乍虢改魚母賸子:孫:永寶用」大系(五)二八〇頁.這裏冶是妊氏女的名字.改即己.為蘇國的姓氏.妊氏女名冶嫁為蘇婦稱為蘇冶妊.她的女兒名魚母為古代女子的美稱.魚母隨其父姓改.嫁與虢國.稱虢改魚母.這是蘇國君婦為其女兒所作的媵器.王獻唐.黃縣㠱器三〇頁.

Ⅳ式字只不過是Ⅲ式的變形.把=移到了右口下.而匕則移到左邊.并寫成了⺕或⺕.但兩式字結構的組成部分則是完全相同的.

从以上四式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此字變化的特點.(1)从最繁的結構中可以省去从火或从口的任一部分.(2)刀字可

正寫或反寫，其位置可置于左邊，左上角或右上角(3)二字可置于左上角或右下角，這些變化的特點，反映出當時此字的寫法還不固定，正處于簡化的過程，其簡化的趨向，即是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由此，我們可知冶字本作[illegible]，从火从[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是[illegible]的簡化，而[illegible]則冶的變形，但是到了小篆則譌變為[illegible]，成了从仌(冰)台聲的冶字，台即㠯，可讀如貽，古屬之部，冶古讀如與，屬魚部，但之魚二部是可以通轉的，如荀子非相「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于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而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后悔其始」

其中冶與子、士、起、友、市、始為韵，冶是魚部，其餘各字都屬之部。又如說文「煤，憮也」煤憮同訓，煤之部，而憮則屬魚部。

可是清代一些說文注家却根據小篆譌變的冶字加以說解。如段玉裁說「仌之融如鑠金然，故鑪鑄亦曰冶」（說文解字注，第十一篇仌部）朱駿聲也說「从仌台聲，按凝則為仌，釋則為水，銷金遭熱即流，遇冷即合似之，故从仌」（說文通訓定聲頤部第五）。从我們以上對冶字形體演變的分析，可知這些說法都是不可信的。另外我們从漢印封泥的文字裏也可得到很好的旁證。例如V式字，其全銘是「冶府」，這是漢代郡國所置的冶鐵官署。此式字的寫法與今隸已是十分相近了，一望而知即是冶字，但其結構并不从仌从台，把它與Ⅲ式相較，只是把匕變成乙而已，這說明它也是从Ⅰ式演變而來的簡體字，但還保存着較早形體的基本特徵。

（考古一九七二年六期四五至四七頁關於壽縣楚器銘文中但字的解釋）

郝本性曰「兵器銘文中的「工師」應是兵器的監工者．荀子．王制篇「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于家．工師之事也」．荀子58頁．商務縮印古逸叢書本．庫工師略同于此．「冶」看（尹）或稱「冶」應為當時鑄造兵器的直接掌管者．掌握兵器合金比例．即考工記所謂「冶氏執上齊」．此外．根據二十五年上郡戈銘「工鬼薪戠」三年上郡戈「工城旦口」二十七年上郡戈「工隸臣積」四十年上郡戈「（工）隸臣庚」郭沫若．金文叢考．417．418頁．1952年改編本．張政烺．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8年第三期第一七九頁．表明秦國用刑徒鬼薪．城旦．隸臣等官奴隸作冶鑄工人制造兵器．又據墨子等書記載．當時官府手工業中是有刑徒和奴隸參加勞動的．這些兵器多由司寇

來督造，而刑徒歸司寇管理，故可以証明韓國官府冶鑄工業中也使用刑徒勞動力」(文物一九七二年十期三六至三七頁新鄭「鄭韓故城」發現一批戰國銅兵器)

黃茂琳曰「三晉直接制造兵器的工人，也是各庫兵器冶作坊中地位最低的一級，就是冶。三晉的冶相當于秦兵器中的工。燕兵器中叫做「攻」。三晉的冶尹是冶之長，相當于秦兵器中的丞。燕兵器中叫做攻尹。三晉的工師相當于秦兵器中的工師。秦兵器中最低級的工有城旦、鬼薪、隸臣等刑徒，也有戍邊的「更卒」所以冶之中也應有刑徒和卒。丞和冶尹、攻尹都是工和冶之上的直接管治者，秦的丞不是刑徒，三晉的冶尹和燕的攻尹當然都不是刑徒。郝文說「冶尹或稱冶」，混淆冶和冶尹的

區別看來是不對的」(考古一九七二年六期三七九頁新鄭出土戰國兵器中的一些問題)

周法高曰「朱德熙謂「剛帀當讀為工師，剛工雙聲，并屬見紐，工東部，剛陽部，東陽二部通轉是古代楚方言的特徵」其說與余說全同。金文零釋出版於一九五一年，較朱文早三年。據郝本性文中所引韓兵銘文八──十五號皆「工帀」與「但」並見，十六──二七號皆「工帀」與「但肴(尹)」並見，似以釋作「冶」字較佳。」

辨 辨

〈1125〉 乙寶彝A·B

〈2734〉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辨判也从刀辡聲又辡訓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會意然則斷訟獄曰辨辨从辡聲形聲而包會意也其引伸之義為凡分別之義字或作辦爾雅釋木注辦半也是也論語曰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半也此辦字所因起乎」(古籀篇二十八第一三頁)

割 不从刀 叚借為匄

賓伯盨 害字重見

同上 割眉

壽無彊 〈1492〉

「割匄黃眉壽無彊」〈1492〉

「割匄黃眉壽無彊」（A·B）

無叀鼎 用割眉壽 〈0668〉

「用割匄眉壽」

徐同柏曰「割當讀為匄害曷古通故割亦通匄」（从古卷二、五頁周鄦專鼎）

徐同柏曰「割讀為匄害曷古通故割亦通匄」（从古卷十、十三頁周鄦專鼎）

劉心源曰「割即害即介釋名釋天害割也如割削物也書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割馬本作害宗周鐘𩛥其萬年多父盤受害福召伯父辛敦萬年是割害介古皆通用矣」（奇觚卷二、十四頁無惠鼎）

d 高田忠周曰『此割段借為匃也說文割剝也从刀害聲周禮內饔割亨煎和之事注肆解肉也此割字本義也秦策必割地以交于王矣注猶分也此等為轉義而割从害聲害字經傳多段借為曷〻从曰匃聲也匃割通用固為至當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一五頁)

U56(x)

劃

富奠劍

〈3149〉

「富奠之劃△鐱」

刜 父辛卣

〈2726〉「求寅石祏 宋不刜」 曾公

〈3012〉「刜嬰禾 燎舒僕遑」

a 方濬益曰：『說文刜擊也廣雅釋言刜斫也又釋詁刜斷也楚辭愍命刜讒賊於中廇兮注刜去也』（綴遺卷十二、三十二頁益卣）

高田忠周曰：『說文刜擊也从刀弗聲廣雅釋詁一刜斷也又釋言刜斫也銘云不刜亦繼續不斷之謂乎』（古籀篇二十八第一八頁）

a 柯昌濟曰：『刜說文擊也與此文訓不屬疑刜字从刀古訓或引申為絕斷之誼不刜猶云不絕矣』（韡華二八九頁父辛卣）

a 罰 盂鼎

文迺罰得畏古三百乎

乎令弗克氏其罰

〈0676〉 敔諫敕 b 罰訟

𠨘伯 訇

〈2671〉 𠨘白罰乍寶尊彝

c 師旂鼎

〈0665〉 白懋

d 罰 台鼎

〈0679〉 女汝住 罰大

e 獻簋

〈1354〉 嚳訊 訟罰

f 散盤

g 〈2927〉 曶十 罰4 (A.B)

b 方濬益曰罰辠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按网网同為網之象形古文又作𠔿 b（綴遺卷十一、三十二頁伯罰卣）

高田忠周曰說文罰辠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此言會意之恉初學記云元命包曰网言為詈

<大45>

刀守詈為罰注詈从刀守之則不動矣此言字當作詈也此為俗說』（古籀篇二十八第二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罰辠之小者从刀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按刀詈不詞罰責也从言刪刪古剛字見𠛬剛古作𠛬盂鼎作𠛬散氏盤作罰』（文源）

石志廉曰『詞應釋為罰字罰散氏盤作罰𢿱毀作𠛬曶鼎作罰為罰之變體字按罰客應釋作罰客罰客與鑄客性相類似乃掌治鑄的職官稱罰客者疑其本身系出自刑徒』（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八頁陳喜壺補正）

「諫罰朕庶民左右母毋諱」「昏慎卑罰」

a

劓 「四犅用埜」 豊

辛鼎 〈0612〉 「氒劓」

高田忠周曰『說文劓刑鼻也。从刀臬聲。或从刀鼻作𠜂爲會意。但臬訓射準的也。从木自亦會意。蓋其狀如鼻在面中央也。臬轉義為法式。小爾雅廣雅皆云臬法也。然則劓字形聲包會意明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二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劓或从鼻。按从刀从鼻為劓象』(文源)

〈大45〉 「邊而尔倗劓」

剳 說文所無

敔盤

〈2927〉[illegible]剳諸栫

漢陵

劉心源曰剳無攷或釋劃非或曰都字（奇觚卷八二五頁矢人盤）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亦地名無義可攷只依形推讀耳萃編以為都字江云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魯天子之命孔穎達云石經古文魯作旅說文㫃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集古錄楊南仲云魯字古作𠩺古𠩺旅皆作米而者字用米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𠶷當是者字齊侯鎛鐘都作𨛜張仲卣諸作米他如堵作𡍮諸作𠶷皆可證此剳為都字从𠂆或从𠮛省者耳昶按此說頗確晉姜鼎譜字楊南仲釋為諸孔云劃誤萃編諸說雖詳猶非是然左形作𠶷為者字不容疑右亦从刀而剳

字字書無見余謂剳即屠字說文屠刳也从尸者聲漢書高帝紀注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蓋疑字當从刀者聲古刀人二字形尤易混亦尸人殆無分别故剳譌作屠其誤蓋出小篆若夫刳裂之事與尸字亳無涉矣又按此篆若非屠字即者字也者訓别事詞也从刀所以分别之意也而古字叚借者省形存聲金文恒例此字果為者亦當用為屠字』（古籀篇三十六第一五頁）

a 高鴻縉曰『剳从刀者聲疑古屠字大系考釋讀為諸是也』（散盤集釋十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屠 刳也从尸者聲 同都切

按从尸不得刳意當从刀者聲古必有書刀於字之左上方後

人不察誤為从尸耳字應依散盤作⿰者刂从刀者聲小篆移刀

於左變作尸故說解說尸字意與屠字意不相應

丁福保考引慧琳音義二卷十一頁屠注引說文刳也分割牲

肉曰屠今二徐本奪第二義宜據補

徐灝曰廣韻曰屠殺也裂也刳也尸子曰屠者割肉知牛之長

少（字例五篇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㓻 說文所無

㓻 暠鼎

〈0361〉
劉 㔾寶
𣅔口

a 刅

刅壺

「刅厶刅乙窶㚔」〈2766〉

b 刅觶

「刅乙旅彝」〈2038〉按此器目誤，應作刅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刅傷也从刃从一創刃或从倉按古作刅（遣敦）从刃轉注象傷痕十即甲字皮開裂也變作刅（彔駁尊彝戊刅字偏旁）』（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刅傷也从刃从一創或从刀倉聲楚良切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瘡非是

按徐鉉曰一刃所傷指事也

王筠曰當入刀部左右兩一則傷痕也

按王說是也傷痕本不在刀茲姑誌其意象而已从丶表傷痕之假象故為指事字名詞至於創造之創古原作刱後世通段創字為之耳』（字例三篇三四頁）

朱芳圃曰『說文刀部刅、傷也、从刀、从一、創刅、或从倉、馬叙倫曰桉刅、篆李作刅、从刀、丶、象刀通過之物體、或象傷物所著之血、如前說為指事、如後說為會意、倫謂前說理校成也、（六書疏證八、一〇五）桉馬說非也、刅、割也、象用刀刈艸之形、許君訓傷引伸之義也、孳乳為戕、說文戈部、戕、槍也、它國臣來弒君曰戕、从戈、爿聲、為愴、心部、愴、傷也、从心、倉聲、對轉鐸、孳乳為斮、斤部、斮、斬也、从斤、昔聲、為惜、心部、惜、痛也、从心、昔聲、

又桉刅、古讀複音 ts'i̯ang Li̯ang、故从之得聲之字、分為二系、如刱讀 ts'i̯ang、梁粱讀 Li̯ang 是也』（釋林駁一三一頁刅）

a 戉王劍

劒 不从刃 僉字重見

<3153>「自乍用鐱」

b 吳季子之子劍

从金

<3155>「吳季

「……子之子䢅之元用劍」

c 富奠劍

<3149>「富奠之劃鐱」

d 郘𨟭尸鉦

<0012>「儆至鐱 劍 乍」

e 鄦王職劍

<3117>「鄦王職乍武業鋸鐱 弍 𡉚」

b 鄦公劍

<3158>「其乍爲用元劒」

<3150>「弔膏之元用劍」

<3152>「雁公囗乍元劍」

金祥恆曰「鐱」即劍說文刃部劒人所帶兵也从刃僉聲劍籀文劍从刀此从金从僉劉熙釋名劒撿也所以防於非常也又云

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內也此劍字从斂或即此意字或从金从僉如富奠劒(錄遺五八九)郾王職劒(錄遺五九五)齊良劒(兩罍軒卷八)等而鐱玉篇訓金也集韻訓臿也蓋別一義或作僉如越王劒(錄遺五九二)成東劒(奇觚室卷一〇第二頁)由是言之劒之字有五體劒劍鐱鐱僉惟劍銘作鐱為最多僉則次之作鐱者僅此一見

劍之名見於載籍者曰輕呂(佚周書克殷解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孔曰輕呂劍名史記周本作輕劍)曰徑路(漢書匈奴傳下刑白馬單于呂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曰屬鏤(左傳哀公十一年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曰鹿盧(古樂府腰間鹿盧劍可直千萬餘)曰櫑具(漢書雋不疑傳帶櫑具劍)其呂路盧古為魚部字鏤具古為侯部字魚侯旁轉可通乃語原相同之故郭氏謂劍之為物

起源於突厥語云．

外國學者謂起源于突厥語之 Kilidgi（西周吳王劍考釋一五五頁）．

良有以也』（中國文字三十二册一至二頁說劍）

a 丰 乙亥簋 玉 〈1203〉 「王錫□□緣 玉十丰 章」

丰乙觚 〈2207〉 「丰」乙 b 十丰章

吳大澂曰「丰乙亥敦玉十丰象三玉相連之形二玉曰玨三玉曰丰許氏說王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知古有三玉一貫者」(古籀補附錄三十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按耒篆从木推丰來以推土非以推艸丰土塊也即䞘之省古微韻丰泰韻雙聲旁轉害字从宀吉聲吉即㓞之省見害字條是古聲亦轉入泰韻也」(文源)



耤

令鼎 王大耤農于諆田

〈0660〉「王大耤」農、耤 于諆田餳 場

吳大澂曰「[illegible]」吳中丞釋作蒐 諆田鼎王大蒐」（古籀補附録八頁）

劉心源曰「耤」余向釋斜丮據古云耤上作人推耒形下从䇭今從之其實从[illegible]即丮即丮已古刻揚字从丮例之此為措字原可讀耤也」（奇觚卷十六、十四頁令鼎）

孫詒讓曰「說文耒部 耤帝耤千畝也 从耒昔聲金文大耤鼎云王大耤農于諆田餳王射耤字作[illegible]䌛綿奇譎舊釋為上从入推耒形或釋蒐 尤誤 殊無義據今諦案之此古文奇字實當為从𠬪昔聲耤之从𠬪義蓋取於早 說文夕部𠬪早敬也 猶農之从晨 說文晨部晨早昧爽也

也从臼辰丮夕為㚃臼辰為晨意恉並同王耕耤蓋亦以昧爽皆同意又農耕也从晨囟聲故下云觴王射觴即觴畫倉也［說文倉部觴或作觴觴即觴之省］王既耤而後畫倉明耤在畫前矣經典耤田字多叚藉籍為之此文獨詭異罕見故為疏通證明之（名原下二五頁）

高田忠周曰『筠清館釋此篆為蒐字以偁大蒐鼎殊誤說文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然則此銘正字正用也凡經傳借藉為之又後人所用借字亦耤省文此篆从丮丮人有所持之象故造字之法人丮互通用即知借字从人與从丮同意亦合上文耕作借也然則六書云叚借亦耤字轉義異文耳周語宣王不藉千畝又詩韓奕實畝實籍以籍為之又劉氏心源云此字从[illegible]即小篆之丮隸書之丮今俗作丸執孰等字之所从也本銘中揚字从此下从谷乃谻字左旁从

豕.則合豦字為之.說文谷重文臄.知谷豦古音同也.說文谻相踦谻也.御.儌御受屈也.㣙勞也.此以谻與豦連文.葢用為㣙謂勞苦也.今俗所用之劇亦此義.此攷雖精頗為迂曲不逮吳式芬釋迴遠矣(古籀篇八十三第三九頁)

徐中舒曰甲骨銅器中之耤字.就是象人側立推耒舉足刺地之形.故耤之本義應釋為蹈.為履.

籍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要義

藉謂蹈藉也.—顏師古漢書文紀注引臣瓚說

籍.藉.耤.古通用字.或轉為蹠.

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畮.—淮南子主術訓

脩脛者使之跖钁.(钁太平御覽引作鐯)—淮南子齊俗訓

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

鹽鐵論取下篇

民蹠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鹽鐵論未通篇

跖蹠古通用淮南高誘注跖蹈也此可證蹈履為耤字正解(論語民無所措手足即從此義引伸)後來耤字為借義所奪

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詩載芟序鄭箋

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風俗通祀典

因別造一踖字以為蹈履之踖(集刊第二本一分五二頁耒耜考)

高鴻縉曰「按[illegible]字原倚[illegible](古耒字)畫人持之而耕之形由文[illegible]生意故託以寄耕田之耕動詞甲文前七.一五.三片丙子呼[illegible]受年周人加昔為音符如令鼎王大[illegible]農于諆田[illegible]命女作司土官司[illegible]田是也後人用字亦通段以代借秦人

另造耕以代耤耕行而耤少用矣後又有畊字」（字例二篇三一

○至三一一頁）

<大26>

「官嗣耤」田」


a 角 角戊父甲鼎

〈0328〉「角戊父甲」  b 鄀侯鼎

〈0663〉「伐角」  c 伯角父盉

〈1947〉「伯角」 白伯

 d 父作寶盉

「叔角父作朕皇考宄公尊𣪘」〈1239〉 弔角父盨

林義光曰「說文云角獸角也。象形。按古作角（驭方鼎）作角（叔角父敦）。制字之始本當作⺈方象角形，後變爲角耳」（文源）

高鴻縉曰「按此殆畫牛角之形，遂以為凡獸角之稱」（字例二篇八四頁）

0571 觸

觸 α

觸

丞相觸戟

<3134>

「李丞相觸△造

咸市葉工武」

a

衡 韓前橫末縛軛者詩采芑約軧錯衡傳錯衡文衡也

毛公鼎金甬逪衡

〈0180〉「衡△逪」

b

番生簋

〈1387〉「衡△逪錯」

林義光曰「說文云衡牛觸橫大木从角大行聲按角大爲橫大木於角不顯古作衡番生敦从角矢行聲矢傾側也猶楅取逼束之義或作衡毛公鼎變矢从大」（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奧古文衡如此案古文省行耳金文毛公鼎作衡番生毁作衡與篆文近據此則卣乃[illegible]之寫譌玉篇作奧是也」（古攷三九頁）

高鴻縉曰「按衡字本義即後世縱橫之橫牛角矢行聲小篆變作角大意稍晦角大不必橫也縱衡字本如此詩南山衡從其畝是也後以天秤之衡桿亦曰衡又與其銓連稱銓衡稱權衡久為所專乃另段橫以代衡其實橫闌木也（闌門遮也）前人僅以同音通段以代衡」（字例五篇一七三頁）

觴 汗簡入部侖甫考釋為

觴見義雲切韻 觴仲多壺 <2782>

「觴中仲多 作醴壺」

觴姬作鑄 嫚盨

「觴姬作鑄 <1244> 嫚賸毁」

a 劉心源曰「觴或釋韓非說文觴籀文作𧢲从爵省此从爵不省耳觴者飲人㠯酒也左襄二十三年傳觴曲沃人秦策秦王觴將軍即此銘所用義也(奇觚卷六二八頁仲多壺)

a 孫詒讓曰「觴字奇詭說文以來字書並未見近吳愙齋撫部說文古籀補定為韓字又據史記韓世家及戰國策韓公仲朋朋亦作侈謂觴中多即韓仲侈然說文韓从韋倝聲與此全不相應吳說未足據也今檢晉公盦有晉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

左右武王之語其唐字作𩰫此據吳子苾閣學攈古錄吳釋為唐甚塙吳荷屋撫部筠清館金石錄亦載此盦而所撫字形多闕誤釋𩰫為㴋尤謬左形與此𩰫字形聲從橫小異而
大致略同右旁豦畫殘闕似是从邑古文國地字多增邑此𩰫
雖不从邑要是一字晉祖唐叔彼盦曰皇祖𩰫公自是唐公無
疑兩文蓋皆𩰫昜聲古音與唐同部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啺
从口昜昜亦聲也薛氏鐘鼎款識齊侯鎛鐘說商湯云虩虩成
唐彼以唐為湯亦唐昜聲近相通之證然則此壺𩰫中多亦即
唐仲多也唯𩰫字左从𧢿不能塙知其从何形攷說文角部觴
籀文作𧢿云或从𧢿省此疑即段觴為唐夻即𧢿之省變若然
此字實从𧢿省昜聲但左形夻下尚有筆畫吳窸齋撫作弋則
以為从夂今諦審拓本略有摩泐似夲从又即以又持𧢿也攷
金文婚字亦有如是作者如陳侯因資敦昏字作𡚾此左上从

杳正同彼杳下从七者疑从字省即昏字之半也說文日部昏
字無古文而女部婚重文有𡣕字云籀文婚如此車部又云𡣕
古婚字其上从𡗗亦與此合下从夂形則與吳𢾊亦似相應然
許書𡣕字譌互無聲義可說金文婚字則𠭰仲良壺婚𩰫字作
𩞊多父盤婚𦳝字作𡣕毛公鼎作𡣕孟鼎作𡣕薛氏款識
窖磬龍敦亦有此二字而彔伯敦作𡣕別有𡣕字說文無𡣕字疑即揞
筆書傳𢾊多誤今不復校之異文
毛公鼎作𡣕單伯鐘作𡣕彔伯敦作𡣕又有𡣕字毛
公鼎作𡣕又有𡣕字說文亦未收疑𡣕之異文猶朌脂同字也孟鼎𢦔字作𡣕
其偏旁並可與此參證合校諸文並奇異緐縟以意推之古文
婚字蓋从㕡从女从耳會意疑取昏禮合巹之義毛鼎𡣕字上
𡗗下奴中著𠀃形即豆之省彔敦𢿱變作𠕁似亦其流變可為从
巹省之證多父盤則似从七與齊侯敦𡘐相近並氏之省晉𥂕

弟二䰝字殘畫亦類此叜仲良壺从刃者似从又即䰝下之又此壺杏下似亦从刃吳誤仍為夂叜壺右復箸且者金文耳字多如此作即取之省毛鼎彔敢盂鼎亦有此形綜校諸婚字大氐从娶从䰝省諸器遂異互有省變要其从杏户則同足證古文婚䰝二字上形略同此壺鬺字即从古文䰝省說文䰝字傳寫失真其上半形尚不甚相遠下半則似涉䙴字而誤其巳止夂三形聲義皆無可傳以金文校之从巳者即耳之誤从止者即又之誤中从川者或又即豆省之形誤下从夂者又女之誤由是可以見古文䰝上半之正形並籀此可定古文婚之為从䰝省許書古籀文舛異百出非金文固無从訂之矣至周時有三唐國一為唐叔虞其後為晉一為堯後周書王會說墠上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又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

a 云唐虞二公堯舜後也是周初唐叔與唐公同列於會又有近
楚之唐國左宣十二年傳唐惠侯是也凡三代國邑名字經典
正段錯出往往舛互三唐國未必 正字果同或唐叔之唐當以
鷐為正體亦未可定』（述林七第二五至二七頁周唐中多壺拓
本跋）

丁佛言曰『𩱦韓仲侈壺古文鶮 从爵原書釋韓非 𩱦潘嫖敨
左下彖爵之足形篆書誤為从角』（古籀補補卷四第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吳氏古籀補並云 此韓字妄極矣今審篆形當
為鶮字請試說之說文婚字籀文 作[?]而轉寫有誤先哲往往
有說如鐘鼎古文作[?]中[?][?][?]其字皆从女 明皙而[?][?]
諸形應爵字省文或謂婚字何以 从爵 曰儀禮士昏禮 實四爵

合巹注合巹破匏也是所以婚字从女爵會意又說文觴觶實曰觴虛曰觶从角煬省聲⿰爵昜籒文觴从爵省⿰爵昜正與婚字同意也韓詩說總名曰爵其實曰觴然則觴字从爵亦會意也因謂此篆左正古文爵字右从易顯然者此明晳籒文觴字但說文上意下聲此篆即左意右聲均皆同意耳朱駿聲云字亦作⿰酉昜禮記投壺請行觴表記觴酒豆肉秦策觴將軍莊子徐無鬼王觴之段借為鬺即⿱羊鬲太玄竈次五鼎大可觴此攷為是」(古籒篇九十三第三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觴 觶實曰觴虛曰觶从角煬省聲⿰爵昜籒文觴从爵省

式陽切

按觴韓仲侈壺有⿰爵昜 从爵昜孫詒讓曰疑即段觴為唐潘嫖殷有⿰爵昜 丁佛言曰左下象爵之足形篆書誤為从角魯侯觴

作[illegible]从[illegible](爵)易省聲是古觴字从爵省者始於籀文也」(字)

例五篇二〇九頁)

a

[?] 說文所無

[?]子甗

〈0789〉

「[?]子匜

旅車旅獻甗」

b

𣪘子鼎

从殳

〈0466〉

「𣪘子口口

宂圍口鼎」